武俠世界



$2.00

675



“天殺星”又來了！



膾炙人口，引人入勝的奇情詭秘小說“天殺星”，前因作者慕容美君放洋中輟，今者慕容君倦遊歸來，經編者函電促請，繼續未完鉅著，以饗讀者，作者經允執筆重續未了之緣，短期內繼續刊出，請千萬留意刊出日期。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0
　　　　　一年港幣 $ 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0
　　　　　一年港幣 $1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皇后大道中
振邦大厦904室
電話二五三一九一號

武俠世界

第67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最新出版

寄售女郎　何行著　定價二元
肉牆　韋韋著　定價二元四角
面具　上集　韋韋著　定價三元八角
一夜歌后　何行著　定價二元

新潮！新潮！
最佳精彩傑作
兩位新潮作家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出版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

女黑俠木蘭花故事之五十八

魏　力·文
培　新·圖

三屍同行



高空謀殺　怪誕離奇

天氣晴朗，和暖，在這個城市中，這是早春難得有的一個好天。

可是，木蘭花却躺在床上，家裏靜得很，只有她一個人。

木蘭花閉上了眼睛，頭還是痛得厲害，她自己伸手在額上摸了摸，額角燙手，她這場感冒，來勢很兇，昨天上午還是好端端地，到了上午，就感到了極度疲倦，晚上，終於病倒了！

她在床上已躺了將近二十小時，全身都軟弱無力。

照說，木蘭花病倒了，就算高翔和穆秀珍事情忙，安妮也應該在家中陪她的。

而安妮在今天早上臨出門的時候，也的確老大不願意，只不過木蘭花强把她「趕」走的。

今天，是本市的一個大日子。

爲了籌募本市的慈善基金，一羣業餘的飛行愛好者，和職業的飛行好手，聯合舉辦了一個「空中飛行技術表演大會」，來支持慈善基金的籌募。

這個「飛行技術表演大會」，有着十二項精采絕倫，驚險刺激的項目，木蘭花本來，也担任其中的一個單人教練機花式飛行節目的，可是她却病倒了，所以只好留在家裏。

她自己因病不能參加，當然不希望穆秀珍和安妮也因她而缺席。因爲，穆秀珍和安妮，也同樣担任着驚險的飛行表演項目。

估計會有二十萬市民，湧到郊外去參觀這些飛行表演，那是難得的一場盛會，是以警方人員幾乎全都出動，到現場去維持秩序，高翔身爲警方的高級負責人，自然也無法留在家裏陪木蘭花了。

所以，木蘭花變得一個人在家中了。

木蘭花覺得頭裏像是有許多針在一下又一下刺着，她想熟睡，可是頭痛令她睡不着，她半坐了起來，喝下了一大杯水。她在想，飛行表演應該已經開始了。

如果她沒有病，那麼，她一定和衆多的飛行家，以及上萬的市民在一起，不致於冷清清一個人在家裏了。木蘭花輕輕地嘆了一口氣，在枕旁取過了電視的拉掣，按下了一個掣。

電視台派出大量的工程技術人員，實地轉播是次飛行表演大會的實況，木蘭花雖然不能身歷其境，但是在電視上看看大會的盛況，也是好的。

電視上畫面出現，只見機場上，停着十幾架飛機，大多數是中型和小型的教練機，觀衆的人數，似乎比估計的更多，跑道兩旁，以及機場附近的空地上，黑壓壓地，全是人羣。

電視中傳出評述員的聲音，聲音是十分興奮的，「今天來到這個大會的人數，比預計超出了一半，但是人人都遵守秩序，現在，第一項節目快開始了，第一項單人花式飛行表演，本來是由大名鼎鼎的女黑俠木蘭花担任的，可是，木蘭花小姐因爲生病，不能參加，這是一件十分可惜的事！」

評述員講到這裏，竟然嘆了一口氣。

評述員接着道：「現在，項目程序更改，第一項花式飛行，由穆秀珍小姐担任，穆小姐是女黑俠的妹妹，她的飛行技術，相當精湛，現在，她已經準備妥當，準備上機了……」

評述員的話，已經不怎麼聽得清楚，因爲在場的觀衆，一起喝起采來。

在電視螢光屏，可以看到一輛敞篷跑車，自跑道的一端，緩緩駛進來。

穆秀珍站在車中，她穿着一套鮮黃色的飛行衣，英姿颯爽，在接受羣衆們的歡呼。

在電視螢光屏上，可以清楚看到穆秀珍歡樂的神情，車子停在一架單引擎教練機之前，兩個可愛的小女孩，奔過來向穆秀珍獻花。

穆秀珍接過了花，下車，步上飛機，觀衆的歡呼聲，更是震耳欲聾，令木蘭花不得不將電視的聲量，調節到了最低的程度。

接着，穆秀珍駕駛的那架飛機起飛了，飛機在離開跑道之後不久，就筆直地直飛上天空，電視攝影機的遠攝鏡頭，緊緊跟着飛機，銀灰色的機身，在陽光之下，閃閃生光。

穆秀珍盡量表演着她的駕駛技巧，飛機在她的操縱之下，就像是一頭靈活的燕子一樣，在空中翻騰着，兜着圈子，忽然低飛，忽然高飛，有幾次，低飛到幾乎離觀衆的頭頂，只有十幾呎。

最後，飛機直冲上天空，越飛越高，只剩下了一個小銀點，然後，只見機身向下，飛機向下直衝了下來，下衝的速度之快，令得每一個人都屏氣靜息，直到飛機衝到了離地只有二十來呎的時候，眼看要撞在地上了，才又突然機首昂起，平平地飛出，安然降落在跑道上！

半躺在床上的木蘭花，雖然明知以穆秀珍的駕駛技術而論，除非是飛機的機件，忽然有了重大的故障，否則是不會有什麼意外的。

可是，剛才穆秀珍的表演，實在太刺激了，令得她也緊張得喘不過氣來，直到飛機降落，停定，穆秀珍打開艙門，走了出來，木蘭花才鬆了一口氣。

即使電視機的聲量已被調節到最低，但是在穆秀珍走出機艙之際，觀衆的歡呼，還是極其驚人，評述員在聲嘶力竭地大聲稱讚穆秀珍的飛行技術，接着，就宣佈第二項項目。

× × ×

在郊外的機場上，現場情況之熱烈，遠非電視觀衆們能領畧的，剛才，在穆秀珍駕着飛機，自高空疾衝而下之際，將近二十萬人的大場合，竟然可以靜得除了飛機的引擎聲之外，沒有任何聲音。

而是時，觀衆的歡呼聲，當眞可以稱得上地動山搖，穆秀珍也沒有料到自己的表演，竟然可以得到如此轟動的歡呼，她高興得漲紅了臉，等到安妮疾奔至她身邊時，她握住了安妮的手，興奮得講不出話

來。

安妮大聲叫道：「秀珍姐，你表演得太精彩了！」

穆秀珍和安妮一起上了車，在觀衆們的歡呼聲中，繞着機場的跑道，疾駛了一轉。

然後，穆秀珍和安妮，一起擠上了貴賓席，雲四風在座位上站起來，擁抱着穆秀珍。

這些情形，電視觀衆是看不到的了，因爲是時，評述員已正重覆地介紹第二項節目，而參加第二項表演的三個人，也已登上了敞篷汽車，在跑道中緩緩駛着。

那是三個身形相當挺拔的年輕人，他們的年紀，相差不會超過四歲。

評述員的聲音，已經有點嘶啞了，但是他還是盡量在提高聲音的講道：「各位，第二項項目，可以說是世界上從來未有過的飛行表演，担任是項表演的，是許氏三兄弟，他們是世界著名的業餘飛行家，也是本市大企業家，許業康先生的三位公子！」

穆秀珍已經坐了下來，她也和所有的人一樣，望着站在車中的許氏三兄弟，雲四風在穆秀珍的耳邊低聲道：「想不到許業康這隻老狐狸，還有那麼出色的三個兒子！」

穆秀珍瞪了雲四風一眼，道：「你不能因爲許業康和你在業務上有衝突，就稱他爲老狐狸的！」

雲四風笑了起來，道：「秀珍，我稱他爲老狐狸，還是客氣的了，他那種不擇手段，擴充生意，吞噬中小企業的做法，有不少人稱他爲吸血鬼！他自己也知道仇人太多，從來也不敢在公開場合露面，你看，今天這樣的場面，全市的知名人士全來了，他還有三個兒子，參加如此精彩的表演，他也不敢出現！」

穆秀珍笑道：「許氏三兄弟要在空中表演撞機，他們的父親看了，只怕會心臟病發作。」

是時，許氏三兄弟，已在三架飛機旁下了車，六個小女孩奔向前來，向他們獻花。

許氏三兄弟全穿着銀白色的飛行衣，觀衆的歡呼聲雷動，那三架飛機，兩架較小，一架較大，飛機的機身上，全漆着鮮紅色的篆字「許」字。

評述員在大聲介紹着這個節目：「許氏三兄弟的空中表演，有很多專家，認爲是不可能的，但是他們已經過了多次練習，有信心做得到，他們的三架飛機起飛之後，兩架在旁，一架在中間——」

評述員的原意，本來是想詳細介紹許氏三兄弟的表演經過的，可是，觀衆的歡呼叫聲和喝采聲，將他的聲音，完全淹沒了！

評述員所坐的位置，離貴賓席並不是太遠，穆秀珍望過去，只看到評述員的口在不斷張閤着，却聽不到他的聲音，樣子十分滑稽，她不禁笑了起來。

許氏三兄弟登上了飛機，飛機引擎，發出了一陣陣的怒吼聲。

是時，觀衆的歡叫聲，也暫時靜了一靜，評述員的聲音，才可以繼續聽得到，他在介紹許氏三兄弟那三架飛機的性能，道：「這三架飛機，全有電腦裝置，就算在無人駕駛的情形下，也會自動降落。事實上，他們表演到最後，三個人却集中在最大的那架飛機之中，兩架小飛機，是依靠電腦指揮，自動降落的！」

坐在穆秀珍身邊的安妮，伸了伸舌頭，道：「要是電腦系統有了故障，飛機摔在人叢中，那就麻煩了！」

雲四風笑了起來，道：「安妮，你對我們工廠的出品，太沒有信心了！」

安妮笑道：「我又不知道三架飛機的電腦系統是你的出品，喂，你不是說許業康和你是生意上的對頭麼？爲什麼你替他們的飛機，製造電腦系統？」

雲四風笑道：「很簡單，他們自己不會造！」

觀衆的歡呼聲，只停頓了極短的時間，又響了起來，三架飛機，已然一起飛上了天空。

三架飛機先是在空中，以劃一的動作，表演着花式的飛行！

雖然他們的表演，並不如穆秀珍剛才的精彩，但是由於三架飛機的動作劃一，是以看來，也是驚險絕倫，三十萬觀衆，如痴如狂。

在飛行了十五分鐘之後，三架飛機，一起向遠處飛去，一直飛到幾乎看不見了，才折了回來。

當三架飛機折回來時，最大的那架在中間領前飛行着，兩架小的，漸漸接近大的。

等到兩架小飛機，來到了離大機極接近之際，飛機的高度，離地約莫是三百呎，觀衆全靜了下來，因爲人人都知道最緊張的一刻來臨了！

突然之間，只見中間那架大機的機艙門，呈海鷗翼狀，向上，兩旁打開。

接着，兩架飛機的機艙也打開，駕駛兩架較小飛機的許氏兄弟，竟然從機艙之中，爬了出來，在機翼上，向前緩緩爬行着！

三架飛機仍然在空中飛着，也越來越接近，三架飛機的翼尖，相距不到兩呎。

許氏兄弟中的兩個，在機翼上向前爬行着，來到了翼尖，一起湧身躍起！

當他們躍起之際，機場附近的所有人，沒有一個人可以透得過氣來的，這樣的驚險表演，實在是太震人心弦了！

許氏兄弟中的兩個，從小機的翼尖上躍起，落在大機的翼尖上，然後，拉着大機翼上，半圓形的鐵環，一步一步，俯伏前進。

終於，他們到達了大機的機艙之前，斜着身子，進了機艙。機艙呈海鷗翼形張開的艙門，也立時閤攏。

在那一剎間，屏氣靜息了足有兩分鐘之久的觀衆，雖然一起傳出了喝采聲，剎那之間，什麼聲音全聽不到了，三十萬人的喝采聲，簡直是難以形容的。

那架大飛機繼續向前飛去，在機尾噴出了一股粉紅色的烟來，飛機在空中繞着圈子，紅烟也在半空之中，形成一個一個圓圈，歷久不散。

觀衆的情緒，簡直到了沸點，人人都抬着頭，注視着那架在半空中盤旋着的飛機，注意到那兩架較小的飛機，已在無人

駕駛的情形，電腦系統控制着，已安然滑落在跑道上的，只有機場上控制的工作人員。

高翔也在控制室中。

高翔在控制室中，當然不是爲了指揮飛機的升降，他只不過爲了借用控制室中的無綫電傳播系統，便利於指揮上千名維持秩序的警員。

他也看到控制室的人員，通過無綫電遙控儀器，令得那兩架較小的飛機，降落在跑道上。

接着，他聽到控制室主任，在對着通訊台大聲叫道：「太精采了，你們的表演太精采了！你們或許聽不到觀衆的歡呼聲，太動人了！」

控制室是有着完善的隔音設備的，但是觀衆的歡呼聲，仍然可以聽得到，甚至像是控制室四周圍的玻璃，也因之而在震動一樣。

高翔也聽到了許氏三兄弟的回答：「謝謝你們的合作，我們要降落了！」

控制室主任大聲叫道：「請使用主要跑道！」

高翔站在臨跑道的一面玻璃之前，手中拿着無綫電對講機，在提醒全體警員注意，當許氏兄弟降落之後，別讓羣衆衝向跑道。

飛機又向前飛出了不多遠，折了回來，控制室中的人緊張地工作着，飛機漸漸低了，觀衆的歡呼聲，聽來也更驚人。

飛機的雙輪，已經快碰到跑道了，可是，飛機的速度，却並沒有減慢。

高翔看到了這等情形，不禁署呆了一呆。他也是極有經驗的飛行員，這樣的情形，是很反常的。

因爲如果在機輪碰到了跑道之後，飛機的速度不減的話，那麼，唯一的結果，就是飛機在跑道之上，向前直衝出去。

而如果發生了那樣的事，那麼，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所以高翔在那一剎間，不禁發出了「啊」地一聲來。雖然，他立時想到，以許氏兄弟的飛行技巧而論，是絕不應該犯那樣錯誤的，最大的可能是，他們在着陸之前，還要來一次驚險的表演。

當高翔想到了這一點的時候，他在「啊」了一聲之後，並沒有再作什麼表示。

而這時，機輪已然着陸了！

由於飛機的速度並沒有減低，在高速着陸的情形下，機輪才一和跑道相接觸，整架飛機，便向上疾彈了起來。

這時，不但高翔發現這架飛機的情形不正常，控制室的工作人員，也全注意到了。

控制室主任忙道：「請注意，跑道的長度，是一千二百呎！」

控制室主任那樣說，是在提醒駕機的許氏兄弟，一千二百呎的跑道，在他們那樣的速度之下，至多祇有半分鐘，就到盡頭了！

而就在控制室主任那一句話出口之際，機輪又兩度着陸，機身也連續彈起了兩次。高翔已可淸楚地看到，飛機左輪的支架，已經經受不起震動而斷裂了！

這，無論如何不是驚險表演的一部份了！

高翔陡地叫了出來，道：「快利用控制系統，使飛機停下來！」

當飛機機輪的支架斷折之際，所有的人，全都靜了下來，原來坐着的人，不約而同，一起站了起來！

人人都意識到，有意外發生了！

而飛機還在向前衝着，離跑道的盡頭，已越來越近了，五百呎，四百呎，三百呎，飛機仍然像是青蛙一樣在彈跳着，右輪的支架，也斷裂了！

許多婦女，一起發出了尖叫聲，飛機的速度，是突然慢下來的，在離跑道盡頭，祇有二十多呎處，停了下來，飛機才一停下，機身立時傾側，右面的機翼撞在跑道上，立時斷折，斷折下來的機翼，仍然因爲慣性作用，向前飛了出去，撞在跑道盡頭的岩石上，鋁片被撞得一片一片，飛了開來。

所有的人都呆住了，沒有人可以想像得出，何以許氏三兄弟，在作了如此精湛的飛行表演之後，忽然會有了這樣的意外，一時之間，靜得什麼聲音也沒有，電視評述員也張大了口，出不了聲。

直到救傷車和救火車的尖銳聲音，衝破了靜寂，所有的人，才像是如夢初醒一樣，人人發出了一陣嘆息聲，在剎那之間，混亂了起來。

× × ×

平躺在床上的木蘭花，對於現場所發生的一切，全看得淸淸楚楚，因爲電視攝影機的鏡頭，一直對準着那架飛機。木蘭花在飛機第一次開始在跑道上彈跳之際，就覺出事情不對頭了！

那時候，正是高翔在控制室中，發出「啊」地一聲，但接着又以爲那是許氏兄弟在作進一步驚險表演的時候。但木蘭花却可以知道不是，因爲她知道，任何驚險的空中表演，祇能在空中進行，沒有人可以在飛機着陸時，玩任何花樣的。

但是木蘭花在家中，她無法在當時將她的看法告訴任何人。

而接着發生的事，從機輪的支架斷裂，到飛機猝然停了下來，其間祇不過是幾十秒鐘的事。木蘭花在電視螢光幕上看到，那小半截在岩石上撞碎了的機翼，化爲無數碎片，就像是岩石上，忽然飛起了一羣精光閃閃的蝴蝶一樣。

這實在太意外了，這種突如其來的意外，使她忘記了頭痛，而集中注意力，在看着事情的變化。

木蘭花看到救火車和救傷車，疾駛向停着不動的飛機，飛機的艙門仍然緊閉着，接着，一輛警車，以更高的速度駛向飛機，直駛到飛機的近旁，停了下來，高翔自車中直跳了出來。

直到這時，才又聽到評述員的聲音，評述員的聲音，在微微發着抖，說道：「不知道出了什麼事，現在，各位可以看到，警方的高主任，已經趕到，救護人員，也全下了車——他們正在合力要打開機艙的門——」

木蘭花看到六七個人，爬上了傾側了的飛機，包括了高翔在內，高翔在揮着手，看來正在大聲高叫，但是木蘭花却聽不到他在叫些什麼。

機艙的門打開了，高翔首先鑽進去。

這時候，人羣從四面八方，奔向跑道的盡頭，有的是觀衆，有的是記者，有的是警員，警車一輛接一輛駛到，警員自車上跳下來，在飛機的附近，迅速地圍成了一個圓圈，阻止人們接近。

木蘭花的心情也緊張之極，她看到高翔進了機艙，機艙之中，一定有什麼意外發生了，不然，飛機不會發生意外的。

可是，發生在機艙中的，究竟是什麼意外呢？木蘭花却不知道！

祇見高翔，進了機艙之後，不到半分鐘，就轉身走了出來。

在他出來的時候，電視攝影機的鏡頭，恰好對準了他，是以他的神情，在電視螢光幕上，可以看得十分清楚，而當木蘭花看到高翔那種神情之際，她也不禁陡地吸了一口氣！

她從來也未曾見過高翔的臉上，現出過如此吃驚的神色過！

高翔一出機艙，立時拉下了艙門，這時，大會的主持人，主要的工作人員，也來到了飛機旁，高翔在和他們講着話，木蘭花又看到，穆秀珍，雲四風，安妮也趕到了飛機的旁邊。

高翔一面在講着話，一面他臉上的那種驚恐的情形，一點也沒有減輕。

木蘭花仍然不知道在機艙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但是，從高翔的神情上，就可以知道，那一定是意外之極，嚴重之極的事！

木蘭花不在現在，她除了在電視螢光幕上，繼續注視事態的發展之外，沒有別的辦法可想，祇見許多高級警官，聚在高翔的身邊，幾個救護人員抬着担架奔了過來，一起登上飛機。

機艙再度打開，救護人員，進了機艙，一個，兩個，三個，抬下了三個人來。

三個人被抬下來時，連頭帶脚，都被蓋上了白布。

木蘭花的心，陡地向下一沉。

許氏三兄弟死了！

如果不是他們三個人已經死了，決計不會在抬他們下來的時候，將他們連頭帶脚，一起蓋住的。

這實在太可怕了，在幾分鐘之前，還在作着如此精彩的表演，在全市過百萬人的注視之下飛行的三個人，忽然變成了三具屍體！

木蘭花看到救護人員將蓋着白布的許氏三兄弟，一起抬上救護車，救護車發出響號，衝開人羣，向前疾駛而出，而電視畫面，突然中斷，祇聽到評述員的聲音：「各位注意，大會主持人宣佈，由於傑出的飛行家，許氏三兄弟意外喪生，是以大會以下的節目，全部取消！」

電視接着播送出來的，是致哀的音樂，木蘭花仍然呆呆地坐在床上。

許氏三兄弟果然死了！

木蘭花甚至可以肯定，他們的死，一定極之離奇，不然，高翔不會感到如此之震驚！

但是，究竟他們三人是怎麼死的呢？

木蘭花從來不是心急的人，但這時，她却急於想知道進一步的眞相。

她知道，高翔作爲警方的高級負責人，在那樣的情形下，不知有多少事要做，她也知道，安妮或是穆秀珍，一定會打電話向她報告經過的。

木蘭花甚至將手放在床頭的電話聽筒上，她估計沒有錯，不到一分鐘，電話鈴聲突然響了起來，木蘭花也立時拿起了電話。

木蘭花在拿起了電話之後，就聽得穆秀珍嚷叫道：「讓我來說！」

木蘭花立時道：「誰說都是一樣，先回答我一個問題，他們三人的死因，是什麼？」

穆秀珍大聲道：「謀殺！」

木蘭花呆了一呆，道：「絕無可能！飛機上祇有他們三個人，誰謀殺他們？」

穆秀珍道：「是謀殺，高翔說，他一進機艙，就看到他們三個人，每一個人的背部，都插着一柄刀，身子向前伏着，是謀殺。」

木蘭花忙道：「高翔在那裏？」

穆秀珍道：「還在維持秩序。」

木蘭花的額上冒着汗，如果這是謀殺的話，那麼，這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奇特的謀殺了！

她又道：「許氏三兄弟，被送到什麼地方去了？」

穆秀珍道：「市立第一醫院。」

木蘭花道：「我立即趕到醫院去，你們也去！」

木蘭花放下了電話，自床上一躍而起，她還有點頭重脚輕之感。可是，發生了如此離奇的怪事，她的疾病，也祇好拋開一邊了！

她匆匆地換好了衣服，離開了屋子，駕着車，直向醫院駛去。

當她到達醫院的時候，救護車也剛到，好幾個高級警官跟着救護車一起來到，神色都凝重之極。

木蘭花才一下車，一個高級警官就過來扶住她，道：「你不是病了麼？」

木蘭花道：「的確病了，但還不致於要人扶。」

救傷人員打開車門，將許氏三兄弟，次第抬了下來，一個醫院的工作人員，奔了出來，道：「急救室的一切，都準備好了！」

幾個警官齊聲道：「不需要急救室，他們已經死了，準備特別間吧！」

救護人員抬着全身覆蓋白布的許氏三兄弟向前走，木蘭花和高級警官們，跟在後面，不一會，就進了才一走進去就嗅到死亡氣息的特別間。

許氏三兄弟並沒有被從担架上抬下來，祇是連同担架，放在水泥架上。

木蘭花道：「可揭開白布來看看？」

一個高級警官道：「當然可以！」

木蘭花揭開了一幅白布，她首先看到的，是許氏三兄弟的二哥。

神秘氣息　籠罩全市

白布幅蓋下的許氏老二已經死了，那一點，是不用懷疑的了，他的身子是伏在担架上的，背向上，就在他的後心部份，一柄刀柄露出着，血漬染在銀白色的飛行衣上，看來更加觸目驚心！

木蘭花呆了一呆，畧有常識的人都可

以知道，不論持刀人的動機是什麼，這種情形，一定是「他殺」，而不是自殺。

因爲一個自殺的人，決不可能將一柄刀，在自己的後心之中插進去的。

木蘭花吸了一口氣，放下了白布，那高級警官望着木蘭花苦笑了一下，木蘭花又來到另一具屍體之旁，再將覆蓋在屍體上的白布，揭了起來。

這一次，她看到的是許氏兄弟中的大哥。

許氏三兄弟中的老大，是一個風頭很勁的人物，各種社交場合之中，都可以看到他的出現，是以他的面貌，木蘭花絕不陌生。

和老二一樣，老大的背心中，插着一柄刀，血漬在傷口的四周圍，凝成斑點。

所不同的是，老大的身子雖然伏在担架上，但是他的臉却是側轉着的，是以可以看到他臉上的神情。

但是如果想在他臉上的神情上，得到什麼線索的話，那是不可能的。

因爲許氏老大的臉上神情，十分正常，十分自然，只有從他睜得極大的雙眼之中，可以看出，他在臨死之前的一剎間，表現了極度的驚異，也可以看得出，他根本沒有機會去想一想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利刀已然刺進了他的心臟，他也就立即死去了！

老二和老大，兩個人全是在背心中刀的，刀從後背心刺進去，那就是說，他們兩人，都是被殺的。

而飛機上只有三個人，老大和老二是被殺的，兇手自然是老三，老三也死了，那麼最大的可能，就是他在行兇之後，畏罪自殺了。

如果眞是這樣的話，那眞是罕見的倫常大悲劇了！

但是，當木蘭花揭起許氏老三身上的白布時，她整個人呆住了！

許家的老三自然也死了，那是木蘭花早已經知道的事。可是，當她肯定了老大和老二是被殺之後，兇手自然落在老三的身上，這是最簡單的推理。根據這個最簡單的推理，許三的死，不論有多少別的可能，是絕沒有可能，也是被殺的。

但是，許三屍體，却和他兩個哥哥一樣，伏在担架上，正背心插着一柄利刀！

許三也是被殺的！

木蘭花在剎那之間，感到了一陣昏眩，她的身子，不由自主，搖擺了一下，在她身邊的一個高級警官，連忙扶住了她，道：「蘭花小姐，你的臉色……我看你的病沒有好，我扶你出去。」

木蘭花伸手，在自己的額上，輕輕按了一下，她也可以知道自己的病沒有好，她的手心是冰冷的，而她的額頭，却是滾燙的。

她緩緩點了點頭，那高級警官摻扶着她，走出了陰氣森森的特別間。

木蘭花和那警官才一出了門，就聽得走廊的另一頭，有人在大聲問：「蘭花姐在哪裏？」

那正是穆秀珍的聲音，穆秀珍一面問，一面彷彿還在和人吵架，她在大聲道：「不行！不行！你們這許多人都要跟我進去的話，連我也進不去了！」

隨着穆秀珍的叫嚷聲，另一個顯然是警官的聲音，也提高着聲音在道：「對不起，各位記者先生，在未曾接到上司的命令之前，我不能讓各位進去！」

接着，又是許多嘈雜的人聲，自然那是已然趕到醫院的許多記者，都希望得知許氏三兄弟在過百萬人的直接，間接的注視下，作如此驚人的空中飛行絕技表演，而又一起死去！

木蘭花在門口，畧停了一停，已然看到穆秀珍拉着安妮，自走廊的那一端，直奔了過來，一面奔，一面大叫道：「蘭花姐！」

木蘭花想出聲答她，可是只覺得喉頭乾燥得很厲害，幾乎一點聲音都發不出來，她只是軟弱地揚起手來，畧揚了揚。

穆秀珍和安妮，奔到了她的身前，兩人都呆了一呆，安妮首先失聲道：「蘭花姐，你覺得怎樣？爲什麼你的臉色那麼難看！」

木蘭花勉強笑了一下，道：「我覺得很軟弱，你們來得正好——」

她講到這裏，畧頓了一頓，才道：「你們先進去看看許氏三兄弟屍體再說。」

穆秀珍和安妮兩人互望了一眼，推開特別間的門，走了進去，木蘭花扶着牆，走出了幾步，在一張長櫈上坐了下來，她抬着頭，對那高級警官道：「我等她們出來就回家，高主任要是來了，我有幾句話請你轉述。」

那高級警官忙道：「請說！」

木蘭花聽到穆秀珍的驚叫聲，不住自特別間中，傳了出來，不禁皺了皺眉，她道：「高主任來了，請他別讓記者來看屍體，只宣佈說意外死亡就行了！」

那高級警官點頭答應，這時，穆秀珍和安妮兩人，也已從特別間之中，走了出來，她們兩人神色，也變得出奇的蒼白。

穆秀珍走了出來之後的第一句話，就道：「蘭花姐！這是怎麼一回事？」

木蘭花閉上了眼睛，長長地吸了一口氣，又吁了出來，道：「我也不知道，快和我回家去，我頭痛得很厲害。」

安妮連忙過來，扶住了木蘭花，穆秀珍却道：「有安妮送你回去就行了，我要在這裏，等高翔來，這件事太古怪了！」

木蘭花也沒有表示什麼旁的意見，她在安妮的扶持下，站了起來。

那高級警官，跟在木蘭花和安妮的身後，一起向走廊外走去。

當木蘭花出現在走廊口子上的時候，至少有二十個以上記者，一起叫了起來，道：「木蘭花來了！」

接着，便有許多人，七嘴八舌地向木蘭花提出各種各樣的問題來。

但是，木蘭花對記者所提的那些問題，却一個也沒有聽進去，她並不是不想聽，而是這時候，她全身發冷，頭痛得厲害，所有的聲音，在她聽來，都只是一陣陣「嗡嗡」的聲響。

她甚至沒有睜開眼來，她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出了醫院的，直到上了車子，她才睜開眼來，安妮駕着車，已在回家途中了。

木蘭花仍然沒有說什麼，她頭重得向下墜，像是有無數枝尖針，在她的腦中，

不斷地刺着，她幾乎什麼也不能想，然而，她閉上眼睛的時候，許氏三兄弟一個一個慘死的情景，却次第地在她眼前出現。

她勉力提起手來，又在自己的額上，按了一下，額頭熱得燙手，她知道，自己的病更重了！

雖然她勉力要使自己保持清醒，但是，當疾病襲上了一個人時，這個人不論他多能幹，卽使能幹如木蘭花，也不免會支持不住的。

木蘭花只覺得在迷迷濛濛之中，車停了下來，接着，又聽到了安妮連連驚呼。

木蘭花是清楚聽到安妮的驚呼聲的，她也想回答安妮，可是她却連掀動嘴唇的力量都沒有，她所發出的，只是一片呻吟聲。

以後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木蘭花幾乎不知道了，她依稀想到被人家扶下了車，又扶上了床，她在下意識中，想到自己回到家中了，她躺在床上，聽到一些脚步聲，接着，就在極度的軟弱下睡着了。

她做了很多惡夢，當她陡然醒過來之際，只覺得全身都爲汗濕透了，但是頭痛却已不那麼劇烈，她緩緩睜開眼來，才發現自己並不是在家裏，而是在醫院的病房之中，安妮就在她的病床旁邊，躺在一張躺椅上，已經睡着了。

木蘭花轉頭看了看，外面的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她知道，安妮一定是在回家的途中，看到她已然進入了半昏迷狀態，是以將她送進醫院來的。

木蘭花感到異樣的口渴，那半轉了身，按了床頭的一個叫人掣。

當護士推開門走進來之際，安妮也醒了過來，木蘭花在她們兩人的扶持下，坐了起來，護士倒了一杯水給木蘭花喝，木蘭花喝了水，才道：「我在什麼醫院？」

安妮道：「一家私人療養院，蘭花姐，高翔哥來過，他說，你病得厲害，應該什麼都不想，靜心養病！」

木蘭花笑了一下，她的笑容，看來也是蒼白無力，她道：「我沒有什麼大病，他還說些什麼，案子有什麼進展沒有？」

安妮却假裝沒有聽見，轉過身去，整理着插在花瓶裏的一束黃玫瑰。

木蘭花又笑了起來，道：「安妮，告訴我，醫生怎麼說？」

安妮還沒有回答，一個滿頭銀髮的醫生，已然推門走了進來，道：「休息，小姐，你需要絕對的休息！」

木蘭花望着醫生，道：「醫生，如果我的腦子也絕對休息的話，那麼，我就不是養病，而是死亡了！」

醫生笑了起來，而且，突然之間，他有點頑皮地向木蘭花眨了眨眼，道：「那麼，蘭花小姐，你對於那三位飛行家之死，有什麼意見！」

安妮陡地轉過身來，叫道：「醫生，別打擾她！」

醫生攤着手，道：「小姐，要木蘭花不思索，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安妮來到了木蘭花的身邊，扶着木蘭花睡下，木蘭花的精神，看來已好了許多，她居然負責地回答着醫生的問題，道：「很抱歉，我因爲完全沒有進一步的資料，是以無可奉告！」

醫生也笑了起來，道：「好，不論你怎麼想，作爲一個醫生，我無權禁止也無法禁止，但是在你未曾徹底痊癒之前，我決不會讓你出院！」

木蘭花也望着醫生，頑皮地眨着眼，道：「醫生，我會逃出去的！」

醫生瞪了木蘭花一眼，又指着安妮，道：「你負責看守她！」

安妮認眞地點着頭，醫生離開了病房。天色更黑了，病房中一片朦朧，安妮着亮了燈，又在那張躺椅之上，坐了下來。

×　　×　　×

高翔到療養院裏來探視了木蘭花之後，又匆匆趕回市立第一醫院，在他的主持下，將許氏三兄弟的屍體，送進了公立殮房。

他和穆秀珍兩人，才從殮房中走出來，就看到一輛大型豪華房車，駛到了殮房的門口，停了下來。

車一停下，一個身形魁梧，穿着制服的司機，先下了車，拉開了車門，恭敬地站着，而從那輛華麗的大房車中，走出一個身形瘦枯，衣着隨便的人來。

那人的身形，衣着，和這輛價值五萬美元的大房車，實在太不相稱了，可是他一下車之後，抬了抬頭，在他瘦削的臉上，却有着一股傲然的神情來。

這種神情，叫人一看就明白，他不但擁有這輛豪華的大房車，還擁有更多的財富。而且，他的這種神情，也表示他天生是個發號施令的人！

這時，還有好幾個警方的高級人員，是和高翔，穆秀珍一起走出來的，那中年人才一下車，就道：「誰是負責人？我是許業康！」

高翔，穆秀珍和所有的警方人員，一聽到「許業康」三字，一起停了下來。

許業康是本市工商業的鉅子，這一點，還不足以令他們停步，令他們停步的眞正原因，自然是因爲許業康正是許氏三兄弟的父親！

當他們停下來之後，一齊向許業康望來，高翔和穆秀珍兩人，也立時互望了一眼。

在那一刹間，他們兩人的心中，都有一股奇異的感覺，那便是：許業康的臉上，似乎一點哀傷的神情都沒有！

一個中年人，事業有了鉅大的成就，在一日之間，喪失了三個成年的兒子，這簡直不是普通人所能忍受的打擊，一個鐵石心腸的人，就算不號啕痛哭，也總該有點哀傷之憂的。

可是，許業康的神情嚴肅，囂張，就是不哀傷！

高翔走前了一步，道：「我是警方特別工作室主任，高翔！」

許業康用他靈活的雙眼，打量了高翔幾眼，道：「高先生，你的特別工作室，看來眞的有特別工作要做了！」

高翔皺着眉，許業康的神態，是異乎尋常的。高翔自然知道他所說的「特別工作」，是指許氏三兄弟的死亡一事而言。

如果是別人這樣說，高翔也不會覺得奇怪，許業康却是他們的父親！

高翔立時想到，一個人在過度的哀傷之下，可能會出現反常狀態的，是以他又

踏前一步，伸手扶住了許業康，道：「許先生，三位令郎的事，眞是太不幸了，希望你別太難過！」

高翔在那樣安慰着許業康，許業康已經現出奇怪的神色來，望着高翔，他推開了高翔的手，道：「謝謝你，我不會倒下。殺我三個兒子的人，很希望我會哀傷得倒下去，但是我不會，他們無機可乘！」

許業康在那樣說的時候，現出極其堅毅的神色來，高翔怔了一怔，道：「許先生，你那樣說，是什麼意思？」

許業康的身形很矮，他對高翔說話，得抬高頭才行，可是他卽使抬高着頭和人說話，也一點沒有自卑感，他道：「那還不明白麼？高先生，我的三個孩子，沒有仇人，不會有人想到要殺他，殺他們的人，目的是在使我受打擊，好導致我的事業失敗，是我商場上的對手做出這種卑鄙的事情來的！」

高翔一面聽，一面嚴肅地點着頭。他還未曾來得及調查許氏三兄弟的死因，如今許業康提出這一個殺人動機來，至少可以作參攷之用。

許業康又道：「我已經有了幾個人的名單，這幾個人是嫌疑最大的人！」

高翔又點着頭，道：「你要不要先去看看他們屍體？我已下令進行解剖了。」

許業康點頭道：「當然要，但是你難道不要聽聽我心中想到的那幾個人？」

高翔轉身，陪着許業康，又一起走進殮房去，穆秀珍等人，跟在後面，高翔順口說道：「好的，有哪幾個人，你說來聽聽！」

許業康提高了聲音，他的聲音，聽來很有點尖利，他道：「頭一個，就是雲四風，這個完全不照傳統規矩做生意的人，最有可能是兇手！」

許業康這句話一出口，高翔首先停住了脚步，穆秀珍則已忍不住發出了一下憤怒的叫聲，甚至緊握着拳，揚起了手來。

看來，如果不是高翔立時將身子擋在穆秀珍面前的話，許業康的臉上，已經捱了穆秀珍的一拳了！

高翔一面向穆秀珍使着眼色，一面道：「許先生，這件事十分嚴重，你是不能憑空指責人的。」

許業康大聲道：「怎麼不能，我是在提供綫索，好讓警方進行調查！」

高翔皺着眉，道：「我們會調查的，但是現在，別再討論這個問題好不好？」

高翔一面說，一面拉着穆秀珍走了開去，雖然在他離開的時候，看到許業康的臉上，現出十分不滿意的神色來，他也顧不得了。在他和穆秀珍走開之際，許業康在幾個警方人員帶領下，走進殮房去。

穆秀珍憤怒未息道：「高翔，你爲什麼攔住我，不讓我一拳將他鼻樑打斷？」

高翔苦笑了一下，道：「就算打他十拳，又有什麼用？」

穆秀珍悻然道：「難怪四風從來不出口傷人的，一提起他，就叫他老狐狸，在商場上不擇手段的就是他，你看他，三個兒子死了，他像是若無其事，這種人，簡直就是冷血動物！」

高翔又嘆了一聲道：「秀珍，這件事實在太奇怪了，我要將許業康請到警局去，和他詳細地談一談，你……還是——」

穆秀珍瞪着眼，道：「你不見得會相信他的話，有人爲了害他，而殺了他三個兒子的吧！」

高翔道：「也有這個可能！」

穆秀珍「哼」地一聲，道：「高翔，你年紀全倒活回去了，你想想，他這種說法怎麼能成立？有人要害他，乾脆將他殺死，不是比殺死三個精壯的小伙子，更容易下手得多了？」

高翔一怔，穆秀珍得意地道：「怎麼樣？」

高翔也笑了起來，道：「妳說得對，我有沒想到這一點，但是我仍然要和他談談。」穆秀珍撇着嘴，道：「只管談到够，我失陪了！」

穆秀珍一個轉身，走了出去，她走出殮房的時候，門外又來了許多記者，圍住她來問問題，穆秀珍有點賭氣地道：「別來問我，許氏三兄弟的父親，正在裏面，很快就會出來，問他好了！」

穆秀珍在那樣說的時候，絕未曾想到，她這幾句話，會使得記者們得到了資料，全市的幾家大報，就用這些資料，出版了第二次號外。

第二次號外約莫在晚上九時左右發賣，當高翔拿着號外，走進病房時，已是十時左右了，木蘭花的精神，已好了許多，反倒是高翔，看來又是憤怒，又是沮喪，進來之後，將報紙遞給了木蘭花，道：「許老頭子眞是混賬，一口咬定是他商場上的敵人，要使他倒下去，所以才對他三個兒子下毒手的！」

木蘭花和安妮，一起看着報紙，木蘭花先抬起頭來，道：「人在過度哀傷的時候，胡言亂語，也不足爲奇！」

高翔搖着頭，道：「他哀傷？蘭花，你沒有見過他，他至少比我鎭定得多，好了，蘭花，你不必爲這件事去動腦筋！」

木蘭花微笑着，道：「高翔，你準備在哪一方面着手調查？」

高翔苦笑着，攤了攤手。木蘭花這一句話，眞叫他無法回答。本來，任何一件案子，如何開始調查，從哪一方面着手，是最重要的一點，可是在這件怪案子上，高翔就是找不到頭緒。

木蘭花的聲音很柔和，她道：「高翔，我看最主要的一點，是先查出兇手是用什麼法子下手的！」

高翔笑容更苦澀，他道：「這就是一個要命的問題了，你看過他們三個人的屍體，自然知道他們三個人都是被殺的！」

木蘭花和安妮兩人，一起點着頭，表示同意高翔的這個說法。

高翔又道：「而那架飛機上，根本只有他們三個人，絕沒有另一個人！」

木蘭花揚着眉，道：「絕無可能有一個人，事先藏在飛機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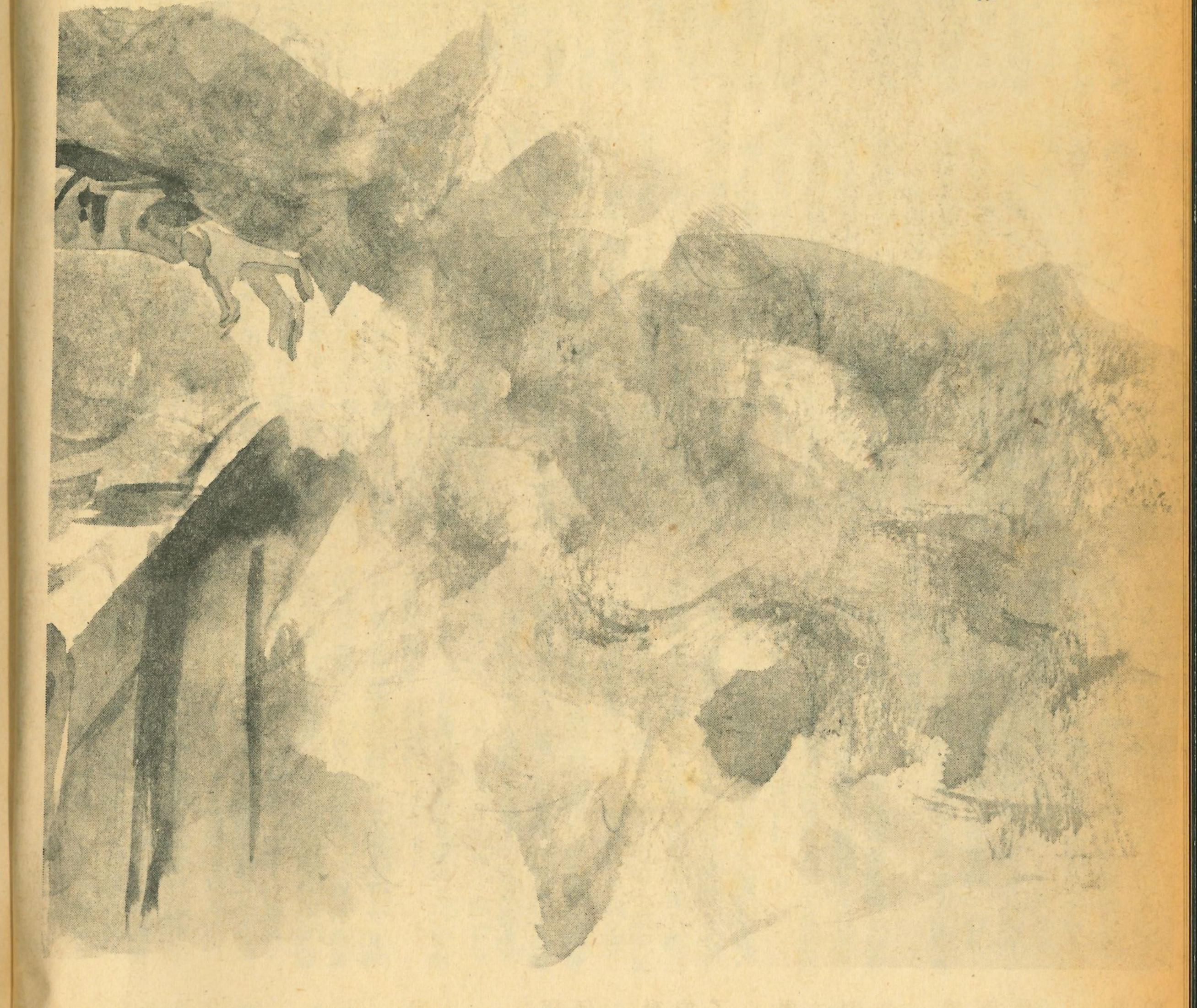
高翔雖然對整件案子，還茫無頭緒，但是這一點，他却是可以肯定的，是以他立時斬釘截鐵地道：「絕對沒有可能！」

他略頓了一頓，又補充道：「出事的時候，他們的飛機還在半空之中，一定是在飛機快要着陸的時候他們才死去的，所以飛機在着陸的時候，才會直衝向跑道盡頭，幾乎撞到了山！」（以下轉入52頁）

江湖恩仇故事之四

朱羽・文
培新・圖

怒漢



一株梨花溷風塵

出洛陽西明門，約莫十里，就是晉代文人石崇所修築的金谷園。據石崇自己所說，那兒是「……清泉茂樹，衆果竹栢藥物俱備，又有水碓魚池」，眞箇是景物靈秀，壯麗絕倫。

在金谷澗東，有一塊斜斜的山坡地，其間崗巒起伏，氣勢雄偉，是所謂龍脈之穴。所以當年一些達官顯貴，殷商富室身後每多殯葬於此。

這夜，風勁天沉，一彎下弦殘月斜掛天際。約莫戌正光景，兩匹快馬由東頭疾馳而來，在金谷澗的口子上拴好了馬。兩個身着黑衣的人自馬上翻身而下，向墓地緩緩行來。

這二人是一男一女，只聽那女的說道：「唐豪！今天是第四十九天了。若是九泉之靈有知，鄭姑娘和菱姑二人，當能心安。」

那男的輕輕吁了口氣，道：「雪釵！我們雖然在墓地連續陪伴她們四十個夜晚，但是，却無法消除我心中的悔痛於萬一的了。」

原來這一男一女是唐豪和沈雪釵。

沈雪釵沉默了一陣，才道：「唐豪！你也不要老是憂傷自責，今夜七七一滿，從明天起，我們就要重新作人，你千萬要振作起來。」

「是的。」唐豪緩緩道：「這一個多月來虧妳的勉勵，尤其是妳對我說的那句話，什麼身在江湖，心存……」

「心存魏闕。」沈雪釵連忙接上。

「對！心存魏闕。這句話是敎我們這些在江湖上闖蕩的人要以營救天下蒼生爲己任，不要爲了一己之利而作出傷天害理的事。所以，我已下定決心，要以有生之年，作一點有意義的事。」

「唐豪！你會成功的。」

「對了！咱們出賣錦春園的事，如何了？」

「有不少人來接過頭，這幾天就可決定了。」

「大概可以賣多少銀子？」

「約莫三十萬兩上下。」

「雪釵！我打算將這三十萬兩銀子全部用來救濟黃河兩岸的災民，妳的意下如何？」

沈雪釵抓着他的手，緊緊地握着，激動地說道：「唐豪！我當然是贊成的。我能够與你爲侶，我已經是非常心滿意足的了。」

唐豪低答道：「我已有這種想法，因爲在妳身上，有三個女人的愛。」

這時兩人已經踏上了一層由花崗石鋪砌的階梯，拾級而上，就是鄭琦梅和菱姑的墓地。

沈雪釵挽着一隻竹籃。裏面盛着香燭紙箔。她加快了脚步，搶在前面。當她登到最後一級石階時，突然脫口叫道：「哎呀！糟了！」

「怎麼啦？」唐豪一躍而上。

他立刻發現了沈雪釵所以失聲驚叫的原因，兩座墓穴俱已撬開，鄭琦梅和菱姑的靈柩都不見了。

沈雪釵咬牙切齒地道：「一定是黑珍珠那個臭娘們幹的好事。」

唐豪的手指骨捏得格格作响，顯示他心頭異常沉重，而又十分悲憤，沉聲道：「這種使死人屍骨不安的行爲，的確太也可惡了。」

「走！找那個臭娘們算賬去。」

「雪釵！妳怎知一定是柳如玉幹的好事？」

沈雪釵語氣肯定地說道：「一定是她，若然是盜墓賊所爲，絕不會抬走棺材的了。」

唐豪口中喃喃地說道：「太狠了！太狠了！」

他也有些懷疑是柳如玉所爲。恨由愛起，妬從情生，柳如玉在妬恨交集之下，是什麼惡事都作得出來的。

沈雪釵疾聲道：「我們要快，黑珠珍絕不可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掘墓，必是剛挖不久，我們要快些將棺木追回，萬一棺中屍骸受到損害，我們就太對不起鄭姑娘和菱姑了。」

唐豪和她疾步往山坡下走，口中却冷靜地道：「雪釵！這事還要愼重，我們尚不能肯定是柳如玉所爲。即使眞是她幹的，她若堅不承認，我們也沒有辦法。待會兒見到她時，千萬不能鹵莽。」

沈雪釵似乎心急如焚，疾步來到原先拴馬之處，翻身躍上馬背，揮鞭催騎，唐豪縱騎緊緊相隨。

進入西明門，沈雪釵鬆緩韁轡，側首道：「唐豪！你先回錦春園。」

唐豪訝然說道：「妳一個人去麼？」

「黑珍珠想必聽到你要退出黑道的消息，所以才敢如此猖狂。你去，必然有所顧忌，倒不如由我去對付她來得方便些。」沈雪釵道。

唐豪道：「柳如玉手下人多勢衆，妳一個……」

沈雪釵截口道：「放心！我不會一見面就放手硬幹，唐豪！聽我的，你先回錦春園。」

唐豪無可奈何地點點頭，道：「好吧！我先回錦春園去，記住！千萬不能使性子。」

他的話還未說完，沈雪釵已經打馬走了。

來到「黑馬帮」的垛子窰，她剛下了雕鞍，總管事常仲達就出現在大門口，冷冷問道：「沈姑娘貪夜到此，不知有何貴幹？」

「我要見赫夫人。」

「請。」常仲達毫無意外之色，似乎對她的來到，早已預知。

沈雪釵進入大門，才發現院落裏早已星羅棋佈般站滿了人。

排出如此陣仗，可見柳如玉已豁出來了，沈雪釵不禁暗暗打了個寒噤。

常仲達將沈雪釵帶到柳如玉專用的小廳門口，一擺手，道：「沈姑娘請進，夫人候駕多時了。」

從這句話中，沈雪釵更加證實了自己的判斷，毫無疑問，盜屍者必是柳如玉。她鎮定心神，竭力不使面上流露狂怒之色，這才掀簾而進。

柳如玉意態悠閒地坐在椅子上，正用一把精巧的小刀在修整塗着蔻丹的指甲。頭也未曾抬起來，冷冷道：「沈姑娘到此有何貴幹？」

沈雪釵緩緩的說道：「鄭姑娘和菱姑的墓穴，被人撬開，兩副靈柩，不翼而飛，想托夫人查一查，究竟是何人盜去了屍骸的。」

柳如玉這：「不用查了，我知道盜屍者是誰了。」

「請夫人見告。」

「就是我。」柳如玉的語氣非常平靜的。

爲了能使死者靈骨得安，也可以說是不想使唐豪增加麻煩。沈雪釵忍住了滿腔怒火，平靜地道：「夫人何以要作這種喪心病狂之事？」

「爲了出一口怨氣。」

「妳可以去找唐豪出氣，不該將這口怨氣出在死人的骸骨上。」

「我高興怎樣作，就怎樣作。」

沈雪釵沉聲道：「夫人！我不是唐豪，我會殺死妳的。」

這時，柳如玉才抬起頭來，冷笑道：「動手吧！我死之後，鄭琦梅和菱姑的屍骨將永遠不得回歸墓穴，唐豪也將畢生難安。」

這話，使得沈雪釵不寒而慄，緩和了神色，說道：「夫人！難道沒有商談的餘地？」

「有！看看妳出什麼交換條件了？」

「用錦春園交換如何？」

「哈……」柳如玉發出一陣狂笑。「這條件眞不壞，兩具腐朽的屍骨竟然可以換來好幾十萬兩銀子。可惜一座錦春園還不在我黑珍珠的眼下。」

「乾脆點說，妳要什麼？」

「要妳！」柳如玉的一雙美目變得猶如毒蛇般的眼睛，瞪視着沈雪釵，一不稍瞬。

「要我？」沈雪釵滿頭霧水，惑然不解。

柳如玉一抬皓腕，手中小刀脫手飛出，不偏不倚地揷在一座木雕像的眼珠子裏。同時站了起來，聲冷如冰地道：「使我恨他入骨。演變到今天這種局面，妳才是眞正的禍首。」

沈雪釵鎭定地問道：「夫人！妳到底想要將我怎麼樣？」

「我要妳也受到傷害。」

「來吧！」沈雪釵揚首挺胸。「我給妳還一刀，不管那把刀揷在我身上什麼地方，即使一刀穿心也無所謂，只要鄭姑娘和菱姑的靈骨能重歸墓穴，只要妳對唐豪的仇恨能瓦解冰消……」

沈雪釵嘿嘿笑道：「好一個了不起的女人，可惜我不想殺死妳。」

「妳到底要我怎麼樣，直截了當地說吧！」

「我要妳離開唐豪。」

沈雪釵吃驚得退後了一步，怔神良久，才緩緩地點頭，道：「好！我答應妳，這要等到唐豪退出黑道之後才行。」

「不行！我要妳此刻就離開他！」

沈雪釵怒叱道：「黑珍珠！妳逼人太甚了。」

柳如玉冷笑道：「我的確是在逼妳，而妳却無以選擇。」

沈雪釵若是雙手一抬，那二十四支袖箭悉數發出，沈雪釵就要變成一隻刺蝟，但是，她不敢逞意氣，只得忍氣呑聲地說道：「最少妳要我將錦春園的瑣事畧作交代。」

柳如玉一口回絕，道：「不行！一時一刻都不能容妳拖延。因爲那兩具棺木如不在天明之前歸葬墓穴，就只有送到提督衙門的大門口去。菱姑生前眉心中刀而亡，未曾報請衙門派仵作勘驗，衙門一旦追查起來，只怕唐豪就有麻煩了。」

沈雪釵不禁沉聲罵道：「姓赫的寡婦！妳的作法太卑鄙了。」

柳如玉連聲冷笑道：「黑道上行爲卑鄙的人太多，何必唯獨責備我？妳的唐豪，霸佔了黃烈堂的錦春園，難道就不卑鄙麼？」

沈雪釵身爲女人，自然明瞭女人一旦因妬生恨時，其報復力量必然相當可怕，只得委屈求全地道：「好！我立刻離開洛陽。如果妳不將死者的骸骨立刻歸葬墓穴，或者日後再向唐豪報復的話，我就要回到洛陽，將妳碎屍萬段。」

「放心！我說話一向算數。」

「好！咱們一言爲定。」沈雪釵扭頭便走，她不想當着柳如玉的面前，落下眼淚。

「請慢走一步。」柳如玉却又叫住了她。

「還有什麼未盡之言？」

柳如玉緩緩道：「我要斬斷妳和唐豪的情根，唯一的方法就是讓妳的淸白斷送在另一個男人的手裏。」

沈雪釵像面對毒蛇猛獸般一連倒退了好幾步，神情惶惶然地說道：「妳……妳說什麼？」

「我要妳永遠無面再見唐豪。」

「妳在作夢。」

「如果妳不答應，就無異是想送唐豪入衙門大牢。」

「夫人！不要太過逼我，逼急了，大家都沒有好處。」

柳如玉冷笑道：「沈姑娘！用不着來這一套，我既然胆敢掘墓盜屍，這條性命早就豁出去了，妳不答應也得答應。」

沈雪釵又氣又怒，珠淚終於奪眶而出，嘶吼道：「夫人！妳也是女人！因何對我如此殘忍？」

「哼！」柳如玉的面色白裏透靑，說話的聲音冷得像冰。「妳打算使我葬身火窟，難道就不殘忍麼？」

在黑道中廝混的人物每多鼠肚鷄腸，女人更甚，沈雪釵情知逃不過冤冤相報的噩運，只得心一橫，道：「好！姓沈的認命了。」

柳如玉拍拍手，立刻進來一個髭鬚漢子。她揮揮手，道：「這是唐豪的情人，洛陽城裏有名的美人胚子。帶她到床上去，當她是洛水河邊半開門的下等娘子，愛怎麼作踐，就怎麼作踐她。」

那髭鬚漢子面孔血紅，訥訥道：「夫人！這……」

「住口！『黑馬帮』誰敢不聽我的話，我就是要他的命。」柳如玉向那髭鬚漢子吼了一陣，又轉頭對沈雪釵說道：「這是本帮的副總管事羅劍堂，在黑道上還少有名聲，不算太辱沒妳的身份。這可是妳心甘情願的，妳可以跟他走了。」

沈雪釵的門牙已經將下唇咬出了血，但她並不覺得痛。走到羅劍堂身前，冷冷道：「姓羅的！你只是奉命行事，不必担心害怕。走！赫夫人說得不錯，是我心甘情願的。」

柳如玉說道：「爲免煞風景，沈姑娘帶在袖筒裏的二十四支袖箭，最好留下來吧。」

沈雪釵一句話也沒有說，兩袋袖箭扔到柳如玉的脚下，然後推着羅劍堂走了出去。

柳如玉也不明白她此刻是何種心情，看起來她似乎已經抓到了洩恨的機會，其實她的心情不但未見舒暢，反而更加痛苦。她幾乎想阻止這件事，但是沈雪釵要將她葬身火窟的往事又襲上心頭，她終於咬咬牙忍住了。

她喚來常仲達，吩咐他連夜將兩具靈柩歸葬墓穴，而且要將墓地整修得完好如初。

常仲達剛剛走出去，却又折了回來，疾聲說道：「夫人！唐豪來了，我攔不住他。……」

他一語未落，唐豪已疾步跨了進來，沉聲道：「沈姑娘呢？」

柳如玉心中的妬火，又熾烈起來，冷冷說道：「她在和本帮副總管事羅劍堂睡覺。」

唐豪頓時如火焚身，沉叱道：「柳如玉！妳怎麼如此下流無恥？」

柳如玉冷笑道：「眞正下流無恥的是沈雪釵，她是心甘情願的。」

唐豪道：「一定是妳在她身上施展了迷藥的。」

「等會兒你可以問她。」

唐豪颼地一聲拔出了長劍，劍尖抵上了柳如玉的咽喉，厲聲道：「快些帶我去見她，不然就挑斷妳的咽喉。」

柳如玉不但未現畏懼之色，反而冷笑連連地道：「想阻止只怕來不及了，你去看到那件骯髒事反倒使你尷尬，不如再等一會兒……」

唐豪劍尖往前一抵，柳如玉的頸項間立刻沁出了鮮血來。他嘶吼道：「我連眨眼的工夫都不能等，走！」

柳如玉一見唐豪目眶內佈滿血絲，面上煞氣騰昇，不禁機伶伶地打了個寒顫。因此緩和了語氣，道：「好！我帶你去，如果沈雪釵親口說她心甘情願的，你待如何？」

「我不與妳爲難！但我要殺死玷污她的男人。」

「只怕本帮徒衆不會讓你活着離開此地。」

「少說閒話！走！」

他倆一走出廳子，就看見常仲達帶了不少人守在外面，每一個人都亮出了兵器，還有好幾個弓箭手張弓以待，情勢顯得十分緊張。

柳如玉雖然對唐豪恨之入骨，却也不忍看他身中冷箭，死在她的面前，因此揚聲道：「任何人都不許妄動，也不許跟着我來，沒有你們的事。」

此語一出，常仲達等人，立刻紛紛退去。

經過一座穿堂，來到一間廂房的門口，只見房門虛掩，露出一絲燈光，房裏却闃無人聲。

柳如玉一個箭步向前竄去，一進廂房就發出一聲淒厲的尖呼。

唐豪跟着縱進，只見羅劍堂仰躺在地上，左太陽穴上揷着一把匕首，早已氣絕，屋中却未見沈雪釵的影子。

柳如玉連連跺脚，咬牙切齒地道：「哼！難怪這個賤人答應得如此爽快，原來她早就存下了殺人之心。姓唐的！咱們之間又多了一筆血債。」

沈雪釵沒有受辱，雖使唐豪寬心不少，却又暗暗揑了一把冷汗。倘若羅劍堂眞是被沈雪釵所殺，這個禍就未免闖得太大了。

此刻，他已不如先前那樣激動，冷靜地想了想，道：「沈雪釵因何要殺死羅劍堂？」

「你何不去問她？」

唐豪說道：「夫人！希望妳冷靜一點。沈姑娘從不用匕首，也不會用匕首，她唯一的防身武器就是那二十四支袖箭，然而袖箭……」

他說話的時候，柳如玉已走過去查看窗口，突然截口說道：「不必說了，殺死羅劍堂的是第三者，救走她的，也是第三者。」

唐豪突然目光一亮，心也跟着往下沉，疾聲道：「夫人！妳只說對了一半，沈姑娘是被刦走的，而非被救走，不然她不會赤着脚逃出去。」

柳如玉也看見了，床前擺着沈雪釵的一雙薄底快靴，她楞了一楞，才道：「若是被刦，她因何沒有喊叫？」

唐豪反問道：「羅劍堂身爲貴幇副總管事，必不是泛泛者，他因何在殞命之前也沒有喊叫？只有一個答案——來人的武功太高，而且又是猝然出手，使人毫無防範。」

柳如玉喃喃道：「爲什麼有人破壞我的計劃？」

「夫人，還有更重要的事要問你，鄭姑娘和菱姑的靈骨如何了？」

「我已經命人將靈柩火速送回墓穴安葬，不會有絲毫損傷。」

唐豪吁了一口氣，道：「是不是突然想到對不起死者的在天之靈？」

「是因爲我和沈雪釵之間已取得了協議。」

唐豪恍然大悟，冷哼道：「夫人的手段未免太毒辣了，竟然以死人的屍骨來逼使沈姑娘就範。過去我用飛刀傷了妳的手腕，使妳懷恨在心。最好直截了當來找我，不要將怨恨發洩在別人身上。」

柳如玉冷笑道：「破壞你的事情，損毀你的東西，侮辱你的情人，這正是找你洩恨的法子。」

唐豪不禁暗暗寒心，耐住火氣，道：「如今心滿意足了麼？」

「沈雪釵根本就沒有受辱。」

唐豪道：「如此說來，妳還要繼續洩忿，那麼，妳明天晚上又要去挖取墓穴盜屍了麼？」

柳如玉道：「放心！一種手法我不會用第二次。」

「那麼，我可以走了。」

柳如玉却一橫身，攔住了他，冷冷地說道：「慢走一步，咱們也許還有事情要商量的。」

「我們之間有什麼好商量。」

「羅劍堂被殺，沈雪釵被刦，至少我們目前應該化敵爲友，共同來對付那個藏在暗處的敵人。」

「咱們又要合作？」

「不錯。」

「跟妳合作不會有好結果。」

柳如玉氣咻咻地道：「唐豪！你可以說是人世間最無情無義的男人。我的心已經冷透，並不需要你那種虛情假愛。」

「那妳就不該找我合作，接觸一多，將來引起更多的不快。」唐豪頓了一頓，又道：「妳爲羅劍堂復仇，我爲搭救沈姑娘而拚命，咱們雖然目的相同，却是各走各的路。」

「我們非合作不可。」

「爲什麼？」

柳如玉振振有辭地道：「沈雪釵是你唯一的健將，如今她下落不明，你猶如孤掌難鳴。我手下雖有常仲達一員勇將，他却是有勇無謀，以往都賴羅劍堂獻計謀策。本幇實力儘管雄厚，却無統御之才。你我正好截長補短，相輔爲用。」

「妳說得很有道理，只可惜你我之間尚有前嫌，難以合作無間。」

「你放心！我既然肯跟你合作，心中就絕對不存任何芥蔕。」

唐豪暗自沉吟，他已覺得當前情勢，確有與柳如玉合作的必要，尤其是，他希望利用這個機會，能消弭柳如玉對他的仇恨。

因此，他點一點頭，說道：「夫人的盛情，不敢不領。我想先聽一聽夫人的意見。」

柳如玉微一蹙眉，緩緩道：「這個潛伏在暗中的陰險之徒，必定熟悉咱們的內情，平時也一定在監視咱們的行動。殺死羅劍堂，刦走沈雪釵，其目的是想挑起咱們來一場火併。幸好你我都很冷靜，才沒有上當。」

「那麼，妳說那人是誰？」

柳如玉道：「首先要在你的恩怨圈子內去淸查。」

唐豪皺眉想了一陣，喃喃道：「鄭姑娘的舊屬絕不會幹這種事，吳飛豹業已死了，他的手下也都死傷殆盡，我實在想不出還有誰？」

「再想想看，這個人必然打着『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的如意算盤，多想想，一定可以想出個眉目來。」

唐豪苦思一陣，頻頻搖首，道：「想不出。」

柳如玉吁了口氣，道：「今晚我也要好生想想曾經和本幇有樑子的人，明早咱們再碰一次面。我不留你了，請回吧！」

× × ×

沈雪釵自昏迷中醒了過來，她只記得有人點了她的昏穴，其餘都一概不知。

她緩緩地睜開眼睛，發現自己衣衫完整地躺在一張木板床上，手脚向左右伸張

，被繩索牢牢地細綁在床欄杆上，一絲也不能動彈，她試着轉動頭頸，只看到一盞盞明晃晃的燈籠，見不到一個人影。

但是，却有一個男人的聲音，問道：「沈姑娘！妳爲什麼脫去鞋子，上了羅劍堂的床，妳不覺得這樣作太對不起唐豪了麼？」

沈雪釵循聲轉頭望去，仍然沒有見到那個說話的人，她猜想那人一定是站在明晃晃的燈籠後面。猶疑了一陣，才反問道：「你是誰？」

「別問我是誰，請沈姑娘先回答我的問題。」

沈雪釵很精明，如果對方存心救她，不會點封她的昏穴，更不會將她綁在床上。由此可見，對方必有不良企圖。在沒有摸清楚對方的用意之前，她決定暫不吐露內中情由。

因此，她搖搖頭道：「一言難盡。」

「沈姑娘難道是有什麼不可告人的隱衷麼？」

「我不想提起我的私事。」

這時，又有另一個聲音，說道：「沈姑娘，妳不要不識好歹，是咱們救妳脫險的。」

沈雪釵冷冷道：「若是朋友，就該將我送回錦春園去。」

「我們很想了解妳何以會向黑珍珠妥協？莫非有什麼把柄抓在她手裏？不妨說出來，咱們也好助妳一臂之力，免得老是受黑珍珠的挾制。」

這番話更露出破綻了，對方顯然是想找出柳如玉和唐豪之間的矛盾，然後加以利用。因此沈雪釵乾脆閉上眼睛，故意裝着乏力的樣子，道：「我頭暈得很，眞想好好睡一覺。」

屋內沉靜了許久，才聽見一個輕微的聲音，道：「按照原先的計劃行事。」

突然，一個彪形大漢一縱來到床前，伸出巨大的手掌握住她的雙頰，另一個大漢來到床頭扯住她的頭髮，使她的嘴吧張開。

一粒藥丸丟進了她的口腔，接着一碗涼茶也倒進她嘴裏，禁不住一陣嗆咳，藥丸吞進了她的肚內。

沈雪釵倒沒有失聲大叫，她經過太多的驚濤駭浪，早就將生死二字看淡了。在她的神智還是淸醒的那一刹那，她還記着鄭琦梅和菱姑的靈骨是否能重歸墓穴。

× × ×

轉眼經過了五天。

唐豪拚命地找，柳如玉費盡心機地尋，由歐陽道率領的「雙蛇會」舊屬也全部出動了，足跡踏遍了洛陽每一個角落，連沈雪釵的影兒也沒有見到。

這天傍晚，蔡無雙如一陣旋風般捲進了唐豪的臥房。

唐豪一個人在喝着悶酒，五天五夜也沒有好生安歇過，雙眼佈滿了血絲，兩腮長滿了鬍髭，英姿煥發的神情已蕩然無存。蔡無雙的來臨，使他的精神一振，連忙問道：「可有消息？」

蔡無雙端起酒杯來喝了一口酒，又吁了一口長氣，才疾聲說道：「城南有家名叫『百花亭』的勾欄，今天有個名叫雪釵的姑娘新張艷幟，據說長得和沈姑娘一模一樣，你說怪不怪？」

「哦？」唐豪那兩道濃眉連成了一條綫。「沈姑娘怎會到勾欄院去賣笑？走！咱們瞧瞧去。」

蔡無雙搖搖頭，道：「別忙，勾欄院要等到上燈之後才開門迎客。到時咱們多去幾個人，點那位雪釵的盤子。等她來到，確實認明之後再動手，以我看來，沈姑娘必然是被人挾持住了。」

唐豪點點頭，道：「好！就這麼辦。咱們酉正在『百花亭』門口碰頭。」

待蔡無雙去後，唐豪正想修飾一番，柳如玉也興冲冲地來到，一進門就嚷道：「唐豪！沈姑娘有下落。」

「是不是在『百花亭』？」

「哦？你倒先知道了。」

「是蔡無雙方才來告訴我的。」

「哼！」柳如玉的氣量，畢竟狹窄了一點，她面上立刻浮現了不悅之色。「想不到『雙蛇會』的威風仍在。你打算怎麼辦？」

「今晚當嫖客，認明白了再說吧。」

柳如玉又得意地笑道：「原來蔡無雙還沒有見到人，告訴你，我的手下已經混進『百花亭』和那位雪釵姑娘『對盤』了，沒有錯，就是沈姑娘。」

（註：對盤乃黑道切口，卽打照面之意。）

唐豪緩緩道：「也許沈姑娘業已受人挾制，但是，她怎會那樣聽話呢？」

「也許對方强迫她吞下了迷藥。」

「對了！我竟然忘記妳是强迫女人吞服迷藥的高手了。如果沈姑娘當眞呑下迷藥，迷失了本性，有方法解救麼？」

柳如玉點一點頭，說道：「當然可以解救，不過，先要弄淸楚她是否服那一種迷藥。」

唐豪拱拱手，道：「那麼，待沈姑娘救回來後，還要請夫人多費神。」

柳如玉楞了一楞，口中訥訥地道：「這……？」

唐豪連忙搶着說道：「夫人！咱們不妨來個交換條件。妳全力解救沈姑娘，我拚命爲羅劍堂報仇。等咱們那陰險的敵人解決之後，妳不妨再向我尋仇。如果夫人眼看沈姑娘被迷失本性而不加解救，那就難免有了乘人之危的嫌疑了。」

柳如玉不禁面上一訕，萬般無奈地點點頭，道：「我如果不答應，你可能要罵我是個喪心病狂的人，我盡力而爲。」

唐豪深深一揖，道：「多謝夫人，不知夫人今夜可要去『百花亭』去？」

「倒是想去，可惜女人不能作嫖客，不過我會帶人到附近去接應的。」

× × ×

「百花亭」的排場不算小，除了姑娘們的閨閣之外，還有梅，蘭，菊，竹，松，柏等六個花廳，酉正時分，唐豪和蔡無雙大搖大擺地進了菊廳，歐陽道，馮雷等人剛分佈在其餘幾個花廳。

老鴇子過來笑瞇瞇地問道：「二位大爺不知是那幾位姑娘的恩客？」

蔡無雙道：「聽說今天新到了一位雪釵姑娘，咱們要點她的盤子，教她快來侍候吧！」

老鴇子陪笑道：「今晚雪釵姑娘的盤



沈雪釵正和唐豪掙扎，提督衙門副總捕頭楊曉月突現身喝令唐豪放手。

子可多着哩！老身去催催，盡快前來侍候二位大爺就是。」

待那老鴇子退去之後，蔡無雙突然壓低了聲音，說道：「唐豪！我看到了一個熟人。」

「誰？」

「黃烈堂！」

「他？」唐豪像是被人抽了一鞭子，渾身猛地一震，疾聲道：「在那兒？」

蔡無雙說道：「方才在花廳門口探了探頭……」

正說到此處，黃烈堂突然在門口出現了，笑呵呵地說道：「那不是小滾龍麼？咱們好久不見了，今晚怎會有興緻來吃花酒？」

黃烈堂的突然出現，不禁使唐豪大大犯疑，當時不動聲色地道：「原來是黃帮主，請坐！請坐！」

黃烈堂坐了下來，嘿嘿笑道：「可別再叫我黃帮主，那已是過往雲烟，我目下是『迎賓閣』客棧的掌櫃，一個行將就木的老頭子。小滾龍！錦春園在你手裏眞是有聲有色！近來可得意？」

唐豪很想從對方的言行中找出一點蛛絲馬跡，却絲毫沒有發現，只得冷冷道：「閣下是在明知故問吧？我誤殺鄭耀鵬，充軍華州牢城，之後和鄭姑娘鬧得勢如冰炭，如今，她也死了，閣下難道不曾聽說過？」

黃烈堂笑容一收，嘆了口氣，道：「我怎會不知道呢？不過在黑道中混得太久也就見怪不怪。小滾龍！我相信你是經得起打擊的。」

「閣下那兩隻手臂如何了？」

「東訪西問，總算找到了一個接骨大夫，沒有殘廢，武功不用說是已經廢啦！也不能太用力，幸好，還不用幹活兒找飯吃。」

「說實話，閣下一定恨我入骨。」

黃烈堂連連搖頭，道：「這話可就說遠了，其實我打心眼裏感激你，若不是你說情，吳飛豹那晚就幹掉我啦！再說，我若不是武功被廢，也許還不死心。豈會有好下場？吳飛豹就是榜樣。」

唐豪不禁疑竇全消，黃烈堂的每一句話都像是發乎至情，因而喟然道：「閣下是超生了，我還在苦海裏浮沉哩！」

黃烈堂突然壓低了聲音，道：「小滾龍！今晚可是爲那位雪釵姑娘而來？」

唐豪心頭又是一動，嘿嘿笑道：「想必閣下也是爲此而來了？」

「那倒不是，我常在這兒走動……」頓了一頓，黃烈堂又接道：「這位雪釵姑娘當然不是那位沈姑娘，不過，人的面貌却太相像了。」

「閣下說錯了，二者實是一人。」

「沈姑娘怎會到這種地方來？」

即使那種驚訝錯愕的表情是裝出來的，却也裝得太像，使唐豪看不出一絲破綻，他只得進一步地試探，道：「閣下待一會兒將可看到一場好戲。」

黃烈堂瞪着雙眼楞了許久，才訥訥道：「是……是要鬧事？」

「大有可能。」

黃烈堂站了起來，道：「我還是走了吧！這幾年我一見到那種場面就會發抖。請了！有空到小號來坐坐。」

他果眞掉頭離去，唐豪暗暗向蔡無雙打了個眼色。蔡無雙會意，起身來到花廳門口，向站在廊下的弟兄們歪歪頭，立刻有一個人跟在黃烈堂的身後走了出去。

過了一會兒，那位雪釵姑娘在老鴇子的引導下進入了菊廳。

唐豪怎會認不出同床共枕人？雙手猛力搖撼着沈雪釵的雙肩，輕聲嚷道：「雪釵！看看我，我是唐豪，妳怎麼到這裏來了？」

的確是沈雪釵，可惜迷藥在她體內作怪，使她認不出面前的唐豪，一面想掙脫他的手掌，一面神情惶然地道：「大爺！你在說什麼？」

蔡無雙道：「沈姑娘！妳連唐豪都不認識了麼？」

沈雪釵連連地搖頭，道：「我根本就不認識你們二位大爺。」

一旁站立的鴇母繃着臉，道：「二位大爺！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唐豪沉聲說道：「這位姑娘是那裏來的？」

鴇母冷聲說道：「自然是花銀子買來的。」

蔡無雙道：「人我們要帶走，多少銀子，不管是到萬勝樓，還是錦春園來拿都可以。」

沈雪釵却大聲叫嚷道：「放開我，我不跟你們去，放開我。」

這時，門外走進來一個馬臉漢子，冲着唐豪拱拱手，道：「在下余慶宗，『百花亭』的掌櫃，請問是怎麼回事？」

唐豪道：「我要帶雪釵姑娘走，要多少身價儘管開口。」

余慶宗嘿嘿笑道：「大爺肯爲贖身當然是好事，不過要姑娘心甘情願才行。」

沈雪釵又大聲叫道：「我不要跟他們走，余掌櫃救救我。」

這時，突然有個中年漢子走了進來，沉叱一聲，道：「放手。」

蔡無雙認出來人是提督衙門的副總捕頭楊曉月，不禁暗暗吃驚，連忙扯了唐豪一把，拱拱手，說道：「原來是楊副總捕。這位姑娘是唐家的人，失踪了五天，却突然在這裏出現，還請楊副總捕，作個仲裁吧。」

「哦？」楊曉月向唐豪看了一眼。「她叫什麼名字？」

唐豪道：「她叫沈雪釵，雖然她沒有和我行過花燭之禮，實際上却已是我的妻子。」

沈雪釵叫嚷道：「胡說！我根本不認識他們。」

蔡無雙道：「她可能神智一時錯亂，的確是在五天前失踪的，不但我們認得她，洛陽城裏，最少還有好幾百個人認識她的。」

余慶宗道：「這位姑娘名叫雪釵，到院裏來，已經一年多了，還有賣身契書可證。」

楊曉月轉頭向沈雪釵問道：「姑娘來這裏多久了？」

沈雪釵道：「一年四個月。」

「妳叫什麼名字？」

「劉雪釵。」

楊曉月沉叱道：「聽見沒有？你們還不承認看錯人了麼？」

蔡無雙還想力辯，唐豪連忙暗暗扯了他一把，陪笑道：「大概是認錯人了，楊副總捕勿責怪才好。」

楊曉月冷笑道：「收斂一點，別太放肆，衙門的捕快可不是紙紮的假人。」

說罷，氣冲冲地走了。

唐豪連忙拿出一錠銀子來放在桌上，拉着蔡無雙出了菊廳。

× × ×

子夜，所有的人，都在錦春園碰了頭了。

柳如玉率先說道：「刼走沈姑娘的行動顯然是早經計劃好了的，即使那晚她不到我那兒去，對方也要動手。剛好讓對方找到了下手的機會，不但教我揹黑鍋，還賠上羅劍堂一條命。這椿事我一定要追到底。」

歐陽道接着道：「唐豪！我已經將余慶宗的底細查出來了。當年他曾經是個在賭館中討生活的混混，兩三年前突然銷聲匿跡。」

唐豪心頭一動，向蔡無雙問道：「你派去釘黃烈堂的人，回來怎麼說法？」

蔡無雙道：「黃烈堂離開『百花亭』之後，就回到了他那家『迎賓閣』客棧，未在任何地方停留。」

歐陽道訝然道：「唐豪！你認爲此事與黃烈堂有關麼？」

唐豪緩緩道：「黃烈堂不早不晚地在『百花亭』出現就足以使人感到奇怪，而且他對我的言行又和氣得過了火。他開過賭館，余慶宗曾在賭館混混，說他們之間早有關係也未嘗沒有可能。」

蔡無雙喃喃道：「他們如此作，用意何在呢？」

柳如玉接道：「說的是呀！若說他們刼走沈姑娘的用意是爲了要挾你，就該向你開價。他們却將沈姑娘送到那種地方去，眞是令人猜不透。」

唐豪霍然起立，沉聲說道：「空談無益，我得要連夜到『百花亭』去，探探動靜。」

歐陽道連連搖頭，道：「不妥。」

唐豪反問道：「有何不妥？」

歐陽道神色凝重地說道：「你以前曾經犯案充軍過，方才的事，楊副總捕又露了面。如果再鬧出事來，在衙門裏不好說話。」

唐豪不禁皺緊了眉頭，喃喃道：「那該怎麼辦呢？」

柳如玉道：「我去探探動靜。」

唐豪訝然道：「妳怎麼能去？」

柳如玉道：「女人雖然不能當嫖客，却可以找掌櫃的說話。如果對方有不良企圖，就會趁機會開出價錢來。」

唐豪點點頭，說道：「那就辛苦夫人跑一趟，咱們在這兒候妳的消息。」

孰料柳如玉只去不到半個時辰的工夫就回來了，一進門就嚷道：「唐豪！事情有了變化。余慶宗滿面孔誠惶誠恐的模樣，說什麼有眼不識泰山，對你多有冒犯。還說沈姑娘因受驚過度，周身發冷發熱，已送到鄉下養病去了。」

唐豪沉聲道：「這分明是在耍花槍，

看來，不要狠是無法救出沈雪釵了，蔡無雙，咱們倆去一趟，你們就在這兒等候消息吧。」

說罷，二人就匆匆而去。

柳如玉和歐陽道，交換了一個眼色，不約而同地說道：「咱們能在這兒等消息麼？」

二人在目光中似已取得默契，也匆匆走了出去。

三載苦練爲雪憤

此刻已是丑正光景，「百花亭」中燈光闌珊，絃歌已輟，顯得一片沉寂。兩道黑影就在這時從後面院牆外一躍而進。

突然，暗中閃出一條黑影，手執明晃晃的鋼刀，沉叱道：「是何方宵小，竟敢越牆而入。」

來人正是唐豪和蔡無雙，對方剛一現身，唐豪已一縱來到對方的面前，長劍出鞘，舞了兩個劍花，厲聲道：「要想活命就不要大呼小叫。」

對方非但沒有揮動鋼力迎敵，反而將刀身下垂，拱了拱手，道：「原來是鼎鼎大名的小滾龍唐豪兄，晚間多有冒犯，方才已向赫夫人面致歉意，請她轉達，現在當面謝罪。」

藉着星光，唐豪發現說話的人正是百花亭的掌櫃余慶宗，不禁暗暗生疑，堂堂大櫃掌，是不可能親自担任護院之責的。因而冷冷一哼，道：「夜靜更深，余掌櫃尙守候在此，莫非早已預知我等要夤夜造訪的。」

余慶宗將鋼刀回入鞘中，嘿嘿笑道：「在下只是在這兒練幾趟刀法，湊巧遇上了而已。請二位小坐待茶如何？」

唐豪見對方收回鋼刀，同樣回劍入鞘，冷冷道：「不敢入內打擾，有點小事就在這兒請教余掌櫃。」

余慶宗道：「客氣！在下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那位劉雪釵姑娘呢？」

「只因晚間受驚過度，寒熱交作，已連夜送到鄉間休養去了。」

「何處？」

余慶宗並未直答，支吾其辭地道：「若是閣下定要見她，在下可派人將她連夜接回。」

唐豪竟也不再追問下去，改變話題問道：「聽說你曾是賭館中高手，可對？」

余慶宗楞了一楞，復又連聲乾笑道：「閣下高抬，高手二字實在不敢當，只是混過幾天而已。」

「到萬勝樓去玩過麼？」

「沒有，在下不够格。」

「那麼錦春園必然去過了。」

「去過一兩次。」

唐豪突地話鋒一轉，沉聲道：「這家『百花亭』連姑娘帶房產怕要值個三、五萬兩銀子吧！」

「小場面！小場面！」

唐豪冷笑道：「你只不過是小混混，不管你在賭枱上的手法有多麼高明，也不可能攢積下三、五萬兩銀子來開這座『百花亭』。姓余的！說句老實話，是誰在暗中爲你撐腰？」

余慶宗神情大變，不自覺地退後了兩步。

蔡無雙接道：「晚間衙門的楊副總捕竟然會在百花亭突然現身，這分明是早有安排。說！究竟是怎麼回事？」

余慶宗訥訥道：「在下眞……眞不知該如何回二位的話。」

蔡無雙沉叱道：「實話實說，不然你狗命難逃。」

唐豪放低了聲音，道：「姓余的！你既然早幾年在江湖上混過，就該識時務。咱們早就知道是以前『五魁帮』帮主黃烈堂在給你撐腰，是不是？點點頭，若是天塌下來，有我小滾龍給你頂着。若是堅不承認，你瞧着……」

話聲未落，劍已出鞘，刷刷刷一連三劍，余慶宗的衣前襟以及兩隻袖管頓時被利劍削飛，却沒有傷他一絲皮毛。

余慶宗嚇出一身冷汗，連聲道：「我說！我說……」

話沒說完，人却往前跌倒，背心窩插着一支箭。

唐豪和蔡無雙不禁大驚，正要騰身追去，颼颼連聲，自後院牆處射過來一陣箭雨。幸好唐豪長劍在手，舞得密不透風，所有的箭矢全被長劍撥落。

蔡無雙疾聲道：「施放冷箭者是外來的，我打先鋒，你斷後。」

舞動長劍，飛身撲出，唐豪也相繼跟出。

二人躍上牆頭，和外面越牆而進的兩個人幾乎撞上，原來他們是歐陽道和柳如玉。

柳如玉悄聲道：「八名埋伏在牆頭的箭手，已被我和歐陽老先生放倒了，裏面如何？」

唐豪道：「余慶宗正要說出誰是主使者，突然中了冷箭。」

蔡無雙道：「從他言行中已可以看出來，幕後主使人必是黃烈堂無疑。」

歐陽道關心地問道：「現在沈姑娘她呢？」

唐豪疾聲道：「對了！咱們該進去搜搜。」

柳如玉一把拉住他，低聲道：「不必！沈姑娘一定早就移往他處了。楊副總捕帶着捕快在前面巡街，這分明又是一個圈套，我們快些離開是非之地！」

從牆上躍下，唐豪果然發現了八具東倒西歪的屍首，手裏還拿着弓箭，他不禁暗暗佩服歐陽道和柳如玉的手法，放倒了八個人，竟然沒有弄出一點聲音。

四個人就近來到柳如玉處，一進門，常仲達就過來說道：「夫人！楊副總捕帶着五名捕快名謂巡街，甚至就在百花亭門口轉來轉去，萬勝樓和錦春園附近都出現了衙門裏的鷹犬。」

柳如玉冷笑道：「下流無恥！竟然勾通了公人。幸好咱們沒有上當。」

唐豪喃喃道：「看來十拿九穩是黃烈堂在弄鬼了。」

柳如玉道：「沒有錯，準是他。這條惡狼是黑道中有名的下流胚。」

歐陽道吁了口氣道：「黃烈堂既然想用沈姑娘激起咱們動武而落到衙門公人的手裏，咱們可就千萬不能妄動，不過，救

沈姑娘脫險，也得趕緊着手才行。」

柳如玉道：「據我推斷，沈姑娘必然還沒有離開洛陽。唐豪！你對我信不信得過？」

唐豪連忙說道：「夫人這是什麼話？我當然信得過。」

柳如玉道：「請歐陽老先生和蔡兄先回萬勝樓，唐豪在我這兒等消息，我去探探黃烈堂的巢。」

常仲達說道：「夫人，妳要帶多少人去？」

柳如玉道：「不必，只我一個人去就行了。你去找一輛驛車，寫着開封什麼車行的字樣，然後在兄弟們當中找一個會說開封話的人，再預備一隻朝聖的香籃，這就行了。」

× × ×

沈雪釵木無表情地坐在一間鋪陳華麗的廂房裏，這時，一個兩鬢華髮叢生的半百老翁走了進來，他正是錦春園的舊人，——敗在唐豪手下的黃烈堂。

他謹愼地關上門，又拉上窗簾，這才輕聲叫道：「沈姑娘！」

沈雪釵回過頭來望着他，目光呆楞，一語不發。

黃烈堂摸摸她的面頰，嘿嘿笑道：「沈姑娘！妳認識我麼？」

沈雪釵搖搖頭，道：「不認識，我也不姓沈。」

「妳姓什麼？」

「我姓劉。」

「對了，妳姓劉，不姓沈。來這裏之前，余掌櫃告訴妳什麼來着？」

「要我聽話。」

「妳會聽話麼？」

沈雪釵點點頭，道：「會！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

黃烈堂面上浮現出猙獰的笑容，他蹲下去，一隻手托起了沈雪釵的脚跟，另一隻手捲起她的褲管，露出了雪白的小腿。沈雪釵非常馴服，一絲也沒有動。

黃烈堂突然用三根指頭在她的腿肚上掐揑下去，使得沈雪釵皺緊眉頭發出一聲低呼，當他將手指鬆開時，她的小腿肚上出現了一塊青紫色的瘀瘢。他的神色顯得猙獰可怖，然而沈雪釵却絲毫未露出畏懼之色。

黃烈堂走到牆壁邊，抬手在壁上摸索一陣，一塊木板立刻滑開，他從裏面拉出一具與眞人同等大小的木人。雕刻得栩栩如生，模樣兒和唐豪完全一樣，甚至連神態都刻劃出來了。

黃烈堂指着木人，說道：「妳認識他麼？」

沈雪釵搖搖頭。

黃烈堂突地面色一寒，左手向外一揚，只見指縫間已挾着三把長約四寸的小刀，猛地一揮，只聽篤篤篤三响，那具木人的雙眼和眉心處都中了一刀，刀身深入二寸有餘。

不但快，準，狠，佔盡了使用飛刀的三字訣，而且勁道十足。

黃烈堂嘿嘿笑道：「妳看我的刀法如何？」

沈雪釵抿嘴一笑，在她的意識中，根本就不明瞭這句話的意義。

黃烈堂低吼着道：「我就要這樣殺死他！」

沈雪釵輕哦了一聲，在吞食烈性的迷藥之後，她已經變成一個沒有頭腦的白痴了。

黃烈堂走過去，朝木人的面孔吐了一口唾沫，笑道：「小滾龍！我苦練三年，刀法不比你差了。我要先刺瞎你的雙目，再要你的命。現在，你站在這兒看我戲弄你的情人吧！」

這時沈雪釵突然問道：「你在和誰說話？」

「仇人。」

「仇人……是什麼意思？」

黃烈堂揮揮手，道：「不要多問，快躺到床上去。」

沈雪釵站立起來，笑着問道：「要不要脫衣服？」

黃烈堂大吼道：「當然要，快！」

× × ×

「迎賓閣」的外管事剛吩咐夥計熄滅了門前高懸的油紙風燈，正準備上門關店，突然一輛雙轡驛車來到門口停下。

車把式滿身征塵，跳下車座，竄進店門，打着一口東京官話，嚷道：「掌櫃的可在？」

外管事走出了櫃枱，抱拳一拱，道：「在下掌管店務，大哥有何吩咐？」

那車把式放低了嗓門道：「在下在東京副鎭守使何公麾下當差，只因老夫人要來貴地白馬寺燒香還願。何大人爲官清廉，是以扈從輕簡，以免驚動此地官府迓迎，老夫人只帶了幾名丫環僕婦，途中一輛大車車輪脫軸，這會兒老夫人先到了，火速備下深院潔淨上房兩間，下房一間，先侍候老夫人安歇。並不得將此消息洩漏出去，何大人將有重賞。」

外管事一聽是副鎭守使的官眷，早就嚇昏了頭，連忙向下人吩咐道：「傳老婆子整頓西邊上房，準備淨身漿湯，傳厨下不要熄火，預備吃食，你們去拉馬，將驛車盤進內院，再恭請夫人下車。」

一聲令下，夥計們，立刻分頭張羅去了。

這時一個獐頭鼠目的漢子走到外管事的身邊，悄聲道：「管事的，大掌櫃吩咐過，西廂上房不得接待過往旅客，你莫非忘了？」

外管事面色一沉，道：「你懂什麼？這是東京副鎭守使的寶眷，怠慢了可是要砍腦袋的啊！」

不過，有了別人提醒，他倒不敢大意，悄悄來到內院，只見一個白髮皤皤，行走之間顫巍巍的老婆子正由兩個店裏的老僕婦攙扶着走進廂房，他才吁了一口氣，看來那小子是多操心了。

那車把式走了過來，道：「管事的！另一輛大車隨後就到，吩咐夥計們別上門，多多費神。」

外管事的巴結道：「只怕小號接待不週，還望大哥在老夫人跟前多多美言。」

車把式道：「老夫人爲人隨和，只要管事的吩咐下人，不要多擾她老人家就行了。」

外管事連忙將此話吩咐下去。

× × ×

柳如玉說黃烈堂是一條惡狼，其實，他比狼還要狡猾，還要殘忍。

此刻，沈雪釵已然裸裼袒裎地橫陳在他的面前，他却不立刻去發洩他的淫慾。就像一頭狡狼攫獲了一頭野兔，他要用利爪將野兔戲弄一番之後才張嘴大咬。

黃烈堂的手指在沈雪釵身上撫摸不停，不時發出嘿嘿獠笑，沈雪釵雖不時皺眉呼痛，却一點也沒有抗拒。

黃烈堂一面在她的胴體上撫摸，一面回顧那具木人，以滿足他的報復心理。

最後，他終於禁不住慾火昇騰，開始遞脫了外衣，解下腰間刀囊，上身小褂也脫了下來，露出了瘦巴巴的胸肋骨。

這時，門閂却在緩緩移動，顯然有人在門外用利刀在輕輕撥動。但是，復仇的火燄薰瞎了黃烈堂的眼，淫猥的火苗燒昏了他神智，他竟然一些兒也沒有覺察到。

當他在沈雪釵身邊躺下，正要鬆開褲腰上的腰帶時，房門突地蕩開，又飛快地關上，門口，出現了一個白髮皤皤的老婆子。

黃烈堂一驚回頭，慾念全消，雖然他老瘦得只剩下了一把骨頭，身手却異常矯健，翻身躍下床榻，飛快向擱置刀囊之處撲去。

那老婆子比他更快，手中短劍篤地一聲插在桌上，將黃烈堂那隻枯萎的手擋了回去，另一隻手輕輕一拂，刀囊落到牆角落去了。

黃烈堂是老江湖，一看出手就知道對方的功夫有多深，是以不再妄動，退到床邊坐下。

沈雪釵仍是裸露地躺在那兒，既不識羞，也不知怕。這情景看在那老婦人眼裏，不禁使她皺了皺眉頭。

黃烈堂冷靜地想了一想，却始終想不出這老婆子的來路，於是試探着問道：「妳是那條道上高手，可否報個萬兒來？」

那老婆子扯落了頭上白髮，飄落一頭青絲，又摸出一塊手絹兒在臉上擦了一陣，縱橫交錯的皺紋也消失了，竟然是一個艷光照人的年輕少婦。

黃烈堂面上的駭意倏地消失，嘿嘿乾笑道：「哦！原來是『黑馬帮』的赫夫人，易容之術實在高明得很！」

柳如玉手中短劍一揚，低聲道：「坐到椅子上去，在我黑珍珠面前，最好少玩花樣，不然，你就是貓兒舔鼻樑骨——找死。」

「嘿嘿！當年赫馬在世怕過誰了？在夫人面前温服如同綿羊，我黃烈堂那敢？」他果眞乖乖地離開了床沿，坐到一張椅子上去。

柳如玉來到床邊，輕聲問道：「姑娘識不識得我是誰？」

「不識。」沈雪釵輕輕擺着頭，仍是那樣四平八穩地仰躺着，姿態實是不堪入目的。

柳如玉發現她全身上下，到處都是紫青色的瘀瘢，抬手輕輕摸撫，說道：「痛麼？」

「好痛！」沈雪釵皺緊了眉頭。

柳如玉咬咬牙，一抬手點了沈雪釵的昏穴，拉過錦被將她裸裎的軀體蓋上。黃烈堂一直在冷眼旁觀，似乎在觀察柳如玉來此的動機。

終於，他忍不住問道：「夫人爲何而來？」

柳如玉不想立刻暴露自己的目的，因此反問道：「你說呢？」

「可能是要來搭救沈雪釵。」

「你明明知道，我曾經逼她和羅劍堂上床，目的就是要她受辱，我又怎會救她的？」

黃烈堂楞了一下，喃喃道：「這可就教人難猜了。」

沈雪釵沉聲道：「黃烈堂！當年你們『五魁帮』在洛陽城裏橫行霸道時，咱們可沒有犯着貴帮一絲一毫。你刦走沈雪釵倒是小事，却不該殺死羅劍堂，這筆血債如何償法？」

黃烈堂連聲乾笑道：「夫人若是爲這樁事而來，那倒好商量，人死不能復生。我賠一萬兩銀子如何？羅劍堂只不過是一個小嘍囉。」

柳如玉冷笑道：「你那點臭銀子還不會在我黑珍珠眼下。」

「那該怎麼着呢？」黃烈堂絲毫沒有畏色。

「你明明知道我與小滾龍之間有點過節……」

「我知道。我還知道妳愛那個混賬小子愛得發了瘋，由愛生恨，爲情生妒，所以才以盜屍的手法來逼迫沈雪釵和羅劍堂上床睡覺。」黃烈堂越說越氣，髒話一齊出口：「他奶奶的！天下女人都愛小滾龍，莫非那小子腰間生了一根鋼釘？」

柳如玉沉叱道：「姓黃的！你少說下流話！也少管我的閒事！」

「好！不管就不管。」

「先將沈雪釵交給我。」

黃烈堂邪笑道：「死了丈夫的小寡婦該找個年輕力壯的男人，要這小娘們有何用？」

柳如玉沉聲道：「你再說下流話，我手中短劍就要割斷你的舌頭。」

黃烈堂涎着臉，道：「夫人存心殺我，只怕也不會讓我活到現在了。」

柳如玉耐住性子，說道：「我用沈雪釵可以要挾小滾龍，也好出我心中的一口怨氣。」

黃烈堂嘿嘿笑道：「只怕妳想藉此機會向小滾龍獻媚討好吧。」

柳如玉厲聲道：「姓黃的！想必你也早聽過我黑珍珠不大好惹。沈雪釵是你在咱們垛子窰裏刦走的，應該交給我。至於殺死羅劍堂的事，改日你擺幾張席面，我帶本帮幾個重要的兄弟來吃你一頓，你表示一點歉意，我也就不追究了。」

黃烈堂面色一沉，冷聲道：「妳憑什麼？」

柳如玉左手在腰間一摸，纖纖玉指之間夾了一把雪亮的小刀，冷冷道：「就憑這個。」

身形半轉，指間小刀脫手飛出，正中那具木人的前額，深入盈寸。

黃烈堂哈哈笑道：「小滾龍！方才你受了我三刀，如今赫夫人再賞你一刀，這回你是死定了。」

柳如玉定神細看，才發現那具木人和唐豪的模樣酷肖已極。

她不禁倒吸了一口涼氣，心頭大驚。她那柄飛刀不過入木盈寸，另外三把刀却深入太多，可見黃烈堂在飛刀上的功夫已經到了相當的火候。

她覺得如不趁對方手無寸鐵之際將這條殘酷的狡狼除去，只怕後患無窮，但她又有些猶疑，因爲在事後她還要帶着一個迷失本性的沈雪釵突出重圍。對此，她並無太大的把握。

黃烈堂復又沉聲道：「黑珍珠！妳一個女人尚不忘對小滾龍施以報復，何況我一個男子漢？爲了苦練飛刀，我三年來滴酒不沾，不近女色。今日三年已滿，我要在小滾龍情人的身上開戒。」

柳如玉道：「姓黃的！如果小滾龍當初殺了你呢？」

「那就算他狠！」

黃烈堂的話無異提醒了柳如玉，她手中短劍微揚，作勢欲撲。

黃烈堂發現了柳如玉日光中隱含的殺機，於是冷聲道：「目下我手無寸鐵，夫人如想置我於死地易如反掌，如果夫人想令我在死前不揚聲大叫，似乎難如登天。那時，只怕夫人走不出這西廂上房。」

柳如玉心頭又是一虛，在表面上她仍是辭色俱厲地說道：「別嚇唬我，黑珍珠作事從來不半途而廢。」

「夫人果眞想要帶走沈雪釵？」

「不錯，你非答應不可。」

黃烈堂冷笑道：「沈雪釵已變成了另一個人，不過是一具行屍走肉。我雖然沒有眞箇銷魂，却已是看飽，摸够，對小滾龍也算是侮辱過了。」

柳如玉嬌叱道：「姓黃的！你是門縫裏瞪眼——看扁了人。那些壞門道的迷藥，我用得太多了。」

黃烈堂嘿嘿笑道：「夫人！我知道妳是拐騙女人賣送到勾欄院去的老幹家，至於使用迷藥自然也是老內行。不過這回沈雪釵吞服的迷藥可有些不同，其中還會有劇毒，若是一日不服解藥，就會渾身潰爛而死。到時，小滾龍不但不會謝妳，反要惹妳可就不合算了。」

「哼！你不要以爲我帶沈雪釵離開這兒，是要向小滾龍獻媚討好。我是爲了繼續報復。」

「我代妳報復還不是一樣？」

「絕不一樣。」

黃烈堂放低了聲音，故作神秘地說道：「夫人！咱們共同來對付小滾龍，如何呢？」

柳如玉道：「要和我聯手？」

「夫人！如果妳眞肯降尊紆貴，折節下交，我包管妳出一口怨氣，放下妳手中的短劍，讓我穿上衣服，咱們好好商議一番。」

柳如玉固然對唐豪恨之入骨，若要她和黃烈堂聯手去對付他，却非她所願。但目前又不得不施以緩兵之計，於是緩和了語氣道：「姓黃的！若要我與你聯手，你得依我一件事。」

「夫人妳說！」

柳如玉道：「派侍女好生服侍沈雪釵，你不但不得污辱她，更不得傷害她。只不過一時半刻的光景，她已是體無完膚，若是三，五天下來，她渾身的骨節豈不被你拆散了？」

「這可怪了？夫人原想羞辱她，此刻又因何憐香惜玉起來了？」

「一些兒也不怪，我逼她和羅劍堂上床，是想斬斷她和小滾龍之間的情根，而且找到了她心甘情願的口實。你如今讓她吞服迷藥，勢同強迫，小滾龍一旦惱羞成怒，可就難辦了。」

黃烈堂點點頭，道：「好！我聽妳的，如果妳想討好小滾龍我也不在乎，因爲人還在我手裏。」

柳如玉白了他一眼，嬌嗔道：「你若再說我想討好唐豪那小子，我就拆散你一身老骨頭。」

黃烈堂輕薄地笑道：「夫人！現在就來拆我的骨頭如何？」

柳如玉正色叱喝道：「少下流！天色已明，我得回去一趟，免得手下的弟兄們發生誤會，我午間會到這兒來，那時我必然已想好對付小滾龍的主意了。」

「那就不送了！」黃烈堂拱了拱手說道。

柳如玉還怕黃烈堂玩弄詭計，出了廂房之後，一躍上了房頂，揭開兩片瓦，暗暗觀察動靜。

只見黃烈堂穿上了小褂子，揚聲喚來了兩個老婆子，吩咐她們好生照拂昏睡的沈雪釵，他則拿起刀袋到另外一間廂房去了。

柳如玉這才吁了一口長氣，她料不到黃烈堂會如此聽她的擺佈。

× × ×

常仲達陪伴着唐豪坐到天明，但是他却沒有主動地和唐豪交談一句，日光中也明顯地含有敵意。唐豪也懶得去和他交談了。

眼看天色已明，柳如玉還沒有回來，唐豪不免有些焦急，於是開口問道：「常總管！你看夫人會不會出了漏子呢？」

常仲達冷冷道：「不會，夫人雖是隻身潛入虎穴，却有接應，若是情勢不妙，早有回報了。」

「哦！……」沉默了一陣，唐豪又道：「常總管似乎對我非常不諒解。」

「夫人之友就是屬下之友，夫人之敵，也就是屬下之敵。」常仲達這兩句話，說得明軟內硬。

「貴帮若是遇上緊急情況，可出動多少人？」

「若是白天，約莫二十人左右，夜晚則可出動四十人，因爲有許多人白天出動會露行藏。夫人臨行時曾交代過，本帮弟兄悉聽調度。」

「多謝常總管支援。」

「在下只是遵奉夫人之命。」常仲達這話更見强硬。

這時，蔡無雙來了，一進門就說道：「歐陽老先生要我來問問，夫人那邊可有消息？」

「還沒有，據常總管推斷，夫人可能已在『迎賓閣』穩住了脚。」唐豪接着又問道：「昔日『雙蛇會』那一羣妞兒目下還有多少？」

蔡無雙想了一想，道：「多半都已星散，只有六，七個對鄭姑娘念念不忘的還住在萬勝樓，有何差遺麼？」

「必要時我要派她們去綁架黃烈堂，不知她們能耐如何？」

「這樁事那幾個小妞還辦得到。」

「那麼，你趕緊回去教她們預備一下，看看誰帶頭，要她到這兒來一趟。」

「好！我這就去。」蔡無雙匆匆的走了。

常仲達冷冷道：「唐兄如想綁架黃烈堂，本帮尚有可用之兵，如嫌不可靠，蔡無雙和馮雷也可担此重任，何必找幾個黃毛丫頭？」

唐豪連忙笑道：「常總管誤會了。從楊副總捕昨日的行跡看來，黃烈堂顯然暗暗派人去提督衙門裏點了水，所以咱們一旦有所行動時就不能派有頭有臉的人，那些妞兒們平日甚少露臉，動起來才不致惹人注目。」

常仲達默然無語，面有訕色。

約莫過了頓飯工夫，一個年約二十，生着一雙大眼，英氣勃勃的女郎打門而進，常仲達非常識趣，連忙走了出去。

唐豪將對方打量一陣，緩緩道：「請恕我叫不出妳的芳名。」

那女郎爽直地道：「我原姓胡，沒有名字，大夥兒見我行動勇猛，都管我叫虎妞。」

「虎妞？這個名字眞神氣。妳一共帶了多少人？」

「連我六個，四匹健馬，還有一輛雙轡套車，聽說要刦人，所以預備了一輛套車。」

「嗯！妳準備得很周詳。」唐豪先將對方誇讚一番，又問道：「妳加入『雙蛇會』多久了。」

「十六歲那年開始，已四年多了。」

「哦！比我還早，見過昔日『五魁帮』帮主黃烈堂麼？」

「見過。」

「如今見過，是否還認得出？」

虎妞一口斬釘截鐵地答道：「他燒成灰我也認得。」

唐豪點點頭，道：「那就行了，『迎賓閣』旅店附近有好幾間茶樓，妳將人潛伏在茶樓裏，如果黃烈堂出來就釘住他。記住！只要釘住他，若有什麼行動，我會派人告訴妳。」

「還有吩咐麼？」

「沒有了，妳去吧！六個人很够用了，隨時與我保持聯繫。」

虎妞向外走去，復又回過身來，訥訥道：「我……可否問你一句話？」

「當然可以。」

「你思念鄭姑娘麼？」

唐豪吁了一口氣，道：「朝思暮念，無時或釋。」

虎妞向前走了兩步，振聲道：「既然如此，你就該重振『雙蛇會』的聲威。鄭姑娘就是為了懷念鄭老主人，才使『雙蛇會』再度在江湖上露臉，你也應該這樣作，才對得起鄭姑娘的九泉之靈。」

唐豪心神大大一怔，許久之後，才緩緩地問道：「虎妞！妳怎麼會有這種想法的？」

「非我一人如此想，所有『雙蛇會』的舊屬部都作如此想。」

唐豪對黑道生涯早已厭倦，若非沈雪釵遭逢意外，此刻只怕早已回歸故里，過他的退隱生活了。只怕心意說出，會使虎妞意氣消沉，只得搪塞道：「虎妞！難得你們有這片誠心，這是一件大事，得慢慢商量才行。」

虎妞喜孜孜地道：「大夥兒都擁戴你做『雙蛇會』的舵主。」

說罷，歡天喜地的走了。

唐豪的心情却和她成為強烈的對比，沉重得彷彿整個天地都壓上去了。

不久，柳如玉回來了，她立刻將經過情形說了一遍，最後問道：「唐豪！你打算怎麼辦？」

聽說沈雪釵有了下落，唐豪自然寬心不少。

但是她如今仍是身在魔窟，於是連忙說道：「請夫人立刻回到沈姑娘身邊去，與她寸步不離。」

柳如玉心頭不禁一寒，冷冷道：「唐豪！你除了關心沈雪釵之外，你還關心別人麼？」

唐豪沉聲說道：「夫人！如果妳還心存芥蒂，不如去將沈姑娘殺掉，那就一了百了。」

柳如玉見他面色鐵青，連忙又陪笑道：「好！算我說錯了。再往下說吧！」

唐豪攤攤手，道：「沒有什麼好說的了，沈姑娘的生死，榮辱完全在妳手上，妳多費心，事後我會感激不盡的。」

柳如玉點點頭，道：「沖你這一句話，我黑珍珠就是拚這條命也要救出她。我走了，你如果有什麼行動，或者在這兒和人商議什麼的話，最好將那邊的窗子關起來，對面五龍塔上遊人如鯽，眼力好的人會將這邊的動靜看得一清二楚。」

她臨走之時，還小心翼翼地將窗戶關上。

柳如玉匆匆回到「迎賓閣」，並無任何人攔阻她。她也就大搖大擺地來到囚禁沈雪釵那間西廂上房。

推門進去，只見沈雪釵還在榻上沉睡，心頭也就放寬了不少。轉頭望去，却又見黃烈堂坐在那兒一語不發，面上浮現陰冷的笑容。

柳如玉正向黃烈堂詢問，樑上忽落下一根絞索圈套，正好套在她的頸項。

她不禁暗暗一怔，面上却嬌笑道：「你儍笑個什麼勁兒？」

黃烈堂仍是一語不發，驀在此時，頭頂上忽然落下一根絞索圈套，正好套上了她的頸項。

柳如玉心頭大駭，連忙拔出短劍，向絞索削去，察地一响，那根絞索，分厘未損，圈套却收緊了，使她差一點喘不過氣來。

這時，房樑上跳下兩個大漢，一人手上拉絞索的一端，各自在她身側約莫五步之處站定。柳如玉一點也不敢動彈，她心頭明白，稍微一動，項間繩套就會勒得更緊。

黃烈堂冷冷道：「夫人倒很識時務，我並不想勒斷妳的粉頸，快些丟下手中短劍。」

錚地一响，短劍落下了地。

黃烈堂又道：「刀袋也解下來。」

柳如玉只得依言行事。

黃烈堂一歪頭，從帳子後面走出一個老婆子，她來到柳如玉面前，先拔下她頭上的金釵，然後又將她的渾身上下都摸索一遍，並沒有發現什麼暗器，這才回身向黃烈堂點了點頭。

黃烈堂走過來，彈指點了她身上幾處主要穴道，這才吩咐那兩個大漢將絞索解開了。

柳如玉此刻已是手無縛鷄之力，心頭發寒，口中却佯怒道：「姓黃的！你因何要如此對待我？」

黃烈堂冷笑道：「夫人！我對待妳已經很客氣了，至少沒有派一個男人來搜身，也沒有像沈雪釵那樣，將妳剝得赤條精光。」

「姓黃的！你可要將話說清楚。」

「我本來不想得罪夫人，因為妳手下實力雄厚，並不好惹。却想不到妳暗中和小滾龍聯成一綫，想教我姓黃的在妳裙底栽觔斛，那我只有豁出去了。夫人！是妳逼我，只有得罪妳了。」

「你寃枉人！」柳如玉眞會作戲，幾乎泫然欲涙。

黃烈堂冷笑了一聲，說道：「夫人！我是老江湖，妳那點隱眼法瞞不了我，昨夜，姓唐的在妳香閨等終宵，這是怎麼回事？」

柳如玉推得一乾二淨地道：「他是天亮後才去的。沈雪釵在我那兒被刦，他自然可以來找我要人。」

黃烈堂手裏搖幌着一把雪亮的小刀，道：「夫人！這是妳方才投擲在那具木人身上的飛刀，不會錯吧？」

「不錯，怎麼樣？」

「昨晚『百花亭』後院的牆外，死了八個人，其中五個人，是中了飛刀而喪命，遺留在屍體上的五把飛刀，和這把一模一樣。」

柳如玉搪塞道：「不錯。那些人都是我殺的，只因為刦走沈雪釵和殺害羅劍堂是同一個人，我自然要幫助唐豪來對付共同的敵人，現在情勢業已改變……」

黃烈堂冷笑着截口道：「情勢永不會改變，正因為我是殺害羅劍堂的主使人，所以才使我提高了警覺。妳和我聯手是假，暗中與小滾龍暗通聲息是眞。夫人！妳

還是委屈點吧！」

「你想將我怎麼樣？『黑馬帮』的徒衆可不是好惹的。」

「夫人！用不着來這一套，我黃烈堂目下是沒有帮，也沒有會，只是孤家寡人一個。但我却有銀子，有銀子就不怕請不到殺手。旣然要得罪妳，十個『黑馬帮』也沒有放在我的眼睛裏。」說完之後，揚長出房而去。

柳如玉不禁暗暗叫苦，原指望設法將沈雪釵救出魔窟，自己反而陷了進來，看來又要使唐豪大費一番手脚。

惡狠巧施離間計

唐豪一直在等待虎妞的消息，可是每次送來的報告都是那一句話——尙沒有發現黃烈堂的踪跡。

等到晌午，常仲達却愁眉深鎖地來到他的面前，疾聲道：「唐豪！夫人恐怕出岔子了。」

「怎見得？」

「夫人行事雖稍嫌貪進，却也經常留有退步。她方才離去時曾吩咐我，派幾個生面孔輪流到『迎賓閣』店堂裏去喬扮食客，她如果行動自由，每隔一個時辰就會露露面。夫人是辰正光景進去的，到如今已過了兩個時辰都不曾露面。」

唐豪一句話也沒有說，將窗戶打開一條縫，向對面的五龍塔望去。此刻正值晌午，遊客已逐漸稀少，只有三，五個人在走上走下，其中却有一個伏在第三層塔的石欄上，面對這邊，一動也不動。

常仲達走過去，低聲問道：「發現了什麼？」

就這樣看了一盞熱茶光景，那傢伙仍然沒有移動一下。

常仲達脫口道：「那小子莫非是黃烈堂派來『挿旗』的？」

（註：「挿旗」乃黑道切口，即放哨，監視之意。）

唐豪點一點頭，說道：「方才我和赫夫人交談之際，沒有關上窗戶，所以走了水。咱們此刻要展開行動，可不能再走水了。」

常仲達氣呼呼地道：「待我去將那根旗桿拔掉。」

「用不着費事，去拿弓箭來。」

「太遠了啊！」

「不算遠，快去拿。」

常仲達雖有些將信將疑，却飛快地取來了弓箭。

盤弓射箭本是獵戶們的拿手活兒，唐豪更有獨到的功夫，兩下距離雖然遠了點，他却有十成十的把握。拿了一個滿弓，射出了箭矢。不偏不倚正中眉心，那傢伙伏在石欄上永遠也爬不起來了。

常仲達大姆指一挑，道：「唐豪，你眞了不起，不愧百步穿楊之譽。」

唐豪苦笑道：「殺人不是一件足以自豪的事，不過這個人非殺不可，不然咱們的行動落入他的眼中，咱們就可能被殺。所以我的主張是——除了保護自己，不要無故殺人。」

常仲達肅然起敬，道：「你的話比你的百步穿楊絕技更令人欽佩。」

這時，只見虎妞氣急敗壞地跑了進來，疾聲道：「我發現『迎賓閣』裏抬出來兩隻大木箱，裝上了一輛大車，說不定箱子裏裝得有人。」

「哦？大車往那個方向去了？」

「目下還不知道，我已經吩咐三個人乘騎快馬去追，每到一條岔路就留下一個人，等着這裏的人去接應，她們的左臂上都纏了一塊白布，以資識別。」

唐豪連忙向常仲達揮揮手，道：「常總管，這事交給你辦，不管木箱裏面是否裝着赫夫人和沈姑娘，都要將木箱弄到手，記住！非不得已，不要傷人。」

常仲達立刻啣命而去。

唐豪抿唇沉吟一陣，霍地站起來，道：「我不能坐在這兒捱打，咱們去找黃烈堂。」

虎妞猶疑地道：「那裏去找？」

「自然到他經營的那『迎賓閣』客棧去找他。」

「此刻去找他，不嫌太莽撞麼？」

「正是時候。倘若赫夫人和沈雪釵是裝在那兩隻木箱裏，遲早會到常仲達的手上。我們不再因她二人而有所顧忌，如果那兩隻木箱裏面，裝着毫不相干的東西，那麼，赫夫人和沈姑娘依然還在『迎賓閣』內，我更該去找黃烈堂面對面地談一談了。」

「好吧！我陪你去。」

「不！妳守在門外，同時和蔡無雙取得聯繫，如我動武衝出重圍時，你們再接應我。」

二人一先一後地騎着快馬來到「迎賓閣」，唐豪拴好馬，大搖大擺地走進店堂，走到櫃枱前，沉聲道：「有煩通報，唐豪要見黃大掌櫃。」

外管事自然認得唐豪，心頭不禁暗驚，面上却陪笑道：「請稍待，容在下到內院看看掌櫃在不在。」

不旋踵間，外管事去而復回，口裏連聲說請。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是迫不得已耳！唐豪也不管這裏有多少重埋伏，昂首闊步地隨着那外管事向內院行去。

黃烈堂在一間小巧的廳堂內接待他，一見面就呵呵笑道：「大駕光臨，蓬蓽生輝，請坐！請坐！」

唐豪冷冷落座，沉聲說道：「黃烈堂，當初在洛神廟後，對你不够狠，所以才有今天的麻煩，如今我可能要對你狠一點了。」

黃烈堂毫無懼色，仍是嘿嘿笑道：「我也有同感，當年在洛神廟後只因百密一疏，才有後來的失產斷臂之痛。」

「休說閒話！想不想活？」

「我想活到一百歲。」

「那麼，咱們就該談談。」

「無上光榮。」

「我要你放人。」

「如果我不答應呢？」

唐豪沉聲道：「我要你立刻死。」

黃烈堂搖了搖頭，說道：「我不想死了。」

「那就立刻放人。」

「放誰？」

「自然是赫夫人和沈雪釵，而且你還

要將沈姑娘的藥性解除。」

黃烈堂眯起眼睛將他看了一陣，緩緩道：「你有把握能一舉殺死我？」

唐豪沉聲道：「不信可試。」

「你有把握在殺我後安然離去麼？」

「不計後果。」

黃烈堂吁了口氣，道：「想不到你會拚命，好放人，但是只能放一個。」

「不行！兩個一起放。」

「小滾龍，要狠也要有道理，我的老命只有一條，所以一命只能換一命。你選一個，我立刻就放。」

唐豪不禁猶疑了，一來是因爲黃烈堂答應得太爽快，二來是由於他必須選一個時，他一定先救沈雪釵，那豈不是要肩負不義的罪名？

見他沉吟，黃烈堂又道：「你還是選沈姑娘吧！她至少還是乾乾淨淨的。」

唐豪驀然想到這可能是黃烈堂的狡計，於是沉聲道：「不行！要放兩個人一起放。」

「辦不到。」黃烈堂的語氣，非常強硬。

「你莫非想死？」

「儘管動手，一命換二命，可合算得很。」

一個人到了不要命的程度，的確難纏，唐豪不禁洩了氣，緩和了語氣，道：「黃烈堂，聽說你爲了苦練飛刀絕技，曾經三年滴酒不沾，而且還不近女色，想必功夫已經練到家了。」

黃烈堂以挑戰的語氣，說道：「可要試試？」

唐豪點點頭，道：「好！咱們恩怨從飛刀上起，也在飛刀上了結。比比也好，不管誰勝誰敗，恩怨從此一筆勾銷。」

黃烈堂冷笑道：「誰不知道你的飛刀神射在洛陽城裏是第一把交椅，而且年輕力壯，眼明手快，而我是行將就木的半百老人……」

唐豪截口說道：「少說廢話！旣然你練了三年，還沒有把握贏我，又何必惹我了？」

「因爲我手裏有人質，所以沒有動武的必要。」

唐豪霍地站了起來，沉聲道：「咱們說到此處爲止，限你上燈之前放人，不然你就挖個地洞將自己埋起來別讓我找到，要不然現在當我出去時，派人在我身後施放冷箭。」

黃烈堂厲聲道：「小滾龍，我不會就這樣輕而易舉地殺死你，我要你受盡折磨，變成瘋子。」

唐豪心頭不禁連打冷噤，但他却沒有回頭，因爲他一回頭，黃烈堂就準死無疑，而沈雪釵和柳如玉二人，只怕也活不成了。

一走出客棧，常仲達就迎了過來，悄聲道：「木箱弄到了，裏面各裝了一具男人的屍體，趕車的漢子也讓我逮住了，拷問的結果，夫人和沈姑娘都還被囚禁在客棧裏面。」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一夜未睡，精神困頓，我要到萬勝樓去歇歇，上燈時咱們再到這兒碰頭，記住！多帶人！」

常仲達連連點頭，道：「好！咱們是該顯顯強硬手段了。」

× × ×

黃烈堂自然不會輕易放人，一等三年，到頭來仍然落個敗局，他說什麼也不會甘心。

上燈後，唐豪和常仲達率衆而來，先不通話，一進門就砸桌椅板凳，連廚房裏的鍋瓢碗盞都無一保全。

如夏天的雷雨，來得快，去得也快，臨走時，唐豪抓着那外管事，厲聲道：「轉告黃掌櫃，這是先給他一點顏色看。我着他將沈姑娘和赫夫人的屍體送來，那時，我就更可以放手大幹一場了。」

黃烈堂據報之後，駭然張目，半晌說不出話來，他萬萬料不到唐豪會狂怒如此，不計一切後果。

薑是老的辣，黃烈堂突然計上心頭，立刻喚來一個老婆子，吩咐道：「先將黑珍珠和沈雪釵分開，然後將這粒藥丸塞到她口裏去。」

老婆子接過藥丸，應聲待退。

「慢點！」黃烈堂却又叫住了她。「沈雪釵服下藥丸之後，一盞熱茶光景就會甦醒過來。她若問妳，妳就如此……」

接着，他又附在那老婆子的耳邊低語一陣。

老婆子連忙去依計行事，約莫戌初光景，沈雪釵果然醒了過來，是一次眞正的甦醒。

只不過一刹那間，那些惡夢般的記憶就湧上了她的腦際。她連忙向床邊的老婆子問道：「這……這是什麼地方？」

老婆子和顏悅色地道：「放心！再也不會有人傷害姑娘了。」

「我怎麼到這裏來的？」

「唉！先是黑珍珠要羞辱妳，之後又被歹徒刦走，咱們掌櫃的好不容易將妳救回來，妳已經昏睡了好幾天。妳覺得肚餓麼？」

沈雪釵那有心情去管肚子餓不餓，連忙問道：「你們的掌櫃是誰？」

「黃烈堂黃掌櫃。」

「是他？他會救我？」

「若不是他，姑娘早就沒命了。」

沈雪釵想下床，這才發覺自己渾身赤裸，不禁又羞又急，疾聲呼道：「我的衣服呢？我怎麼會……？」

老婆子笑道：「姑娘別担心，衣裳是我給妳脫下的，這幾天也只有我一個人侍候妳。妳身上到處都是傷，我一處處給妳擦藥，若不是脫下衣裳，怎能够爲妳療傷呢？」

沈雪釵掀起錦被一看，果然身上到處都是紫青色的瘀痕，因此老婆子的話她也就相信了。

老婆子將她的衣裳拿來，她連忙穿上，然後問道：「老人家，我可以見見黃掌櫃麼？」

「當然可以，姑娘隨我來吧！」

沈雪釵心頭仍有疑念：黃烈堂旣然存心救她，爲何不將她送到錦春園去呢？

來到了另一間廂房中，黃烈堂見她進來，滿面笑容地說道：「沈姑娘，好些了麼？」

沈雪釵寬心了不少，因爲她在對方的神情中找不到一絲敵意。她緩緩道：「黃

掌櫃，聽說你救了我？」

「區區小事，何足掛齒。」

「眞是感激不盡，相信唐豪也會有同感。」

黃烈堂眉尖微微一聳，道：「提起唐豪，又使我想起了往事。黑道中混混的人，寬宏大量的少，我畢竟痴長幾歲，想得開。我不但不恨他，反倒感激他。若不虧他說情，吳飛豹早就將我放倒了。不過，一想到我變成半個殘廢，又有些恨他。」

「過去的事還提作甚？」

「唉！那裏能忘得了啊！」

沈雪釵不禁暗生警惕，緩緩問道：「你打算要怎麼樣呢？」

黃烈堂顯得感動地道：「沈姑娘，我只求妳說句公道話，當年唐豪奪取我的錦春園，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沈雪釵眞是難以答覆，只得搪塞道：「那並非出自唐豪的本意。」

「沈姑娘，我只要妳說句公道話，是不是太過份了一點？」

沈雪釵心裏想說是，口中却說不出，她不願說出任何指責唐豪的話。

見她默然，黃烈堂又仰首一嘆，說道：「看來，眞是天下無公理，江湖無道義了。」

沈雪釵恍然若有所悟，看來這個行將就木的人，仍然將身外之物看得很重，因而試探地問道：「你是否有意收回錦春園呢？」

黃烈堂點點頭，道：「確有此心，只怕今生今世休想了。」

「此話怎講？」

「我憑什麼和唐豪一爭長短？」其實，收回錦春園正是黃烈堂刦走沈雪釵的最大目的。此刻，他却在以退爲進，大施苦肉計。

沈雪釵心中有了決定，反正唐豪已決心退出黑道，錦春園本是黃烈堂所有，還給他也無可厚非，何況對方對自己又有一番恩情。

因此，她毫不猶疑地道：「多承相救，無以爲謝，就將錦春園還給你吧！」

「唐豪會答應麼？」

「他絕不會反對。」

黃烈堂嘿嘿笑道：「沈姑娘，我救妳之初，並沒有存着什麼用心。姑娘如此慷慨，我也不能寒酸。錦春園歸我，總算令我有了面子，暗中我仍然按照價值將銀子付給你們。」

沈雪釵有了離去的打算，以肯定的語氣道：「那倒不必了，你當知我，我說話不會不算數，不出頓飯工夫，我就會派人將轉讓契書送到你這兒來。」

黃烈堂見她要走，不禁暗暗好笑，連忙揮揮手，說道：「沈姑娘現在還不能離去。」

沈雪釵楞了一楞，道：「莫非你要拿到契書之後才肯讓我離去？」

「我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

「什麼苦衷？」

黃烈堂猶疑了一陣，才緩緩說道：「我本來不想告訴妳的，『黑馬帮』的赫夫人也在我這兒。她來勢洶洶地要將妳交給她，我自然不肯，她就揚言要毀掉我這家客棧，我唯恐她說到作到，只得硬着頭皮將她留下，現在是擒虎容易放虎難了。」

前嫌在心，沈雪釵不禁咬牙切齒地道：「這種女人殺之也不爲過。」

「不能殺，殺了她之後，『黑馬帮』會傾巢來犯。」

「你打算如何處置她？」

「遲早要放她走。」

「太便宜她了。」

黃烈堂繞了一個大彎，這才緩緩說道：「沈姑娘，這就是我的苦衷，因爲黑珍珠和唐豪有樑子，我絕不能插手過問，這是黑道上的規矩。如果唐豪先交出錦春園，我再放妳，我就有了藉口。我可以說是爲了想收回錦春園才以妳爲人質，並非過問她的閒事。如此一來，黑珍珠日後就不能向我興師問罪了。」

這話說得有情有理，使沈雪釵不由不信，她猶疑了一陣，道：「我絕不想教你爲難，不過，若不經我的苦口婆心，唐豪未必肯立刻寫下契書。」

黃烈堂道：「我派人去請他到這兒來和妳面談。」

沈雪釵不禁一怔，緩緩道：「黃掌櫃，莫非你又別具用心？」

「這是什麼話？我若是有歹毒之心，當妳在昏迷時，我不可以誘小滾龍來此麼？又何必等到現在？」

沈雪釵不禁暗暗慚愧，連忙說道：「黃掌櫃恕我失言。」

黃烈堂笑笑，走出房去。

過了頓飯光景，壁上出現了一個小洞，洞口露出唐豪的臉，原來黃烈堂還防了一手，他將唐豪隔在另一間廂房裏。

唐豪見到沈雪釵眞是喜極如狂，連忙問道：「雪釵，妳還好吧？」

「我很好，」沈雪釵連忙走到洞口去，回答對方。「別担心。」

「柳如玉呢？」

沈雪釵不禁又妬又怒，嬌叱道：「你如此關心她麼？你可知道她是如何對待我？她簡直不將我當人，我恨透她了。」

「雪釵，妳並不了解內情……」

「我親身經歷的事，我怎會不了解？她逼我離開你，不然就要將鄭姑娘和菱姑娘的屍骨棄之荒郊餵野狗，或者送去衙門。後來我被迫答應，她還要污辱我的清白，令我永遠也無顏見你。」

「可是她以後……」

沈雪釵根本不容許他說下去，很快地截口道：「我一直都是對你百依百順，可是，現在我要求你在我面前，永遠不要再提起她。她曾經出賣過你，她差一點又將我推進萬刦不復之境，你難道不爲我痛心的麼？」

唐豪委婉地說道：「雪釵，妳完全誤解了。」

沈雪釵悲慟地道：「唐豪，你太使我痛心了。」

唐豪情知一時說不清，只得改換了口氣，說道：「不說這些，妳現在要我怎麼樣？」

沈雪釵說道：「我要你將錦春園還給黃烈堂。」

「是黃烈堂教妳如此作的麼？」

「不！是自己的意思。」

「告訴黃烈堂，錦春園可以還他，但

他要答應放出妳和柳如玉。」

沈雪釵嘶吼道：「不！不！他答應我也不答應，我恨不得她馬上死。」

唐豪神情痛苦地道：「雪釵，求求妳聽我說……」

沈雪釵瘋狂般地叫嚷道：「我不要聽你說，她害得我如此悽慘，你還惦記着她。若不是她想出賣你，鄭姑娘又怎麼會慘死？」

「雪釵，妳太激動了。」

「是你令我激動的，你關心咱們別後的情況麼？你口口聲聲不離柳如玉。」

「因爲……」

「因爲她私心愛慕你，因爲你們曾經有一段情。唐豪，你太令我傷心，也將使鄭姑娘和菱姑在九泉之下傷心……」說到後來，沈雪釵竟然泣不成聲。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那個小洞却關閉了。

隔壁屋裏的唐豪簡直痛心欲絕，頻頻搖首，喃喃道：「雪釵的性情怎麼變得這樣厲害？」

陪同他前來的虎妞吁嘆了一聲，道：「這也難怪她，你是寬恕爲懷，而沈姑娘却是身受其苦，當然她會又怒又恨了。」

「虎妞，妳說我該怎麼辦？」

虎妞指指桌上的契事，道：「拿起單來畫押捺印，照沈姑娘的意思去作。」

「那樣會使我揹上不義的罪名，柳如玉是爲了救沈姑娘才陷身虎穴的。」

「待沈姑娘安然歸來之後，你再向黃烈堂施以强硬手段，柳如玉也許能够獲救了。」

「只怕黃烈堂另有算計。」

虎妞顯得神情不悅地說道：「你的顧忌太多了！恕我說句直話，女人最怕傷心，以其令沈姑娘傷心，倒不如讓她死了的好。」

唐豪提起筆來，在契書上寫了他的名字，又捺了指印，長嘆一聲，說道：「情勢所迫，也只有讓柳如玉罵我無情無義的了。」

虎妞也嘆了一口氣，道：「自古情多恨也多，你可能太多情了。」

這時，黃烈堂笑呵呵地走了進來，將契書摺叠起來揣進懷裏，趾高氣昂地道：「小滾龍，你總算作了一件聰明事。」

唐豪沉聲道：「我要問你一句話，沈姑娘可曾被你污辱？」

「保證清白。」

唐豪道：「我再請問：你將如何處置柳如玉？」

「那是我的事。」

「別說得太輕鬆，『黑馬帮』可沒有我姓唐的好說話。」

「我不在乎，只要你不插手過問就可了。」

「你怎知我不會插手過問？」

黃烈堂道：「因爲沈姑娘不會讓你插手過問的。」

唐豪冷哼道：「你以爲我是一個可以被女人左右的人？」

黃烈堂辭色冷峻地道：「黑珍珠派人挖墳盜屍洩憤，又想破壞沈姑娘的清白，以求達到侮辱你的目的，你若再去袒護她，你那點像個男子漢？」

他的話雖具有煽惑挑撥的作用，却也說得至情至理，因而使唐豪非常難堪，額上青筋暴露，揚掌在案上猛力一拍，沉叱道：「住口！」

黃烈堂連連拱手，道：「直言勿怪，直言勿怪！二位可以請了，沈姑娘這會兒已經登上你們乘來的那輛大車了。」

唐豪冷哼一聲，和虎妞走了出去。

上了套車，沈雪釵一頭撲在唐豪懷裏，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虎妞識趣，輕輕的告訴車把式將車趕到錦春園，沒有跟上去。

回到錦春園，沈雪釵激動的情緒逐漸平復下來。她含情脈脈地問道：「方才我的話的確太過份了，你會怪我麼？」

唐豪撫慰她說道：「雪釵，都是我不好。」

「絕非我妬嫉，而是柳如玉實在太可惡了。」

「不知她現在怎麼樣了？」

「你還在惦記她？」

「不！我只是隨口說說而已。」

「別瞞我！你的神色不對勁。女人在這一方面的觀察是特別敏銳的。」

唐豪吁嘆一聲，道：「妳教我如何說起呢？我此刻心情十分紊亂……」

沈雪釵截口道：「我要你說心裏的話，我要你說出心情紊亂的緣故。」

唐豪凝注她：「妳知道這幾天妳所遭遇的情況麼？」

沈雪釵點點頭，道：「我當然知道，不然我也不會如此痛恨柳如玉了。」

「可惜妳只知道極少部份，許許多多的細節妳是無法知道的。」

「你現在說吧！」

「雪釵，雖然一開始柳如玉作錯了事，但是，之後她却爲妳盡了全力，若不是她，只怕妳早已被黃烈堂侮辱了……」接下來，唐豪將她失踪起，及至如何在百花亭發現她的種種經過述說一遍。最後嘆了口氣，接道：「說一千，道一萬，柳如玉是爲了維護妳的清白，救妳性命才陷身虎穴的，她卽使犯了一萬種錯，憑這一點也足可以彌補了。」

沈雪釵聽完之後花容慘淡，一語不發，她深信唐豪絕不會無中生有地編造一段故事來哄騙她。

唐豪了解她那善良的心地，激動的情緒業已平復，她此刻必定在深深追悔不迭，因而撫慰道：「雪釵，往者已矣！當作一場惡夢吧！」

沈雪釵神色痛苦地絞扭着雙手，頻頻搖首，喃喃道：「這不是夢，我永遠也忘不了，方才我詈罵她的言辭，實在太惡毒了。」

× × ×

同時異地，柳如玉也是神情痛苦地絞扭着雙手，頻頻搖首，喃喃道：「我不信！我不信！」

站在她面前的黃烈堂嘿嘿笑道：「夫人，妳眞是不到黃河心不死，不見棺材不落淚。唐豪親筆畫押捺印的契書也給妳看了，我若是沒有放走沈姑娘，他豈肯甘心將錦春園還給我？」

柳如玉胸有成竹地道：「不管你怎麼說，我都不信你的話。」

黃烈堂道：「唉！夫人！妳太傻，也太痴了。」

「我是為了救助沈雪釵，才落進你的圈套，唐豪絕不可能棄我不顧。」

黃烈堂冷笑道：「哼！妳太信人了。當我和姓唐的談判放人的條件時，我只答應以錦春園交換一人，他立刻選擇了沈雪釵。」

柳如玉聞言自有些失意，却也不太難過，唐豪將沈雪釵看得比她重要那是理所當然的事。因而語氣平淡地道：「這是明智的選擇。」

「嘿嘿！想不到夫人竟會如此寬宏大量。」黃烈堂突地面色一沉，接道：「不過，在我和姓唐的完成交易之後，他還向我提出了一個附帶條件，我若是說出來，只怕會氣炸妳的心肺。」

「你儘管說。」

「說出來夫人也不會信，」黃烈堂面上浮現一股陰險的笑容。「因為夫人對我懷着成見，對唐豪又是一往情深……」

「說！」柳如玉的面色，已經開始變了。

黃烈堂的目光中透現一絲詭譎的神色，身子往前一湊，放低了聲音道：「夫人，這是妳一再地追問，可不是我存心破壞你們的交情。」

柳如玉疾聲吼道：「快說！你這種吞吞吐吐的樣子簡直把人急死了。」

她愈急，黃烈堂愈慢，這正是他的激將手法，先嘆了一口氣，然後慢條斯理地說道：「夫人，我實在不願意令妳聽了難過……姓唐的說，絕對不能放妳出去，因為他畏懼妳向他尋求報復，如果我不守約，他就再來奪錦春園。」

柳如玉像是突然落進了陰冷的地窖，渾身涼透，喃喃道：「此話當眞？」

「信不信在妳，一句話，為了保有錦春園，我可得放聰明點。」

「難道你要將我永遠囚在這裏？」

黃烈堂邪聲笑道：「有什麼不好？有吃，有穿，若是一個人嫌衾冷枕寒，嘿嘿！我還可以選擇幾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來侍候妳。」

柳如玉沉叱道：「黃烈堂，你得當心我的弟兄們挖出你的心肝五臟。」

黃烈堂不以為意地道：「姓唐的說過，妳的手下由他壓制。」

「他憑什麼？」

「因為夫人曾經吩咐過，妳手下的弟兄們都要聽從姓唐的調度。」

柳如玉相信黃烈堂的話了，不禁心生寒意。舊恨新仇一起兜上心頭，使她五內如焚，恨不得插翅飛出這座牢籠。

黃烈堂見計得售，又進一步威脅道：「夫人！目下我養着好些個亡命殺手，夫人久走黑道，想必也知道殺手只愛兩樣東西──銀子和女人，一來那些殺手可找找樂子，二來夫人也好打發時光，我姓黃的就得居中拉綫，且作紅娘了。」

柳如玉沉聲道：「少說嚇人的話，放我走，開出價錢來。」

黃烈堂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不想再惹那條惡龍。」

「你說你苦練三年刀法，就是為了要找唐豪報仇，怎地如此怕他？」

「妳別見笑，我估過了，就是再練三十年我也不是對手，見好就收，這是老江湖的信律，錦春園失而復得，我已心滿意足啦！」

「想不到你是一個懦種！」

「識時務者為俊傑。」

「放我走，姓唐的找你，由我擋，錦春園有損失，由我賠。」

黃烈堂那雙小眼突然放出亮光，嘿嘿笑道：「好主意！只可惜一句話……」

柳玉如截口道：「我可以親筆寫字據，在上面打手印。」

「字據到時換不到銀子。」

「你要怎麼辦？」

黃烈堂一伸手，道：「拿白花花的銀子來。」

「多少？」

「三十萬两，那是錦春園的值價。」

柳如玉未曾料到對方會如此獅子大開口，不禁倒吸一口涼氣，訥訥道：「一時之間，那……來那許多……銀子？」

黃烈堂眼見柳如玉已經上套，豈會放鬆，因此面色一沉，說道：「那妳只好待在我這兒，讓那些亡命殺手，在妳身上找樂子。」

柳如玉嬌叱道：「黃烈堂，你不要迫人太甚，三十萬两銀子，我一時拿不出來啊！」

黃烈堂獠笑道：「洛陽城裏誰吃乾飯，誰喝稀粥，我可是清楚得很。夫人在慶元銀號存放白銀八萬两，在吳記存放七萬五千两，開封制錢局存放白銀二十萬两，算算看有多少？」

柳如玉不禁大大一楞，繼而又冷笑一聲，說道：「你打聽得倒很清楚，可惜夜已很深，銀子提不出來，再說，制錢局遠在開封……」

黃烈堂截口道：「夫人別將我看成三尺小童，制錢局有銀票在妳手裏，大江南北，黃河兩岸，無處不可兌現。至於本地的存銀也可由夫人打出銀票，兌不到銀子不關妳的事。」

「你得想想清楚，即使我答應，我手下弟兄也不會答應。」

「夫人，這是欺人之說，『黑馬幫』斷送了多少良家婦女，妳可知道？如今妳也要讓那些亡命殺手來蹧蹋，這大概是報應循環，分厘不爽吧！」

「你既然知報應循環，就不該貪得無厭。」

黃烈堂斬釘截鐵地道：「夫人，只有這一條路，別無他途。」

柳如玉恫嚇道：「你不怕我事後報復嗎？」

黃烈堂哈哈笑道：「人為財死，死有何憾？」

柳如玉一咬牙，道：「我還沒有見過你這樣一個要錢不要命的人。」

「夫人是否有相見恨晚之慨？」

「少說閒話，你立刻找一個人去見常仲達，教他帶着賬房，携着所有的銀票到這兒來。」

黃烈堂見大功告成，不禁心花怒放，但他表面上却再加恫嚇道：「夫人，我姓黃的是一個孤老頭子，如今敢如此大張旗鼓，自然是有備無患。天底下要錢不要命

的並非我一人，我手下還有十幾個要錢不要命的殺手，妳不怕儘管帶人來找我。」

柳如玉叱喝道：「少說廢話。」

× × ×

經過一番折騰，柳如玉終於在子初光景，安然走出了那座牢籠。身上穴道已被解開，短劍，刀囊又已到了她的腰間。

冷風撲面，並未使她的神智清朗，反而使她的怒火更熾。

她沉默一陣，突然暴叱道：「常仲達，回去集合所有的弟兄，我在國子學前面等你們。」

常仲達訝然地說道：「夫人若要出氣，可不能在此刻妄動，黃烈堂是一頭老狐狸……」

柳如玉截口道：「你弄錯了，我要連夜去找姓唐的混賬東西算賬。」

「為什麼？」

「他只顧救走沈雪釵，却置我於不顧，不顧我倒也罷了，反倒唆使黃烈堂來欺負我。」

常仲達楞了一楞，說道：「夫人，黃烈堂的話，未必可信，唐豪絕不是這種人呀。」

「你竟然帮他說話？」

「夫人誤會了，如今咱們和唐豪一旦火併，黃烈堂坐收漁利。」

柳如玉何嘗不明白這個道理？只因舊恨新仇齊上心頭，使她恨透了唐豪，因而沉聲道：「常仲達，教你怎麼作，你就怎麼作，用不着來教訓我。」

常仲達連連打躬作揖，一再勸道：「夫人三思！夫人三思……」

柳如玉勃然大怒道：「自從帮主過世之後，唐豪欺負我，黃烈堂欺負我，如今連你也要欺負我了。好！我一個人去。」

常仲達連忙攔住她，疾聲道：「屬下昔日受帮主恩遇甚多，雖赴湯蹈火也在所不辭，那敢……」

柳如玉揮揮手，道：「少說廢話！既然忠心，就不該抗我之命，快去。」

常仲達知道百勸難進，只得匆匆離去，不過他私心中却不禁連連浩嘆。

躲在牆角落偷聽的人回去稟報黃烈堂之後，他只怕要笑落牛嘴的老牙了。

嬌娃辣手誅元兇

錦春園門戶洞開，空蕩蕩無一個人影。常仲達所帶領的數十個人輕而易舉地就將整個局面控制了。

常仲達蹙眉沉吟一陣，道：「怪事？莫非唐豪已經設下了陷阱？」

柳如玉沉聲道：「咱們既來就不怕，傳令下去，若有動靜，放手格殺。」

常仲達只得依照她的吩咐傳令下去。

柳如玉見一切佈置妥當，就和常仲達來到唐豪的居停之所。暗暗示意常仲達守在門外，她未經敲門就疾步闖了進去。

小廳內異常凌亂，堆放着一些行囊，包裹。

這時，唐豪正從內間走出，見到柳如玉，不禁一楞，疾聲道：「夫人安然歸來了？」

柳如玉冷冷道：「算我命大。怎麼？打算一走了之麼？」

唐豪苦笑道：「何必等到別人來趕，錦春園已經是黃烈堂的了。」

「你現在可以再向他要回來。」

「憑什麼？君子重在一諾。」

「因為黃烈堂違反了你提出的附帶條件。」

唐豪莫名所以，笑了笑，說道：「夫人的話眞是教人難懂，對了，妳是如何脫險的？」

柳如玉冷笑道：「有人指望我死，有人指望我受辱，更有人指望我被黃烈堂囚禁一輩子，永不見天日。因為有我在，他們就不能心安。我却偏偏要作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這番話使得唐豪連連皺眉，他歉疚地道：「我也實在沒有為夫人盡力。」

「你沒有為我盡力的義務。」

「其中誤會，只怕很難說清。」

「不必多說，」柳如玉突地雙目一翻。「唐豪，你手下的人呢？」

「哦！給他們一些銀子，讓他們各奔前程了。」

「我不信。」

「夫人，這話是什麼意思？」

「你指望我死在黃烈堂的手裏，如今我却活着回來，所以你將人馬埋伏起來，是想放我的冷箭？還是想搗毀我的垛子窰了？」

唐豪驚訝地道：「夫人，這是從何說起？」

柳如玉冷笑道：「防人之心不可無，姓唐的，下令教你的手下亮相吧！」

「這是辦不到的事，腳程快的，只怕都已走出洛陽了。」

「少說廢話，我要看看你的手下，一個也不能缺，我等着。」

這近乎無理取鬧，但是唐豪仍是耐着性子道：「夫人不要強人所難。」

柳如玉語氣嚴峻地道：「姓唐的！你是一塊什麼料，我可是清楚得很。以三十萬两銀子的代價換回一個心愛的女人原本算不了什麼，而你却不是一個擲萬金毫不改色的豪客。你會老老實實地將手下弟兄遣走，而將錦春園拱手讓人麼？」

唐豪嘆了一口氣，道：「我早已厭倦黑道生涯，只想過幾天安靜日子……」

柳如玉沉聲截口道：「少說廢話，我已經很給你留面子了。」

唐豪也是滿腹怨氣，終於忍不住爆發出來，面色一沉，道：「不留面子又待如何？」

「我要殺你，宰掉你這個無情無義的人。」柳如玉聲冷如冰，短劍也到了手中。這原是她糾衆到此的目的，只因唐豪一直和顏悅色，委屈求全，使她一時找不到翻臉的藉口。

她這裏一亮劍，沈雪釵突然自內室奪門而出，沉聲叱道：「赫夫人，不許妳妄動。」

沈雪釵不想和柳如玉照面，因為後者的妒嫉心太過强烈，雙方見面，必會引起不快。

果然，她一出現，柳如玉的心情如同火上潑油，一發不可收拾。神情猙獰可怖，嘿嘿笑道：「是不是想以二對一？」

唐豪唯恐戰端就此挑開，忙不迭地揚

聲道：「雪釵，妳去收拾行囊吧！夫人只不過在說說氣話而已。」

柳如玉沉聲道：「絕非氣話，我要親手宰你。」

同爲女人，沈雪釵自然深深了解柳如玉的脾氣，情知對方並不是在說氣話。她也知道唐豪將柳如玉因有愧疚而曲意忍讓，動起手來，他可能要吃虧。因此一橫身擋住了唐豪的身子，和顏悅色地說道：「夫人，很感激妳在我昏迷不省時照料我，如果妳有什麼怨氣，儘管發洩在我身上好了。」

柳如玉一見沈雪釵如此維護唐豪，妒火更熾，沉叱道：「賤人滾開。」

沈雪釵依然溫和地說道：「赫夫人息怒！」

柳如玉冷笑道：「妳是唐豪什麼人？憑什麼過問我和他的事？」

「我……？」沈雪釵一時瞠目結舌，答不上話來。

「別以爲妳曾經和唐豪同床共枕就有多麼了不起！可知道妳也曾在『百花亭』裏賣過笑。」

這是存心侮辱人的話，唐豪不禁怒火中燒，沉聲說道：「夫人說話，要口上積德，妳明明知道，她服下迷藥，任人擺佈了……」

「怎麼？你心疼了？」柳如玉的言行已跡近瘋狂。

唐豪對她怒目而視，緩緩道：「如果妳再說一句惡毒的話，我要打落妳滿嘴的牙齒。」

柳如玉不在乎地說道：「我偏要說，她不但在勾欄院裏賣過笑，還裸裼袒裎在黃烈堂的面前，讓那老色鬼戲弄得大飽淫慾。」

唐豪揚掌待撲，沈雪釵全力拉住他，疾聲道：「唐豪，你也該冷靜一點。」

唐豪怒不可遏地道：「她這張嘴太刻薄了，我要好生教訓她。」

沈雪釵道：「赫夫人，妳委實太過份了。」

柳如玉道：「看不順眼就打出妳的神箭吧！」

沈雪釵道：「我目下是兩袖空空，手無寸鐵，若是妳想傷害唐豪，我却不能答應。」

柳如玉不再去理會她，又沖着唐豪道：「是男子漢就該挺身而出，不要老是躲在女人的後面充鼠輩。」

唐豪用力推開了護住他的沈雪釵，來到柳如玉的面前，冷聲說道：「我活在世上，妳好像不甘心，來吧！一劍給我個痛快。」

柳如玉雖然將唐豪恨之入骨，却也一時下不了手，楞了一楞，才冷笑道：「遲早有你一死，我要先問你幾句話。」

「問吧！」

「我是爲沈雪釵才落進黃烈堂手裏，而你只曾救她而不顧我，是何道理？」

唐豪理直氣壯地道：「黃烈堂只答應以錦春園交換一人，拋開情份的厚薄不談，沈雪釵被迷藥喪失了神智，自然要先救她。」

「好，算你有理。你不救我也還罷了，爲什麼還要黃烈堂不得放我。」

「絕無此事。」

「想賴？」

「這是黃烈堂的挑撥離間之計。」

「你倒推得乾淨。」

唐豪雙手一攤，道：「夫人如此強辭奪理，我已無話可說。」

柳如玉原想逼迫唐豪說幾句表示歉疚的話，偏偏他又理直氣壯。不禁使她銀牙咬得咯咯作响，沉聲道：「姓唐的，你是死有餘辜。」

唐豪平靜地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柳如玉咬牙切齒地道：「你只救姓沈的賤人，而不問我的死活，這是無情，她既已脫險，你還是不管我的死活，而打算一走了之，這是無義，無情無義就是你該死的罪狀。」

沈雪釵突然揚聲道：「夫人請立刻離開此地，不然我就手下無情了。」

只見她手裏拿着一支弩筒，虎視眈眈地對着柳如玉。

柳如玉話雖說得狠，却沒有存下必殺唐豪之心。此刻一見沈雪釵手執弩筒逼她離開，這才眞正引起了她的殺機。以她那剛烈的性格，那裏會計後果，手中短劍突地脫手飛出。

沈雪釵一點也沒有防備，柳如玉又是含怒出手，一劍頓時穿心而過。

唐豪一把拉住她，搶天呼地的叫道：「雪釵！雪釵……」

沈雪釵無神的目光凝注着他，嘴唇在蠕動，似乎想說什麼。這時她全身却起了一陣強烈的抽搐，很快地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柳如玉如同木雕泥塑般，一動也不動了。

室內出奇的靜。

唐豪捺下了沈雪釵的眼皮，放平她的屍體，冷冷道：「夫人，妳太狠了。」

柳如玉雖然平靜下來，不像先前那樣

狂怒，口氣仍是咄咄逼人地道：「唐豪，你親眼看見的，是她用弩筒逼我，生死存亡全憑手上快慢，如果她稍快一步，此刻倒在地上的將是我。」

唐豪沒有說話，却從沈雪釵手掌拿過弩筒，對準了柳如玉。

柳如玉心頭一寒，冷笑一聲說道：「憑交情你應該爲沈雪釵報仇，來吧！我等着了。」

突然，常仲達奪門而進，劍在手中，橫身擋在柳如玉的前面，沉聲說道：「唐兄，在下得罪了，在下絕不容許你傷害夫人。」

唐豪一語不發，目光冰冷地瞪視着柳如玉。

柳如玉沉叱聲道：「常仲達，你快出去。」

「夫人……」

「出去！不管發生了任何情況都不許進來。」

常仲達無可奈何地又退了出去。

柳如玉幽幽地一嘆，說道：「唐豪！殺了我吧！我知道今生今世也休想得到你了，與其讓我痛苦地活着，不如讓我死在你手裏。」

唐豪吁口氣，緩緩道：「夫人！我不恨妳的。」

「爲什麼？我殺了……」

「妳雖然殺死了沈姑娘，却曾挽救她的清白，對一個人來說，清白比生命更重要。」

「啊——」柳如玉發出一聲驚呼。

「當沈姑娘聽說一切經過之後，她感





柳如玉擲出手中短劍，沈雪釵一點也沒防備，短劍頓時穿心而過。

激零涕。雖然她不曾在口頭上說過不殺妳的話，但她心中，却早已決定不再傷害妳了。」

「可是，她用弩筒對着我……」

「她只是想嚇嚇妳而已。」

「嚇嚇我？唐豪！咱們過去在這種弩筒上，吃過多少虧？你忘記我却沒有忘記啊！」

唐豪點點頭，道：「不錯，我們曾經吃過這種弩筒的大虧，所以沈姑娘想研究一下弩筒的構造，以便仿製。裏面裝塡的弩矢早已取下來了。」

他勾動了機簧，只聽卡地一响，筒弩內並沒有射出半支弩矢來。

柳如玉神情木然，一語不發。

唐豪又蹲下去，在沈雪釵袖子內取出兩袋袖箭，緩緩道：「夫人請看，沈姑娘並非兩袖空空，她如存心殺妳，未必會比妳慢。」

柳如玉蹲在沈雪釵屍體的旁邊，喃喃道：「沈姑娘！我錯了……」

話聲未落，她突然拔起了插在沈雪釵胸膛處的短劍，一回手插進了自己的小腹裏。

常仲達一直在門縫間窺覷動靜，看得最爲眞切，連忙騰身而進，疾呼道：「夫人珍重……」

柳如玉退到牆邊，以背靠壁，語氣堅定地道：「常仲達！『黑馬帮』交給你了，……唐豪，我得追上沈姑娘九泉之靈，向她面致歉意……」

話聲未落，短劍橫着一拉，頓時肚破腸流，令人不忍卒睹。

「夫人！夫人！」常仲達口中疾呼，人已奔了過去，既顧不了男女之嫌，也顧不到主僕之別，一把，將柳如玉緊緊抱住了。

兩個鐵打似的男子漢在這時都不禁嚎啕失聲。

良久，唐豪才止住悲戚，說道：「常總管，如果方才夫人不命你出去，你將如何？」

「我……我……」

唐豪拍拍他的肩頭，道：「不必說了，你是一個不折不扣的男子漢。」

常仲達哽咽地說道：「但我却沒有對我主人盡到保護之責。」

唐豪突然語聲一沉，道：「知道是誰使夫人對我誤解如此之深？」

「黃烈堂。」

「如今，這種悲慘下場，是何人造成的？」

「黃烈堂。」

唐豪額上青筋暴露，面孔血紅，嘴角不時牽動，顯示他內心的狂怒，已經到了極度。沉聲說道：「咱們就該去幹掉黃烈堂。」

常仲達振聲道：「走！不但要殺他，而且還要放火燒掉他的客棧。」

「不要胡來。」

「咱們現在還有什麼顧忌？」

唐豪語重深長地道：「我無意勸你繼續在黑道上厮混了去，但是夫人將『黑馬帮』交給你了，你也不能毀於一旦。」

常仲達握着雙手，喃喃道：「那……那又該怎麼辦呢？」

唐豪沉吟了一陣，說道：「我要約黃烈堂到洛神廟後面的山坡上，較量高下，那是我與他結怨之處，也應該在那兒了結的。」

「他會去。」

「他自以為老謀深算，他一定會去，而且我一日未除，他也一日難安。不過，他可能在那一帶暗中佈置，所以你得先帶人到那兒去伏下暗樁。」

「放心！我不會讓對方有施放冷箭的機會。」常仲達說罷，匆匆而去。

唐豪將兩具屍體併排放在一起，蓋上了一床棉被。這才吹熄了燈，走出了令他傷心欲絕的錦春園。

來到「迎賓閣」時，那兒要上門關店，唐豪昂然在店門口站定，沉聲道：「請黃掌櫃出來說話。」

外管事一見他那猙獰可怖的神態，就知道大勢不妙，連忙到內院請出了黃烈堂來。

黃烈堂雖然出來和唐豪見面，却作了一番佈置，在他前後左右最少也圍了十幾個大漢，若是唐豪猝然出手，也休想傷到他。

見唐豪垂手而立，毫無動靜，黃烈堂才揚聲問道：「唐豪，深夜到此，有何貴幹呢？」

唐豪冷冷道：「我要放火燒掉錦春園，也要燒掉這家迎賓閣。」

黃烈堂神情一怔，道：「小滾龍！你說話是什麼意思？」

「一山難養二虎，黑道不存雙雄，如你不願這兩處產業，化為灰燼，只有一條路。」

「願聆高見。」

「卯初到洛神廟一較高下，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咱們在那兒結怨，也該在那兒了結。」

黃烈堂嘿嘿笑道：「原來如此，倒要請敎，你我將如何較量？」

「聽說你為了雪恥復仇，曾經苦練三年飛刀，就用你所長。」

「不過，我要用左手。」

「隨你。」

黃烈堂道：「為表示公平起見，你也要用左手。」

這正是黃烈堂的狡計，雖然唐豪左手也能出刀，但速度却比右手慢了許多。

唐豪的目的只要引黃烈堂到洛神廟去，因此點點頭，道：「只要你敢應戰，即使用腳也行。」

「好！」黃烈堂面上浮現着獠笑，「卯初，洛神廟，我準時到。」

「但願你是一個人來。」

「只要你姓唐的用左手和我較量，我黃烈堂死而無憾。」

唐豪一字字如敲金擊玉般，道：「我一定會令你死而無憾。」

× × ×

歐陽道飽經滄桑，久歷紅塵，那一雙眼睛實在比刀還利，一見唐豪的面，就不禁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放低了聲音問道：「唐豪！出了什麼事？」

唐豪沒有直截回答他，却道：「麻煩你給我將虎妞找來。」

虎妞早就看到了唐豪，此刻聞聲而出，道：「我在這裏。」

歐陽道又問道：「唐豪，沈姑娘沒有事吧？」

唐豪緩緩道：「她已經死了。」

他的語氣，十分平靜，然而聽在歐陽道和虎妞的耳裏，却像一連串響雷，震昏了他們的頭。兩個人都瞪目結舌，說不出話來。

許久，虎妞才輕聲問道：「沈姑娘是怎麼死的？」

「被柳如玉所殺。」

「哦……」虎妞失聲驚呼。

唐豪沉痛地道：「柳如玉也舉劍自殺了，內中牽扯了許多恩怨，一時也說不清，她們死得令人惋惜，然而死亡却令她們化敵為友，此刻她們正併頭躺在一起。」

虎妞問道：「在錦春園麼？」

唐豪點點頭，道：「是的。虎妞！她們的後事就拜托妳了，妳立刻帶人去收殮。棺木找地方暫厝，待日後風平浪靜之後，再擇地掩埋。虎妞！對待柳如玉要一樣厚薄，她只是中了別人的奸計。」

歐陽道揷口問道：「可是黃烈堂使了奸計麼？」

「是的。我在天亮前，就要他償清血債。」

「就你一個人？」虎妞透現無限的關切。

「我已經找『黑馬帮』的人預先到橋下佈置去了，你們最好不要出面。」

歐陽道神色凝重地道：「唐豪！黃烈堂奸狡異常，你絕不能掉以輕心。」

唐豪向四週掃了一眼，吁嘆了一聲，道：「我是一個不祥的人，自我三年前一腳踏入萬勝樓之後，這裏就沒有平靜過。歐陽老先生！我對不起鄭老舵主，對不起鄭姑娘，對不起『雙蛇會』每一個兄弟姊妹。此去不管我是生死存亡，你們都不要過問了。」

歐陽道似乎還想說什麼，虎妞却暗暗向他打了一個眼色。

唐豪又扶着虎妞的肩頭，道：「虎妞！妳曾經向我提起重振『雙蛇會』聲威的事，難為妳有這片心。不過我要勸妳將這個念頭拋開，跟着歐陽老先生，將來擇人而事，相夫敎子，還有一大段黃金的好歲月。」

虎妞點一點頭，說道：「我會聽你的話。」

唐豪振聲道：「如果我沒有回來，你們也不必難過，黃河之水何其浩瀚，我只是河水中的一個浪花。」

語氣豪邁，步履穩定，昂然地走了出去。

× × ×

深秋夜晚，格外肅殺。

洛神廟，伏在黎明前的黑影裏，如同一頭作勢欲撲的巨獸。

距離洛神廟二百步之東頭，有一座鴛鴦塚，相傳有一對恩愛而又貧困的夫妻雙雙殉死後被後人殯葬於此，墓園甚大，四週圍以高約二尺的石牆。

在石牆的一個角落裏，有一個人蜷伏在那兒，他心頭的怒火，燒熱了冰冷的石牆，肅殺的秋風也吹不熄那股昇騰的火燄的。

他是常仲達。

突然，另一個人躬着身子進了石牆，悄聲道：「總管！我們已經找到了黃烈堂伏下的九根暗樁。」

常仲達輕聲問道：「都釘上了？」

「釘上了。」

常仲達道：「還得仔細搜尋，漏一處都會出事。」

「是的。咱們還發現了一艘可疑的快船。」

「哦？船在何處？」

「在洛水上游半里處。」

「船上可有篷？」

「有篷。」

「停在河心麼？」

「河水甚急，照說停不住，所以才覺得可疑。」

常仲達想了一想，道：「上游一帶，多有淺礁，也許那艘快船擱住了。」

「人可以釘住，船却無法釘住，怎麼辦？」

「沒有什麼法子，待會兒由我照料那艘快船吧！」

「總管，如今正值秋風，河水甚急，若是順流而下，快船眨眼就到了洛神廟前，你可千萬留意點。」

「我會留神的。」

「總管還有什麼吩咐？」

「傳令下去，一切情況都要當機立斷，千萬猶疑不得。」

「是。」那個大漢又躬着身子走了出去。

過了一陣，又有一個人來到常仲達的身後，腳步之輕，如蚊蚋落地，待常仲達有所覺察時，犀利的匕首已經抵上他的咽喉。

常仲達不禁心頭大驚，口中却冷冷問道：「是怎麼回事？」

「常仲達！你栽啦！」

「哦？是那條綫上的朋友？」

「何必明知故問，不管是『黑馬帮』也好，『雙蛇會』也好，是當年那座廟，可不是當年那座神，如今洛陽城是黃大掌櫃的天下，沒有你們混的啦！」

「嘿嘿！想不到黃烈堂手下還有朋友你這種高手，當心黃雀在後！」

「常仲達！要不要給你報個數？」

「報什麼數？」

「連你在內，咱們已經逮住三十九隻老鼠，你是一隻老頭頭。」

常仲達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氣，對方將數目說得一點不錯，可見所言不虛，人馬全部受制，這豈非辜負了唐豪所托？

心頭的驚異並未形於言表，常仲達冷冷道：「朋友！別忘了還有『雙蛇會』的狠將。」

「嘿嘿！『雙蛇會』這名號，如今還有幾個人知道？至於萬勝樓那幾個蟹兵蝦將，他們若能够走出大門一步，就算他們狠。」

「別忘了還有唐豪。」

「不錯，還有他。不過在天亮之後，他的名號也將在江湖上消逝了。」

常仲達不禁打了一個寒噤，並非感到害怕，而是想到了唐豪，將要遭遇到的危運。……

× × ×

約莫已到了寅、卯相交光景。

橫跨洛河的天津橋上沒有一個人影，此刻天色變得更黑，更暗。

距離天津橋下游五十步處，有一座廢棄的橋墩，背岸的一面，有三個人在那兒蟄伏着。

只聽一個粗沙的聲音道：「以我看，姓唐的未必會來。」

「一定會來，」接話的人是黃烈堂。「他既然派出了『黑馬帮』的人馬先來伏下暗樁，心中早就有了算計，怎麼會不來呢？」

另一個阿諛地道：「他作夢也沒有想到咱們大掌櫃比他棋高一着。」

粗沙的聲音又道：「我倒要看看這小子是飛來？還是由水裏冒出來？」

突然，遠處響起了一陣馬蹄聲。

粗沙的聲音道：「來了！單人獨騎，這小子眞他娘的够種。」

黃烈堂冷笑道：「有勇無謀，不足誇讚。」

這時，只見一匹馬奔上了天津橋。

粗沙的聲音道：「是一匹空馬，馬上無人啊！」

「這小子在耍什麼花樣？」

黃烈堂沒有說話，目光一直盯着那匹馬。

那馬兒奔過天津橋之後，在洛神廟前後繞了一個圈子，竟然到洛水河邊飲起水來了。

粗沙的聲音喃喃道：「黃大掌櫃！這匹馬兒可眞有點蹺蹊。」

黃烈堂低悄道：「別說話！注意四週的動靜，咱們還不能小看姓唐的。」

四週一點動靜也沒有。

那匹馬兒喝飽水之後，低聲嘶嘯，東竄西躍，狀甚得意。黃烈堂的心情，却和這匹牲口成對比，逐漸將一顆心懸吊起來了。

就在這時，傳來一個响亮的聲音，說道：「姓唐的已經來了，黃烈堂，請亮相吧！」

「難道他是飛來的？」

粗沙的聲音道：「他奶奶的，那小子是伏在馬肚子下面來的啊！」

「留神他隱藏的方向！」黃烈堂低聲咐吩之後，復又揚聲道：「小滾龍！你既然來了！又何必躲起來？是漢子就站出來吧！」

唐豪回答道：「黃烈堂！你比我先到，你為什麼要躲起來？」

黃烈堂低聲道：「循聲辨位，找到他藏身之處沒有？」

粗沙的聲音說道：「好像在洛神廟左邊。」

這時，唐豪又揚聲叫道：「黃烈堂！不管你在玩弄什麼詭計，我是一定不會放過你的。」

「不對！」另一個大漢道：「這聲音離洛神廟遠得很哩！」

粗沙的聲音道：「他一定不時移動位置。」

說唐豪有勇無謀，黃烈堂是在說大話。關於唐豪的機智和狡黠，他早在三年前領教過了，絲毫也不敢掉以輕心。

他沉吟一陣，決定攻心為上，因而揚聲道：「小滾龍！咱們原先說好一對一以飛刀較量高下，可是你竟違約搬出了『黑馬帮』的人馬，所以我也只好如法泡製。不過，我要告訴你一件洩氣的事，三十九根暗樁都被我鎖上，你乾脆認輸了吧！」

唐豪久久沒有說話，黃烈堂的話必然令他十分吃驚，他絕不會懷疑黃烈堂的話是在吹牛。

若是常仲達所帶的人馬沒有被困，早就該逼迫黃烈堂現身了，豈會久久不見動靜。

見對方默然，黃烈堂的氣燄更甚，他又揚聲叫道：「小滾龍！由於你的違約，此刻情勢已變。我們該了結一些彼此的恩怨，我姓黃的不為已甚，若是你自動站出來，我決定放你一馬。」

仍是沒有回音，唐豪似乎突然變成了一個啞吧。

粗沙的聲音突然低聲道：「留神，從上游來了一艘快船。」

「哦？」黃烈堂頓時一驚，同時打出手勢，三個人一起蹲伏下來。

那艘船並無人操槳，只是順流而下，逐漸來到這座廢棄的橋墪之處。

黃烈堂低聲道：「篷艙內可能有伏，用暗青子探探信……」

他一語未落，無數支牛毛鋼針已向那艘快船的船艙射去。

毫無反應，但是快船却一轉頭，向橋墪處漂了過來。

相距約莫十步之時，一個大漢手揮長劍躍上了船板，長劍一陣削砍，篷頂破亂而飛，艙內根本連一個人影也沒有。

這時，快船的船頭已經接觸到橋墪，只聽砰地一响，整隻船都被烈燄所籠罩，頃刻間，橋墪也籠罩在火燄之中。

在快船上的那個大漢首當其衝，渾身像個火球，倉皇跳入河水之中，站在橋墪上的另一個大漢和黃烈堂也倉促跳入了水中。

離岸不遠，水也不深，黃烈堂却覺得彷彿有人在拖他的脚，使他喝了好幾口冰冷的水。

正當在他七葷八素之際，一隻手臂勾住了他的頸子，一把尖刀也抵上了他的太陽穴，一個尖尖細細的聲音在他耳邊道：「黃烈堂！你栽啦！你那兩個伙計已在水裏吃了刀子，若想活命，就放乖點些。」

「姑娘！咱們無怨無仇……」

「少說廢話，不然姑奶奶就教你喝水喝個飽。」

黃烈堂那敢掙扎，被那水中冒出來的妞兒逼着登上了河岸。

那女的又道：「揚聲放話，教你的手下丟傢伙，一個個站出來。」

黃烈堂全身濕淋淋，冷得發抖，深深吸了一口氣，才揚聲高叫道：「我是大掌櫃，所有的人都立刻丟掉傢伙，現身站出來。」

一剎時，廟前廟後，草叢間，出現了好幾十條人影。

情勢一變，毫不疑問悉數被常仲達的人分別制住了。

唐豪也現身而出，脫口叫道：「虎妞！原來是妳。」

來人正是虎妞，一身緊身水靠，包裹着她那豐滿的胴體，顯得格外誘人，但是她的神情却冷如冰霜，連唐豪見之也不禁打了一個寒顫。

虎妞將黃烈堂向前一推，沉聲叱道：「你是小人！唐豪却不是小人，站在一邊的，也都不是小人，現在開始憑功夫比高下。」

唐豪在黃烈堂對面站定，冷冷地說道：「我會遵守諾言，用左手出刀，請。」

儘管情勢是如此對他不利，黃烈堂仍然抱着倖存之念，精神一振，緩緩說道：「請問這位姑娘，倘若小滾龍死在我的刀下……」

虎妞截口冷叱道：「那是你的功夫高了。」

「我是問，妳是否會趁機殺我？」

「我絕不會因小滾龍被殺而殺你。」

黃烈堂楞了一楞，道：「難道還有別的原因令妳殺我。」

「你心裏有數。」

黃烈堂猛地打了一個寒顫，訥訥道：「姑娘來自何處？」

「萬勝樓。」

黃烈堂雙手突然一陣抽搐，畢竟是上了年紀的人，鬥志不如年輕人那樣激昂而堅定，怯意逐漸在心底昇起，雙腿也逐漸抖了起來。

唐豪訝然道：「黃烈堂！你可是身體突然覺得不舒服？只要你說一句話，較量之約可以延期，我不願乘人之危。」

黃烈堂搖着頭，語氣軟弱地道：「我沒有病，但是我放棄拔刀的權利了！小滾

龍！殺我吧！我仍然是死而無憾。」

唐豪沉聲道：「黃烈堂！拿出勇氣來，苦練三年，也該亮亮，你如此裝弱，不但不配作一個江湖人物，更不配稱為黑道上的老前輩。拔刀，只要你拔得出刀來，就算你贏了。」

黃烈堂嗚咽地道：「不行！不行！我突然變得怕死，我……我……」

唐豪怒喝道：「滾！滾！滾！像你這塊料根本就對我不成威脅，拔你一根頭髮都是多餘的，滾遠點，別讓我再見到你，也別讓我再聽到你的名字。我不必殺你，你自己已經殺死你的信心。」

螻蟻尚且惜命，為人豈不貪生？黃烈堂一聽唐豪饒恕了他，立刻抱頭鼠竄。

虎妞一橫身攔住了他的去路，沉叱道：「姓黃的慢走一步。」

唐豪揚聲道：「虎妞！讓他滾，不要玷污妳的手，不要染污妳的刀。」

虎妞沒有理會唐豪，冷冷道：「黃烈堂！你和唐豪完了？」

黃烈堂吁嘆道：「我輸了，在他的面前，我連刀都拔不出來。」

虎妞銀牙一咬，說道：「咱們還沒有完。」

黃烈堂駭然張目，道：「姑娘！咱們無冤無仇，何苦相逼？」

「少廢話！拔刀。」

「妳一定不放過我這條老命麼？」

虎妞道：「歐陽老先生的年紀比你大得多了。」

唐豪不知她在說些什麼，黃烈堂却像是心坎上捱了一記焦雷，踉蹌地連退好幾步。虎妞手執七首逼了過去，沉聲道：「我不像唐豪那樣心地仁慈，即使你不拔刀，我也要殺你。」

殺一個毫無抵抗能力的人，非唐豪所願，因此他揚聲道：「虎妞！算了吧。」

虎妞冷冷道：「方才你們面對面時我可不曾插過一句嘴，現在你也少管我的閒事。」

唐豪好像在虎妞身上找到了屬於鄭琦梅那種強悍性格，因此他不再說話了。他深知是無法攔阻的。

此刻，天色已明，蒼穹一片銀白，但是，黃烈堂的面孔比天色更白。

虎妞突然飛身前撲，一刀刺進黃烈堂的心窩。

黃烈堂渾身顫抖，雙眼翻起來看天。他的左臂，似乎想舉起來，却有些力不從心。

虎妞猛地拔出七首，復又刺了過去，黃烈堂倒在地上，她還沒有停手。一刀，二刀，三刀……刺得黃烈堂身上百孔千瘡，慘不忍睹。

唐豪奔過去拉住她，嘶吼道：「虎妞妳太殘酷了，殺人不過頭點地，怎又如此歹毒？」

虎妞丟棄了七首，突然撲進唐豪的懷裏，放聲大哭起來。

唐豪不禁楞住了，以虎妞如此强烈的性格，怎會如此嚎啕大哭呢？

他猜想一定發生了什麼不尋常的事，連忙抬起她的臉，柔聲問道：「虎妞，出了什麼事？」

虎妞畧止悲聲，對唐豪凝注許久，才抽噎地道：「歐陽老先生……死了。」

「哦？」唐豪渾身猛地一顫。

「還有馮雷，蔡無雙，以及十幾個曾經共過患難的兄弟姐妹們，詳細的傷亡我還來不及清點。他們都死得好慘。」

「是誰殺了他們？」

「是黃烈堂僱的殺手，埋伏在萬勝樓門口，咱們一出門就遭遇伏擊。這些殺手一個個武功不凡，招式詭異，又都身懷暗青子，咱們幾乎連還手的餘地都沒有。我只是僥倖逃脫。」

「你們為什麼要糾衆而出呢。」

「大夥兒都不願讓你落單。」

「哦……」唐豪雙手掩面，悲痛地道：「他們都是為我而死，我立誓要為他們報仇。」

「元兇伏誅，此仇已雪……」

「不！我要宰盡那羣殺手。」

「唐豪！萬勝樓不能回去了，咱們只得暫時避一避風頭了。」

「沈姑娘和赫夫人的屍體，收葬了沒有？」

「已經辦妥了。」

「那麼，我們暫時到『黑馬帮』去避避風頭吧。」

這時，常仲達過來問道：「唐豪，走！黃烈堂的手下如何發落？」

唐豪想了想，道：「帶幾個黃烈堂的親信回去，我要盤問是那些殺手在萬勝樓門前行兇，其餘的教他們滾出洛陽去。」

× × ×

天雖已大亮，却稀稀落落地下起小雨。天彷彿也在哭泣，是在為那些死者而哀悼？還是因為江湖上血腥處處而傷心呢？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誠為不朽名言，自古以來，罪惡的淵藪必然是易墮難起。唐豪有心脫離黑道，改邪歸正，然而兩手血腥，一身恩怨却絆住了他。今後他的遭遇如何，請賜閱江湖恩仇之五——「滾龍殺手」。

名著預告

江湖恩仇錄故事之五：「滾龍殺手」 朱羽著

江湖恩仇錄故事共有五大篇，篇篇內容情節曲折，題材新頴，精彩絕倫，是篇「滾龍殺手」為江湖恩仇錄最後一個故事，將繼「怒漢」後不久在本刊發表，敬請留意。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應天府總捕頭神眼楊晉，自接獲限期緝捕慘殺七王爺寵妃一案後，乃廣托丐帮及城中鏢局各總鏢頭，請予帮忙找尋線索，以他數十年辦案經驗及江湖閱歷，看出長江鏢局總鏢頭的外甥岳秀，是一位奇才異能之士，力請協助，岳秀碍於舅父顏面，允予盡力，詎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副總捕頭張晃竟遭人暗算，昏迷不醒，楊晉竭盡所能，也不能把他救醒過來，迫得把張晃抬返家中，邀請岳秀到來，岳秀看出張晃爲人截斷三處經脈，乃以本身內力爲張衝開穴道，楊玉燕現身攔阻岳秀要他留此助破凶案，終由岳秀力言决心相助，而獲玉燕諒解——

鬧市藏猛虎　溷水隱蛟龍

岳秀道：「多謝姑娘。」大步行了出去。

眼望着岳秀的背影，消失不見，楊玉燕急急的轉回到花廳之中。

這時，張晃正坐在一張木椅上。

只聽楊晉緩緩說道：「張兄弟，你先喝了這杯茶，再慢慢的想想看。」

張晃歎一口氣道：「我都想過了。」

王勝道：「你沒有瞧到什麼人，難道連一點聲音也沒有聽到麼？」

張晃道：「一點也沒有聽到，只覺身子一麻就失去知覺，倒了下去。」

楊晉皺皺眉頭，道：「連一點徵像也沒有麼？」

張晃苦笑一下道：「總捕頭，那人大約早已在那裏了，隱身在暗處，突然下手施襲，我來不及轉頭，人就倒了下去。」

楊晉啊了一聲，凝目沉思。

但最驚愕的，是楊玉燕了，喃喃的低聲說道：「果然被他說對了！」

楊晉一轉頭道：「燕兒，什麼事？」

楊玉燕緩緩說道：「岳秀，他說張叔叔不會知道什麼，果然被他猜中了。」

楊晉道：「妳怎麼知道？」

楊玉燕道：「孩兒攔路問了他！」

楊晉皺皺眉頭，道：「燕兒，你可問過他住在何處？」

楊玉燕道：「女兒不好問，不過，他說過，該來的時候，他自會來和爹見面，爹最好不要找他。」

楊晉回到室中走了一陣，道：「走！咱們去那裏瞧瞧去！」

王勝道：「總捕頭，咱們可要帶些人去。」

楊晉搖搖頭，道：「用不着帶人，咱們三個人去一趟……」目光轉到張晃的臉上，道：「張兄弟傷勢，還能行動麼？」

張晃道：「屬下已然無碍。」

楊晉道：「那很好，咱們吃點東西就去。」

楊玉燕道：「酒飯早已備好。」

楊晉等用過酒飯，換過了衣服，瞥見楊玉燕也更了男裝，站在廳門處。

王勝瞪着眼瞧了一陣，道：「你是玉燕？」

楊玉燕笑一笑，道：「是我，王叔叔。」

楊晉一皺眉頭，道：「玉燕，你又要換了男裝作甚？」

楊玉燕一欠身，道：「爹，女兒想去瞧瞧，也許能助爹一臂之力。」

楊晉搖搖頭，道：「不行，我和你張，王兩位叔父同行，已經可以應付了，用不着妳再跟去。」

楊玉燕沉吟片刻，轉身退去。

王勝低聲說道：「玉燕很能幹，只怕已承繼了總捕頭的武功衣鉢。」

楊晉道：「女孩子能有什麼大用？」

舉步向前行去。

離開了楊府，張晃帶路，三個人直奔鐘鼓樓。

那是大青磚砌成一座三層高樓，雖然地處鬧區，但因爲這座鼓樓，建築的年代久遠，有一股陰森之氣，所以，入夜之後，很少有人來此走動。

張晃帶領兩人，直登二樓。

這時，不過是太陽偏西的時分，二樓上却是一片空蕩，遊人絕跡。

楊晉四顧了一眼，道：「這地方，難道就沒有看守的人麼？」

張晃道：「屬下記憶之中，這裏似有一個打掃之人。」

楊晉道：「那人住在那裏？」

張晃道：「就屬下記憶，似是住在三樓。」

楊晉嗯了一聲，道：「張兄弟，你在那裏遭人襲擊。」

張晃道：「就在這二樓進口之處，那人似乎是隱在二樓後面，屬下一脚踏進門口時，被人暗算暈倒。」

楊晉打量了那樓門口處的形勢一眼，緩緩說道：「他藏在樓梯後面，你已上樓，背後全暴露在他襲擊之下。」

張晃道：「不錯，他出手快，又極意外，屬下連回頭都未來得及。」

楊晉道：「你追踪那人，可也是登上了二樓麼？」

張晃道：「屬下是跟着他上來的。」

楊晉道：「那人什麼樣子，你還記得麼？」

張晃沉吟了一陣，道：「總捕頭這麼一問，屬下倒想起一件事來了。」

楊晉道：「什麼事？」

張晃道：「屬下只記得他穿着一件青衫，但却始終沒有瞧到他的面目。」

楊晉哦了一聲，道：「那是說人家有意的誘你至此了。」

張晃道：「大概不錯吧！」

楊晉點點頭，道：「這是有計劃的行動，他們故意誘你到此，加以暗算麼。」

張晃道：「屬下想不明白的是，他們明明有取我性命的機會，但却不肯殺我，故意留了下我一條性命的用心何在呢？」

楊晉道：「示威，他想咱們無法解得那截脈手傷的經脈，唉！事實確也如此，如若咱們沒有能力解你脈穴，那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了。」

張晃點點頭道：「總捕頭說的是，那眞是比殺死屬下，更使總捕頭難過了。」

王勝低聲道：「總捕頭，這件事，看來，似和王府的血案有關了。」

楊晉沒有立刻回答王勝的話，仰看屋頂出神。

好像是正在思索着一件很重要的事。

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楊晉突然回頭望着樓梯口處，大聲喝道：「什麼人？」

右手已然扣住了兩枚金錢鏢。

只聽一個清亮的聲音，道：「我！」

楊晉道：「既然來了，爲什麼不現身一見。」

但見人影一閃，一個身着灰布衫的蓬髮的大漢，陡然出現在樓梯口處。

楊晉望了來人一眼，突然一抱拳，道：「駱兄。」

來人正是丐帮金陵分舵舵主駱天峯。

駱天峯還了一禮，道：「楊大人。」

楊晉道：「承蒙駱舵主賜助，楊某還未拜謝。」

駱天峯說道：「不敢當，楊大人言重了。」

楊晉道：「駱兄一個人來麼？」

駱天峯道：「在下還帶了丐帮中兩名弟子，他們守在樓下。」

楊晉道：「駱兄來此，可是尋找兄弟麼？」

駱天峯道：「不，是不期而遇。」

楊晉道：「駱兄可是聽到了什麼風聲而來麼？」

駱天峯道：「兄弟得帮中弟子報告，此地有異，特來勘察一番。」

楊晉道：「貴帮的耳目，果然是靈通的很。」

駱天峯道：「楊大人可也是聽到了什麼風聲。」

楊晉道：「不瞞駱兄，兄弟一位得力的手下，就是在此地受了暗算。」

駱天峯微微一笑，目光盯注在張晃的身上，道：「可是張副總捕頭麼？」

夜鷹張晃聽得一楞，道：「你怎知道的這樣清楚。」

駱天峯道：「張兄是大人物，金陵城中有誰不知，有誰不曉，不像咱們叫化，滿街亂走，也無人過問。」

楊晉哈哈一笑，道：「丐帮耳目的靈通，天下各大門派，無出其右，這些事情，如何能瞞過駱舵主。」

駱天峯道：「慚愧，慚愧，如若兄弟的耳目眞正靈通，早就及時而至了。」

楊晉道：「駱兄聽到了什麼消息？」

駱天峯沉吟了一陣，道：「敝帮中人，發覺了張副總捕頭追踪一個人到此，立時追踪而來，但人還未進入二樓，已受了人的暗算，倒在樓下。」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貴帮中人是否傷在了截脈手下。」

駱天峯搖搖頭，道：「不是——。」

楊晉怔了一怔，道：「那是傷在了什麼手法之下。」

駱天峯說道：「一種珠鏢，打傷了穴道。」

楊晉道：「可是傳言於江湖的豆粒打穴之技麼？」

駱天峯說道：「不錯，那是一種極難練成的手法，江湖上有此能耐的，屈指可數。」

楊晉道：「駱兄見多識廣，對能够用珠鏢打穴的人物，定都認識了。」

駱天峯道：「這個，兄弟倒是知曉幾位，不過，那些人都是目下武林中德望俱高的人，決不會跑到金陵城中來，隨便傷人。」

楊晉道：「貴帮中那位弟子，清醒過來沒有？」

駱天峯道：「清醒過來了。」

楊晉道：「駱兄，你來此的目的，必是——」

駱天峯接道：「那傷人兇手，只怕早已離開了此地，在下來此，只不過是想勘查一下這鼓樓的形勢罷了。」

楊晉道：「不知駱兄願和兄弟一同瞧看一下。」

駱天峯道：「不太方便吧！三位先請便，兄弟自己瞧瞧。」

楊晉道：「那麼咱們各自勘查了。」

駱天峯一抱拳，道：「楊大人請。」

楊晉帶着王勝，張晃，舉步向三樓行去，一面說道：「駱兄，如若有便，今晚上請到寒舍便飯好麼？」

駱天峯道：「便飯不用了，如若在下覺着必需一見楊大人時自會到府造訪。」

楊晉一抱拳，道：「兄弟恭候。」轉身行上三樓。

三樓地方，比二樓稍爲小了一些，但却有兩個隔開房間。

一個六旬左右，微微駝背的老者，坐在一張木櫈上。

那木櫈靠在一處窗口，那老者正在望着窗外，樓下的景物。

古老的鼓樓，寂寞的老人。

那老人的耳朶大約也有些聾，三個人進入了廳中，他竟是一無所覺。

王勝輕輕咳了一聲，道：「你叫什麼名字？」

那老人緩緩轉過頭來，望了三人一眼，慢慢的站起了身子。

這老人雖然有些耳聾，身駝，但他的眼力却是很好，立刻站起了身子，說道：「三位是……」

大約是，他很少離開這座鼓樓，竟然連應天府三位大捕頭，也不認識。

王勝道：「咱們是府衙裏的人，你叫什麼名字？」

楊晉一皺眉頭，想阻止王勝時，已經來不及了。

那老人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三位大人，來這裏視察的，小人是叫洪七。」

楊晉笑一笑道：「原來是洪老兄。」

駝背老人說道：「不敢當，大人。」

楊晉道：「你看守這座鼓樓，好長時間了。」

洪七沉思了一陣，道：「四年多，前一任看鼓樓的死去之後，小老兒一位朋友引薦才到這裏，一幌眼就是四年多了。」

楊晉一對神光湛湛的眼睛，盯注在洪七的身上瞧着。口中說道：「洪老哥，家裏還有什麼人？」

洪七道：「孤苦無依啊！如是有個兒子，女兒什麼的，小老兒，也不會找這份差事了，常年守在這裏，不能離開，這份清靜雖是不錯，只是清靜的有些寂寞，好在麼！小老兒的年紀大了，也習慣這樣的日子了。」

楊晉道：「這座鼓樓，難道沒有人常來瞧看麼？」

洪七道：「有是有啊！不過，那是兩年前的事，近兩年來，不知何故，竟然是遊人絕跡，很少有人來了。」

楊晉道：「爲什麼，你老常年在此，定然知曉原因了。」

洪七道：「鬧鬼！唉！不知這傳說從何說起，小弟住了四年多，就從沒有遇上過鬼。」

楊晉道：「鬧鬼，這座鼓樓，雖然古老，但地處鬧區，四週都是人家，怎麼可能鬧鬼呢？」

洪七道：「說的是啊！這件事，不知道是怎麼傳出去的，近兩年，很少人來這裏了。」

楊晉回顧了張晃，王勝一眼，道：「這鼓樓鬧鬼的事，咱們聽過沒有？」

王勝道：「沒有，從沒有聽人說過這件事？」

楊晉道：「洪老兄，從沒有遇到過鬼怪？」

洪七道：「沒有，有時風雨之夜，這大的古老房屋，確然是有些陰沉，不過，小老兒這把年紀，縱然是眞有鬼怪，小老兒也不怕。」

楊晉點點頭，道：「洪老哥沒有遇到過鬼怪，不知是否遇到過人。」

洪七一怔，道：「自然是遇到過了，像三位就是。」

楊晉道：「我說的是爲非作歹，行踪鬼祟的壞人。」

洪七道：「小老兒有些耳背……」

楊晉接道：「我知道，但你的眼力很好，就算年輕人，也難及得。」

洪七道：「對啊！小老兒，就是這雙眼睛還亮。」

楊晉道：「那你一定見了不少人？」

洪七道：「閱人多矣！不過，壞人的臉上，也沒有刻字，小老兒，如何能分辨出他是好人壞人呢？」

王勝冷冷說道：「老頭子，你是耳聾心不聾啊！」

洪七道：「小老兒的耳朶，只是稍有毛病，如是聾的太厲害了，只怕也謀不到這份差事了。」

王勝臉色一變，想要發作，却被楊晉攔阻，道：「洪老丈，近兩日內，可有人來過這座鼓樓。」

洪七道：「有！」

楊晉道：「老丈目光銳利，可記得那些都是什麼樣的人？」

洪七沉吟了一陣，道：「前天中午吧！有兩個人，到這裏來過，那是一個老頭子，帶着一個小女娃兒。」

楊晉道：「啊！那老人什麼樣子？」

洪七道：「高高的個子，臉色很紅潤，却留了好一部雪白的鬍子。」

楊晉道：「那位姑娘有幾歲啊？」

洪七道：「那女娃兒，大概有十五六歲吧，梳着兩條辮子，人長的很伶俐，小老兒不便盯住人家看，所以，有些地方，沒有瞧清楚。」

楊晉道：「除了那一老人，一少女之外，還有什麼人來過？」

洪七道：「小老兒沒有見過了，再就是，你們三位啦。」

楊晉望望門外的樓梯，道：「這面上去，是什麼地方？」

洪七道：「鼓棚，上面架着大鼓。」

楊晉道：「可以上去瞧瞧吧！」

洪七道：「一般的遊客，不能上去，三位是衙門裏人，小老兒也不敢攔阻了，不過，千萬不能打響了鼓。」

楊晉笑一笑，道：「我知道。」

暗中給張晃，王勝施了一個眼色，舉步向鼓棚上行去。

王勝，張晃，久年追隨楊晉，對他的一舉一動，都能領受。

兩人未追隨楊晉登上鼓棚，却一左一右的守在洪七身側。

楊晉舉步行動中，暗中提聚了眞氣，右手也暗抓了兩枚金錢，小心翼翼的上了鼓棚。

一面大鼓，近丈方圓的大鼓，放在一張特製的木架上。

木架前面，吊着兩隻大鼓槌。

楊晉繞着大鼓，走了一圈，瞧不出什

麼可疑之處。

這座棚，雖然不小，但擺設的東西不多。

除了那面大鼓之外，只有木架和鼓槌，一目了然，很難有藏身之處。

心中暗自忖道：那人在此地傷了張晃，自然會引起官府嚴密的搜查，怎麼藏身於此呢？

但丐帮的耳目，向極靈通，如是此地已無可疑，那駱天峯，又怎麼帶人到此地呢？

這時，陽光斜照，鼓棚中景物清明，楊晉又仔細瞧過了四週景物，確無可疑之處，才下了鼓棚。

洪七仍然站在原處，張晃，王勝，分守在洪七兩側。

楊晉舉舉手，低聲對王勝和張晃說道：「你們先下去等我，順便瞧瞧丐帮是否還有人在？」

兩人猶豫了一下，却未多問，魚貫下樓。

這時，廣大的三樓上，只餘下了洪七和楊晉兩人。

楊晉雙目中暴射出湛湛神光，盯注在洪七的臉上，道：「洪老丈，你百密一疏，露出了一點破綻……」

洪七笑一笑，道：「小老兒不明白你說的什麼。」

楊晉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洪七道：「小老兒，雖然拏的俸銀，每日守在這鼓樓上，對府中大人，見面甚少……」

楊晉微微一笑，道：「老丈，你好沉着啊，在下不得不說了。」

洪七道：「小老兒洗耳恭聽。」

楊晉道：「應天府總捕頭，神眼楊晉，便是區區。」

洪七道：「楊大人……」

楊晉接道：「遣走兩位副總捕頭，就是不願揭穿你的身份，在下爲老丈留了面子，也希望老丈能帮我一個忙……」

洪七笑一笑，道：「我！一個糟老頭子，能帮你什麼忙呢？」

楊晉冷冷一哼，說道：「洪老丈，光棍眼睛中不揉砂子，我楊晉被江湖朋友們，送了一個神眼的外號，難道是個被人白叫的麼？」

洪七道：「楊大人，這一次，只怕看走眼了，小老兒，確然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

楊晉臉色一沉，道：「老丈，在下不希望用出非逼你露出一手不可的手法，但老丈，再不給我楊某人的面子，楊某人爲勢所迫，只好動強了。」

洪七嘆了一聲，道：「我這一把年紀了，你還能把我怎麼樣？」

楊晉冷冷說道：「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你私通梟匪，暗算副總捕頭，先行拏下死牢，後追捕到匪首之後，再行一道解審。」

洪七道：「好厲害啊！大人，這就是你們作官的手段麼？」

楊晉道：「老丈別忘了，這鼓樓上守護人，也是公門中人。」

洪七突然一挺腰幹，微駝的背脊，忽的直了起來，道：「楊大人，你把老夫看成什麼人了？」

這位背駝耳聾的老人，一瞬間，似是變了一個人般，雙目中神光炯炯，身軀修偉，高出了楊晉半個頭，一眼之下，就使人感覺到，那是一個武林健者。

楊晉一抱拳，道：「老丈果然是一位息隱市井的高人，但不知何以竟會謀取看守鼓樓這份差事。」

洪七道：「老夫喜愛這裏的淸靜，悠閒，原想會生老此地，想不到竟被你楊大人逼得我露了眞象。」

楊晉道：「楊某人多有得罪，還望老丈多多的原諒。」

洪七道：「唉，也許是老夫閒膩了，有着一種髀肉復生之感，如是老夫不願自露眞象，量你也沒有法子，使我流現出眞正的面目出來。」

楊晉的閱歷，是何等豐富，已然覺出這位洪七，不但是一位武林人物，而且還是一位有名頭的人物，當下一欠身，道：「老前輩說的是。」

洪七哈哈一陣大笑，說道：「楊大人，你好厲害，看來，老夫也要上你的圈套的了。」

楊晉肅容說道：「王府血案，鬧的我楊某人灰頭土臉，幸好在下還有一點人緣，金陵城中的江湖朋友們，都願助我一臂，如再得老前輩帮我一把，相信不難追捕兇徒。」

洪七冷冷說道：「王府血案，和老夫無關，但老夫不滿的是，他們竟敢在鼓樓上傷人……」

楊晉道：「說的是啊！他們這做法，分明未把你老前輩放在眼中了。」

洪七淡淡一笑，道：「楊大人，別灌迷湯，老夫不吃這個……」

楊晉微微一笑，不再多言。

洪七仰望屋頂，沉吟了一陣，說道：「楊大人，受傷的可是剛才那位張副總捕頭？」

楊晉道：「不錯，是他。」

洪七道：「他被什麼手法所傷。」

楊晉道：「震脈手。」

洪七微微一怔，道：「震脈手，楊大人能解開震脈手，震傷的經脈。」

「我不能，」楊晉手捋長髯，緩緩說道：「是有一位年輕的高手，帮了我的大忙。」

洪七啊了一聲，道：「年輕人……」

楊晉說道：「是的！一個年紀很輕的人？」

洪七問道：「楊大人可否說出他的姓名？」

楊晉道：「他太年輕了，而且也不出身於武林，在下對於他的底細，也是不太清楚。」

洪七道：「楊大人是否知曉他的名字呢？」

楊晉道：「那個自然知曉。」

洪七道：「可否見告？」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岳秀，老前輩聽說過麼？」

洪七口中喃喃自語了一陣，似是想不出岳秀是誰。

但他仍不死心，笑一笑，道：「你說他很年輕啊！」

楊晉道：「是的，很年輕。」

洪七道：「大人能够說出一個年齡的數字麼？」

楊晉道：「這件事很重要麼？」

洪七道：「是！很重要，你說出他的大致年齡，那就有了一個，可以瞭然他武功的綫索。」

楊晉沉吟了道：「二十歲吧！也許會大上一兩歲？」

洪七道：「二十一二的年紀，那該是很有成就的人了。」

楊晉道：「老前輩，在下心中也有一點疑問，老前輩可否見告？」

洪七道：「楊大人先請說出內情來，老朽才能斟酌答覆。」

楊晉道：「老前輩已然露了像，雖然，還未說出眞正的名號，但已不用再隱藏甚麼了。」

洪七道：「楊總捕頭，你有什麼話，直截了當的說出來吧！」

楊晉道：「在下是恭敬不如從命了，老前輩既然見到了張晃受傷的事，想必也見到那行兇的匪徒了。」

洪七道：「不錯，見過了。」

楊晉心中大感喜悅，但他盡量的掩藏着自己，不讓它流露出來。緩緩問道：「老前輩可否說出那人的形貌，年歲？」

洪七道：「他穿着一襲青衫，戴了一個寬大的帽，遮住了本來的面目。」

楊晉心中大急，急急問道：「老前輩，沒有瞧出他的面貌麼？」

洪七道：「也許他只是避人耳目，並非是單獨的防備老夫。」

楊晉沉吟了一陣，突然一抱拳，道：「老前輩的看法，他是否還會到這鼓樓上來。」

洪七道：「很難說啊……」

楊晉說道：「那就請老前輩留心一些，希望下一次見到他時，老前輩能够詳細的說出他的形貌，在下打攪了，就此別過了。」

洪七沒說話，目注楊晉下樓而去。

招呼了王勝，張晃，三個人匆匆趕回楊晉家中。

書室中，早已備好了香茗。

楊晉喝了一口熱茶，緩緩說道：「那位看守鼓樓的老人，是一位身負絕技的高人……」

王勝啊了一聲，道：「屬下帶人去把他捕來……」

楊晉揮揮手，道：「毛躁不得，坐下來。」

王勝碰了個釘子，緩緩坐下，道：「總捕頭，咱們還沒有一點眉頭，那老小子，既然是武林中的高人，但却隱居那鼓樓之上，還會存有什麼好心，說不定，張晃就是被他所傷。」

楊晉道：「也有可能，但他可能性很小。」

王勝道：「先把他拏下牢中，問他也可以方便一些。」

楊晉道：「話是不錯，如若他不是血案兇手，咱們豈不是得罪了一位息隱風塵的高人？」

王勝道：「總捕頭思慮太多了。」

楊晉道：「你帶人去捕他，可能使他撒手一走，也可能激起他的怒火，出手拒捕。」

王勝道：「我多帶人手，難道他還敢殺傷公差不成。」

楊晉道：「你要激怒了他，他爲什麼不敢，你這法子不成。」

三人對坐研商，直到天色掌燈時分，三個人仍然沒有商量個結果出來。

王勝是主張召集人手，圍住鼓樓，先拏住人再說。

但楊晉却主張謹愼，不可冒然從事。

張晃的意見是，對方既然是一位武林高手，憑仗捕快們出手，決無法制服對方，主張邀請三家鏢局子的人手，合力出手先制服住對方，再問內情。

三個人議論紛紛，說來說去，仍然是找不出一個適當的辦法出來。

正當三人猶豫難決時，忽然，有一個門房行了進來，欠身說道：「稟老爺，有一位岳爺求見。」

楊晉霍然站起身子，道：「是岳秀，快些請進來。」

口裏說請，人却大步迎了出去。

岳秀穿着一身青衣小帽，背手站在大廳中，正在看一幅山水畫。

楊晉一抱拳，道：「岳世兄！」

岳秀緩緩轉過身子，欠欠身，道：「楊大人。」

楊晉道：「世兄請入書室待茶，在下也正有事請教。」

岳秀道：「這廳中談話不方便麼？」

楊晉道：「書室中已備有香茗，而且只有在下兩個助手，別無他人，岳世兄但請放心。」

岳秀略一沉吟，說道：「那就有勞帶路。」

行入書室，張晃立刻起身，拜謝救命之恩，王勝也早打心眼裏服了人家，急急起身見禮。

楊晉長揖肅客，把岳秀讓入了客位，親手奉上了一杯香茗。

應天府的總捕頭，是何等權威人物，這一來，使得生性冷傲的岳秀，忽然有着不好意思感覺，接過香茗，欠身道：「大人，你太客氣了。」

楊晉一雙眼，閱人多矣，近二十年的總捕生活，使他體會到官府和江湖兩重的爲人方法。長長歎口氣，道：「老弟，這件事，關係着我的身家性命，你老弟慨允相助，楊某是感激莫名，老實說，楊某一家性命，大半寄托於你老弟身上了。」

這一頂高帽子，很高很高，使岳秀有些無法推托。

不論他岳秀才慧如何？但論閱歷，經驗，他是無論如何，難是楊晉的敵手。

不知不覺間，被楊晉套牢。當下笑一笑，道：「大人言重了，岳某人既承了舅父之命，自會盡力相助。」

楊晉一抱拳，道：「老弟，我這裏謝了你。」

岳秀還了一禮，說道：「令媛在家中麼？」

這句話問的太冒昧，楊晉楞了一楞，道：「這丫頭被我喝叱了兩句，半天沒有見她的面了。」

岳秀道：「大人最好遣人去她的房中

瞧瞧——」

楊晉接道：「老弟，你只管直說，發生了什麼事？」

閱歷豐富的楊大人，已然聽出了弦外之音。

岳秀道：「令嬡似是已混入王府，難道未和大人商量麼？」

楊晉瞪大了一雙眼睛，道：「有這等事，這丫頭，胆大妄爲。」

岳秀搖搖頭，道：「令嬡够聰明，更難得的，是她的胆氣，就在下觀察所得，令嬡一身武功，似乎是也到了相當造詣，而且，她走的路子也不錯，這件案子，王府內也是個着手，應天府中捕頭，雖然够威風，但大約還不敢到王府中查案，只要她進行的小心一些，還不至爲人發覺。」

楊晉究竟是經歷過大風大浪的人，立時間，沉住了氣，笑一笑，道：「這丫頭鬧的雖不像話，但也是一番孝心啊！」

岳秀話題一轉，道：「大人，你們去過了鼓樓吧？」

楊晉怔了一怔，暗道：「丐帮耳目靈敏，那是因爲他們弟子衆多，各處都兼顧得到，但這位年輕人，却是隻身入江湖，怎會也有着這樣的能耐呢？」

心中念轉，口中却緩緩應道：「不錯，在下去過了鼓樓。」

岳秀道：「幾位在鼓樓上，可見過一個微微駝背的老人。」

愈說，楊晉愈有些害怕了，他簡直對這個年輕人感到有些驚訝。

因爲，他每一句問話，都是那麼的有力，那麼的深入，激動人心。

楊晉又點點頭，道：「是！老弟，你可是跟着我們去了。」

岳秀道：「說穿了，也沒有什麼，在下先諸位而去過了。」

楊晉道：「老弟，你也都看到那位老者了。」

岳秀道：「那老人有一雙很厲害的眼睛，在下相信沒法子逃過他的雙目。」

楊晉道：「他自稱洪七，老弟認識他麼？」

岳秀搖搖頭，道：「我不認識他，而且，他也不認識我。」

楊晉道：「他不是瞧到了你老弟的眞正面目麼？」

岳秀道：「他瞧到了我是不錯。但他沒有瞧到我眞正面目。」

楊晉點點頭，道：「老弟，那位洪老丈，也是一位武林高人？」

岳秀道：「楊大人這神眼的名字，果然是沒有使人白叫，能够一眼辨認出他是武林高人！」

楊晉道：「在下也費了一番工夫，才使他承認下來。」

岳秀道：「想當然耳。」

楊晉道：「在下想不通，那洪七既是一位武林高人，怎會自甘淪落，在那鼓樓上看守大鼓。」

岳秀道：「這中間，自然會有很重要的原因，楊大人是否想到了。」

楊晉道：「在下也這麼一個想法，不過，那位洪老丈講，他隱息於此，志在養老。」

岳秀說道：「天下山明水秀之區，何止千百，爲什麼要隱息於看守鼓樓的環境中。」

楊晉道：「這個，這個……」

岳秀道：「這個就要你楊大人多費一點腦筋了。」

楊晉說道：「老弟，楊某現在應該如何？」

王勝接道：「總捕頭，先把那位洪老頭子給拿下，送入府裏……」

楊晉怒道：「你胡亂出主意，只怕要壞了大事。」

岳秀緩緩說道：「那位洪老丈，不是個簡單人物，他也決不會爲了喜愛那份清靜，而謀取得那份看守鼓樓的差事。」

楊晉點點頭，道：「岳世兄說的是，但他留在那鼓樓所在，用心何在呢？」

岳秀道：「清楚些說，那座古老的建築，並非清靜之處，地處要區，人來人往，雖然，有過鬧鬼的傳說……」

楊晉心中一動，接道：「那鬧鬼的傳說，可和那洪老丈有關麼？」

岳秀道：「在沒有找出證明之前，也不能說和他無關。」

楊晉點點頭，道：「謝指點，在下這就設法先把他擒拏下獄。」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楊大人，你可是覺那洪老丈很好對付麼？」

楊晉道：「不好對付？」

岳秀道：「這就是了，如若想擒住那洪老大，必得下一番工夫才是。」

楊晉道：「在下準備立調捕快，再邀請一般鏢師們參加，如是岳世兄能够助我們一臂之力，那是更好不過了。」

王勝哈哈一笑道：「對！拏下獄中，不怕他不說實話。」

岳秀沉吟了一陣道：「總捕頭，此事想來容易，做起難，在下只答應暗中助你們一臂之力。」

楊晉點點頭，道：「有此一言，我們放心多了……」

語聲一頓，接道：「張副總捕。」

張晃一欠身道：「屬下在。」

楊晉道：「你去調動精明捕快四十人，各帶兵刃，半個時辰之內，趕往鼓樓，埋伏左右，監視那洪老丈的行動。」

張晃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楊晉道：「岳世兄，是否要同去瞧瞧去！」

此時，天已入夜，滿天星斗，不見月明，這就是給了楊晉等不少行事上方便。

岳秀拱一拱手，說道：「在下自己先走。」

楊晉點點頭，回顧了王勝一眼，道：「你去請江南，金陵兩家鏢局的總鏢頭，曹長青，崔大光，請他們帶上兵刃，暗器，到舍下來會齊。」

王勝一抱拳轉身大步而去。

岳秀笑一笑，道：「看來大人對那位洪老丈，十分謹愼。」

楊晉神情肅然的沉聲說道：「在下的看法，那位洪老丈，是一位很傑出的江湖高人，雖然有，曹、崔兩位總鏢頭相助，但仍希望岳世兄，亦能够隨行同往，以作支援。」

岳秀道：「在下一定去，但情勢無必要，在下就不現身了。」

說完話，也不待楊晉再答腔，轉身而去。

看岳秀消失的背影，楊晉不禁暗暗歎息一聲，頓時與起了長江後浪推前浪的感慨。

岳秀離去不久後，王勝帶着江南鏢局的曹長青，金陵鏢局的崔大光，也匆匆趕到。

兩個人，各帶了兵刃，曹長青是一把金背大砍刀，崔大光是一條十三節亮銀軟鞭，和一袋亮銀梭。

楊晉也換了一身黑色勁裝，帶了量天尺和寬面短刀，一袋金錢鏢。急急一抱拳，道：「崔兄、曹兄，勞動兩位深夜出動，兄弟很感不安。」

曹長青哈哈一笑，說道：「在這些年來，承蒙你楊兄弟照顧，咱們確是感激不盡。」

崔大光道：「楊兄只管吩附，水裏水中去，火裏火中行。」

楊晉笑一笑，道：「兩位厚愛，咱們到鼓樓去請一位息隱江湖的朋友，那人武功很高，特請兩位助兄弟一臂之力。」

崔大光奇道：「鼓樓上隱居一位武林高人，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楊晉道：「四年多了。」

崔大光怔了一呆，說道：「曹兄，咱們當眞是老邁了，鼓樓上住了一位武林高人，一住四年，咱們竟然是一點也不知道啊！」

曹長青心中明白，楊晉乃江南第一名捕，武功決不在金陵三家鏢局總鏢頭之下，這番竟請了自己帮忙，可是從未有過的事，那人定非好與人物。

心中念轉，雙目却四下轉顧，道：「怎麼？長江鏢局的方兄沒有來？」

楊晉道：「方兄染恙初癒，兄弟是不便請他助手。」

曹長青道：「原來如此。」

崔大光道：「楊兄，你知曉那人是誰了？」

楊晉道：「他自稱姓洪，兄弟眼拙，瞧不出他的來路。」

崔大光道：「走！咱們瞧瞧去。」

曹長青道：「慢着。」

楊晉道：「曹兄有什麼見教？」

曹長青道：「楊兄吃的是公事飯，和咱們吃江湖飯的有一些不同！」

楊晉道：「曹兄請吩咐，如是確有爲難之處，兄弟也不便勉强。」

曹長青微微一笑，道：「楊兄，不要誤會，兄弟之意，見了那人時，由楊兄和他談禮，禮不通，再行動兵刃，他如動手拒捕，我們才能出手。」

楊晉道：「理當如此。」

一行四人，離開了楊府，便逕奔鼓樓而去。

這時，已然是初更過後時分，金陵城的商店，大部份已然關了門，但仍有不少高掛的燈火。行人却已很稀少。

張晃率領了四十名捕快，早已在鼓樓埋伏，街口要道，屋角巷內，都有守護之人。

楊晉低聲問道：「鼓樓上，可有動靜了？」

張晃搖搖頭，道：「沒有。」

楊晉點點頭，道：「小心防守，通令各處，發覺有人逃走時，要全力攔截，一面要吹起銅哨，招呼人手。」

張晃道：「屬下早已吩咐過來。」

楊晉說道：「那很好，帶有捕房燈籠麼？」

張晃道：「帶有兩盞。」

楊晉道：「好，要兩個打燈籠的跟我上樓……」

目光轉到王勝的臉上，道：「你和張副捕快，守在樓下堵人。」

王勝一欠身，和張晃分守兩面。

這兩人也是辦案老人，選擇一南一北兩個方位，而且離鼓樓，有着一段距離，以便監視四面。

楊晉帶着崔大光，曹長青，和兩個提燈籠的捕快，一馬當先，直上鼓樓。

登上了二樓，才吩咐兩個執燈籠的捕快，燃起了燈籠。

這燈籠油信是特製的，十分明亮，兩盞燈一亮，立時照亮了整個走廊。

楊晉一掌推開木門，高聲說道：「洪老丈，楊晉夤夜造訪，請出一敍。」

語音甫落，洪七已手執拐杖，緩步行出臥室。

他衣履整齊，顯然是早已有備。

楊晉一抱拳，道：「深夜驚擾，老丈鑒諒。」

洪七冷冷說道：「數十名帶傢伙的捕快，早已把鼓樓團團圍住，楊總捕頭，也不用貓哭耗子，假慈悲了。」

楊晉淡淡一笑，道：「老丈明白也好，楊某也可省去一番口舌。」

洪七目光轉動，看了崔大光和曹長青一眼，道：「兩人不是吃衙門飯的，怎麼也來趕熱鬧啊！」

不待兩人答話，楊晉已搶先接道：「這兩位，都是楊某請來的。」

洪七冷哼一聲，道：「六扇門的鷹爪子，果是全然不講信義。」

楊晉臉色一寒，道：「洪老丈，在下心中有幾點不解之處，敬請老丈指點，楊某人雖是吃的公事飯，但一向對江湖朋友們十分看重，洪老丈只要能說出一番道理，咱們決不敢無故刁難。」

洪七冷笑一聲，道：「你這般洶洶來勢，老夫縱然有話，也不願說了。」

崔大光輕輕咳了一聲，道：「這就是洪老丈不是了，楊總捕頭由於一件大案子，無法交差，查問老丈幾句，也是理所當然，只要老丈能够……」

洪七怒聲喝道：「住口，你們保鏢的，也算吃的是江湖飯，想不到竟會和公門中人混在一起，此事如是傳揚於江湖之上，只怕你的鏢車，難再離開金陵一步。」

崔大光哈哈一聲長笑，說道：「金陵鏢局子這塊招牌，是兄弟和很多鏢師們流血流汗闖出來的，咱們要朋友，但却不受威脅。」

洪七冷冷說道：「老夫不用威脅，就憑兩位這做法，必爲江湖同道不脟。」

曹長青微微一笑，道：「老丈一口就叫出咱們的身份，想來，對咱們底細很清楚了。」

洪七道：「堂堂兩個總鏢頭，金陵城中，有誰不知。」（未完待續）

新穎奇情武俠長篇

七毒匕

孫玉鑫·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霍天華爲葉寒梅所騙，將杜夫人交予葉寒梅後，携帶包着假杜夫人的包裹，與沈玉琳繼續奔逃，至一地，爲和氣老隋攔截，霍天華將計就計，把裝着假杜夫人的包裹留下，與沈玉琳逃往一處榆樹林，乘沈玉琳趺坐運功之際，點了她的昏穴，並將她綁在一棵樹幹上，沈玉琳醒來，驚詫自己被綁，同時見一幪面老者指揮毛心如及霍天華分頭進行再刦杜夫人，沈玉琳俟毛心如、霍天華等走後，逞如簧之舌，說服幪面老人，將她鬆去綁繩及解開穴道，幪面老人並願傳她武功以作他日得力助手——

巧阱擒狡兔　絕藝廢魔功



幪面人沉聲道：「沈玉琳，妳想今後跟着我，我也答應了，所以必須告訴妳幾件事情，在我手下辦事，是祇聽不准發問，除非我願意解釋，否則遇事少開口！」

沈玉琳低頭輕嗯一聲，此時她業已有些了解，幪面人是個有我無人功力絕高喜怒無常的危險人物。

幪面人聲調又轉爲緩和，道：「我傳妳的這兩種功力，休小看它，足使妳在短短三月之中，一躍而登武林一流高手的行列！」

沈玉琳恭誠的說道：「我懂，我不會負您期望的。」

幪面人震聲道：「當眞？」

沈玉琳道：「此言發自肺腑。」

幪面人突然問道：「沈玉琳，妳可知道我是何人？」

沈玉琳心頭一震，答話却快快道：「不知道。」

幪面人說道：「說實話，妳想不想知道？」

沈玉琳腦海中電旋般掠過種種意念，她深知這次的答話關係自己生死，終於決定冒上一次生死大險，得到對方的信任，進而偵出一切內情。

她意念既定，坦然答道：「您是要我說實話？」

幪面人陰森森地說道：「妳有胆量說假話而能騙得我信，妳就說妳的假話。」

沈玉琳道：「我用不着說謊……」

幪面人突然有些不耐煩的說道：「快答話，我爲妳耗的時間已經太多了。」

沈玉琳從容的答道：「我自然是想知道是那位前輩。」

幪面人點點頭道：「可是更想看看我的面目？」

沈玉琳坦然道：「那當然。」

幪面人沉聲道：「爲什麼？」

沈玉琳微吁一聲道：「你傳我奇異功力，使我能自普通高手行列中，一躍而爲一流高手，我要不知道您是誰，或者連面目都沒見過，心中如何能安？」

幪面人道：「就祇因爲這個？」

沈玉琳笑道：「人是好奇的，女孩子尤甚。」

幪面人哈哈的大笑起來，那露在幪面罩巾外面的雙目，射出寒光，緊盯着沈玉琳，沈玉琳也目光不移的看着幪面人，一霎不霎，毫無所懼，幪面人目光由凌厲轉爲祥和，緩緩的連點着頭道：「很好，妳答對的十分眞誠，令人滿意。」

沈玉琳心中暗笑，答道：「本來眞誠，我用不到說謊。」

幪面人道：「不必解釋，眞假老夫聽得出來，現在你聽着記好，立刻離開此地，到京師津沽之間的『楊柳村』鎭，妳可知道那個地方？」

沈玉琳道：「來時曾經過一次。」

幪面人道：「那就不會走錯了，在楊柳村東五里，有個名叫『松莊』的小村莊，妳去等我，地方是進『松莊』正門右數第三家，主人姓『鍾』，妳現在就走，我會去找妳。」

沈玉琳道：「主人能憑我兩句話就收留嗎？」

幪面人道：「妳告訴主人說『華老』叫妳去的，一切就迎刃而解。」

沈玉琳得機怎肯輕宜放過，道：「您姓華？」

幪面人沉聲道：「妳忘了我的規矩，第一次老夫不罪，此後妳給我當心些！」

沈玉琳一吐舌頭道：「說慣了一時難改，今後我會當心的。」

幪面人冷冷地說道：「最好能多當心，去吧！」

沈玉琳尷尬的說道：「這就走？」

幪面人道：「怎麼，妳還有事？」

沈玉琳頭一低道：「此去楊柳村，路雖不遠，但總要吃喝，我……您有銀子沒有，給我幾兩。」

幪面人哈哈大笑道：「我的手下缺少銀兩應用的，妳是第一個人，其實武林中人，到處可有用不完的金銀使用。」

沈玉琳臉一紅道：「還有我這身衣裳，也該換換。」

幪面人冷冷地說道：「碎裂的地方，縫縫就行。」

沈玉琳白了幪面人一眼道：「您眞是的，松莊裏面的女孩子，能穿這個？」

幪面人哈哈一笑，掏出十兩紋銀遞給沈玉琳道：「好聽明的孩子，拿去。」

沈玉琳接過去也不道謝，祇笑了笑，

轉身飛縱而去。

懞面人對着業已遠去的沈玉琳背影，自語道：「也該到了換人的時候啦，霍天華夫婦已無大用，並且知道的太多，犯我大忌！」

話罷，他發出了得意之下的連聲獰笑，轉身踏着濕軟的泥地，一步五丈轉瞬遠去。

這時，霍天華和另外那兩名大漢，却正遭遇到意想不到的危厄，霍天華奉懞面人嚴諭，重返黑松林，準備把被騙去的公孫荷再次奪回，其實若非痴心的葉姑娘堅信小龍會去黑松林，此時早已拆脫帳篷而去，如今却正如本末倒置，被霍天華等人悄悄圍住。

霍天華和兩名大漢，掀近帳篷，帳篷內不見燈火不聞語聲，想是皆已睡熟，霍天華打個手式，兩名大漢點頭會意，悄悄掩向小帳篷的背後。

他們分作品字形將帳篷包圍，越發掀近，終於霍天華到達帳篷出入口間，兩名大漢更已貼到帳篷後側。

帳篷內，依然不聞絲毫聲息，霍天華左臂傷痛尚未收口，雖經包紮上藥已無大碍，但在動作上仍然不便，因之使他變作極爲小心，以右手輕挑帳篷，露出一絲縫隙，裏面烏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霍天華心中陣跳，躡足而進。

他曾在帳篷外面遞送和交換過眞假公孫荷，所以能夠約計出來何地該是臥睡着人，那裏應爲空濶走道，詎料他脚步踏進帳篷之後，頓覺足下一軟，來不及提身縮步應變，已陷落進了個極深的土坑中。

坑雖深，深不過兩丈有奇，自是不可能困住像霍天華這種武林高手，但那位設此陷坑的人，却另出奇計，坑中安置了計數百餘的倒刺鋼鈎，霍天華這份罪可受大了。

倒鈎密佈坑底及兩側繩網之上，下陷之後，繩網頓即收緊，倒鈎四合，霍天華立即被緊緊鈎住動不能動。

倒鈎尖刺支支入肉三分，不動尚可勉强忍受痛楚，祇要稍微挪動，鬆處倒鈎向外緊扯，緊處倒鈎向肉中刺壓，越掙越緊也越痛。

妙的是，霍天華受了這麼大的罪，不能吭上一聲，他怕驚動了沉睡的敵人，怎逃活命？

怪的是，沉睡的人睡的可眞死，來敵已陷坑中，仍未驚醒，大概實在太過勞累，就算沉雷連轟也絲毫不知。

霍天華入伏，竟不敢出聲招呼帳後的同黨救應，他生怕同黨也因之被困則逃路卽絕，其實那兩名大漢，看似魯莽，却心細如髮，本身功力更不在霍天華之下，是久隨懞面人的老手，經驗也比霍天華强上兩分，在貼近後帳篷時，並不犯險，祇在靜待，當半晌不聞聲息後，左側那人眼珠轉動，指指前面，揮了揮手，右側者頭一點，閃身而去。

剎那，這人回來，打手式搖搖頭，是啞語，告訴另外守着帳後的同伴說，霍天華已進了帳篷。

守後者還以手式，說也許霍天華剛剛進去，等上一會兒再講。

於是兩名大漢，站於原處一動不動。

隔有盞茶光景，仍未接獲約定的信號，兩人重又打起啞語，一人說：「出了意外？」

另一人頭一點，手語說的是：「不會錯了！」

「那我們應該怎樣？」

「挑去這混賬的帳篷，看看究竟！」

「好辦法，但却不能這樣動手。」

「當然，拔株小樹，作杖使用挑他娘的？」

「就如此，我去！」

這大漢步向一株長可丈五的幼樹，輕輕一抓底幹裂碎下來，祇憑這手「大鷹爪」力，武功火候就不會輸過霍天華。

此時，有幾位隱於帳篷外樹木深處暗窺帳篷動靜的奇客，正以特殊的「傳音入密」神功交談着，一位道：「看來霍賊必已入伏！」

另一位道：「三哥說的不會錯，不過後面這兩個東西不簡單。」

又一位道：「九哥，就祇是這三個匹夫的話，還是早些打發了吧。」

「三哥」正是和氣老隋，「九哥」自然是落拓生，另外一位由話中聽中是那「十老老么」過老實。

落拓生道：「老實，別急，姪女兒的仇今夜必報！」

過老實悲聲道：「丫頭雖然不好，但這樣撒手而去，我無法安心！」

和氣老隋道：「十弟，愚兄答應你，今夜決不放過霍老賊。」

過老實恨聲道：「這狗賊太狠，太毒，我……」

「咦？」落拓生驚呼着「這兩個東西夠鬼，哼！」

原來兩名守於帳後的大漢，正抓着樹幹準備挑去帳篷。

和氣老隋道：「不止鬼，夠刁，已知道出了差錯。」

過老實道：「沒有一個好東西，再鬼再刁今夜小弟也不會放過任何一個！」

落拓生肅容道：「十弟專一去對付霍賊，其他的事和人，交給我和三哥。」

過老實點點頭道：「九哥，咱們不能叫這兩個匹夫動了人家姑娘的帳篷！」

落拓生笑道：「十弟莫非忘了，旁晚時咱們哥兒三個送走姑娘和杜夫人及小龍時，我對人家葉姑娘說的話？」

過老實道：「當然記得，九哥說若有人毀這帳篷，至少要賠上條性命！」

落拓生頷首道：「對了，祇要這兩個匹夫一挑帳篷，至少內中要有一個立刻躺到地上，這輩子也休想起來！」

適時，兩名大漢又步近了帳篷，其一守護於旁，另一人捧着那株小樹，已站於十分合適的步位上，他雙臂運力，霍地挑向帳篷！

帳篷隨他一挑之勢，飛落數丈以外，但驚人的奇變也恰好發生，倏地數十粒晶亮的火星，由四面八方的樹上飛射而下，齊集於兩名大漢所站的方位，晶星使人耀眼生花，無法看清除光亮以外的任何東西，這兩名大漢知道上當。矯捷飛身應變，他倆身法好快一閃一轉都躲向一株巨幹！

就在兩名大漢認爲已經避過可能迎面而來的突襲時，更奇特的變化却再次發生

，令人防不勝防，這次變化竟是由後而來，祇聽到十數聲輕爆，那兩名大漢已不約而同慘哼出聲摔倒地上！

其中之一動不能動，另外一人却已一挺而起，不能動的那人提力喊道：「退，你走你的，快！」

掙扎起來的一名大漢道：「生死相共多少年了，要死死在一道！」

「別傻，總要留個給主人報信的！」

「沒關係，人就會趕到了！」

「難道你這樣無義？」

「你這是什麼話，和你同生共死竟是無義！」

「你死何義之有？你該走，去通知我的妻兒老小，然後想辦法爲我報仇，你却祇徒死……」

另一個聞聲落淚，悲號道：「好，我走，一定把消息送到嫂夫人及侄兒面前，那時再一死爲報並全信義！」

話罷，頓足飛身射向林外，中途不支重又摔落地上，但他又復挺身縱起，奔出林去，看的出來傷勢不輕！

不要說此人業已受傷，就算還好好的，怕也難在落拓生等三老手中逃生，祇要任何一位現身相阻，他就算死定了局，可是眞怪，三老竟沒有現身露面，何也？

其實三老正互望着，那眼神告訴對方說：「追嗎？」

回示的眼光也是說：「追嗎？」

最後直待這名大漢早已走沒了影子，落拓生方始開口道：「三哥怎不追？」

和氣老隋道：「不追也罷！」

落拓生道：「十弟你爲什麼不追？」

過老實搖頭道：「追上不如沒追！」

和氣老隋拍拍手道：「對，追上不如沒追。」

落拓生道：「爲什麼呢？」

和氣老隋皺眉道：「九哥，盜亦有道，像這兩位朋友，令人捨不得不爲他們難過。」

過老實給這句話提醒了，飛身撲向倒地不起的那名漢子，落拓生揚喝道：「十弟快退！」

過老實聞聲知警，中途一個「雲鵬轉身」，又疾射退回，他眞的祇是快了剎那，大蓬烏芒在背後飛墜地上，並發出輕爆，否則，必將被炸爆得一身是傷！

但他並沒有生氣，更沒有惱恨，反而重又回到大漢臥處誠摯的說道：「朋友，我祇是有意想救你不死……」

話沒說完，臥地的大漢突然慘號半聲，一挺身軀口中狂噴鮮血嚼舌自盡！

過老實驀地低垂下頭，近乎自語般低低地說道：「這是爲了什麼？你這是爲什麼呢？」

落拓生也長嘆一聲，走近過老實道：「別傷感了十弟，去照顧老相好的霍天華吧！」

提起霍天華，過老實頓卽想起了女兒的慘死，雙眉連顫，飛身土坑邊沿，揚起右掌，透傳十成功力猛地壓下！

霍天華空有一身罕奇絕學，在陷身鋼鈎網陣下，毫無施展的餘地，祇能閉目等死！

誰知當過老實掌力壓下的剎那，土坑對面突然出現一人，這人適時揚掌拍出，正好迎上過老實下壓的掌力，兩股眞力相抵，旋起一片鬧嘯，揚起滿天沙土，發掌的兩個人，各自震退三步，互踞土坑眈眈而視。

落拓生瞥目來者，閃身而前，緊靠着過老實的右側，右手却指向霍天華，向來者問道：「你是何人，和霍天華有什麼的關係？」

來人是位老者，冷冷地一笑道：「在老夫面前，你搗不成鬼！」

話聲中，老者左手似是招呼落拓生般，輕輕一揮，右手却如石火閃電之疾，斜下拍去！

土坑上下，緊跟着傳出兩聲風嘯，落拓生微退半步，老者却震退了三步，但他立卽又走向坑邊，過老實如今始看出落拓生剛剛竟是「雙管齊下」，可惜對面老者十分刁猾，故而未能成功。

既知內情，過老實連口都懶得再開，雙手猛揚，提足一身眞力猛地劈空壓向土坑中的霍天華。

落拓生配合着過老實的動作，天衣無縫，雙掌平推，襲向土坑對面未報姓名的老者，老者祇有一人，設若全力抵格落拓生的掌風，則勢將無法救應坑中的霍天華，反之他自己將受重傷，處此兩難下，權宜取其輕，況人不自私「天誅地滅」，於是老者不再去顧坑中的霍天華，全力發掌相抵落拓生！

這次並無聲音傳出，二人心志相同，全都施出了精純的功力，以無與倫比的眞力相抵，是生死存亡的一搏！

老者輸了，修爲火候上及眞氣的純淨方面，皆非落拓生的敵手，這次被震出五步，摔倒塵埃！

但土坑中束手待斃的霍天華，却沒有死在過老實掌下。

原來當落拓生揚掌對付那名老者的剎那，又有一名老者如幽靈般出現，適巧將過老實壓下的掌力抵住。

過老實馬步移動，全身一幌，這名突然現身的老者，連退兩步，由此看來，過老實的功力是勝過了此人。

勝雖勝了，這老者却非已失戰鬥之力，因之過老實業已無法下手霍天華，祇好眼看着霍天華不停掙扎，雖舉手之勞就能報得殺女之仇，奈何已無機會！

結果，兩名老者和落拓生及過老實，二東兩西互距土坑彼此掌來掌去拚上了內力，一時半時是難獲結論。

和氣老隋笑嘻嘻地走了過來，說道：「十弟，寃家交給你，對手你就交給我了吧。」

說話的當兒，適正過老實和對手老者四掌互揚拍下，和氣老隋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十弟怎不聽話，我說過把對手交給我！」

話是這樣說，但他在「十弟」二字出口後，却雙掌猛甩凌虛擊向與過老實捉對兒的老者，老者慘哉，以一敵一緊已稍遜半籌，若非間隔丈多空間，早已敗北，現在平空加上了和氣老隋的兩掌，和氣老隋的功力及修爲，在「十老」中僅次於大先生「快樂叟」及二先生「裴成章」，老者又如何能夠敵擋，但老者掌力已發難收，無奈之下猛一咬牙，餘力盡皆送出，並且

很快的打點了退身步數，不過老耆心中明白，受傷已是不免之事！

果如其料，他擋不住和氣老隋加上的兩掌眞力，被彈震出去了丈多遠，口中噴出鮮血！

就在和氣老隋掌震老者口噴腥血的刹那，一條人影冲拔而起，疾箭般射到土坑中，祗見寒光連閃，坑中羅網倒鈎皆被割得斷碎，隨即人影起身坑中，霍天華已脫身出困！

和氣老隋顧不得再等過老實動手了，一聲斷喝，雙袖連揚，千百點寒星爆射而出，罩向霍天華全身！

霍天華左臂舊傷未癒，又在坑中被鈎傷數處，雖自坑中拔身而出，已無往常那般矯捷，勢難避過千百寒星，但那條倏忽飛落土坑救出霍天華的人兒，功力却是極高，半空中竟猛一抖手，硬將霍天華自橫裏甩出去丈八有奇，霍天華已然脫身寒星範圍，那救他的人，竟成了千百寒星之的了！

這人好機智，危於一髮時，身軀突地平臥，疾如捲風來了招「驢滾」，辦法雖笨，式兒也難看，但管大用，千百點寒星俱皆打空，這人毫無傷損！

和氣老隋動了肝火，微微一楞下，沉聲道：「好一招『驢滾』，那就再滾給隋三爺瞧瞧！」雙袖隨話聲抖出，寒星如雨濺珠，佈於兩丈廣範內，罩向這人！

這人端的刁猾聰明，知已無法躲避，牙一咬，竟滾落到適才困住霍天華的土坑中！

此一着，又大出和氣老隋意外，不由氣結，倒霉的那名被震摔墜地上，口噴鮮血的老者，適巧此時起身，正迎上千百寒星，眞是「城頭失火，殃及池魚」，被打了個滿頭滿臉，慘號半聲雙腿一登頓即死去。

坑中這人却已飛旋而出，人在半空一翻一登，射向五丈以外。

和氣老隋沉聲對過老實道：「霍賊交給你了，老十，殺！」

「殺」字出口，人已射向半空，如一朵飛雲，冉冉而行，竟與救出霍天華的這人同落一處，相距不足六尺！

如今和氣老隋方始看清，這人是個女子！

過老實此刻業已撲向霍天華，霍天華雖一身是傷，却不能不拚盡全力和過老實作生死存亡的拚搏。

落拓生身形一閃，到了另外那名老者面前，目光一瞥當場，立即向和氣老隋道：「三哥，此女必是毛心如無疑，三哥請別留情，把她逼到遠處下手，今夜不能再容她脫逃！」

和氣老隋肅色頷首，虎視着毛心如，殺氣罩於四側！

落拓生轉對過老實道：「十弟，霍賊已然多處受傷，擒他甚易，加點勁道，早早了斷！」

過老實以一連三絕掌的無比威力，作了答覆，將霍天華逼成手忙脚亂。

落拓生最後才對面前的老者說道：「朋友，要不要先照顧一下你這位受傷的同伴了？」

老者滿面悲淒的瞥望死於一旁的同伴一眼，猛一咬牙，手指時已與毛心如打作一堆的和氣老隋，向落拓生道：「老夫和你商量件事如何？」

落拓生早已料到何事，故意問道：「什麼事？」

老者道：「死者乃老夫性命之交，此仇老夫非報不可，所以請閣下去對敵毛心如，我要和那個以暗器殺我老友的老兒一戰！」

落拓生一笑道：「朋友，他可比我扎手喲！」

老者正色道：「死而無憾！」

落拓生突然長嘆一聲，說道：「其實，你應該去殺毛心如才對，若不是她暗使刁猾……」

老者怒聲道：「以十老之尊，行『離間』之計，令人冷齒！」

落拓生正色道：「毛女心毒手辣，剛剛是有心借刀殺人，老夫何『離間』之有？再說若非是這禍根淫亂背主，又那來的今日之戰？」

老者沉聲說道：「少嚕嗦，你讓是不讓？」

落拓生微微一笑道：「我這是爲你打算了。」

老者火了，道：「也罷，殺了你再宰他也是一樣！」

落拓生又是一笑道：「這到是個辦法，不過，在你我尚未生死較搏前，談談好嗎？」

老者皺眉，目瞥和氣老隋力戰正緊，道：「好！」

落拓生目光掃向過老實和霍天華，道：「首先我要知道，萬一霍天華不敵危險時，你伸不伸手？」

老者答話乾脆，搖着頭，沉聲道：「不管！」

「喔！爲什麼？」

「一對一，功力不敵則死，是武林天經地義的事。」

「他若不幸被擒或是被殺，你怎樣交待？」

「你大概是問那個人才是眞正的發令者吧？」

「不，我不必追問此事，相信他已經藏不了多久啦，目下問他是多餘！」

「既然如此，還有話嗎？」

「當然有。」

「快些講！」

「昔日遼東有兩位黑道高手，人稱『木石二老』，業已多年不在江湖走動，朋友你是否……」

「你料對了，老夫『木騰海』。」

「那這位不幸的朋友就是『石鐵川』了，唉，老夫兄弟若能早上一步知道此事，寧願今夜放過毛，霍這對狗男女，也不願使兩位生死永別！」

「不必說的這麼好聽，人沒有不死的，遲早而已！」

「我要問的事問完了，木朋友，如今祗有一句話奉勸，盼木朋友你能立刻離開此地！」

「離開？現在？哼！除非還我個活生生的石鐵川！」

「我祗有能力保全你木騰海！」

「不必，木石二老生死同日！」

落拓生道：「木朋友，螻蟻尚且貪生，何況……」

「多言無益，爲全信義木某別無他途一動手吧！」

落拓生心儀木騰海爲友的忠義，有心救他這條性命，眼珠轉動計上心來，正色道：「你既以信義爲重，我反而有幾句話非問個明白不可了！」

木騰海冷冷地說道：「可以，你快問吧！」

落拓生一指動手的和氣老隋道：「你看我們三哥和毛女二人的功力如何？」

木騰海道：「毛如心懷有奇技，內力雖差你三哥一籌，但不致落敗，再退一步說，就算是敗，也非三五百招不可。」

落拓生道：「聞得人言，閣下乃一信義英雄……」

木騰海接口道：「不必謬讚，有話就請直講。」

「好，石鐵川死於隋三哥之手，閣下是……」

「必報此仇！」

「如此則一戰難免了？」

「當然！」

「那你我之一戰，似乎就無此必要了，然否？」

「這在乎你，木某是戰亦可，免了更好。」

「既然如此，免了吧，咱們就坐地若壁，静觀其變，不得出手相助任何人，願否？」

「木某答應了。」

「有閣下這種敵人，勝過千百普通朋友。」

「說的十分動聽，哼！」

「閣下若在此地，目睹霍天華被擒而不救，祗怕……」

「放心，木某非但不會受罰，並省却不少力氣！」

這句話使落拓生心頭猛凜，故意笑道：「飛鳥盡良弓藏，如今就藏弓烹狗，似乎過早了些吧？」

木騰海冷哼一聲道：「貴十老弟兄，或能被稱爲『高鳥』，祗惜霍天華尚非『良弓』！」

落拓生心中又是一凜，手指毛心如道：「此女呢？」

木騰海道：「勝過霍天華多多。」

落拓生突然咦了一聲道：「你我敵對，閣下爲何洩露這大的機密？」

木騰海淡淡一笑道：「你錯了，這不是機密事。」

落拓生道：「我們十兄弟，與貴上因殺恩友之事而成勢難兩立，遲早總要一搏生死，閣下何不代我與貴上相約，定一時日，作個了斷？」

木騰海道：「木某無能爲力。」

落拓生道：「雙方早些見面，豈非少死不少無辜？」

木騰海道：「這也許。」

落拓生叮上一句道：「閣下何不進言貴上？」

木騰海道：「非我份內事！」

落拓生知道再談下去也難有結果，話題一變道：「看來閣下今夜之戰，是無法如願了。」

木騰海冷哼一聲道：「未必，隋老三和毛心如一戰之後，我自會上前！」

落拓生也冷哼一聲道：「當然可以，祗是那信義二字却休談起！」

木騰海怒目道：「這話你要解釋個明白才行！」

落拓生說道：「可以，我三哥力戰毛心如，勝時緊已筋骨酸軟，舉手無力，那時，自非閣下對手，閣下將可不費吹灰之力……」

木騰海雙眉一皺道：「我忘記了這一點。」

落拓生笑道：「所以嘍，我才提你個醒兒。」

木騰海想了想道：「有辦法，等他歇息過來，然後動手不遲。」

落拓生道：「仍是有些偸巧。」

木騰海雙眉深鎖，移時道：「另外還有辦法，現在你我立刻拚盡全力一搏，這樣當我和隋老三動手時，彼此豈不全是筋疲力盡……」

落拓生笑道：「辦法不錯，祗可惜……你我早已約好，今夜決不動手！」

木騰海恍然而悟，說道：「好好好，現在我才明白，業已掉進你的圈套之中，我走了，請記住，往後日子長的很，我和隋老三，總有清了這筆血債的時候，煩你對隋老三說一聲，錯開今夜，要他多加小心點！」

說着，就地上抓起石鐵川的屍體，大踏步而去。

落拓生笑道：「且慢，我送你出林，並全我應諾不出手相帮我方的信約。」

於是兩個敵對人物，竟如老友般平肩走出了松林。

木騰海出林外向落拓生拱拱手，携着故友屍骨疾射而去，落拓生心有所感，停立林邊沉思一切，此時毛心如連以奇招猛烈攻擊，皆被和氣老隋雄厚眞力所發掌勁格退無功。

和氣老隋決定穩紮穩打的辦法，不急進，不退避，調順眞氣內力，一招招一式式連綿不絕發出，毛心如吃了內力稍差的虧，敗象雖然未現，想勝却更無望。

這一對看樣子距勝負之數尙早，另外一對，却已接近了尾聲。

霍天華左臂的傷勢，使他無法提聚一身眞力，否則傷口立即震裂血流難止，再加上被倒鈎掛刺傷處甚多，汗濕傷口，痛廡不堪，行動上自更不便。

過老實一心要爲愛女復仇，非只先佔了穩字和氣勢之盛，掌法功力上也高超過霍天華不少，一上來就以眞力相搏，出掌一掌重過一掌，也狠過一掌。

霍天華被迫的無法躲閃，强提內力一掌掌相抵，上來還能支持，十數掌後，已力不從心，「天震功」雖是强勁無比，但過老實却自有破法，自二十四掌以後，霍天華變成了「滾地爬」，每接一掌，必被震的連連退步，最後成了接一掌一個跟斗，一個翻滾。

霍天華半是力不從心，半是借一滾之勢減輕掌勁的壓力，於是霍天華變成了土地爺，事實雖是如此，霍天華却並未受傷，因爲過老實有心要以實掌相抵活活累死殺女的兇手。

霍天華一路翻滾，已近土坑，過老實心頭一動，頓悟霍天華有意向土坑方面滾翻的道理所在，暗作準備，故示不知，又一掌相抵，霍天華一滾，翻落坑中，過老實沉喝一聲，道：「看你還怎樣逃出老夫的手中！」

話聲下，過老實並未探身下望，却旋步如飛斜飄到土坑偏左地方，全力提聚功力到頂點，暴然凌虛點下。

霍天華並沒有眞的墮下坑去，這是他的奸謀毒計，以那條受傷的左臂左手，緊抓住土坑下沿半尺地方，身軀虛懸，兩足踢入土中，定住身體，右手却暗合着滿把歹毒暗器，想在過老實探首下窺時立下殺手。

詎料過老實人雖老實，對敵經驗却廣，早存小心，着實出乎霍天華意料之外，當霍天華驀覺斜背後寒風襲到時，應變已遲，但他仍然快捷的鬆掉左手身形直沉坑中。

過老實用力點出的一指，有一半點中了霍天華的左背兼及腰際，因之霍天華落入坑中已無法站起，過老實仍恐霍天華逃遁，右手適時凌虛一斬，竟是「十老」向不輕用的「天斬手」，生生斬斷了霍天華的右腿！接着手指彈下，封死霍天華的麻穴，使霍賊連自盡都無法辦到。

乍看起來，殺人不過頭點地，過老實似應指下要霍天華的性命才對，不該這般折磨，其實過老實是非留霍賊暫時不死不行，殺女是私仇，恩友一家喪絕，是「十老」公恨，霍天華曾爲帮兇，自知主謀何屬，追問內情才是過老實目下不殺霍賊的原因。

就在霍天華受制的當兒，毛心如與和氣老隋一戰，也到了尾聲，和氣老隋在久拚毛心如眞氣元力下，試出毛心如因眞力不濟發招已失威勁時，頓即施展出他這一生僅僅用過一次的「和氣九式」，九式連發，一陣陣和風吹向毛心如。

和風臨體，使人極感舒適，只有一些微覺懶洋洋的，毛心如不識厲害，每次和風臨身，如沐春風，錯當和氣老隋的內力也已不足，一邊揮手出掌相抵，一邊陰森的冷笑道：「老娘只當你有多深的修爲，原來也不過如此，再等上片刻，就有你的好看了！」

和氣老隋發出「和氣九式」，人也變的格外和氣，笑吟吟地說道：「眞不錯，是快有好看的了！」

毛心如眉頭一皺，聽出和氣老隋的話中有話，但不解用意焉在，於是銀牙一咬，以十成勁力發出一招「天震功」，直擊和氣老隋的丹田大穴！

和氣老隋沒躲，以一招「青風化雨」迎上，天震功將和氣老隋震的連退了四大步，直喊「厲害」不已，奇怪的是，那陣和風竟能透穿可攻金石的「天震功」，吹在毛心如身上。

雙方一招一掌又互攻了五七掌，和氣老隋突然一笑道：「毛心如，我怕現在要得罪妳了！」

毛心如怒叱道：「憑你？哼！連老娘半根汗毛也休想動得！」

和氣老隋又是一笑道：「毛心如，看，我們十弟現在已停了手，十之八九，霍天華已經毀了！」

毛心如全神對敵，剛才無法顧及霍天華，如今一經人提醒，縱目四顧，竟無霍天華的影兒，立即厲聲大喝道：「他的人呢？」

過老實眞老實，在旁答道：「他在坑裏！」

毛心如飛身撲向土坑，過老實迎前相攔，和氣老隋却揮手招呼過老實退向一旁，他自己也不追趕，高聲說道：「毛心如，妳儘管去救霍天華，沒人攔妳，不過最好先聽我說一句話……」

毛心如見過老實果已閃開去路，又見和氣老隋並未追上，於是立於坑邊道：「什麼話？快說！」

和氣老隋道：「話簡單，妳最好別下土坑！」

毛心如冷哼一聲道：「由不得你！」

和氣老隋竟然嘆了口氣道：「反正我已經警告過妳，妳不聽我也無奈何，記住，若只憑妳一個人的本領，能救上霍天華來的話，我和隋老三作主，放妳們兩個人今夜逃生！」

毛心如獰笑一聲，道：「你當有你們阻攔，老娘就救不了他，哼！老娘自有辦法……」

和氣老隋搖首道：「妳想錯了，我和十弟不會攔阻，只怕妳下了土坑就再難上來！」

毛心如仍沒聽出端倪，道：「君子一言？」

和氣老隋說道：「當然，妳下土坑後若有本事獨力救走霍天華，我恭送妳們出林！」

毛心如揚聲說道：「好，你瞪着眼瞧吧！」

說着就待飛身下坑，和氣老隋突又揚聲道：「毛心如，再聽一言，不久之後，妳全身功力，就會自動消失，身體不如個平常人，但無其他痛苦，妳若不信，那也隨妳，妳若相信，現在獨自逃生，我不會追趕……」

毛心如沉聲道：「閉上你的嘴，老娘要按剛才的君子約定行事，下坑救人！」

和氣老隋搖搖頭，沒再開口，毛心如時已飄身縱下了土坑。

過老實已聽出內情，走近和氣老隋道：「三哥又開了戒？」

和氣老隋嘆息出聲道：「我在恩友靈前立過誓，這種歹毒的功夫，只在爲恩友全家復仇時才用，所以開了戒！」

過老實也報之一聲長嘆，道：「毛心如還能支持多久？」

和氣老隋道：「這功夫我十數年來只練而不用，難測火候，怎料已達頂峯極境，毛心如馬上就不能支持了。」

話剛說完，土坑中突然傳來毛心如的慘號悲呼狂喊聲，道：「隋老三，該下三十六層地獄的隋老三，你滾到坑邊上答話，滾過來，滾過來！」

和氣老隋嘆着氣，緩步踱向坑邊。

坑中，毛心如已將霍天華扶起，但她自己却已無力支持，半靠在土坑上，目瞪如同兇煞，對着探首坑中的和氣老隋大吼道：「隋老三，你這是什麼功力？你……」

和氣老隋道：「是『和氣九式』！」

毛心如狂喊道：「放你的狗臭屁，老娘這身天震功已到了十成火候，百邪難侵，你一定是在暗中弄了鬼！」

和氣老隋嘆口氣，說道：「十老不會弄鬼！」

毛心如道：「老娘仍是不信！」

和氣老隋語調和緩道：「實在說，這種功力的是歹毒陰損，專毀人的眞力，破人修爲於不知不覺間，現在妳已經是個功力盡失的普通人了！」

毛心如大叫道：「隋老三，我要活剝了你的皮，抽你的筋……」

和氣老隋又嘆息一聲道：「妳作個普通人有什麼不好，再不會仗一身功力爲惡，更也沒有殺心恨意，只是妳因功力高深藏於內在的眞正年齡，爲因功力已失而現出實在面目，頓飯之後，怕妳要比現在老的多了！」

毛心如傻了，再也呼喊吼叫不出來，一個女人，尤其是一個像毛心如這樣，以貌及功力換取權威的女人，當知道年華已逝時，其本身感受賽過任何刺激，不傻何待？

和氣老隋搖搖頭，一拉過老實離開坑邊，過老實似乎仍然有些不甚放心，道：「他們自己爬不上來嗎？」

和氣老隋道：「兩丈來高的土坑，普通一個人費點工夫都可以想辦法上來。」

過老實止步說道：「那不行，不能大意……」

和氣老隋一笑道：「十弟放心，霍天華上不來的，毛心如時已近半瘋狂，對逃生之念不及怎樣恢復她容貌來的要緊，況已失心志，何懼其逃？」

過老實點頭道：「那就好，九哥現在林外，我們去找他，然後一起來問霍賊的口供。」

於是在毛心如近乎瘋狂的悲嘶下，踱出了黑松林。

（未完）

三屍同行

（本文承自第十頁）

木蘭花點頭道：「我在電視上看到這情形了。」

高翔道：「有上百萬的人看到這情形，我立即趕到，幾十個警方人員，立時趕到，機艙打開，我看到了三個死者，第四個人在那樣的情形下，除非他會隱身法，否則是絕無離開的可能的！」

木蘭花的手指，在床單上輕輕地敲着，道：「當時機艙中的情形怎樣？」

高翔道：「他們三人全死了！」

木蘭花道：「我的意思是，他們三人的位置怎樣，姿態怎樣？」

高翔道：「老二坐在正駕駛位上，身子伏向前，頭抵在儀表板上，背上揷着刀。老三坐在老二的旁邊，和老大擠在一張椅子上，老大是從另一架飛機上，爬着機翼進機艙去的。」

木蘭花點着頭，並不出聲。

高翔繼續道：「他們兩人的身子，也向前傾，老大的手，正搭在老三的肩上，他們的背後，也都插着刀！」

高翔說到這裏，安妮突然叫了起來，道：「這是不可能的！」

木蘭花和高翔，一起向安妮望去，安妮繼續道：「他們三個人，全是背後中刀，他們坐在飛機上的時候，一定是背靠着椅背的，他們總不見得會特地俯下身去，好讓人在他們的背上，刺進刀去！」

木蘭花點頭道：「安妮的說法很有理，高翔，你有什麼解釋？」

高翔苦笑道：「我什麼解釋也沒有，我只不過是在敘述當時我所看到情形！」

木蘭花皺了皺眉，道：「機艙中，當時還有什麼值得注意的事？」

高翔道：「沒有了，那種小型飛機，你也知道的，機艙能有多大？一眼就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我可以肯定，決沒有別的人！」

木蘭花眉心的結更甚，道：「也沒有他們三個人，曾經打鬥過的跡象！」

高翔苦笑着，道：「絕對沒有，事實上，他們三兄弟，剛進行了一項極度驚險的高空表演，這種表演，一定要精誠合作，才能做得到。」

木蘭花嘆了一聲，像是自言自語地道：「那麼，他們是如何致死的呢？」

安妮也低聲道：「蘭花姐，我認爲應該說，兇手是如何下手的才對。」

木蘭花道：「兩種說法是一樣的，安妮，你不必在這裏陪我，去找五風！」

安妮睜大了眼，望着木蘭花，一時之間，不知道木蘭花這樣對她說是什麼意思，木蘭花又道：「那架飛機，一定還在原地，在警方的看管之下，是不是？」

高翔道：「是！」

木蘭花道：「我要雲五風去檢查一下，作極其詳盡的檢查，看看飛機之中，是不是有什麼特殊的裝置。」

高翔道：「你在懷疑什麼？懷疑機艙之中，有什麼的特別的裝置，可以射出三柄飛刀來，恰好射中他們三個人背心？」

木蘭花道：「也許。」

高翔道：「就算有這樣的裝置，他們三兄弟，也斷沒有俯下身讓飛刀射進他們背部之理，安妮已經指出過這一點了！」

木蘭花微笑着，道：「不論怎樣，再叫五風檢查一下，總是好的！」

高翔攤了攤手，說道：「當然，不過許業康却指責雲氏機構的負責人，就是兇手！」

木蘭花冷冷地道：「別理他，我看他的神經有點不很正常！」

安妮已經撥通了電話，雲五風答應立時到醫院裏來接她，高翔在躺椅上躺了下來，道：「蘭花，我今天不回去了，在這裏陪你。唉，在那架小型飛機快要着陸的時候，究竟曾發生過什麼事，怕只有他們三兄弟才能知道了！」

木蘭花望着高翔道：「怎麼啦，從未見過你那麼悲觀，我們還未展開調查！」

高翔道：「我根本無法展開調查！」

木蘭花閉上了眼睛，像是在自言自語，道：「有的，我相信五風會有收穫。」

木蘭花相信雲五風對飛機的檢查，會有收穫，可是她却想不到接着而來發生的意外！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曹若冰·文
董培新·圖

絕情拾三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拾三郎在仙霞嶺上制服七星宮金令一號卓重山，交給銀龍帮少主易華隆看押後，獨自前往洛陽四海鏢局，點了賬房俞兆平的穴道，脅迫他同往北邙山頭，查問黑豹令主人，俞兆平推說不知，但却叫拾三郎往鬼府找鬼王查問，或有答案。在拾三郎向俞兆平迫問未了的同時，四海鏢局的閣樓上，白帝正與黑帝羅天宏計議金令一號卓重山被擒，要如何向大帝交代的事，羅天宏忽提出說在來此中途遇見文仁傑與方珍珍，那文仁傑長像很像十丈飛環，懷疑文仁傑是十丈飛環後人——

强闖幽冥府　技伏三閻君

「哦。」白帝微一沉吟，問道：「是誰說的？」

羅天宏道：「柳嬌嬌。」

白帝道：「你『温柔鄉』去過了。」

羅天宏乾笑了笑道：「順道去歇一歇腿。」

白帝笑道：「看來你倒是蠻會利用機會找樂子的哩。」

羅天宏笑笑，說道：「平常難得去南方一趟，既然經過那裏，怎好過門不入去温柔温柔，否則，柳嬌嬌豈不要說我瞧不起她。」

「這倒也是道理。」白帝笑了笑問道：「是柳嬌嬌自己招待你的吧？」

羅天宏道：「另外還嚐了個新。」

白帝道：「怎麼樣？新的温柔滋味如何？」

羅天宏得意地輕聲一笑道：「柳嬌嬌一手調教出來的，那還能差得了，在媚術上雖然不如柳嬌嬌，但却各有擅長，上座有機會時，不妨也去嚐嚐新，保能令您渾身舒暢大樂！」

白帝聽得心頭不禁有點兒癢癢的，點頭笑說道：「那是當然，有機會也要去樂上一樂的。」

話鋒一頓，轉入正題的問道：「你在什麼地方遇上姓文的那小子的？」

羅天宏道：「就在柳嬌嬌那裏。」

白帝道：「他在那兒找『温柔』？」

羅天宏道：「表面看起來他像似去找

『温柔』的，事實上却只和柳嬌嬌坐談了一會兒，打聽了些事情就走了。」

白帝道：「他打聽了些什麼事情？」

羅天宏道：「都是有關當年文老鬼被襲失踪的事情。」

白帝道：「文老鬼當年家居秦淮河北岸，與『温柔鄉』只是一河之隔，抬眼可見。」

語聲微頓卽起，問道：「柳嬌嬌她怎麼說的？」

羅天宏道：「那還用說，自然是一句『不知道』推了個乾乾淨淨。」

白帝微一沉吟道：「柳嬌嬌有沒有問他爲何找她打聽文家的事？」

羅天宏道：「問了，那小子沒有解釋，只回說柳嬌嬌自己心裏應該明白。」

白帝道：「隨後他就走了？」

羅天宏道：「既然不得要領，自然只好走了，不過臨走時却留下了話，要嬌嬌多想想，當他再來『温柔鄉』時，就不會得這麼好說話了。」

白帝想了想道：「那姓文的有多大年紀？」

羅天宏道：「大約二十一二歲。」

白帝道：「按年紀，似乎差不多，可是……」

語聲一頓，搖了搖頭道：「這是不可能。」

羅天宏道：「爲什麼不可能？」

白帝道：「這老鬼雖有一子，但當時就死了。」

羅宏天道：「是上座親眼所見還是聽說的？」

白帝道：「當時我距離不遠，親眼目睹那小鬼被人用內家重手法震死的。」

羅天宏眨眨眼睛道：「上座知道那確是文老鬼的獨子麼？」

白帝道：「那似乎不容置疑，也不可能有假。」

羅天宏道：「萬一不是呢？」

白帝搖頭道：「那絕不可能。」

羅天宏忽然輕聲一笑，道：「天下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對不對？」

白帝雙眼陡地一睜，道：「好小子，你竟敢和我耍嘴皮子，在這兒等着我了，看來你是越來越行，比我還强了。」

羅天宏笑道：「下座怎敢，承蒙上座的教誨，再怎麼樣也不可能會强過您去，下座只不過是……」

白帝抬手一擺，截口道：「好了好了，別拍馬了，你的馬屁話我聽多了。」

語鋒一頓又起，道：「我問你，當時你既然懷疑那小子是文老鬼的後人，爲何還讓他離開『温柔鄉』不截住他？」

羅天宏道：「當時下座之所以讓他離開，是爲了整個『温柔鄉』和柳嬌嬌，那小子一離開之後，下座立卽便派人跟了出去。」

白帝道：「這麼說，那小子已經被你截下來了。」

「沒有。」羅天宏搖頭道：「沒想到那小子的身手頗爲不弱，下座派出去的人竟然吃了癟。」

白帝道：「你派誰跟下去的？」

羅天宏道：「雙衞。」

白帝心中微微一驚，道：「雙衞功力不差，那小子能令雙衞吃癟，豈只是身手不弱，一身所學該算得上是極其高明。」

語聲一頓卽起，問道：「知道那小子的武功是什麼路數嗎？」

羅天宏搖頭道：「據雙衞說，那小子出手招式奇快詭異無比，他二人聯手與那小子總共只鬥了六招就負了傷，根本沒有能看出那小子施展的是那一路的武功。」

白帝雙目倏然一睜，道：「雙衞聯手與那小子只鬥了六招？」

羅天宏點了點頭，沒有接話。

白帝接着凝目問道：「你不是說還有個少女嗎？那少女是個什麼樣的人，武功也很高麼？」

羅天宏搖頭道：「那就不知道了，下座並未見着那個少女，據雙衞說，那少女模樣兒長得很美，她雖然在旁沒有出手，看樣子武功身手可能也很不弱。」

白帝默然沉思了半晌，語音顯得有點冷凝地說道：「照你這麼一說，那小子如果眞是文老鬼的後人，我們的强敵就又多了一個，處處得更要小心。」

話鋒微頓了頓，接道：「這件事和金令一號的事情，可以立刻先行飛稟大帝，聽候大帝的諭令指示行動，至於拾三郎的問題，不妨等到天亮以後，看俞師爺回不回來再說好了。」

羅天宏起身點頭道：「下座遵諭。」

說着伸手一按樓柱上的暗鈕，朝白帝躬了躬身，騰身拔起，穿出樓頂的方洞，一閃不見。

× × ×

望着俞賬房俞兆平人馬的背影下了邙山，拾三郎心裏畧沉吟，立卽騰身撲向了後山。後山，更顯得鬼氣森森。

片刻之後，拾三郎身形如電般射落在一座高大的石牌坊前。

凄迷的月光下，他抬頭望了望牌坊上端橫刻着的「幽冥府」三個大字，畧一猶豫，隨卽邁步直朝牌坊內走了進去。

前行三丈，路旁豎立着一塊警告的石碑：行人止步，前面有「拘魂，索命」二鬼，再往前走就得要見閻王，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拾三郎望着石碑淡笑了笑，繼續向前走去。

行未及丈，突地，一陣輕風颯然，前面丈外地方出現了兩條黑影，背對拾三郎併肩站立路中。

拾三郎看到的雖然只是兩個背影和兩頭披散在肩後的長髮，但是他心裏明白知道這兩個必然就是石碑上所說的「拘魂索命」二鬼。

於是他脚下一停，朗聲說道：「兩位，別裝鬼嚇人了，請轉過身來說話吧。」

那兩個轉過了身，拾三郎看清楚了，一個手裏拿着塊「拘魂牌」和一根鐵鍊，一個手裏是「索命牌」，也有根鐵鍊，兩張靑滲滲的臉孔，那模樣眞像是從陰司閻王殿裏出來的鬼差，還眞能嚇掉人的魂。

「拘魂索命」乃是「幽冥鬼府」中的「八大鬼吏」之一，所學功力均有不俗的造詣火候，僅次於「十殿閻君」之下。

「拘魂鬼吏」目光陰森森的上下打量了拾三郎一眼，冷冷地說道：「朋友的胆子眞够大的。」

拾三郎淡淡地道：「胆子要不够大，半夜三更的，我就不敢跑到這裏來了。」

「索命鬼吏」問道：「你看見前面路旁的那塊石碑了麼？」

拾三郎道：「我看見了。」

「索命鬼吏」道：「那你爲何還不止步回頭，還要往裏走？」

拾三郎道：「我有點不信邪，也不信眞有鬼。」

「索命鬼吏」道：「現在你已經親眼看見了。」

拾三郎淡然一點頭道：「我是看見了，但兩位却是不折不扣的大活人。」

「拘魂鬼吏」接口問道：「朋友是什麼人？」

拾三郎道：「江湖客。」

「索命鬼吏」道：「你知道這裏是什麼所在麼？」

拾三郎道：「武林五大家之一的『幽冥鬼府』，對不對？」

「索命鬼吏」嘿嘿一笑，道：「你既然知道爲何還要往裏走？」

拾三郎道：「我請問，這地方可是你們鬼府的私產？」

「索命鬼吏」道：「雖然不是我們的私產，但是……」

語聲一頓，雙目陡地一瞪，冷電激射地道：「朋友，你是來找事的麼？」

拾三郎道：「我是來找人的。」

「拘魂鬼吏」問道：「朋友找誰？」

拾三郎道：「你們這兒誰做主我就找誰。」

「拘魂鬼吏」雙目一凝，道：「這麼

說，朋友是來找本府府君的？」

拾三郎微一點頭道：「你說對了，我正是來找你們鬼王的。」

「拘魂鬼吏」道：「朋友來找本府府君何事？」

拾三郎道：「查問一個人。」

「拘魂鬼吏」道：「朋友，你要查問什麼人？」

拾三郎道：「對你說沒有用，你也不會知道。」

「拘魂鬼吏」眨眨眼睛道：「朋友尊姓大名？」

拾三郎道：「你只通報說江湖客特來拜訪就行了。」

「索命鬼吏」倏然搖頭說道：「朋友原諒，憑『江湖客』三個字，我們無法通報。」

拾三郎淡淡地道：「兩位既然無法通報，我當然不好勉强，那就請讓開路，讓我自己進去找個有法通報的人好了。」

「拘魂鬼吏」一搖頭，說道：「不必了，我們兩個無法通報的事情，你進去了也是白費，再找不出一個人來能爲你通報了。」

拾三郎道：「這我倒有點不信。」

「拘魂鬼吏」道：「我說的是實話，你最好相信。」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你說的也許眞是實話，但是我却不能不進去試試。」

「索命鬼吏」突然接口說道：「三哥，別和他多廢話了，不如甘脆……」

他話未說完，「拘魂鬼吏」倏地沉聲截口喝道：「四弟，你忘了府君交待的話了麼？」

「索命鬼吏」被喝得話鋒一窒，頓時住口不言。

「拘魂鬼吏」雙目隨卽灼灼地望着拾三郎，冷聲說道：「朋友，鬼府禁地，向來不容外人進入，今天對你已經是容忍又容忍了，希望你能明白知足，立刻回頭走吧。」

的確，拾三郎是應該知足了，依照鬼府的規矩，除非是眞正一點不通武功的人以外，只要在「警告石碑」前仍不止步回頭向裏走，「拘魂索命」二鬼吏早就不客氣的雙雙出手「拘魂索命」了。

然而，「拘魂索命」二鬼雖是容忍又容忍，可是拾三郎却毫不知足地倏然一搖頭道：「那不行，我既然來了，就必須非見到鬼王不可，兩位請讓開路吧。」

「拘魂鬼吏」冷冷地道：「朋友原諒，我兩個不能讓開。」

拾三郎道：「你兩個要攔我？」

「拘魂鬼吏」道：「職責所在，我們不敢疏忽職守，不得不攔。」

拾三郎道：「你兩個自信能够攔得住我？」

「索命鬼吏」突然瞪眼沉聲說道：「朋友，你好狂的口氣！」

，我要往裏去，就必須先闖過你兩個這一關了。」

「拘魂鬼吏」點頭道：「不錯，要往裏去，就必須先放倒我們兩個！」

拾三郎冷冷一笑，道：「如此，我就試試看吧。」

話落，舉步瀟洒地朝二人身前逼了過去。

「拘魂索命」二鬼吏互望了一眼，口中同時一聲喝叱，雙雙一振右臂，兩根鐵鍊筆直，分朝拾三郎左右腰肋點到。

他兩個這一招很厲害，很絕，配合得十分巧妙而高明，使敵人既不能左閃，也不能右避，更不能前進，除了後退以外，別無他路可走。

因爲如果前進，就難逃他兩個左手中那兩塊「拘魂」「索命」鐵牌的一擊。

可是，他兩個鐵鍊的攻勢配合得雖然很絕，很高明，奈何他們遇上了拾三郎，拾三郎一身所學高絕，高過他兩個太多太多。

他兩個鐵鍊一左一右點出，拾三郎身形却凝立不動，直到鍊頭眼看卽將點中他左右腰肋，只差了五寸許距離之際，這才突探雙掌，快如電閃地分別抓住了鐵鍊的鍊頭。

「拘魂索命」二鬼吏想不到對方竟然如此大胆，竟敢出手分抓他兩個的鐵鍊頭，他兩個不由立時雙眉上挑，口中同時一聲冷笑，雙雙振腕抖鍊，齊地沉聲叱喝道：「撒手！」

拾三郎很聽話，雙手一鬆，撒手了。

大概是他兩個的力道用得太猛了，兩根鐵鍊竟隨着他二人的振抖之勢，向兩旁蕩了開去，並且帶得他兩個的身形外斜，脚下穩立不住地同時向外跨出一大步，讓開了當中的道路。

「這是怎麼回事？」

「拘魂索命」二鬼吏，自己都感到有點意外，不明白自己怎麼會被自己手裏鐵鍊的力道，帶得身形外斜，向外跨出一大步去的？

眞怪！照理，這實在是不應該有的情形。

筆下寫來實在太慢，就在這一刹那之間，拾三郎已奇快無比跨步閃身自二人中間穿了過去。

「拘魂索命」二鬼吏一見，立時齊聲大喝道：「站住！」

大喝聲中，雙雙身軀半旋，騰身直朝拾三郎身後電疾撲到。

拾三郎霍然回身，閃電抬手點出了兩指。

「拘魂索命」二鬼吏見狀心頭一驚要躲，但已慢了一步，齊覺「氣兪」穴微微一痲，體內眞氣立洩，身形雙雙一窒，同時落地站立，不能再往前撲了。

拾三郎神色冷凝地寒聲說道：「你兩個太不識相了，適才若非我不想隨便傷人，手下留情，你兩個早已經躺在地上爬不起來了。」

話落，抬掌隔空拍開了二人的穴道，轉身邁步瀟洒地向裏走去。

望着拾三郎的背影，「索命鬼吏」低聲問道：「三哥，這小子武功身手恁地高絕，以你看他可能是個什麼來路？」

「拘魂鬼吏」雙眉微皺地搖了搖頭，沒有說話，右手鐵鍊交與左手，探懷取出一枚「鬼府」獨門傳警的「信號彈」，揚手打上半空，爆散開一團藍燄火花。

×　×

邙山後山，有一處方圓百丈多大的盆地，「鬼府」就在那盆地上依山而建。

「鬼府」的範圍甚是不小，遠遠望去黑壓壓的一片，屋宇櫛比，圍牆高聳，足有五丈多高。

在「鬼府」前面有一片二十多丈寬濶的空地，空地前面則是一片黑沉沉陰森森的樹林。

拾三郎腳下有若行雲流水般地往裏走去，地勢越走越低，但却再未見有人現身攔路。

轉眼工夫，他已經走到那片樹林之前，腳下不由一停，心底作着暗忖攷慮，是穿林而入？還是騰身樹頂，以絕頂輕功由樹頂飛越而過？

他正暗忖攷慮間，雙目倏閃寒芒地挑眉冷聲說道：「我此來是客，林中的朋友請現身出來見見吧，別那麼小家氣的躲着了。」

隨着他的話聲，樹林中響起一聲嘿嘿輕笑，飄身走出一位身着黑袍，金冠束髮，面貌清癯，長髯飄胸，年約五旬的老者，氣度沉穩地停步岳立在林邊，雙目灼灼如電般打量了拾三郎一眼，不失禮儀的抬手抱拳，但是語音却冷冷地道：「請問閣下上姓高名？」

拾三郎沒有立刻報說姓名，他見老者「金冠束髮」的打扮，已知其身份是屬「鬼王」之下的「十殿閻君」中人，遂乃凝目說道：「容我先請教，尊駕是『十殿閻君』中的那一位？」

金冠老者道：「老夫位居第七。」

拾三郎抬手抱拳一拱道：「原來是七閻君，我失敬了。」

語聲一落又起，道：「林中還有兩位，怎不一起出來見見？」

七閻君嘿嘿一笑，說道：「閣下高明了。」

一頓，揚聲說道：「老八老九，你們也一同出來吧，別再讓客人說我們小家子氣了。」

樹林內同時傳出兩聲輕笑，人影飄閃，走出兩位穿着打扮，和「七閻君」一樣，也是「金冠束髮」五旬上下年紀的老者來。

老八老九飄身出林，立時一左一右分立在「七閻君」的兩旁。

既是老八老九，穿着打扮又和七閻君一樣，不用說，他兩個當然是那「八，九」兩殿閻君了。

老八老九一現身走出林來，七閻君立即目視拾三郎說道：「閣下，他兩個已經現身出來了，請示告閣下尊姓大名。」

拾三郎道：「我，江湖客，特來拜訪鬼王，煩請閣君代為傳報。」

七閻君眉鋒微微一皺，道：「閣下自已何也小家氣，客於示告姓名？」

拾三郎道：「這並非我小家氣，也不是我客於示告姓名，而是我名不見傳，覺得於其說出來閣君不會知道，還不如不說的好。」

七閻君忽然微微一笑，道：「閣下說的太自謙，也太客氣了。」

拾三郎搖頭道：「這不是我自謙客氣，我說的乃是事實。」

七閻君眨了眨眼睛，話鋒一轉，道：「如此，老夫請問，閣下是怎麼進來此處的？」

拾三郎道：「這還用問，自然是走進來的了。」

七閻君笑了笑，道：「前面可曾有人攔阻過閣下？」

「有。」拾三郎微一點頭，說道：「只是那攔阻我的兩位，他們沒有能攔得住我。」

七閻君道：「這麼說，他兩個的所學功力該是不如閣下多多，閣下乃是『强闖』進來的？」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閣君要這麼說，那就只好任由閣君，我也不便多作解說什麼了。」

七閻君暗吸了口氣，道：「能够闖過『拘魂索命』二鬼吏的攔阻，放眼當今江湖，為數應該不多，以此可知，閣下當非武林庸碌之輩。」

拾三郎道：「閣君這話說的雖然是理，但是事實上那兩位沒有攔住我只是他們的大意，是我僥倖。」

七閻君聲調一冷，說道：「閣下，別再徒說廢話了，還是請你說出你的尊姓大名吧。」

拾三郎道：「我遵命。」

語聲一頓即起，道：「我姓何，單名一個『眞假』的眞字。」

七閻君眉鋒不由一皺，「何眞」這名字倒眞是陌生得很，他從未聞聽說過。

拾三郎輕聲一笑，接道：「我說是名不見傳，閣君現在該相信不假了吧？」

七閻君輕哼了一聲，雙目微微一轉，問道：「何朋友來自何處？」

拾三郎微微一笑，道：「洛陽城內的四海鏢局。」

七閻君雙目微凝地道：「何朋友是四海鏢局的人？」

拾三郎搖頭道：「不是，我只是從那裏來。」

七閻君道：「何朋友來此何為？」

拾三郎道：「特來拜訪鬼王。」

七閻君道：「只是拜訪？」

拾三郎道：「順便向鬼王查問一件事情。」

七閻君道：「什麼事情？」

拾三郎搖頭道：「告訴你也沒有用，你決不會知道。」

七閻君道：「你何妨說來聽聽看，老夫也許知道也不一定。」

拾三郎默然沉思了刹那，道：「好吧，閣君既然這麼說，我就先向閣君請教一下也好。」

話落，探手入懷取出了那枚「黑豹」令牌，朝七閻君一攤掌，問道：「閣君認識此物麼？」

七閻君目光深望了「黑豹」令牌一眼，搖了搖頭，道：「不認識，也從未見過此物。」

拾三郎雙目倏如電射般逼注地道：「閣君這話絕對實在？」

七閻君正容說道：「何朋友，你應該相信老夫不是那種言不由衷之人。」

語聲微頓，目光一瞥身旁左右的「八，九」兩殿閻君問道：「老八老九，你們見過此物麼？」

八，九兩殿閻君聞問，立時一齊搖頭答道：「小弟也從未見過。」

七閻君目光轉望向拾三郎道：「何朋友，老朽請問此物何名？」

拾三郎回手收起了「黑豹」令牌，說道：「此物名『黑豹無敵令』，是昔年一位武林人物的信符。」

七閻君接口道：「這和我們『幽冥鬼府』何關？」

拾三郎道：「如是無關，我就不會得沒有事找事，跑到這裏來了。」

七閻君道：「何朋友，老夫請問，『黑豹無敵令』主人，他是昔年武林中的那一位呢？」

拾三郎淡淡地道：「這也就是我今夜特來拜訪貴府鬼王的原因。」

七閻君明白了，雙目微微一凝，道：「何朋友此來便是要向府君查問那『黑豹無敵令』主人是誰？」

拾三郎點了點頭道：「不錯，我請閻君立刻為我傳報一聲。」

七閻君忽地一搖頭，說道：「不必了，此事老夫可以代為回答你何朋友，不知道。」

拾三郎雙眉微軒又垂，道：「但是我還是要見見你們鬼王。」

七閻君道：「何朋友可是還有別的事情？」

拾三郎道：「別的事情雖然沒有，只是你回答的那句『不知道』三字，應該由鬼王來親口回答我。」

七閻君臉色倏地一寒，說道：「何朋友可是認為老夫的身份不够，不相信老夫了？」

拾三郎神情淡漠地道：「我不想作那違心之言，論身份，你閻君確實是差了點鬼，不過却並非我不相信你，而是因為此事關係重大，我必須面見鬼王當面問個清楚。」

語鋒一頓，雙目陡射威稜地冷聲說道：「現在我再說一遍，請閻君立刻為我傳報一聲！」

七閻君搖頭道：「何朋友原諒，老夫未便傳報。」

拾三郎神色冷凝地道：「這麼說，閻君是要我自己進去了。」

七閻君嘿嘿一聲冷笑道：「只要你自信能進得去，你只管進去。」

拾三郎雙眉微揚了揚，點頭說道：「閻君說的是，那我就試試看。」

話落，邁步就朝七閻君三人身前逼了過去。

雙方相隔丈多遠，祗不過是兩步的距離。

拾三郎腳下才一邁步，七閻君立即一聲沉喝，抬手一掌，直朝拾三郎胸口拍過去。

拾三郎神色淡漠地道：「閻君這一掌功勁不差，我就接你這一掌試試。」

話聲中，腳下驀地前跨一大步，閃電般挺掌迎了上去。

「拍！」的一聲，兩掌交接，七閻君頓感心頭一震，一條胳膊又酸又痲，腳下穩立不住地後退了一大步。

七閻君臉色不禁勃然一變！暗吸了口氣，道：「何朋友好深厚的掌力！」

拾三郎淡然一笑道：「那裏那裏，這只是閻君客氣。」

七閻君冷笑道：「何朋友先別得意，你雖比老夫高明，但是眼前老夫却有三個人，這意思你明白麼？」

拾三郎道：「我明白，只是在我眼裏，三位與十位並無什麼兩樣。」

七閻君雙目陡地一瞪，怒聲喝道：「姓何的，你好狂的口氣！」

拾三郎冷冷地道：「閻君也應該明白，『幽冥鬼府』名列當今武林五大家之一，我如是不狂，就不敢單獨前來拜訪你們鬼王了。」

七閻君道：「照你這等口氣，就是老夫等三人聯手，也不是你的敵手了，是不是？」

拾三郎輕哼了一聲，道：「不錯，你三位請聯手齊上吧。」

七閻君和八，九兩殿閻君互望了一眼，嘿嘿一笑，道：「何朋友既這麼說，老夫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話落，三人身形齊動，六隻手掌指點拳搗，或拍或劈的齊朝拾三郎攻到。

拾三郎雙眉軒揚，口中一聲冷笑，雙掌閃電伸縮之間，三個人呆住了一雙半，站立在當地不動了，六隻眼睛瞪視着拾三郎，滿臉盡是驚駭之色。

拾三郎神色冷凝地掃視了三人一眼，道：「三位請聽着，我此來你們鬼府旨在查問那『黑豹無敵令』主人是誰，並無絲毫惡意，也希望你們別逼我出手傷人！」

話落，雙掌虛拍，隔空解開了七閻君等三人的穴道，騰身拔起，由樹林頂端向內飛射奔去。

越過樹林，再越過一片二十多丈的空地，便是鬼府的大門。

這時，鬼府的大門大開着，門前站立着一大堆人，約有三十人之衆。

這情形很明顯，就這片刻的工夫，鬼府裏已經得到了消息，鬼府高手已經齊集門外在等候着拾三郎了。

拾三郎越過樹林，身形自樹頂飄落，立即毫不猶豫地舉步直朝鬼府門前走了過去。

鬼府高手全都靜靜地肅立着，所有的眼睛全都集中焦點地投射在拾三郎身上。

場中的空氣一片靜寂，像是一場大風暴即將降臨般地沉悶得令人心胸發窒，發慌，有着透不過氣來的感覺，只聽得拾三郎的腳步聲響，沙！沙！沙……

那聲響雖然不大，但却隱隱地有一股震撼着人的心弦的力量！

拾三郎的腳步聲響靜止了，他在距離鬼府一衆高手三丈多遠處停了步，氣勢沉凝地岸然峙立。藉着昏黯濛矓的月光，拾三郎目光一掃鬼府的人衆，他立刻發現居中站立着的一位身材畧顯矮小，頭上戴着一頂與「十殿閻君」不同的金冠，面蒙黑紗，穿着一襲黑袍，袍上繡着金蟒之人，可能就是此間「幽冥鬼府」的主人——鬼王。

（未完）

神手無相故事之二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魔骷髏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戰飛羽怒殺骷髏帮五鬼，及魔骨刺涂歸後，治死人華駝及氣死鬼鍾魁聯袂到來，華駝把氣若游絲的丁元一救活過來，將他安置在唯一能避風雨的神案底下，詎料正中了骷髏帮的陷阱，原來神案下另有秘道，華駝剛將丁元一放下，便立為隱身暗道的人將丁元一刦走，暗道處有一厚鐵門，門內傳出冷冷語聲，喝令到來接應的骷髏帮另一魔頭魔骨彈涂禪向戰飛羽及華駝、鍾魁攻擊，涂禪發出魔骨彈，華駝與鍾魁忙躍身廟外躲避，戰飛羽雙袖連揚，把魔骨彈揮向廟前石基落去，發出一連串暴响——

人亡蛇鑽毀 拚死駝峯傷

灰物的爆塵中，另一點烏光，穿開灰霧射向驚慌後退丈餘的魔骨彈涂禪那甫自落地的身形，輕微的爆裂聲，在爆震中，根本就聽不出，但一聲凄厲的慘吼，却起自涂禪口中，玩火的人終究是要死在火中的。

爆震中，另一聲輕震自殿中的那黑沉沉的暗門，戰飛羽幌身已射入了被他震倒暗門後露出的一道地道之中，刹時消失不見。

快捷的動作，倏然慢了下來，似一朶冉冉下降似飄蕩的白雲，戰飛羽的身形，順着暗黑地道的斜度，緩緩下降，飄然落實。距離暗門業已十餘丈遠，地道竟然筆直。

「轟隆隆」！身後傳來爆炸後牆圮殿塌的聲音，一股夾合着火藥油烟塵土的霉味，汹湧撲鼻，本是畧現光綫黝暗的底道，突然變得黯黑！戰飛羽知道暗門被震塌的屋瓦樑柱，牆圮的瓦石堵塞了！

戰飛羽並不為後路阻塞而担心，他深信那沙聲音的人能進來，他亦可以，狡兔三窟，這種情形之下，那沙聲人豈能只留一個通路？

現在所需要擔心的，他知道，那是他如何在這陌生而又黑暗的環境中，應付突來的襲擊，與可能的陰險毒辣的精巧惡狠的暗器一類機關。

黯啞的爆炸聲，依稀傳來，戰飛羽推測着地面上的狀況，小心的向前行緩緩走着。

地面上——古廟大井中。

一片灰霧瀰漫中，挾雜着無數的火星與連串的輕爆，雪地上似條條電綫，到處游竄，至爆聲中漫延增長，那是「魔骨彈」的爆後油漬，燒灼的光亮，甫燃倏滅，已與雪水混成一片。

在靠廟門處，一堆火光，在翻滾，「魔骨彈涂禪」被自己的暗器所傷，炸斷了兩腿，漫延全身的火花不停，痛苦中他雙臂不停的揮動，一顆顆烏光，向遠處投，每投一次，即「蓬」的一聲爆炸，滿院中

，到處隨着他雙臂無目標的亂甩，形成了一片火海霧洋！

灰霧更形濃密直冲霄漢，火勢越發漲大，地上的所有屍體，都佔上了油漬，一具具燃燒起來，刹時間古廟變成了火葬場，炸聲，火光電閃，與燎烤的人肉腥，混合成為一幅慘烈的畫面！

「砰！砰！砰……轟——」

一連串爆炸，突然起自「魔骨彈涂禪」的翻滾處，甩不掉的「魔骨彈」幾經擠壓與炸漬的引燃，突然連串爆炸，最後變成齊齊爆發，只見一股濃烟，被一團汹汹火團湧上半空，一片片焦炙的肉片碎塊，向四周，向天空，飛射飄洒，如天女散花似滾滾雨點。

一代梟雄似的魔骨彈涂禪只落得碎骨揚灰命喪荒山。爆炸聲停止了，灰霧漸漸稀薄，整座破舊的古刹，呈現在寒天凍地中的，只是一堆堆灰土與破磚碎瓦，間雜着一塊塊黑炙的如焦炭般的碎肉骨屑，間而會有一塊頭蓋骨連着半面人臉，放置其中，更增加了荒凉中的悽厲。

散落的斷腳，斷手，和一截截的肚腸，使悽厲的場面，增加幾分悲苦，這是一場罕有殺伐結果，一點都沒有武林中的那份眞刀眞槍下出現的狀況，只是一種人類逞能的報應。

灰暗的天空嚴蓋下，灰燼餘火中，矗立着二個人影。

一個是那武林中的怪物，「治死人」華駝子。

另一個是那華駝子的老搭檔「氣死鬼」鍾魁。

望着那散落的斷腳斷手，碎肉炙骨，鍾魁道：「治死人你要是能够將這些人醫活，那可就大大的發財了，也眞正的配稱做治死人！」

毫不示弱的，華駝子道：「我要是治了這些人，你怎麽能够有對象找弟子，還是行行好，給你留幾個鬼去陰間氣氣他們吧！」

惡毒的狠狠之聲，起自身後道：「兩位都到陰間去找弟子吧……」

猛然轉身，雙雙向發聲處望去，只見一排站着四個黑衣幪面人，高矮不等，一式的打扮，只露着兩個灼灼的眼睛，毒望着二人。

二對一，鍾魁同華駝子互望一眼，心意相通。

中間居右黑衣人的幪面黑紗飄動，話是他說的，駝峯抖動，雙眼中射出兩股寒光，華駝子怒聲道：「憑四位這見不得人的材料吹大氣嗎？」

「刷」聲連響，四人動作一致，手中掣出了一支奇形兵刃，舉在胸前，齊齊凝神注視着二人。

兵刃約有二尺半長，細細的，一道道彎曲，三角形的鋒刃，那極像是一個木匠用的扁鑽，特異之處，在那把手與鋒刃之間，普通刀劍的護手，多是圓環，但這支奇形的兵刃，却是二支骷髏斜交，中間鑲嵌着一個呲牙咧嘴的無肉骷髏頭。

多年前，這個兵刃，在江湖上威名凜凜，幾乎成了黑道人物的代表，它有個响亮而深入人心的名字——骷髏蛇形鑽。

持有這種兵刃的人，多年前亦是黑道

中的殺星羣，骷髏帮的「煞使」。專司對付與骷髏帮敵對人物的羣攻。

蛇形鑽一出，華駝子駝峯抖得更形厲害，鍾魁高大的身形亦突然挺得梗直，雙雙亮出了得手的兵刄！

華駝子手中是一支小如鍋鏟的藥鋤，鋤刄菲薄得似紙般薄，顯而易見，鋒利無比。

鍾魁那高大的身軀，粗壯的手臂，濶大的手掌，擎在面門前雙目眉心間的，是一支小巧玲瓏的粗有二寸長約尺許的鋼錐子。

鋼錐閃閃發光，通體精圓，閃耀着鍾魁的滿面于思，亦紅得發紫。

戰飛羽的氣勢，沙聲人的陰冷，魔骨彈的威名，沒有將這一對武林怪物激得使用兵刄，而這四個幪面的骷髏帮「煞使」的撒出兵刄「骷髏蛇形鑽」一亮，卽使這一對武林稱怪的人物，亮出了輕易不用的獨門兵刄。可見「煞使」昔年的威勢，定然不凡。

「骷髏煞使」有此威勢，並不是他們在骷髏帮中有着顯高的地位，相反的，他們竟然一點地位都沒有，如骷髏帮中的魔骨刺與魔骨彈，凃氏弟兄，卽有指揮他們的權力，煞使的厲害的地方，在於他們並非骷髏帮中之人，而是一些武林中的高手，尤其是正道高手，被骷髏帮控制了，甘心情願爲他們効力。

每一個「煞使」，都是武林中頂尖的人物，煞使出現的時候，最少四人，厲害的是這四人中，只有一個是清醒的，其餘的都是神智不清，除掉了「羣攻」時的不顧命攻殺以外，他們什麼都不清楚！

「羣攻」與「拚命攻殺」是他們一成不變的形式，死亡對他們沒有威脅，創傷對他們有一種激發野性的力量，受創越重，他們出手的威勢越强，精力越旺，招式越狠，動作越快，受創被刺，至戰鬥中成爲他們的樂事。

原始的野性，是他們給武林人物留下的深刻印象。原始野性爆發出人的潛力，就如同大自然的威勢一樣，是沒有人抵擋的，想抵擋也要付出相當慘烈的代價。

華駝子與鍾魁可深深知道，狂風巨浪，是能够輕易的吞噬一個活生生的人的，這些「煞使」，正是武林人物之中的狂風巨浪！

鍾魁向來口不饒人，錐豎面門，口出譏笑，道：「見不得人的東西，正是我鍾某人的對手，小鬼們來吧！嚐嚐被鍾大爺捉到的滋味如何！」

居左的中間幪面人，冷哼一聲，蛇形鑽驀地一幌，電光打閃，倏然直刺鍾魁胸前！

一人動四支蛇形鑽同時閃射。

來勢之快，宛若流光，四支蛇形鑽不聲不響的，右兩支齊齊突擊華駝子，鑽身映光，如電蛇般刺向胸腹。

另兩支從斜刺裏驀然遞至鍾魁胸前，分襲兩處要穴。

怪異的事出現了——華駝子居然身體「呼」的轉了個半圓，那突起的駝峯，「砰！」的一聲，碰觸到刺來的蛇形鑽！

兩個幪面人猝然撲歪的身形，倏然滯得一滯，一股反震的巨大彈力，傳自蛇形鑽的鑽身，阻住進力，而猛然間又有一股輕微的吸力，自駝峯傳來，那短短的藥鋤，突然在駝峯轉圜之後，向二人的腿骨前砍挖而來。

幪面人似被激發了野性般，根本不理會砍來的藥鋤，蛇形鑽打挺，如怒矢離弦般，齊齊鑽向華駝子的面前。

「華駝子，你怎不用殺手！奶奶的要激發他們的獸性，給我們收屍啊！」鍾魁短鋼錐，幌動間，閃身躲過了襲來的四支蛇鑽，雙腿如二道鐵鍘，飄忽間平仰身軀，蹬向二幪面人的胯襠，鋼錐平托蛇形鑽，滑向二人執鑽的手腕之處。

幪面二人，驀然齊齊轉身，躲開鍾魁的一招兩式，齊嘿一聲，狠狠的以鑽當刀，砍削平翻向鍾魁胸腹。

側滾翻身，躲出蛇鑽雙襲，鍾魁高大的身軀，如獮猴般靈活，閃轉騰挪，一派小巧功夫，將短鋼錐運用得呼呼生風，當作點穴橛，滑溜的向二幪面人的身上各處要穴招呼，二幪面人雖不顧及本身的是否受創，然而對於點穴，似是甚爲避忌，竟被鍾魁趕得似走馬燈般團團亂轉！

局勢刹時改觀。

華駝子雙峯又碰觸彈震敵人兵刄一次，大喝道：「別急，老伙計，就是如此，掏掏他們的海底，看看究竟是何方神聖，又遭了骷髏魔的暗算！」

鍾魁一看二幪面人，甚是顧忌自己的「點穴」，信心大生，竟然不再避忌，一味的猛攻，口中大喝一聲道：「好！就這麼辦！」

短鋼錐，有如一連串陽星閃撞，刺向敵人。

身體姿勢尚未改變過來，這位「治死人」的駝子，已怒吼一聲，藥鋤如一溜星光，一抹極細的銀絲遙控之下，電射而出，擊向那發號施令的幪面人面門！

四人中獨有他是清醒的，對於任何招式，都知拆解躲閃，是以華駝子這一突襲，幪面黑巾下的面容，神色畧變，驀地雙臂猛仰，雙腳微蹬，閃電般倒射而出。

華駝子「嘿」氣吐聲，駝峯不顧對方另一幪面人刺來的蛇形鑽，硬行碰撞，疾迎而上，那股銀色細絲，業已彈收藥鋤於手，縮肩吸腹，在挨了一記蛇鑽鞭打之後，身形如陀螺般一旋，一鋤疾削向對方腿股！

黑衣幪面人倏地閃開要穴，猛然側移臂骨，迎向藥鋤鋒刄，「哧」聲微響，臂骨肥肉處，藥鋤劃裂一道血口，深僅半寸，長有一尺。

一聲歡叫，一聲痛快舒適到極點的歡叫，出自那被傷的黑衣幪面人之口，那本是畧現呆滯的身法手眼步，突似加了興奮劑般的，活潑起來，蛇形鑽像一蓬晴天洒下來的光雨，那麼綿密，光亮，刷的罩落下來。

華駝子的動作，宛如狂風四捲，藥鋤如百個長虹，經過穹蒼，眩目的光彩，閃耀得人眼花繚亂，「噹噹噹……」連串鑽鋤交擊中。

驀然，那倒射而出的清醒幪面黑衣人，突又不聲不響，如狸貓，似猿猴般的快捷得眨眼閃至，一抹光弧，像天上朝雲，突忽倏閃，射向華駝子。

森森光芒，形成一道擴連的光流，本領之高强，大出華駝子意外，幾度迫使對方，均無法測出是那家門派，所有的招勢詭譎險詐，狠毒殘酷，然而總不出骷髏帮的範圍，極力封架之下，驀感駝峯處，傳來一股巨大的衝力，華駝子突然大驚，心念一轉，突然暴喝一聲：「嘿！」

聲如霹靂震天，動作如電，雙臂封架間，雙肩突地一聳，那高大突起的駝峯，突然收縮，那傴僂的背脊，似已消失，前後的敵人，頓失目標，雙雙落空。

華駝子駝峯消失刹那，旋卽復原，身後刺來的蛇形鑽，本已失去目標，距離拉長，招勢遞空，但駝峯突然恢復，恰恰迎向蛇鑽，「噗」的一聲，蛇形鑽不似先前被彈震而起，却是生生刺了進去，約有半尺。

幪面人一楞之下，用力回抽，彎楞的蛇鑽，想見卽將帶出模糊的血肉，心中恨急了駝子三番兩次狂命向他攻擊，大喝一聲，「嘿！」用盡平生之力，雙手一攪，驀往外拔！

雙手緊握鑽柄，猛然攪動的刹那，突然有一股怪異的力道，自鑽身傳至雙手，迅速的擴至雙臂，全身一股痲癢，頓感無力可施！

心頭一驚之下，雙手忽又恢復力道，正於此時，雙手一握鑽把，猛聽駝子一聲大吼！「嘿！」

清醒幪面人突感一股大力，將其身軀藉緊握之時，猛然摔起半空！

「大個兒！接着！」

騰空的身軀在毫無準備之下，一股力道都運用不出。

突地一股刺痛，痛澈肺腑，失力被疼痛刺激，業已恢復，瞥目望去，鍾魁那龐大的身形，正如鷹隼般，騰掠而過，那明晃晃的鋼錐，業已將他雙腿自脚脖處，挑斷筋條，顧不得刺骨的疼痛，驀然發出一聲特異的呼嘯，未待身軀落地，右臂倏抬，蛇形鑽的楞刄，迅捷的自額頭向下削掠，一張面容，頓時被楞形的扁鑽劃成十餘血口，鼻子兩開，眼珠雙破，嘴唇全豁，血水肉翻，面目全非！

身軀尚未落地，蛇形鑽已平搭喉頭，深入五寸，人頭一斜，「砰」的一聲，活人變爲死屍，跌落塵埃！

騰身空中襲擊的鍾魁，同時落地，望着那血肉模糊的面孔，割斷咽喉的屍體，不禁一楞！

華駝子突地一聲喟嘆！駝峯不禁急急聳動！

那受傷歡叫的幪面人，在聞到自殺的幪面人那聲特異的嘯叫以後，突然捨了華駝子，迴身衝向自己的同伴。

游鬥的鍾魁，聽到了華駝子的呼叫，驀地閃開兩個幪面人的不顧命招式，鋼錐一找對方要穴，在兩人急急躲閃之同時，突然騰身而起，鋼錐迎向被華駝子絕招制住騰摔半空的幪面人，迅捷的挑斷他的雙脚筋條，本想捉個活口，看看究竟是那家門派之人，誰知却落了一場空。

與他對敵的兩個幪面人，在失却了他的身形後，本已作勢欲起，齊齊衝向華駝子，然而，突然聽到那聲長嘯，心神驀然一楞！

就在此時，那已受傷的幪面人，突然衝至，「哧」的一聲，右臂疾擒之下，楞住的兩幪面人的腿肢，突然被蛇形鑽刺中了！

兩幪面人，突然一挺身形，與刺傷他倆的幪面人，激烈的動上了手！

「刷，刷，」聲中，三人竟然沒命的向對方身軀招呼，每一招，每一式，都毫不落空，刹時間，三個人都成了血人！

驀地！

三人歡叫一聲後，齊齊怒嘯，嘯聲中有着一股使人戰慄的野獸森森寒氣，透澈雲空！

嘯聲倏停，齊齊轉身併肩，平舉蛇形鑽，外露的那雙眸瞳閃射出野獸噬人的光芒，睹定華駝子，舉步前進，慢騰騰，顫微微地，一步步逼近！

鍾魁見狀，驀地斜掠而起，與華駝子並肩而站，滿面露着凝重之色，關切的道：「老伙計！小心了！」

平日嬉笑怒罵，本給華駝子氣受，如今當了生死關頭，眞情流露，沒有半點虛僞，半生的搭檔打知己之處，卽從此刻流出，華駝子小眼中，流露出感激神色，但却低叱道：「退開，讓我一人來應付他們，你去準備好！」

鍾魁道：「你想怎樣？」

華駝子道：「拚骨！」

鍾魁道：「要拚一齊拚，我爲什麼要退開！」

鍾魁不但未退反而更邁進了一步！

那對面三煞使，滿面歡容，臉上的血色濃得較醉酒龍爲赤紅，脚步凝重，目光狠厲，望着面前的華駝子與鍾魁，就如惡狼碰上了獵物，那狠戾，那惡毒，那貪婪，一切都自那歡容，猙獰的歡容中流露無遺，華駝子一拉鍾魁，後退一步，怒道：「我一個人先來！」

鍾魁道：「不行，這不是你一人能應付的，他們已自行激發出了潛力，我們兩個恐怕……」

華駝子怒聲道：「我們兩個一塊兒拚上，划算嗎？」

鍾魁斷續的道：「不划算又怎樣？那正是我們求的！」

華駝子心中萬分感激，但却怒聲道：「你忘了我背上的絕招！」

鍾魁道：「你那絕招，對付一人可以！三人恐怕就只有拚骨了，我不願意給你收屍！我們兩個，對付他們，總算還有點希望！」

華駝子搖搖頭，似是在心中下了決定般地道：「好！你準備好了！」

踏前一步，華駝子凝神注視着接近的三人！

獰厲的怒瞳，緊緊地盯着華駝子與鍾魁！

「察！察！」脚步聲一聲聲，一步步在風雪中夾合着傳來，一步步一聲聲，就如同雷聲，震動着華駝子與鍾魁的心弦，二人的心弦，慢慢抽緊，漸漸抽搐！蠕動的身形近了！

驀然，同聲齊吼！

人影晃映，蛇形鑽幻如三溜冷芒，狠捲猛罩，如江河水溢，波浪連翻，如狂風驟雨，流光飛射猝撲華駝子。

華駝子微側猝退，駝峯猛然將鍾魁偌大的身軀，逼得後退五步，大吼道：「準備！」

駝峯急旋，全面承受了雷霆萬鈞，萬道電蛇般的三支蛇形鑽的施擊。

噗！中間一支蛇形鑽，穿進了駝峯半尺！

人影倏躍，中間蛇鑽持有人，突然被華駝子，突然彎腰連人帶鑽摔騰半空！

一抹高大人影，突然迎擊而上，鋼錐如劍，生生削下了兩隻脚來，鍾魁一招解決了騰空敵人，掉首而下，射向圍攻的另二個幪面人！

「赫」一聲痛哼，華駝子的左肋，生生穿進一支蛇鑽，背峯同時挨了一掌，身軀被震得向右一斜，恰好躲過了那右肋的蛇鑽。

電蛇在低部繚繞倏閃，右臂伸縮間，側轉的同時，華駝子的藥鋤，生生穿進右側幪面人的檔中！

二聲凄厲的慘吼，一起空中，一起在側幪面人！嗆啷聲中，蛇鑽落地，人亦倒地死去！

鍾魁下衝的身形，恰恰射至，鋼錐已指向左側刺傷華駝子的幪面人頭頂！

幪面人根本不理會鍾魁的襲擊，雙手握住鑽把，一攪一拖，華駝子驀地痛澈心肺的一聲凄厲慘號，人跟着翻滾地上，駝峯滾轉不已！

鍾魁面部表情，倏現獰惡狠厲，虎吼一聲，雙臂握錐，直撲而下，「噗哧」一聲，鋼錐穿入那正抽出蛇鑽，哈哈大笑，望着手中鑽上的血肉，似瘋子般的愛撫着幪面人的頂門！

笑聲倏止！

鍾魁身甫落地，一個騰躍，業已投往華駝子翻滾的軀體，雙目痛急的望着華駝子那抽搐的小臉，惶聲顫抖地問道：「怎麼樣？」

那種表情，恐怕是鍾魁這一生來最爲眞摯的，看在華駝子的眼中，似是減輕了不少的痛楚！

華駝子那散落的眼神，無力的望着他，聲音輕得幾乎聽不見，斷續地說道：「敷藥……」

鍾魁如大夢初醒，突地將華駝子置抱懷中，坐於地上，空出雙手，自懷中掏出二包藥來，三把二把，迅速的撕開，一股腦兒，倒在那血水突突外流，和着血肉翻白的傷口上！

華駝子感到一股清涼，突現精神地，輕聲道：「老朋友！別急！藥既能救別人的命，這點傷難不住我！看看他們到底是那一門派的！」

鍾魁聞言，眉頭一皺道：「管他那一門派，反正不活了，還是治你自己要緊，你忍着點，待我爲你包紮！」說罷，即動手爲其包紮。

華駝子緊皺雙眉，喘息着，道：「我已預服了奪命丸，藥力業已在翻騰時間行開，我死不了啦！你將我放下，先去看看，到底他們是誰？」

鍾魁包紮好後，不忍逆其意，輕輕將他放於地上，挺身站起，轉頭一望，心內不由一緊，嘆口氣，向華駝子道：「老朋友！你的心意恐怕要落空了！他們的死像，都是一樣，每個人的臉面，却已划得血肉糊糢，只差沒有抹脖子就是了！那怎能認得出！」

畧一沉默，華駝子向業已彎身欲抱持他的鍾魁道：「搜身！」

鍾魁一怔，姿態不變，平平射向近處一具幪面人屍身，迅捷的搜遍全身，仔細得毫無遺漏，竟然一無所得。

除了衣服、兵刄之外，什麼東西，都沒有找到！

一連幾個縱躍，四次搜身，全均是一樣！

躍落在華駝子身前！

華駝子業已強撐坐起，搖搖頭失望的望了鍾魁一眼深深的嘆了口氣！道：「回去吧！元兒失踪半年，畧現消息，竟然落在這重出江湖的骷髏幫手中，看九姑的意思吧！」

鍾魁俯身抱起華駝子，口中道：「若非你駝峯中的磁鐵，收到了大效，今天你我恐怕也會同先前那小子一樣，拚骨在這荒廟之中！」

風雪中，鍾魁高大的身形，抱着老友殘傷的身軀，大步邁出，懷中，傳出華駝子輕微的語聲，說道：「只不知道那小子是什麼人？到底是死是活？他既然能將『魔骨彈』接後拋出，炸死凃禪！就應該有自保之能力……」

鍾魁道：「大殿却被炸垮夷爲平地，他能逃到那裏？」

靈機一動，華駝子道：「那地道！我們何不看看那地道！」

鍾魁停住身形，但旋卽邁開大步前進，道：「算啦！找到地道，你我在這種情況之下，又能如何？莫再惹出那暗中隱身之人，我們記住此地，你傷好了再來！反正元兒有了線索，不再如先前一樣，說個目標，回去看九姑怎麼辦吧！」

華駝子再未講話。

然而在他心中却不大爲然！

他知道他自己的傷勢，更知道他自己所有的秘方靈藥「奪命丸」的效用，所以他不死心的道：「我們何不找一找地道口，看看情形再走？」

× × ×

在地道中，黑闃闃的挺立着戰飛羽，像一尊佛，如一尊神像，寂然，悄然，肅然。

那雙眸瞳中射出的森寒晶光，一掃平日的寂寥，似兩座寒星，兩道利劍，監視着地道的每一個角落！

那雙手！快過利刄的手，依舊攏在袖中。

神態之沉穩，如同海岸上的一座大山，矗立盤踞。那股氣勢，在黑暗中，散發着雄渾似鋼的凝重。

冷寒森嚴已極的，聲如冰屑崩裂，戰飛羽道：「到了閣下的一畝三分地中，朋友還作縮頭烏龜嗎，哼！」

聲音，激蕩迴音嗡嗡作響，久久始停，傳播得老遠老遠，戰飛羽凝神閉目，靜靜聽迴音的傳播，測度出此一地底，通道之複雜，竟然大出他的意外！

語聲靜止，再無絲絲餘響，只有一股地下在冬日特有的暖流，慢慢擴散，無一絲風兒！

除身後尙傳來地面上的隱隱陣陣之聲外，地道中寂靜如死！

戰飛羽倏睜晶眸，射向前方，黯黑中阻不住他銳利的目光，通道的情形一覽無餘，凝重的邁步，向前方走去，脚步踏下，輕悄無聲，然却緩慢得出奇，每一步，都如同踏在薄冰上，謹愼至極。戰飛羽內心的感覺就是如此，但在表面上，戰飛羽的起止，却異常的瀟洒，他的行動，如同一個進入神秘窟穴的探奇尋幽者，輕鬆得很。

此時，戰飛羽已經聽不到地面的爆聲，地道中格外的顯得寂靜，靜得落針可聞。雖不覺寒冷，但却使人自心底對這寂寥生出懍然之心。

戰飛羽身形進入丈許，面前現出異像，通道成十字形，向左右各有一條圓形狀，同寬度的通道。

戰飛羽身形倏停，雙眸精光閃射，巡視一匝，每一寸，每一分地方，都毫不放過，當他望見了十字通道中間頂端的一隻蜂巢式小巧圓環後，心中已有警惕！

嘴角些微的抽動，陰暗中任何人也看不到，這是他唯一的反應，穩重如山，強烈的透示出力和勇的內涵的軀體移動，一直套隱在袍袖中的雙手，仍然絲毫沒有任何準備動作，那雙冷寞而寂寥的眸瞳所顯示的神韻，已不是精芒內射，而是他夥慣有的神色，那代表着無需言喻的生硬和嚴厲的神色。

紫氅中瘦削的身形，在包裹下，終於踏正十字通路的中間。

突然——

詭譎奇異立現，十字通道的四處拐角上，悄沒聲息的，鬼魅般的快捷，伸出了四支暗色的長劍，齊齊襲向戰飛羽，而在長劍甫出之後，一蓬蓬暗黑烏絲，細如牛毛，近於飛砂勁疾的偸襲而至。

微哼！戰飛羽攏於雙袖的手掌，驀然翻騰，電光石火般迎擊長劍，那麼快法，又分成四個不同的角度，瞬眼間，克察連聲，長劍抵不住鋒利的掌緣，那白中畧帶青藍的掌緣，如同金剛鑽劃玻璃般的削斷四個不同方向的利劍，幾乎是於同一時間，就那麼一眨眼的一點時辰。

雙臂倏翻的同時，紫氅飄蕩鼓揚，如同舞使旋飛，微細的刺刺聲，紫氅逕接了整個的細絲烏光。

戰飛羽的紫氅倏然暴捲，翻蓋頭上，紫氅如有靈性般脫卸上揚，堵貼至十字通道中間頂上的那頭蜂巢式圓環之上，蜂巢中「哧哧」連聲中，亮晶晶的寸許長細針，整個穿透紫氅，搖綴其上。

身形平地拔起，仰頭抬臂，右掌似刀，削向通道頂端，哧啦聲中，頂道生生被斜削下斗大的一片，厚達五寸。紫氅跌落地上，輕微的一聲悶響。

紫袍外露，雙脚着地，戰飛羽頭也不回的，繼續向中間通道，以先前同樣的姿態，外表看來，極端瀟洒，而內裏却謹愼至極的向裏邁進。

前進不及一丈，隧道突然改變，蜿蜒曲折，壁面奇突不平，與先一樣，大相逕庭，戰飛羽驀地一怔，心忖，前面乃是人工改造，此處却渾然天成，難道——

他閃射眸瞳，極盡目力，向四周圍牆壁上下左右，詳盡的搜索，却絲毫沒有人工痕跡，戰飛羽不由心中疑忌，猛提功力，向四周連擊十餘掌，頓時隧道中，呼呼生風，碎石粉屑，轟轟飄落，竟是毫無機關削器一類的裝置，戰飛羽不由得大爲詫異！

轟落的不屑碎塊聲中，突然隱隱傳來了一聲悶哼！

戰飛羽未能細聽淸楚，凝神聽去，又是一聲悶哼傳來，那是一聲輕微得極端細弱的聲音，距離這兒恐怕不會太近！

戰飛羽驀然展動身形，脚不沾地，如靈蛇，如鬼魅，飄飄閃閃，刹那間進入五十餘丈！幾經曲折，最後閃現面前的，乃是一座天然石洞，稍加整飾的石室。

石室中，一切佈置，都零亂不堪，似是剛剛搬來不久，都是一些日常應用的物品，顯然是未經整理！

在一個角落裏，那被刦來的丁元一，嘴中堵着毛巾，痛苦的蜷在地上，正蠕蠕而動，輕微的哼聲，就是他所發出，戰飛羽一眼望去，見石室中毫無岔眼之處，看出丁元一是被制住穴道。

一閃身，颷至近前，隻手連揮，頓時解去丁元一被制穴道！

伸手掏出口中毛巾，丁元一虛弱的萎頓地上，但眼神中却顯出一股無比的感激神色！口中輕弱的道：「謝謝戰大俠兩次援手之恩……」

戰飛羽道：「那隱身暗中之人，可是逃走了？怎不將你帶走？」

丁元一喘息一下，無力的道：「他帶着我走不遠就會被你追上，他是個心機極端深沉的人，他不會幹的！」

戰飛羽詫異地說道：「那他怎會放過你？」

丁元一說道：「他不願殺我，因爲他想……」

似乎是有說不出口的苦衷，期期艾艾的，說不下去，心胸寬大，戰飛羽道：「朋友有難言之隱，就不要說了，你的同伴，可能還沒走！我帶你上來吧！」

丁元一感激地，詫異中有一股莫名的喜悅，稍現活力的道：「駝叔他倆沒被那魔骨彈所傷嗎？」

戰飛羽道：「魔骨彈根本就沒傷到任何人，倒是將他的主子凃禪送到閻王那兒去了！」

沉雄的巨豪，竟也說出了頗帶戲謔之語，丁元一的感覺，又自不同。

戰飛羽雙臂抱起丁元一，飛快的向出口射去！

刹時來到暗門處，將丁元一放置一旁，雙手齊揮，暗門處頓被擊得磚瓦飛揚，俯身抱起丁元一，藉瓦石飛揚未落之時，如鑽天鷂子般直衝地面！

脚落院中，瓦石始紛紛落地，動作之快，功力之强，直羨慕得懷中的丁元一連番眼睛。

「兩位慢走！」正舉步的鍾魁聞聲，倏然轉身，丁元一輕微的一聲呼叫，不由令得鍾魁忘情的歡呼一聲，如飛般掠到！

丁元一立在當地！虛弱的，但却是歡愉無比。

一抹紫影，如流星般地划空消失——

戰飛羽連第二句話都沒有說，縱身走

了！

他是厭惡這一對武林怪物？還是有着急事待辦？

華駝子心中有這種疑問，但他並未開口說出來，怪物總是有種與人不同的行爲的！何況，此時的鍾魁，在見到了丁元一後，已渾忘一切，喜極的正在詢問丁元一的經歷，與頻頻詢問他的傷勢！

丁元一在一一回答了他的問話後，關切的向華駝子柔聲道：「華叔的傷勢怎樣？可碍事嗎？」

華駝子牽一牽唇角，道：「死不了！過二天就好了！看你的情形，可是又受了內傷？」

丁元一點點頭，道：「那傢伙走時，震裂了我的內腑。」

突然掙扎了一下，本是無神的小眼，倏然放出一抹晶光，華駝子道：「你的內腑又傷了？」

丁元一點點頭。

喜形如色，華駝子說道：「天數！天數！」

一旁的鍾魁，不耐煩地說道：「臭駝子，精神剛好一點，你就在這冰天雪地裏，正事不辦的胡嘮叨些什麼？我們還是快走吧！」

華駝子一瞪小眼道：「走？怎麼個走法？你能背兩個人嗎？」

鍾魁虎目圓睜，大聲道：「不走，難道在這雪地裏等死？」

不理睬，華駝子向丁元一道：「元兒，我們到地道內去！」

詫異地，丁元一道：「華叔，我勉强可以行走！讓鍾叔背着你，我們暫且離開此地，骷髏帮在此建立分舵，我們不便久住！」

固執地，華駝子道：「一炷香的時刻就够了！他們不會這樣快！過了一炷香，那時嗎？嘿嘿，就是骷髏魔來，也沒什麼了不起！」

鍾魁突地向丁元一道：「元兒，不要聽他的，我看他是傷得太重，發燒燒昏了頭啦！走吧！」

怒瞪小眼，駝背聳動，叱聲厲吼，華駝子道：「大個子，你敢不敢同我賭個東道？」

搖搖頭，鍾魁道：「我那裏敢！你越吹越大，我怎會吹得過你！」

不屑地，華駝子道：「想你也不敢！你莫忘了，元兒已服了我兩顆奪命丸，再服一顆就是三顆了！」

鍾魁捉狹的道：「對對！二加一是三，這個賬要不是你算給我聽，我還眞糊塗得弄不清楚，眞是天才！天才！」

華駝子笑笑，輕哼道：「我不吃你這一套！少同我來，可是誰又能死三次？三次都服奪命丸？你可知三服奪命丸的人，是個什麼樣兒？有什麼特異嗎？」

鍾魁猛一拍腦袋，突地道：「好！好！聽你的，元兒走！」

一把抱起華駝子，向地道口，率先走去！

丁元一緊跟後面，艱難的舉步，邊走邊輕聲道：「鍾叔！你怎麼變卦了！」

歡愉地，鍾魁道：「我忘了，三服奪命丸的人，是會陡增十年功力，匯整所學於一身，若是個天才，那不就是個開門立派的祖師爺嗎？你自小卽曾被這駝子於閻王爺那兒奪了一條命來的，今天你又服了他一粒奪命丸，如今你內腑震傷，他的奪命丸又派上用場，一炷香後，你的功力恐怕已不是我兩個老怪物能够企及的了！」

丁元一疑惑地道：「華叔的藥，不是要死人才可以用嗎？」

華駝子輕笑一聲道：「傻小子！死人才用那是對武林同道的限制，要不，凡傷就用，我那來那多的藥？你可知道，我這一生，一共只煉成了幾丸？」

丁元一道：「幾丸？」

華駝子道：「十丸！」

丁元一驚啊一聲道：「十丸？我一人就服三丸，華叔你還有幾丸？」

華駝子說道：「怎麼，你想多服一丸嗎？」

丁元一道：「不！不！我是說太浪費了！」

華駝子道：「浪費？嘿嘿！想叫你死三次還辦不到呢？對你是浪費？對別人那不成了暴殄天物？」

丁元一道：「到底還有幾丸！」

華駝子道：「兩丸！」

眼前一暗，三人已進入地道。「大個子，你放下我，將門堵上，以防萬一！我已可自己行動！你弄好了就來！元兒！你領路！」

×　×　×

戰飛羽飛射林中，畧一停身，驀然向林深處射去，深入十丈，突然面前紅影一幌，那匹神駿的馬兒，出現面前，人畜相見，歡愉之情，溢於言表，戰飛羽縱身落在鞍上，愛撫馬鬃輕柔地道：「小龍，讓你久等了，走吧！」

揚鬃抬蹄，馬兒輕悄無聲的，踏着林中積雪，向外穿出，不多時，已至林緣，一望無際的銀白，隱隱中，尙能顯出大道的楞痕，一拍馬頸，戰飛羽道：「小龍！走吧！」

一聲低嘶，奮蹄揚鬃，得得聲中，紫雲遮掩紅日，人馬利時上路。銀白的大地上，只看到一溜紫紅相間的星光，向前疾射！

天已暗下來了，灰雲漫天，白雪蓋地，天地間却並不黑暗，馬行如風，一炷香的時間，已出去了十餘里路。

大道貼山而行，前面就是一處拐角。

馬至拐角處，驀地，唏聿聿的人立而起！

紫雲飄動，紅影倏停！

馬兒噴氣揚蹄，傍依着戰飛羽紫衣！

大道上，一排站着五個人！

一式的黑衣幪面！

戰飛羽輕拍馬兒，馬兒退後了！遠遠的！

雙手攏袖，穩重如山，那寂寥而森寒的眸瞳中，露出了無比的犀利，掃射得幪面人，只覺得寒氣生自心底。

一聲粗厲的吼聲，起自一個高大的黑衣人之口，道：「娘的皮，戰飛羽，你他媽的擺出這副鬼樣子，就能唬住了人，保住了你的狗命？」

緩緩的，戰飛羽道：「五條狗中，你最窩囊，因爲咬人的狗是不叫的！」

最矮小的幪面人，尖聲吼叫，喝道：「戰飛羽，老子們不是來聽你賣弄嘴皮子，攷校你的俏皮的，老子們是來給你送終的！」

戰飛羽深沉地道：「我在等着。」

逼近幾步，同時地，「刷！」的齊響，每一個人都抽出了一條蛇形鑽！

心下一動，戰飛羽沉聲道：「骷髏帮的『煞使』，十多年未出現江湖，想不到戰某人有此幸運！」

低沉的啞聲，是其中的那個肥胖得出奇向橫發展的人出聲道：「幸運？哼！你該說算你倒霉！」

穩立如山，冷冷的戰飛羽道：「那要看你們的本事了！」

火暴的叱吼，臉上齊額一道明疤的幪面人道：「這一遭，姓戰的，你沒什麼皮可調了，多管閑事，管到骷髏帮來，你那是霉號高兆！」

古井不波，戰飛羽道：「你能唬得住我姓戰的嗎？朋友！」

從未講話的瘦削型幪面人開口道：「怎麼？分量不够？」

譏誚的冷哼一聲，戰飛羽道：「你說呢？」

斬截地，信心十足，瘦削人道：「小題大作！」

沉穩的，戰飛羽道：「在江湖上混了二三十年多，我還沒有碰到過見不得人的够分量的角色！」

一聲咆哮，又是那粗厲的高大幪面人道：「娘的皮，戰飛羽，老子今晚非要將你大卸八塊！」

眸瞳射出精光，掃射大個子一眼，戰飛羽淡淡的道：「我講過，你最窩囊，等會，你就曉得第一個吃虧的必定你這個草包！」

暴跳如雷，口唾四濺的大喊，高大幪面人道：「娘的皮，戰飛羽，你敢嘲笑我？你他媽的眞正是不知死活到家了！」

戰飛羽道：「說的不錯，閣下正是如此！」

是那個瘦削人，沉聲道：「戰飛羽，今晚你就做個糊塗鬼，讓我們這見不得人的角色，給你送終！」

人影幌動，光芒劇擺，五個不同的方位，將戰飛羽圍圈當中。迴旋，急走！如旋風漩盪，如海眼漩流！

戰飛羽耳目並用，穩如泰山，神色自若，矗立當中，慢吞吞的啓口道：「各位注意臉上的幪面黑巾，我這雙手的第一個目標，將是揭穿你們的面貌！」

神情一滯，動作倏停，心神大震，怒吼連連中，蛇鑽閃耀，像極了五隻餓虎撲食，五支蛇鑽，翻騰着交打飛射，齊集一點！

森森的鑽芒，一道道形成一蓬光流，交織穿射，一時劃爲圓弧，一時如暴雨傾瀉！

毫無聲息，攏袖雙掌倏翻，兩股力道，分向散射，倏又集攏，像二道天河的光雨，壓向那道道光流，那麼白滲滲，藍汪汪的，如絲般如箭般，罩射蛇鑽！

驀地裏！藍芒幻影，擴張蓬散，一聲悽嚎，數聲驚呼，光流四散，人影顚撞，蛇鑽噗噗落地！

戰飛羽喟嘆着凝立當地，依舊是那種老樣子，好像是剛剛的那場爭鬥，他是個旁觀者。

輕喟後一聲長長的嘆息：「想不到，想不到，竟然是你們哥兒五位！」

令他想不到的事，多呢！

唲察連聲中，突然五人同時左手掩着面孔，生生抓爛，右掌「噗噗」擊碎天靈，五具身體同時倒地！

神情倏愣，戰飛羽望着手中的五條黑色紗巾，心中倏然一緊，面上初次出現了悲悽之色！

「大河五義」藍氏弟兄，爲骷髏帮做助紂爲虐的「煞使」已使他戰飛羽大出意外，在揭穿了他們的本來面目後，竟然齊齊自毀面目，擊碎天靈而死，更使戰飛羽大爲驚駭！

戰飛羽站在當地，陷於沉思，骷髏帮能役使大河五義，這俠義道中，盛名久著的人物的方法，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煞使向來是一人淸醒，餘衆迷失的，但看這五義却是全都淸醒着，這與往昔行徑，又大相逕庭！

更使他慚愧的是：若非他揭穿了他們的面目，他們不會死得如此的快捷，悽慘，他相信，在他逼近之下，他們定然會露出本門武功，那時，他大可一走了之，不至於使五人自殺而死！

但戰飛羽却忽畧了一件事，何以五義在揭穿面目後，會毫不思索的齊齊自殺？這是骷髏帮的規矩，抑是五義恥於其行而羞憤自斃？

戰飛羽搖搖頭，走至山傍，三掌兩掌，將傍山的一處坑窪之地，擊得深下三尺，快捷地將五義屍身，提入坑內埋好，他立在新墳前，輕輕禱告道：「安息吧！看在五位生前俠行義舉份上，戰飛羽絕不願再讓骷髏帮橫行下去，更不會再有類似的事情發生，你們爲什麼如此！我不會去查究，我會給你們保持聲名的！放心的安息吧！」

一代武林豪客也生出了無比的惻悽！

戰飛羽輕縱上馬，上道了，神情是落寞地，心情是沉重地，向來沒有如此沉重過！

十餘里下去了，再未有岔眼的事情！

一處依山傍路的山窪子裏，數十戶茅屋中，挺立在盡頭的一處荒陋的客棧，戰飛羽進入裏面！

馬兒被牽到後進，戰飛羽特意的囑咐小二，用最好的草料！

戰飛羽自個兒找了副座頭，要了壺白乾，幾樣山居野味，鄉村小菜，自斟自酌着，心中猶自思索着這一日的遭遇，他有幾個解不開的結！

丁元一似是骷髏帮的逃犯，今天他就是個導火綫。

丁元一又與武林二怪華駝子有關係。

華駝子怕一個叫九姑的人！

戰飛羽思至此處，腦中靈光一閃，自忖道：難道丁元一是被骷髏帮刦持？不，噢，誘使後逃亡！

戰飛羽自信，這個判斷不錯！

還有……戰飛羽懶得想了，他叫來小二道：「可有上房？」（未完）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培新・圖

鐵胆豹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胆豹子季鵬飛義助爲父報仇的梁氏雙姝後，他那盲眼的母親竟被關外大豪閃電子葛俊擄走，聲言要季鵬飛將刦自薛家大院珠寶拿出來以作贖金，季鵬飛自問並未盜刦過薛家院子的珠寶，知其中必有原因，乃立走訪熊老爺子，請代打探其中眞相。翌日，忽得葛俊送來請柬，約他往慶和園酒叙，季鵬飛藝高胆大，單身赴約，向葛俊說明並沒刦取薛家珠寶，葛俊允放其母，但須季鵬飛偕往關外，季鵬飛允諾立卽同往，正於此時侯四孔與范長青到來，說奉處長命來請季赴宴，季鵬飛乃與葛俊約晚上在火車站碰頭——

狡狐施暗算　鐵豹展柔功

慶和園門口果然停着一輛黑色汽車，范長青搶一步開了車，讓季鵬飛先上車。他跨進車廂不禁一楞，原來熊坤坐在車上。車窗上拉着布簾子，人上齊後立刻開動。

熊坤緩緩道：「聽說葛俊連絡了張鐵牛那夥人，我怕你單人匹馬會吃虧，所以帶着他們躲在八號雅座裏。唉！你是聰明一世糊塗一時，這明明是葛俊的圈套，你怎麼能跟他上關外去啊！」

季鵬飛這才恍然大悟，所謂雷處長請吃飯不過是招障眼法，心中萌生無限感激，拱拱手，道：「多謝老爺子關照，不過，家母在他手裏，我不去不行啊！」

熊坤左手不停地搓揉那兩顆鐵彈子，右手舉起旱烟桿，塞在嘴裏吸了兩口，才緩緩說道：「你是見過世面的人，我也不必跟你說什麼大道理。你要活着才能救回你的老娘。你若是落進了圈套，你那瞎眼老娘還是在他手裏，你得想想清楚。」

季鵬飛神情焦急地說道：「老爺子！您說，我該怎麼辦才好呢？」

「和對方軟泡，」熊坤畢竟是老江湖，說出來的主意和季鵬飛的作法迥然不同。「你方才和葛俊硬上是最笨的法子。薛家大院那檔子事既然是無中生有，必然另有陰謀，你得逼對方說出眞正的目的，才有法子應付。」

季鵬飛道：「方才我也問過了，他不說呀！」

「哼！」熊坤冷笑了一聲。「你問他，他自然不會說，你要跟他拖。不管心頭如何急，表面上一定要裝得若無其事。誰要是沉不住氣，誰就要輸。你們年輕人就是火氣太大。」

范長青插口道：「師傅！您老人家既然管上了這檔子事，咱們兩個作徒弟的自然不能置身事外。以我的主意，將那姓葛的帶到隊上去，讓他坐坐老虎凳，不怕他不乖乖放人。」

熊坤叱斥道：「除了老虎凳，你還知道什麼？」

「師傅！」侯四孔也接上了腔：「說什麼飛刀比槍子兒快，我就不信那個邪。正面上不了背後上，槍管抵上了他的脊樑骨，叫他喊聲爺爺，他會喊祖宗。」

「唉！」熊坤喟嘆着連連搖頭。「你們這一對眞是愈混愈回頭了，八成是混上了一官半職有鬼來迷了你們的心竅，你們以爲葛俊跟北京城裏那些土老百姓一樣，朝敎東走不敢往西？」

范長青道：「師傅！咱們兩人可是爲着您老人家着想啊！自從金盆洗手之後，每日逍遙自在。如今管上這檔子閑事，整下午連茶舘也沒去，晚上戲園子八成也去不了啦！所以說，快刀斬亂蔴，早些將這檔子事了結，省得您老人家心裏煩。」

他倆言來語去，其動機雖是爲了他們的師父熊坤，然而却使季鵬飛萬分過意不去。他連忙說道：「老爺子！您的二位高徒說得也對，您老人家既然早已金盆洗手，退隱歸山，是該享享清福。您老人家的厚愛，晚輩銘記在心，容後圖報。到此爲止，晚輩再也不敢驚動到您老人家了。」

「這是什麼話？」熊坤掄起了眼珠，氣呼呼地道：「三天五日不上茶舘、戲園子也死不了人。若是眼睜睜地瞧着你落進葛俊的圈套，我會一直難過到進棺材。這檔子事我熊坤既然管上了，就不會半途撒手。」

侯四孔冷冷地瞥了季鵬飛一眼，吁了口長氣，挺不情願地說道：「季兄！師父既然要爲你撐腰，咱們這兩個作徒弟的也少不得在背後爲你使把勁兒。不過你得聽師父一聲勸，跟對方軟泡，千萬別硬上，免得他老人家爲你操心。」

「小哥！」熊坤的火氣小了一些。「人家說江湖愈老，胆子愈小，你可能以爲我胆小怕事。其實我是處處爲你着想，你老娘如今在人家手裏，心頭就虛了一大截，若眞到了硬拚的節骨眼上

，你未必能够豁得出去。葛俊八成跟東洋鬼子有勾結，千萬要小心應付。」

季鵬飛額上青筋暴露，顯然內心怒火昇騰，不可尅制。他咬緊了牙，終於還是將心頭怒火抑壓下去，點點頭，道：「既承老爺子教誨，晚輩決心盡量忍耐，慢慢和姓葛的週旋。」

「對！」侯坤面上露出了一絲欣慰之色，在季鵬飛肩頭拍了一下。「忍字頭上一把刀，放眼江湖，愈是功夫高强的人愈能忍。小哥若是不逞勇好强，我也就放心不少啦！」

范長青道：「季兄！提起東洋鬼子，咱們中國人無不恨得咬牙。不過小東洋鬼子的花樣也眞多，教人難以防範，你可大意不得。」

季鵬飛拱拱手，道：「多謝指教。」

范長青似是較侯四孔隨和得多，又道：「季兄若是有用得着咱們的地方，儘管搖電話到隊上來。」

「得啦！」熊坤揮揮手道：「找你們帮忙，會愈帮愈忙，只要季小哥記住忍字訣，包管不會落進葛俊的算計之中。」

季鵬飛對范、侯二人平日的作爲，一向看不起，但是冲着熊坤的面子，不得不虛與委蛇一番，笑了笑，道：「小弟無藉藉名，蒙二位隊長如此看待，眞是感激不盡，最好是不驚動大駕……」

熊坤一揮手，道：「別說那些客套話啦！停車，讓他下去吧！」

他一聲令下，汽車立刻在路邊停了下來。

季鵬飛向三人一一行禮作別，下車而去。

叭叭兩聲喇叭，一輛汽車飛也似地駛過。

那年頭，北京城裏的汽車還不多，因此侯四孔揚聲問道：「誰的車子？」

站在車外顯威風的北洋憲兵回道：「不知道，只見車裏坐了一個留着小鬍子的男人，神氣巴啦的！」

「他媽的！看見軍警執法處的車子，竟然按喇叭，顯威風，」侯四孔不知那來的火氣，一條胳臂連連揮動，大喝道：「追上去，問問那小子是不是吃了豹子胆，老虎心……」

司機正要開動車子，熊坤連忙叱斥道：「猴兒崽子，你只不過幹上一個特務隊長就這麼神氣，若是幹上了憲兵司令，北京城裏還有人敢走路麼？打開車門，我乘洋車回去。」

范長青連忙陪着笑說道：「師父！您別生氣啦，侯師兄還不是怕驚動了您老人家。」

熊坤冷冷一哼，道：「算啦！我又不是紙紮的胆子，叭叭兩聲汽車喇叭就嚇倒我啦！」

侯四孔見他眞要下車，也低聲下氣地說道：「師父，就這點小事您老人家也惱啦！」

「唉！」熊坤嘆了一口氣。「師父是疼你們才不時叱斥你們，往後收斂點，別那麼作威作福的，日子還長，你們倆不會幹一輩子的隊長，還是留點餘地，將來好見人。」

他邊說邊下了汽車，抬手向街道停着的洋車招呼。

范長青道：「師父！您要上那兒，咱們用汽車送您去還不是一樣，又何必坐洋車。」

「我去應幾個老朋友的飯局，」熊坤已然跨上了洋車。「若是讓人瞧見我坐你們的汽車，又要說我仗勢擺譜顯威了。」

洋車伕問道：「您上那兒？」

「東單牌樓六順飯莊。」熊坤吩咐了洋車伕後，又回過頭來說道：「長青！待會兒你上總站去瞧瞧，千萬別讓鐵胆豹子出關。」

「您老人家放心，我和師兄會暗中照顧着。」

洋車伕跑着小碎步拉動了洋車，熊坤的思潮也順着車身的顚動起伏不已。若是倒退十年，季鵬飛這檔子事他既然管上了，就會大馬金刀地將事情擺平，他可不管會引來多少麻煩。如今可不同，並非他的事，而是江湖路已愈來愈窄，俠義二字在江湖上也成了冷辭兒，莽撞不得了。

熊坤雖然上了年紀，眼睛倒還尖得很，洋車緩下來轉過街口之際，忽見一團墨黑的東西向他迎面飛來，那玩藝兒像是一個烤焦了的山芋。

熊坤的反應極快，身手也矯健已極，雙手在車篷上一撐，人已騰空而起。方一落地，緊接着一個急滾，人已距離那輛洋車一丈多遠。

突然轟地一响，一時火光閃亮，硝烟瀰漫，那輛洋車被炸得支離破碎，洋車伕則是血肉橫飛，使人慘不忍睹。

「炸彈！炸彈！」吼聲四起，行人爭相走避。

軍警執法處那輛汽車聞聲駛抵現場，侯四孔和范長青從車上一躍而下，扶起了熊坤，疾聲問道：「師父！您老人家傷着沒有？」

熊坤揮手彈了彈身上灰塵，苦笑說道：「我這身老骨頭還算硬朗，只是閃了一下腰。」

范長青說道：「師父！趕緊去瞧瞧大夫……」

熊坤沉着臉說道：「別只顧我，看看洋車伕，有救沒救？再看看傷着了行人沒有？」

侯四孔道：「沒救啦！幸好炸彈是在車座裏爆開來的，還沒傷着行人。」

「師父！您瞧見是什麼樣的人扔的炸彈？」范長青問了一句，又揮手吩咐他的手下：「快！快！把住街口，搜查行人，別放走兇犯。」

熊坤連忙加以阻止：「別費事了！扔炸彈的是個長着小鬍子的男人，這會兒早溜啦！」

「小鬍子男人？」侯四孔兩道眉毛往上一挑。「八成是方才坐在汽身裏的那小子。北京有幾輛汽車數得出來，他飛不上天。」

范長青回頭向他的手下問道：「誰看清楚方才那輛車子的樣兒沒有？」

有人答道：「黑色的，四個門，漆得光亮。」

侯四孔低聲道：「師弟！你先用車子送師父回家，留兩個在那兒守護着，咱們分頭去查，九點鐘在三星茶樓碰頭。」

「好！不見不散。」

× ×

晚間九點，侯四孔和范長青如約在三星茶樓碰了頭，他們是這兒的常客，又是响叮噹的人物，因此茶樓掌櫃爲他們安排了一間幽靜的雅室。

侯四孔神色凝重地道：「師弟，這樁事看來內情十分複雜，咱們要想緝兇，可有點扎手哩！」

「哦？」范長青頸子朝前一伸，壓低了嗓門：「師兄！聽你的口氣，咱倆所得的綫索完全一樣了？」

「那輛車子是個小日本鬼的，住在東交民巷，是個牙醫，叫什麼小竹太郎，唇上留着小鬍子……」

「是他，」侯四孔截口道：「絕不會錯，只不過咱們沒憑沒據，怎能紅口白牙硬給他當街扔炸彈？」

「他媽的！牙醫只不過是個幌子，這東洋鬼子準定是個特務。」

「師弟！平日裏你挺機伶，這檔子事有什麼主意？」

「咱們得先刨出根兒來，東洋鬼子爲什麼要找咱們師父的麻煩？」

侯四孔冷笑道：「哼！這還不明白麼？就是爲了鐵胆豹子的事，碍了小日本鬼的手脚。」

范長青喃喃地說道：「師父也眞是的，泡泡茶館，聽聽戲，這種日子多清閒，偏要管閑事，差點送了老命，咱們得勸勸他。」

「白勸，還得找罵捱。」

「師兄！這回沒炸死他老人家，東洋鬼子是不會罷手的啊！」

「說的是呀！咱們又不能眼看他老人家送掉老命。唉——」侯四孔長長地嘆了一口氣，掉過話題問道：「報告你們處長沒有？」

「報告過了。」

「雷處長怎麼說？」

「他老早就瞧着小日本鬼不順眼了，不過他千叮萬囑，苦無憑據，絕不可輕舉妄動，若是銃出漏子，他也担待不了。」

「哼！」侯四孔打從鼻孔裏噴出一股冷氣。「官兒愈大，胆子愈小，說得容易，憑據那兒去找？」

范長青沉吟一陣，眨眨眼，低聲說道：「師兄，你說這枚炸彈，和葛俊可有牽連？」

「準有牽連。」

「那就行了，小竹太郎是日本人，咱們沒憑沒據，扳不倒他，葛俊可不同，咱們將他逮到隊上，夾棍、老虎凳、過電，不怕他不招供。有了供，咱們再找小竹太郎、天王老子，也不能在街頭上扔炸彈的啊！」

侯四孔口氣遲疑地道：「只怕師父不許這樣作。」

「管不了啦！師兄，他老人家命在旦夕，咱們那能再聽他的。你是師兄，這事只要你一點頭，咱們馬上就動手。」

「好！咱們豁上了。」侯四孔額上青筋暴露，顯示他還不是一個專門欺負老白姓的窩囊廢。「只是，咱們上那兒去找葛俊？」

「總站，他和鐵胆豹子相約九點半在那兒見面。」

侯四孔掏出懷中的金表看了一眼，疾聲說道：「現在九點一刻了，咱們得趕快些。」

「來得及，從這兒坐車到總站只要十來分鐘，你先走，我到隔壁撫順洋行去借電話，教隊上派人直截到車站去，咱們在那兒碰頭。」

「師弟，到時見機行事，師父老是說葛俊的飛刀比槍子兒快，我就不信這個邪。」侯四孔殺氣騰騰地摸了一下腰間的快慢機。

「師兄！咱們要的是活口啊！」

「我知道了。」侯四孔不耐煩地揮揮手道：「你快去打電話吧！」

× ×

季鵬飛沒有懷疑，然而時間却拿得準，九點半不到，他就到了鐵路總站。他已接受了熊坤的建議，不和對方硬上，相偕出關之約自然不能成行，但他總該前來向葛俊回句話兒。

但是怪得很，九點半過了許久，還不見葛俊的影子。

直到十點鐘，開往奉天的那班夜車出了站，葛俊仍然沒有出現。

侯四孔和范長青却意外地出現在他的面前。

季鵬飛還沒有開口說話，侯四孔已搶先說道：「姓葛的小子不會來啦！」

范長青也接着說道：「這小子耳目倒很靈通，知道咱們要逮他，不來上套。」

「什麼？」季鵬飛不禁大吃一驚。「二位要逮他？爲什麼？」

侯四孔冷冷道：「爲什麼？姓葛的勾結東洋鬼子要熊老爺的命。」

「有這種事？」季鵬飛脊樑骨上不禁透出了冷汗。

范長青低聲道：「別嚷了！你下車離去不久，老爺子也下車改坐洋車去赴幾個老朋友的飯局，前行不遠，就有人向他老人家扔炸彈，幸虧老爺子身手矯健，跳車躲開了，洋車伕被炸得血肉橫飛。」

季鵬飛疾聲問道：「老爺子可曾受了傷？」

范長青道：「只是閃了腰。」

侯四孔接道：「季兄！扔炸彈的人咱們已經查出來了，是個東洋鬼子，住在東交民巷，表面上是個牙醫，實際上準是個特務，無憑無據咱們奈何不了他，想逮着姓葛的逼點口供，他又溜了。季兄，你看這事該怎麼辦？」

季鵬飛聽出了他的話中含意，沉思了一陣，才道：「這事二位查確實在麼？」

侯四孔道：「季兄！咱們兄弟倆可不是擺擺樣子的，人命關天，又牽連着咱們的師父，那能不查確實？」

「好！」季鵬飛用劲點點頭。「這事不能官辦就私辦，那個小日本鬼交給我，今晚就要他的命。」

「季兄！」侯四孔在他肩頭上拍拍，目中透露出欽敬的神色。「咱們師父看人沒有看走眼，即使受點虛驚也算值得，這樁事就托付你了。下半夜你到咱們隊上來一趟，夾在巡邏隊裏先踩踩盤子，憑你季兄的一身功夫……」

范長青插嘴說道：「師兄，這事還得

從長計議……」

侯四孔沉臉道：「你難道還想那東洋鬼子再向師父扔一個炸彈？憑季兄的功夫，取那小子的腦袋可說探囊取物，昨晚連死兩個東洋鬼，今晚再多死一個又有什麼了不起？」

「我是說……」

「別說了！」侯四孔滿面孔大師兄派頭。「季兄的武功咱們信得過，準定不會出漏子。」

季鵬飛滿腔豪氣，他自然不會去計較利害得失，拍着胸脯道：「放心！我鐵胆豹子割不下那小東洋鬼子的腦袋瓜，我就一頭撞死。二位，我先走一步。」

拱拱手，掉頭走出了鐵路總站。

他剛想招呼洋車，突然一個人挨到他的身邊，嘿嘿笑道：「鐵胆豹子，眞是一登龍門身價百倍，雷處長請你吃一頓飯，連這兩個作威作福的狗腿子也對你另眼相看了……」

季鵬飛一見那人是張鐵手，連忙沉聲問道：「姓葛的在何處？」

張鐵手裝模作樣地道：「你倆不是約好在這兒碰頭，連袂出關的麼？」

季鵬飛道：「不必明知故問，姓葛的並沒有來。」

「沒有來？」張鐵手抓抓頭皮，嘿嘿笑道：「如今侯四孔和范長青成了你鐵胆豹子的隨身護衞，站裏站外少說也有二、三十支槍，光棍不吃眼前虧，『閃電子』當然不會來了。」

季鵬飛懶得與他嚕嘛，沉聲道：「少說廢話，葛俊究竟在何處？」

「不知道。」張鐵手回答得乾脆俐落，接着嗓門又一壓：「不過『閃電子』托我帶句口信。」

「他說什麼？」

「他說：想想令堂，你就不該與他結樑子。還有，熊坤已是過氣人物，如今只是仗着他那兩個混賬徒弟的小勢混日子，你何必跟他拉拉扯扯的。鐵胆豹子，人要放聰明點，姓葛的很夠朋友。」

季鵬飛眞想給他兩個重重的耳括子，就算忍氣，也是不屑答理地掉頭而去。然而熊坤教他的主意使他在臉上浮起了笑容，和和氣氣地道：「張哥，咱們雖然平日裡少來往，總算是一塊兒在京裡混的，你怎麼幫一個外來的人來欺負我？」

「喲！」張鐵手怪聲怪調地嚷了起來。「你老弟如此說，可寃枉我啦！」

「張哥！姓葛的刼走了我的瞎眼老娘，怎說他很够義氣？」

「這完全是誤會，他也發現自己作事太孟浪，所以才找我出面打圓場，我也是今天早起才和他打了照面。」

季鵬飛道：「張哥，姓葛的不會向你露口風麼？」

「什麼口風？」張鐵手神情認眞地反問。

「他刼走我娘，到底是爲了什麼？」

「他不是說……」

「什麼薛家大院的珠寶只不過是一個幌子，必然另有原因。葛俊精明透頂，怎會辦這種糊塗事？」

張鐵手不停地搖頭，喃喃道：「那我就不知道了。」

「這麼着，麻煩你套套他的口風，好讓我心頭有個底。說句實話，爲了老娘，什麼氣我都忍。辦成了，我有重謝。」共實，季鵬飛故意露出自己的口風，好讓葛俊開門見山地說出他的目的。

張鐵手連連點頭，道：「行！行！我一定盡心盡力，老弟，聽我一句話，順着姓葛的，準定吃不了虧。」

季鵬飛拱拱手，道：「承教！承教！小弟一定記在心上。」

上了洋車之後，季鵬飛覺得自己已經作到了忍字訣，若在往日，他不但不會和張鐵手稱兄道弟，和那種人物多說幾句話他都會感到不耐煩。

回到簡陋的家，紀小紅迎了上來，道：「你也別老是發愁，如今老太太已經有了着落，得慢慢地想法子，愁壞了身子可就麻煩啦！」

紀小紅對他的關切，季鵬飛自然是銘感在心，只因他是一個魯男子，面對一個大姑娘，不禁有些訕訕地說不出話來。也許是福至心靈，他突然振聲說道：「對了！我想起一個主意來了。」

「什麼主意？」

「咱們的姓，同音不同字，咱們何不結成兄妹？」

紀小紅不禁楞住了，過了許久，才低着頭說道：「我那裡配作你的妹妹？」

「妳也不要這麼說，」季鵬飛看上去像個粗人，說起話來倒是很有條理，語氣也很溫和：「咱們是孤男寡女，住在一間屋子裡已然不太方便，何況日後還要同心協力應付大敵。有了兄妹之親，咱們心裡頭就不會有什麼顧忌了。」

紀小紅莞爾笑道：「如此說來，我只有高攀了。義兄請受我一拜……」

她屈身單跪一膝，當眞要行大禮。

季鵬飛連忙拉着她的胳臂，疾聲道：「紅妹，咱們別來這一套，只要心裡有這份誠意就行啦！」

紀小紅的神情間洋溢着歡愉之色，體貼地說道：「大哥您坐着歇會兒，我去給你賁碗麵條塡塡餓。」

「我不餓，」季鵬飛坐了下來，指指身旁的椅子：「來！坐下，咱們談點正經的事。」

紀小紅依言坐下，眉尖輕微地一蹙，慢吞吞地問道：「你要跟我談什麼？」

「妳跟妳爹學過武功麼？」

「學過。只可惜那幾招花拳繡腿不管用。」

「紅妹，我想托妳辦樁事。」

紀小紅埋怨道：「你不該這麼說的。如今咱們是兄妹，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也全担在你的肩頭上，說什麼托不托的，眞生份。」

「好！好！我也不用跟妳客套。」季鵬飛將嗓門一壓：「不過，有句話我得先說明，妳在京裡熟不熟，我可不知道；妳有多大能耐，我也不清楚。妳自己合計合計，若是這事辦不成，儘管回了我。千萬別逞強，那樣反而會壞事。」

「你說吧！我會量力而爲。」

「葛俊這回來京，和大橋的張鐵手聯成了一氣，這個人妳可認得？」

「我認得他，他不認得我。」

季鵬飛道：「他手底下那帮人，妳可有識得的？」

紀小紅道：「認識幾個，平日裡我懶得理他們。」

「那敢情好，我想教妳走一趟，要點手法，套套那帮人的口氣，將葛俊落脚的地方刨出來。」

紀小紅眉飛色舞地說道：「你放心！這樁事我準能辦成。」

季鵬飛却又皺緊了眉頭，幾番欲言又止。

紀小紅何等機伶，察顏觀色，猜中了他的心意，哼了一聲，道：「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張鐵手那帮人沒有一個好東西，要我當心點，可對？」

「對！對！」季鵬飛連連點頭。「照說我不該教妳去幹這樁事，妳畢竟是個姑娘家。妳……妳自己當心點就行了。」

紀小紅雖是個姑娘家，却有鬚眉作風，她落落大方地道：「本來有許多話我還不敢在你面前說，如今咱們既是兄妹，我也不必顧忌什麼了。自從我得到我爹的死訊之後，我就吃了秤錘鐵了心，暗暗立下了誓願，只要能手刃殺父仇人，什麼事我都肯幹，就是教我光着身子在大街上跑三個圈我也不在乎。」

「紅妹！妳……」

「我可不是不知廉恥，爲了復此血海深仇，我決定不計一切犧牲。」

季鵬飛苦笑道：「我這個作哥哥的可不能眼看妳這麼作。這會兒那帮人多半在天橋邊的小酒食店裡宵夜，妳快去吧！機伶點，別吃虧。」

紀小紅笑道：「大哥！你放心，我是不見兎子不撒鷹，那帮傢伙想佔我的便宜還差得遠呢！」

她進房去換了一件鮮明的衣裳，還拿出一面小四方鏡子對鏡梳理了頭髮，季鵬飛這才發覺她已將換洗衣裳以及零星用品都帶來了。

紀小紅臨去時滿面笑容，像是對此行充滿了信心。

然而季鵬飛的心情却是無比的沉重；那是因爲熊坤教他的那個忍字訣，否則他絕不會教紀小紅作他的探子。

季鵬飛小睡片刻，約莫子夜十二點鐘光景，一陣敲門聲將他驚醒了。

他原以爲是紀小紅回來，開門一看，來人竟是侯四孔；他吩咐同來的兩個北洋憲兵守在外邊，大步跨進屋來。

季鵬飛看出他的神色不對，連忙問道：「侯隊長有什麼急事？」

侯四孔小心翼翼地關上了堂屋的門，壓低了嗓門道：「季兄，我特地來跟你送個信，今晚東交民巷去不得。」

「怎麼了？」

「小竹太郎的寓所裡佈下了羅網，等你去投。」

季鵬飛冷笑道：「我不含糊，就是有刀山劍林在那兒佈下，我也要闖一闖。」

「話不是那麼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這個主意是我出的，若是你有了三長兩短，師父怪罪下來，我可吃不消。」說到這裡，侯四孔氣得直跺脚：「眞他娘的邪門！咱們要拏姓葛的，那個兎崽子不去總站；你要去放那個小東洋鬼的血，那兒又佈下了天羅地網，莫非他們有耳報神？」

季鵬飛沉吟了一陣，道：「侯隊長！有句話也不知當講不當講。」

「季兄！咱們別來這一套，有什麼話儘管直說。」

「你和范隊長手下的兄弟伙當中只怕有了東洋鬼子的奸細。」

侯四孔兩道眉毛猛地一挑，楞了一陣，才沉聲道：「多虧你一言提醒，我和范師弟得好好查查，查出來就將那混賬東西大卸八塊。季兄，這兩天你千萬穩住點，別亂動。」

「我自己的事是小，連累熊老爺子受驚心裡實在過意不去。我本來打算今晚無論如何也要割下那個東洋鬼子的腦袋瓜兒，侯隊長既然這麼說，我只有遵命了。」

「還有一樁事，說出來季兄千萬別見怪。」

「侯隊長別客氣。」

「師父上了年紀，咱們作徒弟的實在不願眼見着他操勞受驚。往後季兄不妨避着他點。師父若要找你，咱們就說沒找着。季兄，千萬別會錯意，若是需要我和范師弟効勞之處，咱們一定盡力而爲。」

「這是應該的，我絕不再勞動熊老爺子就是。」

「好！」侯四孔雖然穿着軍裝，却是江湖人的派頭，抱拳拱了一拱：「我告辭了。」

「不送！」

侯四孔帶着人走了，季鵬飛一個人陷入了沉思，他並不怪侯四孔，反而有些敬重他；從他的言談中看來，還不像傳說中那樣——頭上生瘡，脚底流膿，從頭壞到底。多多少少還有點人味兒。

季鵬飛躺在床上，却再也睡不着，他惦罣着老娘，也惦罣着出門去探消息的紀小紅。

好不容易又捱了一個鐘頭，才响起了敲門聲。季鵬飛慌忙前去開門，這回是紀小紅回來了，迎面撲來一股濃郁的酒氣。

「紅妹，妳喝酒了？」

「哼！」紀小紅有些搖幌地往屋裡走，看來頗有醉態，口齒却非常清晰地說：「向三那個混球想灌醉我，他自己倒先躺下了。」

「向三是一個小嘍囉，妳找他有什麼用？」

「那你可就錯了啦！向三口利腿勤，這兩天，張鐵手專門派他給葛俊跑腿辦事呢！」

「哦？那麼，葛俊的落脚之處打聽出來沒有？」

紀小紅搖搖頭，道：「沒有。葛俊的落脚處只有張鐵手一個人知道。不過，向三答應明天想法子帶我去見姓葛的。」

季鵬飛着急地道：「紅妹！妳太冒失了，這怎麼成？這事向三還作不了主，他跟張鐵手一說，豈不是露出了馬脚？」

「別着急呀！」紀小紅打了一個酒呃，才又接着道：「我可有我的說法。我說，我要到關外爲爹收屍，想請姓葛的帮帮忙。」

「如果他帶妳出關呢？」

紀小紅道：「我就跟他去，正好在他

身邊臥底。」

季鵬飛連連搖頭，道：「不成！不成，妳年紅輕輕的，可知道江湖有多麼險惡？妳又是個姑娘家，萬一姓葛的沒安好心，豈不成了羊入虎口？」

紀小紅冷冷道：「他沒安好心，我也同樣沒安好心，沒他便宜佔。」

「不成！」季鵬飛說得斬釘截鐵。「我不許。」

「不許也得許，我已拿定主意了。」

「紅妹！妳聽我說……」

「你不用說，」紀小紅搶着截住他的話：「咱們如今是義兄妹，你娘就是我娘，我爹也是你爹，葛俊既然和東洋鬼子有勾結，我爹被殺多少攤他一點份兒，我打定主意釘上他了。」

「紅妹！葛俊精明透頂，妳那裡鬥得過他。」

紀小紅冷笑道：「我也不是傻丫頭，你等着瞧吧！」

季鵬飛跺着脚，喟嘆道：「我眞後悔，不教妳去幹這樁事兒妳也不會動起這個念頭。」

紀小紅拉起季鵬飛的手，合在自己的兩掌之間，微帶酒意的眸子凝望着他，緩緩道：「大哥，你聽我說一句，打算來找你的時候根本就沒想到你會收留我，更沒有想到你會認我作義妹，我已經很滿足了。爲了乾娘，我得盡盡心，何況我還有父仇在身。大哥！你別攔着我，由我放開手去幹。你口口聲聲說我是個姑娘家，無非是怕我被奸歹之徒毀了淸白。這具皮囊就忍氣吞聲地再活個幾十年，埋在土裡還是要腐爛的，由他們去擺佈吧！反正，想毀我的人，總得拿點東西來換，這公平得很啊！」

季鵬飛感動地握住了她的手，沉痛地道：「紅妹！妳教我說什麼好呢？」

從她的語氣中，可見其心情的沉痛，但她的臉上却沒有一絲悲哀的神色，反而浮現着嬌媚的笑容；儘管這種笑容是裝出來安慰季鵬飛的，但她却笑得極爲純眞。

「對了！」她放開季鵬飛的手，掠掠額前的散髮。「和向三磨菇一陣，總算也聽到一個意外的消息。」

「什麼消息？」

「聽說那兩個什麼隊長今晚本來想在鐵路總站抓姓葛的，可有這回事？」

「不錯。姓葛的却沒有去。」

「他們到一家什麼撫順洋行借電話到隊上去調兵，却沒有料到那家洋行是日本的特務機關，立刻通知了葛俊。由此可見，葛俊和東洋鬼子暗中有勾結，是千眞萬確的事，這回到京裡來，也多半是爲鬼子辦事。」

季鵬飛沉吟不語，他逐漸摸到了一點頭緒，葛俊刦走他的瞎眼老娘顯然是東洋鬼子授意的，但他却想不透是爲了什麼。

紀小紅打了個呵欠，不勝疲困地說道：「睡吧！明兒一大早，我還要跟向三碰頭呢！」

各自回房，季鵬飛久久不能入寐。雖然紀小紅不是他的親妹妹，要她跑到狼窩裡去，却也使他內心大感不安。儘管她的計劃對於救出瞎眼老娘大有裨益，而他却極不情願如此作。想到紀小紅今後可能的遭遇，就像有萬千條小虫在嚙蝕他的心。

× × ×

張鐵手很愛聽評書，對三國演義曹操煑酒論英雄那一段也記得格外清楚。他常常自詡爲英雄，其實他眼面前離開稱雄道霸還遠得很，他自己似乎也明白，因此他特別起勁地巴結葛俊。

約莫上午十點來鐘，張鐵手就來到了葛俊的下榻處——北京飯店，這是季鵬飛這邊作夢也沒有想到的地方。

葛俊已然起身梳洗停當，對張鐵手的來訪，似是有些意外，楞了一楞，才笑着道：「請坐！請坐！」

張鐵手落了座，等葛俊關上門，才笑嘻嘻地道：「葛俊兄！小弟特地來報告您一樁事。」

「不敢！」葛俊雖然在私心中沒有將這種三流人物放在眼裏，表面上却非常客氣。遞上一根煙捲，並且親自爲對方劃根火柴點燃。

張鐵手吸了一口，徐徐噴出煙霧，目光中透出詭譎之色，壓低了嗓門道：「葛兄雄踞關外多年，可曾聽說過紀玉龍這個人？」

「紀玉龍！」葛俊翻翻眼皮，繼而又點點頭：「嗯！怎麼樣？」

「聽說紀玉龍半個月前在關外推了黑槍？」

「嗯！有這麼回事。」

「紀玉龍膝下無子，却有個女兒，名叫小紅。她想到關外收屍，想請葛兒出關時帶她一塊去，順便也請葛兒帮帮忙。」

葛俊兩道修長的眉毛微微一皺，緩緩問道：「張兄和紀玉龍是老朋友？」

張鐵手面上浮現着神秘的微笑，搖了搖頭。

「那麼，張兄和那位紀姑娘很熟？」

「見過幾次，才第一次同她交談。」

「張兄！」葛俊面上佈滿了笑容。「你既然專門爲這件事跑來跟我商量，我照說應該答應。只是……」

「葛兄，」張鐵手腦袋瓜向前一湊，笑嘻嘻地道：「我可不關心紀玉龍的屍骸，更不關心那位紀小紅的孝心，我是爲葛兄想着哩！」

「哦？」葛俊不禁楞住了。「這話怎麼說法？」

「紀小紅方才對我說，只要葛兄能帮忙她收回她爹的屍骸，敎她幹什麼都成。」張鐵手淫邪地笑了一聲：「嘿嘿！那妞兒是個地道的美人胚子，恰如一朶含苞待放的鮮花，滋味鮮得很，葛兄何不藉此大快朶頤？」

葛俊不禁笑了，那不是歡暢的笑，而是一種陰沉沉的笑，目光望着窗外，喃喃道：「若論滋味鮮美，莫過於吃野菌，但是一不小心，吃上有毒的菌子，可就玩兒命啦！」

「嘿嘿！葛兄眞會說笑，那妞兒就算是何仙姑下凡，只怕他翻不出葛兄的手掌心啊！」

「張兄太高抬我了，」葛俊突地語氣一沉：「紀小紅怎會想到找我？」

「這……」張鐵手不禁楞了一楞。「……紀玉龍未出關跟日本人跑腿當差之前，原是在京裏混的，這妞兒當然是人熟地

熟。葛兄和鐵胆豹子的事，外頭已經傳開了，想必是她有所風聞，所以找到我這兒來了。」

「她可能和鐵胆豹子熟麼？」

張鐵手搖搖頭，道：「我說句實話，葛兄莫以爲我是捧那鐵胆豹子，像紀玉龍那種角色，他根本就不放在眼裏。」

葛俊站起來踱了一圈，沉思了很久，面上神色突然一變，笑道：「那妞兒挺標緻？」

「葛兄！像你這一表人才，若不是標緻妞兒，我怎敢向你推荐？」張鐵手猥狎地一笑，壓低了嗓門接道：「十成十是個清水貨？……」

葛俊似乎懶得聽他的猥褻言辭，揮揮手，制止他說下去。

張鐵手却不肯放過這個諂媚的機會，仍是笑着道：「自古以來，英雄莫不好色，葛兄……」

葛俊截住他的話，道：「張兄這番美意，小弟一定記在心中，容後答報。請派人將那位紀姑娘帶來吧！」

「帶到這兒？」張鐵手似有些意外。

「嗯！」葛俊的神態很是倨傲，目光望向窗外。

張鐵手却像奴才似地連聲說道：「是！是！我盡快將紀姑娘送到。」

「勞你駕。」葛俊說了句客氣話，但他却沒有回身送客。

張鐵手走了，葛俊才回過身來坐下，點燃了一根煙捲，狠狠地吸着。也不知一連吸了幾支煙，約莫過去一個鐘頭，才响起了輕輕的敲門聲。

「進來！」他喊了一聲，坐在那兒沒有動。

門推開，紀小紅走了進來，面上顯出怯生生的神色，這種神色自然是裝的，不過裝得很像。

葛俊似乎沒有去正視她，轉身在煙灰缸中捺熄了煙蒂，同時說道：「將門揷楔上。」

紀小紅轉身楔上了門，却沒有走過來。兩眼直直地望着葛俊，就好像瞪着一頭隨時會撲過去的老虎。

「過來！」葛俊向身旁擺擺手，「坐下。」

紀小紅慢慢走過來，在他身旁坐下，顯得侷促不安。

「妳是紀玉龍的女兒？」聲音很輕，語氣很慢，目光望着別處。

「是……的。」

「妳爹死了，聽說是誤進日本關東軍的禁地被哨兵槍殺的。張鐵手告訴我，妳打算到關外去收屍？」

「是的。」

「只怕很費事。」

「所以……要請您帮忙。」

葛俊這才回過頭來，望着她，慢吞吞地問道：「妳怎麼知道，我能帮得了你的忙呢？」

紀小紅從容地答道：「您在關外多年，各方面都熟，一定可以帮忙。」

「我的確可以帮忙，妳爹死了才半個月，就是埋在亂葬坑裏，也能挖出來重新入殮。」他伸手去，托起她的下巴，面上有一絲獰笑。「只是我不白帮忙。」

紀小紅一動也沒有動，輕聲道：「我會報答。」

「如何報答？」

「我已一無所有，只有一個人。」她落下了兩行淚珠，這不是裝的，而是有所感觸。

「張鐵手說，只要能帮妳找到妳爹的屍骸，教妳作什麼妳都願意，這話是妳說的？」

「是我說的。」

葛俊那隻手到了她的頭上，輕撫着她的頭髮，低聲問道：「是誰給妳出的這個主意？」

「是我自己的主意。」

「教妳幹什麼都行，這句話說得太滿了。」

「你可以試試。」

葛俊那隻手到了她的頸後，突地揑住了她的頸子，很有力，她想轉動一下也不可能。

紀小紅有些吃驚，而她却沒有動。

葛俊抬起另一隻手，用慢得不能再慢的動作，解下她身上碎花小褂子領口處的鈕子，她依然沒有動。

他的手往下移，動作依然很慢，五顆鈕子全解開了，他用兩根指夾着衣襟往旁一掀，紀小紅一大截胸頦子，桃紅的束胸都露出來了，她還是沒有動。

葛俊的動作很斯文，也很怪，任何男人這時候也會盯着那一大截酥胸，而他却盯着紀小紅的眼睛。

紀小紅的雙頰像火一樣紅，心中的感受是怒，面上的表現是羞，她並不逃避對方那對毒蛇般的眼睛，也是狠狠地瞪視着他。

僵持了許久，葛俊並沒有下一步的動作。

紀小紅冷冷道：「你解開我的衣裳幹什麼？」

「妳不是敎我試試麼？」

「太早了。」

「拉上窗帘，權當天黑好了。」

「到夜裏也太早，要試，得出了關，見到了我爹的骸骨。」

葛俊冷笑道：「來這裏之前，妳該先想想好，『閃電子』，不會聽一個妞兒的話。」

「你的意思是要用强？」

「說不定。」

「那麼，你只會得到一個死人。」

葛俊突然笑了，也鬆開了手，站起來踱到窗前，近乎自言自語般地說道：「在我面前的娘們只有兩種，一種是浪得想一口將我吞掉，另一種則是怕我一口將她吞掉。」

紀小紅開始扣起鈕子，她的動作也很慢，冷冷問道：「我是那一種？」

「妳兩種都不是，」葛俊突然一拍手，語氣開朗地說道：「行！我答應助妳完成妳的一片孝心，回去吧！三天以後這個時候再到這兒來找我。」

「三天以後？」

「嗯！我要三天以後才出關。」

「你不會將我撇下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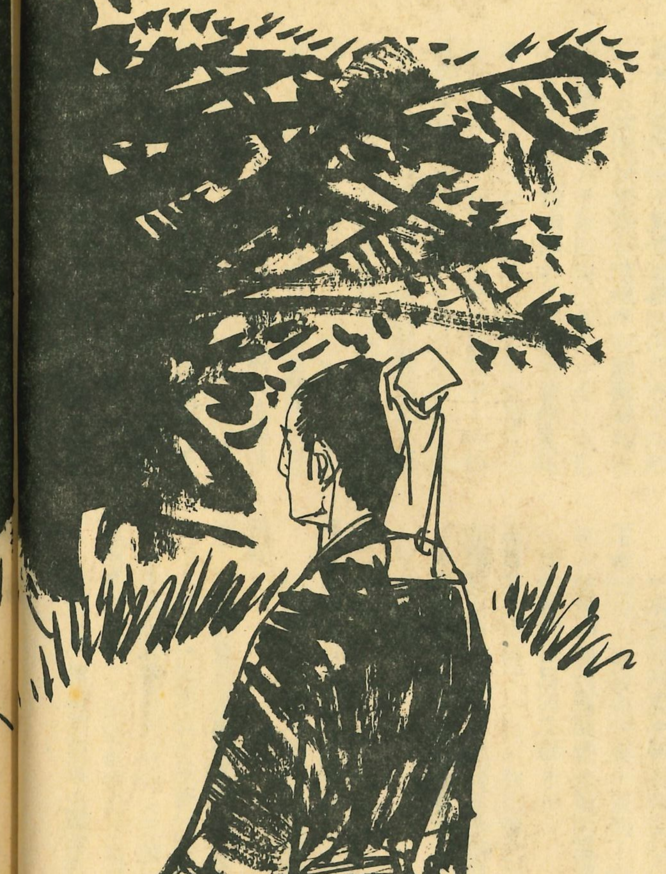
葛俊笑着搖搖頭，道：「我不是那種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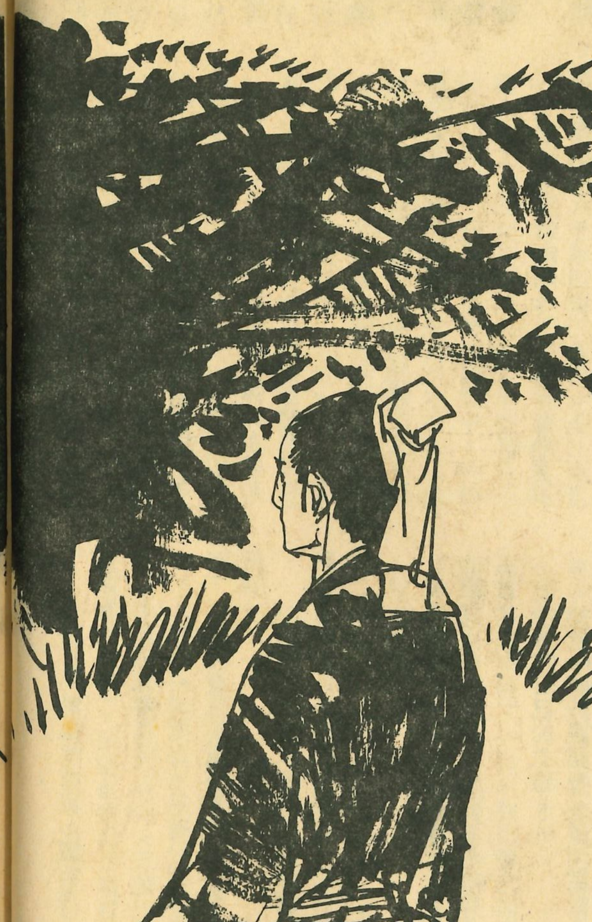
（未完待續）

長篇

高　皐・文
培　新・圖

無弦弓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卜靖以天刑門主身份，率領八衞及小晴，擬往找尋無弦弓主人淸理門戶，途遇紅蝙蝠黃瑛，告以毒綠蟻白娥失陷在西藏竹瓦寺，卜靖只好暫放棄尋找無弦弓主人，率八衞、小晴與黃瑛及她手下十二婢往西藏，途經一險谷，爲九華神筆汪曙率衆攔擊，黃瑛等與九華門衆人展開激鬥，卜靖與武陵雙煞的老大鄢振名搏賭，以一招爲限，卜靖敗則獻出血刀及無弦弓鞘和刀譜，鄢振名敗則與老二鄢振聲歸順天刑門，爲左右衞將，結果，鄢振名一招敗陣，與弟鄢振聲心悅誠服地歸順天刑門爲左右二將——

良夜結永好　鸞鳳忽飄零

現在武陵雙煞變作天刑門的左右雙將了，他倆互瞧一眼，然後同時躬身道：「謹遵示諭。」

卜靖道：「八衞開道，咱們繼續進發吧！」

這一晚，他們趕到定縣安歇，晚餐後，卜靖喚來左右二將道：「兩位請坐。」

二將同聲道：「屬下不敢，門主有話但請吩咐就是。」

這雙武林殺星，是當眞服了卜靖了，這不僅是他們履行落敗的諾言，而是對卜靖的武功人品，由心底生出的敬意。

護駕二將，實際是門主的貼身侍衞，說明白點，也就是主僕的名份，在主人之前，做奴僕的怎敢僭越！

基於上述的理由，卜靖不便勉强，只是霽顏一笑道：「兩位可知道二帮四派要怎樣對付咱們？」

左將道：「就屬下所知，丐帮是此次行動中實力最强的一夥，該帮四老五丐，及四結以上的弟子幾乎是傾巢而出了。」

一頓接道：「聽說高橋鎭一戰，四大門派損失不少精銳，現在他們集結可能使用的人力，由各派掌門親自率領，實力雖較二帮爲差，但也不可掉以輕心。」

右將繼續道：「聽說五美四惡已投入江湖，可能還有一些黑道朋友也在打咱們的主意，令人費解的是潛龍帮，他們只有紅黃兩旗參與行動，三堂之中，也只有一個毋丘老兒。」

精選武俠

小晴撇撇嘴道：「旣有如此衆多的參加之人，潛龍帮何必再浪費人力！如果我猜得不錯，潛龍帮必然另有奇兵，咱們倒眞該防着一點。」

黃瑛嘆息一聲道：「也許小晴妹妹說的是，我眞不該跟你們一起的……」

卜靖道：「妳怎麼啦？爲什麼忽然又後悔起來了？」

黃瑛道：「瓜田李下，我不能不避避嫌疑，如若咱們當眞遭到潛龍帮的暗算，小妹就算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了！」

小晴道：「不要這麼說，姊姊！小妹是根據往事作那樣猜忖，但絕沒含沙射影，以及懷疑姊姊之心。」

卜靖道：「瑛妹不要多心，我想小晴說的是眞話。」

然後對左右二將揮揮手道：「你們去歇息吧，咱們明天還得起個早。」

二將遵命退下，卜靖再回顧黃瑛道：「瑛妹適才惡鬥右將之時，身法劍術似乎是玄黃眞解上的武功。」

黃瑛道：「是的，小妹是由褚師伯那兒學來的，只是小妹姿質魯鈍，比起諸葛師兄就差得多了。」

她忽然啊了一聲，道：「玄黃眞解失傳已有數百年之久，你怎能一眼就瞧了出來？」

卜靖道：「玄黃眞解是本門三大絕學之一，我自然可以一眼就瞧出來了。」

黃瑛眉峯一皺道：「大哥！你不該學習這項武功的。」

卜靖道：「爲什麼我不該學？」

一片羞紅，掠過黃瑛的粉頰，她像個

說錯了話的孩子，再也不敢瞧卜靖一眼。

瞧到黃瑛的神態，卜靖終於恍然大悟，道：「本門在第二代門主之時，就已失去此項秘笈，我能瞧出它的淵源，是一本記事冊中曾對它畧作描敘。」

語鋒一轉，接道：「瑛妹妹的十二位姑娘，武功頗爲不俗，只是那兩種陣法稍欠變化，遇到功力較高之人，就有點窮於應付了。」

黃瑛道：「不見高山，不顯平地，今日見到大哥的武功，才知道小妹習的當眞是莊稼把式，那你就教教她們吧，免得以後再替你丟人現眼……」

卜靖小晴同時聞言一怔，卜靖倒沒有說甚麼，小晴却忍不住哈哈大笑起來。

黃瑛一呆道：「妳怎麼啦？晴妹子，我又說錯什麼了？」

小晴極力忍住笑聲，挽着黃瑛的玉臂道：「誰說妳說錯什麼了？不過，咱們要約法三章，把話兒說個明白。」

黃瑛道：「什麼事要約法三章？妳說吧。」

小晴道：「白姑娘跟他已有婚嫁之約，妳是知道的了，妳與白姑娘原本就情同姊妹，娥英並列，一床三好，並沒有什麼不對……」

黃瑛又是嬌靨一紅道：「晴妹子！妳說到那裏去了？」

小晴道：「別忙，姊姊！我是說老實話，咱們江湖兒女，用不着扭扭揑揑，妳適才不也自己說了嘛！」

黃瑛一怔道：「妳不要瞎栽赃，我適才說了什麼？」

小晴道：「我瞎栽赃？想想妳適才怎說的？妳的婢女要別人調教倒無可厚非，免得再替別人丟人現眼，這話怎解釋？」

這一下黃瑛當眞被小晴抓着小辮子了，不管那句話是有心，還是無意，讓小晴這麼一問，急得她連耳根也紅了。

於是，她纖足一跺，大發嬌嗔道：「你瞧瞧，大哥！晴妹子這麼欺負人你也不管，哼，我知道，什麼約法三章，還不是替妳自己打算！放心吧，妹子，如果當眞……咳，總少不了妳一份就是。」

閨房調笑，有一種不足爲外人道的樂趣，雖然卜靖與黃瑛相識不算太深，而且荆棘載道，精神上的負担沉重無比，但瞧她們謔而不虐的鬥鬥口舌，心中倒感到開朗起來。

此時接口一笑道：「留點精神吧，兩位妹子，說不定明天就要打場硬仗呢？」

小晴面色一整道：「那麼咱們就談談正經事吧，我有一點意見，希望你能夠採納。」

卜靖道：「什麼事？妳說。」

小晴道：「天下黑白兩道，已集中全力對付咱們，一個應付失當，三五兩代門主的遺恨，可能又要重現於今日……」

卜靖點點頭，讓小晴繼續說下去。

小晴頓了頓接道：「就左右二將的叙述，咱們現有的力量，似乎薄了一點，如能調集天龍三隊，再借用長青谷的人手支援，才能穩扎穩打，應付當前的危機。」

卜靖道：「調集本門部屬可以，借用長青谷大可不必，而且咱們已在强敵環伺之中，調集本門部屬，只怕十分不易。」

小晴微微一笑道：「蜀廸總管老謀深算，早已爲咱們作了萬全準備了。」

卜靖愕然道：「蜀廸準備什麼呢？」

小晴道：「每晚三更左右，他與咱們作鐵羽傳書一次，對咱們當前的處境，已然瞭如指掌，你說這位老人家會放心咱們孤軍深入麼？」

卜靖道：「什麼叫鐵羽傳書？」

小晴道：「蜀總管訓練了五隻鐵羽神鷹，不僅千里傳書，瞬息可達，還通曉搏擊之術，眞箇神駿已極……」

卜靖道：「原來你們是用鷹兒傳遞訊息，但他爲什麼要對我隱瞞？」

小晴道：「他怎敢隱瞞門主，只因神鷹初次担任傳訊工作，他沒有成功的把握。再說作神鷹傳書之人，必須花費不少時辰配合神鷹訓練，門主日理萬畿，自然不必管這些瑣屑之事了。」

卜靖道：「我沒有責怪蜀總管之意，只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小晴由懷中取出一張便箋交給卜靖道：「這是昨晚來書，你瞧瞧。」

卜靖展開便箋，只見上面寫着：「字呈小晴姑娘妝次！據本門弟子呈報，黑道盟主鐵手黑心祝壞，已與四惡中最爲陰險殘暴之烏孫長秀聯手，將於石鼓山附近襲擊本門，再縱觀武林現勢，各派高手羣集中原，均將對本門冀圖一逞，老朽爲門主安全計，已派天龍隊馳赴邯鄲預作佈署，另派天香天虎二隊，化裝商旅，追隨門主之後，暗中予以策應，請相機稟報門主，擅專之處，敬祈鑒宥是幸，蜀廸呈。」

瞧罷便箋，卜靖長長一嘆道：「蜀廸心存忠義，是本門興滅繼絕的最大功臣，老謀能斷之處，也非常人可及。」

小晴道：「你該不會責怪他吧？」

卜靖道：「事出非常，我怎能責怪於他，天香天虎二隊現在何處？妳跟他們有聯絡麼？」

小晴道：「你瞧到過一隊鏢車麼？那就是天虎隊所改扮，天香隊作香客，在咱們前面十里一個小鎭安歇。」

卜靖道：「原來妳們竟將本門主瞞在鼓裏，今天如果不是瞧黃姑娘這位客人的金面，非重重的責罰妳一頓不可！」

小晴撇撇嘴道：「聽到沒有？姊姊，他敢情還將妳當做客人，要是我……哼，非問他一個明白不可。」

黃瑛微微一笑道：「客人都是受主人尊敬的，當客人有什麼不好？」

小晴道：「不錯，你們本來就相敬如賓，妳自然喜歡當客人了。」

卜靖道：「妳們不要鬧個沒有完，咱們也該歇息了。」

小晴道：「好的，我要去等候鐵羽傳書，咱們明兒見。」

小晴去後，卜靖就將七星五行二陣奇門生尅變化爲黃瑛詳細解說，待黃瑛完全領悟，已是四更向盡的時分了。

翌晨他們繼續上道，經新樂，石門，元氏三縣，沿途平靜無波，並未發生半點波折。

在一個日正當中的晌午時分，元氏高邑之間的大陳莊，却發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變故。

此地是一個大鎭，又當貫通冀豫兩省

的官道，經過的行商旅客自然十分之多，但此時却萬人空巷，趕到鎭後瞧熱鬧去。

卜靖等一行來到一間「樂方」酒樓，偌大一幢店房，竟冷冷淸淸的門可羅雀。

他們進食之際，隱約中聽到鎭後喧聲震耳，卜靖忍不住招呼店伙詢問道：「伙記！本鎭出了什麼事？」

店伙道：「鎭後有人在比武，客官要不要去瞧瞧？」

卜靖哦了一聲，說道：「你知道是什麼人？」

店伙道：「聽說是高麗來的什麼……氣道高手，楊大爺不該惹人家那位姑娘，才引起這場紛爭。」

卜靖心頭一動道：「高麗來的？有幾個人？」

店伙道：「一個老頭，三名大漢，加上那位姑娘，一共五個。」

卜靖道：「謝謝你了，伙記，請你算賬，咱們要瞧瞧熱鬧去。」

走出店門，小晴道：「必然是姓金的找碴來了，咱們當眞要去找他們麼？」

卜靖道：「寃家宜解不宜結，我想找他們作一了斷，再說目前武林大亂，怎能讓他們外帮之人捲入大亂的漩渦。」

他們奔到鎭後，果見廣場之上，擠滿了一片人潮，八衞排開人羣，擠到雙方搏鬥之處。

卜靖舉目一瞥，見場中相鬥之人一個是龍城雙霸的老二百里飛駝，他的對手是一個腰繫黑帶，身材魁梧的大漢，此人果然是合氣道的高手，拳脚飛舞，虎虎生風打得百里飛駝幾乎難以招架。

褐衣老者金峯，白衣女郎金芙，正在一旁觀戰，他們身側立着一雙大漢，特別引人矚目。

這兩人身材不算高大，長像也不見得驚人，但他們混身上下似乎有一股懾人心魄的邪氣，令人一目之下，就有點心悸神奪似的。

另一方人數很多，除了鎭關洛楊棘，龍城雙霸的老大百里神駒，還有二十一個稜眉竪眼，臉肉橫生傢伙。

卜靖回顧侍立身後的左右二將道：「這些都是那條道上的高人？」

左將道：「除了三個黑道高手，其餘都是土混混。」

他語音未落，鬥爭忽然傳出一聲慘呼，卜靖急轉頭一瞧，原來百里飛駝被那位合氣道的高手一脚踢中太陽穴。

這一脚沉重無比，百里飛駝被踢出兩丈之外，除了最初的一聲慘嚎，再也無法發出半點聲息了。

眼見胞弟被別人，一脚追命，百里神駒還能不氣紅了眼！他一抖掌中的九節鋼鞭，縱身就向那名合氣道的高手撲去。

噹的一聲巨响，塲中冒出一溜星，長刀迎擊九節鋼鞭，此人的出招竟是如此快捷。

爲報殺弟之仇，百里神駒使出了拚命的打法，雖然他不見得勝過對方，但這份兇猛的氣勢，却使對方的長刀大爲失色。

此時鎭關洛楊棘向鬥塲瞥一眼，忽然扭頭向身側之人附耳細語，然後一打手勢，他們二十餘人竟一起向金峯父女衝去。

如此一來，鬥塲之上，立刻大亂，四週觀戰之人也被嚇得紛紛走避。

卜靖想瞧瞧那雙滿身邪氣的人是什麼氣功路數，也就隨着衆人退過一邊。

他這番舉動，別人倒沒有什麼，左右二將却大爲訝異。

往日的武陵雙煞，江湖中人見人怕，見打鬥而退避三舍，在他們的記憶之中，是一件十分稀罕之事。

因此，右將道：「門主，這般土混混不過是揷標賣首罷了，讓屬下兄弟將他們收拾下來？」

卜靖道：「別忙，瞧瞧再說。」

門主要瞧瞧，二將只好瞧瞧了，這一眼瞧去，他們竟然心頭一懍。

那雙陰陽怪氣的番人，實在邪門得很，他們用的是一把一尺多長的七首，分別迎向五六名大漢，七首既短又輕，與大刀長劍相較，根本不成比例，但他們七首翻飛，血光迸射，向他們攻擊之人，一個接着一個仆倒下去，七首殺人竟比殺鷄屠狗似乎還要方便。

瞧他們的身法招式，雖然與中原武學不盡相同，但在行家眼中並不見得怎樣出奇。

然而，只要他們七首一揮，必然有一個軀體仆倒下去，而且全是一刀斷喉，當眞像殺鷄屠狗一般。

黃瑛覺得事有蹊蹺，遂扭頭對卜靖道：「大哥，你瞧他們是不是有點古怪？」

卜靖道：「他們出招雖快，也不能使對敵者斷喉，自然有點古怪了。」

黃瑛道：「你瞧出來了麼？」

卜靖道：「瞧出了一點端倪，還不敢十分肯定。」

黃瑛道：「毛病是出在左手？」

卜靖道：「不錯，他出招之前，左手必先揮動一下，像用劍的使用劍訣，有點像亂人視覺的虛招似的，但那一拂之下，可能彈出一種劇毒。」

左將道：「門主，讓屬下去試試。」

卜靖畧作沉吟，隨即由懷中取出女孟嘗贈給的煜熠珠道：「這顆寶珠可祛百毒，你拿去以備萬一，不過你還要注意，也許他們拂出的是什麼歹毒的暗器。」

左將接過寶珠道：「屬下會小心。」

左將奔向鬥場之際，忽然遙遙傳來一聲驚呼，卜靖循聲一瞥，見一個手執摺扇，身着長衫之人，正挾着金芙落荒逃竄。

不必細瞧，已可斷定金芙是落入鎭關洛楊棘之手，此人性好漁色，也是一個無惡不作的傢伙，現在擄去金芙，何異羊入虎口！

更糟的是金芙的爹被兩名黑道高手纏着，眼睁睁瞧着女兒被人擄走，他却無法分身搶救。

此時使用七首的一對番人，被左將攔住狠鬥起來，另一個腰纏黑帶的大漢，也跟一名黑道高手打得難解難分。

本來這般異國高手遠涉中原，是來找卜靖報仇雪恨的，楊棘縱然毀了金芙，也與他絲毫無關。

但他身爲俠義道，怎能眼見惡人欺負弱女子而袖手不管？因此，他哼了一聲道：「右將聽令。」

右將道：「屬下在。」

卜靖道：「快去救回被鎭關洛擄去的

女子，姓楊的作惡多端不必手下留情。」

右將道：「屬下遵命。」晃身一躍，逕向楊棘飛身撲去。

此時鬥場之上，打得兇狠無比，幾處惡鬥之中，以金峯力戰兩名黑道高手鬥得最爲慘烈，他雖爲合氣道的金帶高手，但以一敵二，也只能畧佔上風，可是由於愛女被擄，激起他滿腔殺機，長刀揮出，盡是拚命的招式。

其次就算左將邀鬥的兩名邪氣滿身之人了，左將口中含着煜煬珠，雙掌翻飛，出手十分辛辣，這兩人左手頻頻揮動，彈出不少藥粉，右手匕首飛舞，掃向左將的咽喉。

可惜他們的藥粉失效，又碰到一個刀槍不入之人，三五個照面之下，左將已一手插入其中之一的胸膛。

那人剛剛發出一聲慘呼，左將已一脚飛起，屍身帶着血雨，飛墜兩丈以外，另一人呆了一呆，後背一陣劇痛，也步了他同伴的後塵。

左將連斃兩名番人，似乎意猶未盡，口中一聲長嘯，翻身便向金峯撲去。

卜靖連忙叱喝道：「左將回來。」

左將不敢違抗門主之令，却滿腹疑問的回到卜靖的身前道：「門主，這隻番狗咱們留他作甚？」

卜靖道：「那兩人暗中使毒，咱們不能饒他，其餘就放他們一條生路去吧。」

左將將煜煬珠交還卜靖道：「咱們縱然饒了他們，這般土混混還是會放他們不過。」

左將說得不錯，金峯劈了一名黑道高手，可是他的後背也挨了一刀，這一刀挨得十分之重，戰力自然大大的受到影響。

而且對方又增加了四人，以一敵五，他的境況更是危如累卵了。

另一黑帶高手，已然滿身浴血，在五六人圍攻之下，隨時都有喪命的可能。

卜靖嘆息一聲道：「金氏父女原是找咱們晦氣來的，如若連正主兒也沒有見到便喪命此間，豈不是死難瞑目！」

話音一頓，回顧八大鐵衞中的李一元沈景和道：「你們去救那位褐衣老者，然後將他帶來此地。」

李沈二人應聲奔去，卜靖再對左將道：「你去將那名異邦高手救下來，看情形他很難支持下去了。」

左將道聲：「遵命。」飛身便向鬥場撲去。

左右二將生性嗜殺，卜靖以他們去對付這般惡人，是再也恰當不過。

左將奔到臨近，口中一聲長嘯，雙掌已左右拍出。

噗噗兩聲悶響，兩個軀體已被他擊得飛了出去，慘嚎之聲還在空中飄盪，他已然招呼到另兩名黑道兇人了。

他舉手投足之間，連斃四名黑道好手，其餘之人大吃一驚，紛紛停手向後方急退。

龍城雙霸的老大百里神駒，及另一黑道高手盛沅甫見來人竟是名震江湖的武陵雙煞，不由震駭得再退兩步。

總算盛沅甫還有點見識，他硬着頭皮抱拳一揖道：「盛沅甫參見前輩。」

左將冷冷道：「兩軍陣前，盛朋友勿須多禮。」

盛沅甫道：「前輩適才幫助咱們除去兩個妖人，晚輩十分感激。」

左將道：「那是老夫應做之事，你用不着感激老夫。」

盛沅甫道：「但前輩爲什麼忽然援救番奴，殺起咱們自己人來了？」

左將道：「不要往臉上貼金，誰跟你是自己人？」

盛沅甫道：「晚輩雖然不肖，但咱們總是武林同道……」

左將哼了一聲道：「好一個武林同道，老夫問你，你們如此勞師動衆，究竟爲了什麼？」

盛沅甫道：「晚輩受二幫四派之邀，想爲搏殺血刀傳人畧盡棉力……」

左將大喝一聲道：「住口，你知道血刀傳人是誰？」

盛沅甫還未答言，百里神駒接道：「晚輩認識血刀傳人，那魔頭姓卜名靖，約莫二十上下年歲。」

左將冷叱一聲道：「不錯，卜門主就是你們所說的血刀傳人，其實那只是江湖上的誤傳而已，敝門主生性仁慈，絕不是嗜殺之人，你們將天刑門主當作什麼血刀傳人，當眞是自尋死路！」

百里神駒愕然道：「這個……」

左將怒叱道：「什麼這個那個的，你侮辱了本門門主老夫就饒你不得。」

百里神駒與盛沅甫心頭狂震，他們做夢也想不到名滿武林的一雙煞星會投靠血刀傳人的。

他們一呆之際，左將已雙掌齊出，右掌噗的捅入百里神駒的肚腹，連牛黃馬寶都一起掏了出來。

盛沅甫究竟功力高了幾分，左將這一掌只將他的胸衣撕了下來。

人急造反，狗急跳牆，盛沅甫也是一個黑道兇人，自然不願束手待斃。

寒光一閃，刀鋒忽然斬向左將的右腕，他出招之快，不愧爲名噪黑道的一代巨擘。

左將哼了一聲，手腕反復之間，已抓到刀鋒之上，同時向前一送，刀柄噗的由盛沅甫的前胸插入。

盛沅甫的屍身仆倒下去，插在他胸前的刀鋒已捲了起來。

左將這身功力實在駭人聽聞，剩下幾名關洛道上的土混混那裏還有動手勇氣！

呼嘯一聲，他們四散奔逃，可是他們命中注定了該死，碰到了這個名震武林的一代煞星。

戰鬥結束了，遺下的是斑斑血漬，處處橫屍。

卜靖嘆息一聲道：「何若瑤，你派人將這些屍體埋了吧，不管他們生前怎樣，對死人咱們不能再記前仇。」

待何若瑤率領八衞掩埋屍體之時，右將已挾着金芙狂馳而來，他放下金芙道：「那姓楊的刁滑得很，屬下幾乎被他逃出手去。」

卜靖道：「金姑娘沒有受傷吧？」

右將說道：「沒有，只是閉着穴道罷了。」

卜靖曲指連彈，解開金芙的穴道，她一眼瞧到卜靖，美麗的粉頰忽然印上一抹

紅暈。

當她發覺李一元沈景和正架着金峯奔來之時，驀的一聲嬌叱，縱身就向李沈二人撲去。

小晴身形一晃，一把扣着金芙的手腕道：「金姑娘不要誤會，他們是救令尊回來的。」

金芙以懷疑的目光瞥了小晴一眼，道：「放手，我要瞧瞧我爹。」

小晴放開手微微一笑道：「姑娘不信可以去問令尊，但千萬不能衝動。」

金芙迎上金峯道：「爹，你受傷？」

金峯一嘆道：「要不是這兩位朋友，爹就見不到妳了。」

金芙呆了一呆，然後向李沈二人檢衽一禮道：「謝謝兩位救我的爹，如果兩位有什麼要求……」

到底是蠻夷之人，說起話來竟是如此難聽，似乎別人援救金峯，早就存心對她們父女有所要求似的。

李一元冷冷道：「咱們是奉門主之命相救令尊，姑娘不必對咱們感激。」語音一落，雙雙急馳而去。

金芙一怔道：「爹，這兩人爲什麼這麼不近人情？」

金峯道：「也許他們門規很嚴，不敢接受咱們的謝意吧。」

金芙撇撇嘴道：「那也不能如此神氣，哼，待會我非問問他們門主不可。」

語音一頓，忽然興奮的啊了一聲道：「爹，我找到他了。」

金峯一怔道：「妳找到誰了？」

金芙道：「姓卜的，咱們來到中原，不就是爲了找他麼？」

金峯道：「當眞麼？唉，妳兩位師叔已然喪命，爹及妳師兄又傷得不輕，縱然找到姓卜的又能怎樣？除非……」

金芙道：「除非怎樣？你說，爹。」

金峯道：「除非適才救爹的那兩朋友，能够替咱們請他們門主帮助咱們……」

他語音未落，忽然雙目大張，未竟之言再也說不下去了。因爲他瞧到援救他的兩位壯士，正在向一名藍衫少年躬身稟報，那藍衫少年，正是他們迢迢千里前來尋找的那個姓卜的。

金芙見金峯神色有異，不由詫然道：「你怎麼啦？爹。」

金峯一嘆道：「咱們的仇報不成了，原來姓卜的就是那什麼門主。」

金芙道：「八成錯不了，女兒也是他派人救回來的。」

金峯道：「走，咱們縱然報不了仇，也得向他討點公道，否則咱們怎能有臉去見本國的朋友！」

金芙扶着金峯，走到卜靖身前八尺之處停了下來，他那位混身浴血的弟子，也趕到了他的身側。

這位高麗王國的合氣道頂尖高手，雖然在兵敗將亡，傷痕被體的形勢下，似有一股威武不屈的懾人氣勢，他雙拳一抱，冷冷說道：「適才曾蒙相救，老朽至爲感激……」

卜靖還了一禮，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這算不了什麼。」

金峯道：「閣下對老朽父女固然有救命之恩，但咱們迢迢千里，遠來中原，不能不算算本道幾十條人命的舊賬！」

卜靖淡淡道：「很好，尊駕划下道來就是。」

左右雙將勃然大怒道：「門主，這老小子不是人，待屬下打發他了事。」

小晴搖搖手道：「別忙，先讓我跟他算算，算不清再動手不遲。」

語音一頓，回頭對金峯道：「尊駕既然會說咱們中國言語，也一定知道什麼叫做『理』字，請問當初在身瀾島究竟是誰造成那項錯誤？」

金峯道：「是老朽的門下不好，但老朽已當衆按門規處置。」

小晴哼了一聲道：「好，這筆賬咱們擱過一邊，貴門下以衆凌寡，聚衆行兇，以近百名兇漢，圍攻咱們三個流落異鄉之人，請問這筆賬如何算法？還有，咱們武林中人，講的是恩怨分明，適才如若不是咱們出手，尊駕師徒固然難逃一死，令媛被那江湖浪子擄去，所受之慘，只怕比死還要難過，江湖上受人點水之恩，就當湧泉以報，尊駕對咱們的再造之恩，應該怎樣一個報法？」

小晴這一頓連珠似的質問，弄得金峯面紅耳赤，吶吶半响，才長長一嘆道：「如此說來，錯誤全在老朽父女了！」

卜靖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前輩如能不究旣往，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金峯道：「少俠如此說法，老朽更汗顏無地了，青山不改，但願咱們後會有期，芙兒，快就地掩埋妳兩位叔叔，咱們走吧。」

金芙道：「爹……」

金峯道：「什麼事？」

金芙瞥了卜靖一眼，道：「女兒……想……」

金峯道：「妳怎麼忽然吞吞吐吐起來了？想怎樣，說呀！」

金芙道：「女兒想暫時留中原……」

金峯一怔道：「那怎麼行！爹跟妳師兄滿身創傷，必須回去好好休養一下。」

金芙道：「我知道……」

金峯道：「怎麼，妳想一個人留在中原？」

金芙道：「有什麼不行？我跟着卜大哥好啦。」

金峯愕然道：「這個……」

金芙櫻唇一撇道：「爹，你不是說過，女兒的一切，都讓我自主的麼？」

金峯道：「可是卜少俠他……」

金芙道：「女兒自有主張，爹就不必管了。」

金峯咳了一聲道：「妳這孩子……好吧，爹答允妳就是。」

金芙嫣然一笑道：「爹眞好。」

金峯目光一轉，瞅着卜靖道：「小女適才之言，少俠都聽到了？」

卜靖不僅聽到了，而且還大爲詫異。

寃家變親家，固然是一件好事，可是他對這位異國少女，並沒有絲毫感情。

再說，曾經滄海難爲水，他縱然是一個喜愛女色之人，守着黃瑛的國色天香，與小晴的嬌艷明媚，他的感情之中，已無法撥出容納金芙的半絲空隙，何況他還有一個美麗而刁鑽的白娥呢！

於是，他神色冷漠的淡淡道：「聽到

了，但在下無法答允賢父女的要求。」

金芙面色一變，金峯也同時呆了一陣道：「少俠是瞧不起老朽父女？」

卜靖道：「前輩言重了。」

金峯道：「少俠能不能加點解釋？」

卜靖道：「前輩來到中原已有不少時日了，應該早已瞧出中原武林，正呈現一種風雨欲來的凶險局面。」

金峯道：「這個老朽瞧得出來。」

卜靖道：「前輩却不知道那凶險形勢，是衝着晚輩而來……」

金芙忍不住接口道：「爲什麼他們要如此對於你？」

卜靖道：「此話一言難盡，反正在下是四海難容，隨時隨地都有喪命可能。」

金芙道：「不要怕，我帮你。」

卜靖道：「謝謝姑娘，如果在下當眞無法在中原立足，而能留得活命的話，在下也許會逃亡貴國求賢父女的蔭庇呢。」

金峯道：「貴國先賢說過一句哲言『仁者無敵』，少俠仁心義胆，必可渡過任何難關，如若眞箇形勢不利於少俠，愚父女歡迎少俠前來敝國一遊。」

卜靖不勝感動的抱拳一揖道：「謝謝前輩，晚輩如能抽身，定親赴身瀰島拜候賢父女。」

金峯道：「老朽當佇候佳音，愚父女就此告辭。」

卜靖道：「前輩好走。」

送走金峯父女，他們繼續啓程，仍由八衞開路，沿高邑，沙河，內邱之綫直趨邯鄲。

這一路之上，再也沒有什麼情況發生，似乎雨過天晴，暴風雨已過去似的。

在一個未末時分，他們到達邯鄲縣城，石鼓山就在縣城西南五十餘里，是黑道盟主鐵手黑心祝壤的總舵所在。

卜靖爲了應付未來的風暴，應該先與天龍隊取得連絡，因此，他們就在縣城歇了下來。

邯鄲以位於邯山的盡頭而得名，漢高祖曾封張耳爲趙王，都於邯鄲，故又名趙王城。

此地連接冀魯豫邊區，不僅交通便利，也是軍事上的必爭之地，因而商旅衆多，形成一種蓬勃繁榮的現象，如非小晴傳書天龍隊預作安排，他們要找一適合的旅邸都不太容易。

在北大街「宏昇」客棧，天龍隊爲他們包下了整個後院，領隊辛彪，副領隊蜀不豫，早已在宏昇客棧之前迎接他們的門主。

進店畧事歇息，忽然鐵羽掠空，一股响澈行雲的鷹鳴之聲，飄入他們的耳鼓。

小晴一怔道：「是咱們的神鷹，待我出去瞧瞧。」

她奔到院中，果見一頭巨鷹正在上空盤旋，小晴急忙撮口發出一聲清嘯，巨鷹雙翼突歛，像隕星般飛落小晴肩頭。

她伸手摸摸牠的鐵羽，再由足部銅管中取下一張紙條，嬌軀一旋，將紙條遞給卜靖道：「你瞧瞧要不要回信。」

卜靖展開紙條一瞥，不由面色一變道：「不好……」

小晴道：「出了什麼事？」

卜靖道：「咱們天刑洞府附近，連日出現敵蹤，經蜀廸派人踩探，又找不到敵人的踪跡。」

小晴先是一呆，繼而淡淡道：「我當是什麼要緊之事，既然找不到敵踪，可能是過路之人，咱們不理他也就是了。」

卜靖道：「要是當眞有人對咱們天刑洞府下手呢？」

小晴道：「天刑洞府內外，遍佈奇門陣法及機關，任是何等之人，也休想越過雷池半步。」

卜靖道：「妳忘了人上有人，天外有天了？天刑洞府是咱們的根本重地，除了藏有本門歷代祖師的遺體，還有本門各項不傳之秘，如若天刑府遭到意外，我就是天刑門的罪人了！」

小晴道：「看你說得這般嚴重，好像天刑洞府當眞會遭到意外是的。」

卜靖一嘆道：「我身爲天刑門主，怎能不有此等想法。」

小晴道：「那麼，你要怎麼辦？」

卜靖道：「除了趕回天刑洞府，還有什麼妥善之法？」

卜靖秀眉一皺道：「黃姊姊！妳說該怎麼辦？」

黃瑛道：「這實在是一件十分棘手之事，咱們必須愼重處理。」

小晴道：「如何處理？妳說。」

黃瑛道：「不論蜀總管的發現是否有心存不軌之人，咱們對根本重地都不能置之不理，但大哥的目標太過顯著，他的一舉一動，都會惹起世人矚目，如若他親返天刑洞府，很可能將天下武林一起引去，今後天刑門就永無安寧之日了。」

小晴道：「不錯，也許這正是敵人希望咱們的做法。」

黃瑛道：「依姊姊的愚見，大哥行程不變，另由天龍三隊之中選派支援天刑洞府之人。」

小晴道：「這確是一個兩全之法，門主，你說呢？」

卜靖畧作沉思道：「很好，你等待一下，讓我先作回書。」

他向店伙要來紙筆，匆匆寫好回書，交給小晴放回鐵羽，然後命令辛彪道：「立卽召集各正副領隊在此處集合。」

辛彪應聲「遵命」，立偕蜀不豫急馳而去。

片刻之後，龍虎香三隊正副領隊已全部到達，黃瑛爲了避嫌，緩緩立起嬌軀道：「我有點累了，你們聊聊吧。」

小晴一把抓她的玉腕道：「姊姊！咱們已是一家人了，妳可不能置身事外。」

黃瑛面色一紅道：「誰說我要置身事外了？只是……」

小晴硬將她拖到身邊坐下，回顧卜靖嫣然一笑道：「不反對吧？門主。」

卜靖道：「不反對，只是有點委屈黃姑娘了。」

語音一頓，忽然面色一肅道：「近接蜀總管報告，咱們天刑洞府一帶，日來屢現敵踪，但本門主又無法親回處理，因此不得不作一項權宜的措施。」

目光一掃在座各人，接道：「自卽日起，小晴姑娘接任本門內總管之職，並率領龍虎香三隊立刻起程返回天刑洞府。」

他這項宣佈太過突然了，在座之人全

部神色一呆。

小晴嬌艷如花的粉頰，變得一片慘白，她囁嚅半晌，忽然目光一垂，道：「門主……」

卜靖道：「內總管有什麼意見？」

「咱們統統回去，你不是太過孤單了？我……有點放心不下。」

「不，我有二將八衞相伴，自信天下都可去得。」

「可是我……不願離開門主。」

這位柔如春水的姑娘，終於道出了她的心聲，她那含蘊着乞援的目光，同時向黃瑛投去。

黃瑛是客位，不須受到天刑門規約束，而且她對卜靖的這項決定，也有點惑然不解。

於是，她輕咳一聲道：「大哥！能够讓我說幾句話麼？」

卜靖道：「自然可以，請說。」

黃瑛道：「要龍虎香三隊返回天刑洞府，是一項鞏固根本的辦法，但爲什麼要小晴妹子回去呢？」

卜靖吁了一聲道：「本門屢遭刦難，幾乎一蹶不振，推究所以如此的原因，不外乎後繼無人，小晴姿質不俗，對本門武功已有良好的基礎，只要多加磨練，足可担當本門承先啓後的責任。」

卜靖說的不錯，可是令人聽來却有一股不祥之感，因而小晴大聲抗辯道：「不，我不能，門主，你千萬不能這樣。」

卜靖面色一沉道：「小晴，妳是不聽我的話了！」

小晴雖有一百個不願，却不敢對卜靖再加頂撞，但兩股珍珠般的淚水，已像奔泉似的奪眶而出。

黃瑛瞧得大是不忍，她不勝同情的嘆息一聲道：「大哥！你的決定，不能再考慮一下麼？」

卜靖道：「爲了本門的未來，咱門別無選擇。」

黃瑛道：「小妹還有一點意見，不知道該不該說。」

卜靖道：「不要緊，妳說吧。」

黃瑛道：「在貴門中內總管的職權很大麼？」

卜靖道：「不錯。」

黃瑛道：「除了門主，還有沒有大過內總管之人？」

卜靖道：「還有一個總管。」

黃瑛道：「那是說縱然門主不在，內總管也沒有統轄全體門下的權了，她又怎能負起承先啓後的責任？」

卜靖道：「這個……」

黃瑛說道：「如果你還要堅持你的決定……」

卜靖道：「我說過，除此以外，別無選擇。」

黃瑛道：「那麼你就應該提高晴妹的地位，否則，你的安排可能會導致一項不幸！」

卜靖一懍道：「黃姑娘說的是……」

黃瑛微微一笑，道：「你喜歡晴妹子麼？」

卜靖尷尬的咳了一聲道：「妳怎麼問起這個來了？」

黃瑛道：「據我所知，你與白師妹雖有婚嫁之約，但與晴妹子之間，却建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感情，你何不讓晴妹子以門主夫人的身份代你統率本門之人，這樣你不就可安心了麼？」

卜靖一嘆道：「我與小晴風雨同舟，已勿須用名份來維繫的了……」

他這兩句平淡的言語，却含蘊着强烈的信任與喜愛之意，小晴忍不住低低叫了一聲門主，雙肩一陣抽搐，竟無聲的飲泣起來。

黃瑛道：「這不是你們兩人之間的問題，難道你還不明白麼？」

卜靖道：「我明白……」

黃瑛道：「那你就不必遲疑了，將來遇到白師妹我會替你解說的。」

卜靖目光一掃龍虎香正副領隊，再伸手握着小晴的粉臂，道：「黃姑娘適才之言，你們有沒有異議？」

三隊正副領隊一起躬身道：「屬下參見門主夫人。」

小晴螓首一抬，雙目中射出一縷喜悅的光輝道：「小晴年輕識淺，今後仰仗各位之處很多，咱們相見以誠，就不必作那些俗套了。」

天龍隊領隊辛彪道：「今後只要門主夫人一聲吩咐，屬下等萬死不辭。」

黃瑛向卜靖福了福道：「恭喜大哥大嫂，小妹要討一杯喜酒吃了。」

卜靖道：「應該，應該，只是客中不便，以後再補請姑娘就是。」

黃瑛道：「大哥不妨派天龍隊先行，你們燕爾新婚，大嫂的行期最早也該延至明晨才對。」

卜靖道：「黃姑娘說的是，辛領隊就辛苦一點吧。」

辛彪由懷中掏出一張素描的地圖，呈給卜靖道：「稟門主！這是石鼓門的概畧情形，請門主留作參考。」

語音一落，逕與蜀不豫向在座之人抱拳一禮，然後轉身急馳而去。

× × ×

一對龍鳳喜燭，兩杯淡淡的甜酒，這是新房中惟一的點綴。

不管新房如何簡陋，它依然瀰漫着一股喜氣，與新婚之夜的神秘氣氛，因爲它究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啊！

小晴的個性原本就有幾分含蓄，雖然這「初夜」是她憧憬的，但「初夜」似乎太神秘了，她禁不住那甜甜的芳心中有一股小鹿兒般亂闖的感覺。

微風在緩緩的飄動着，燭淚隨着風向，慢慢滴落燭台。

夜，靜寂無比。

時間漸漸溜走，小晴沒有移動半分。她在期待着，期待某一事件發生……

新婚，初夜，應該有一些事件發生。

終於，它發生了，那是一聲長長的嘆息。

無論她的個性是怎樣的含蓄，不管她對初夜是如何的憧憬，這一聲長嘆無異於一把尖刀，無情的，殘酷的，向她酥胸之上扎了進去。

她想狂吼，想尖叫，但她忍住了，一種自卑的意識，使她失去反抗掙扎勇氣。

良久……

「小晴……」

（未完）

緊張刺激武俠長篇

心祭（大結局）

東方英・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丐幫幫主施一平聽信了朱五絕的話，在望仙坪上大宴羣豪，席間，突有閃電雷迅者突施暗算，扣住趙靈燕腕脈，要脅她出外談判，趙靈燕似有隱衷，黯然隨他而去，宋曉峯與莫天倚藉機追擊，兩人在外面互相換回穿扮，返回席中，未幾，驀見廚中起火，把朱五絕預存歹毒暗器焚去，致使朱五絕安排好的一衆假俘虜無法取得暗器，丐幫幫主施一平要親信弟子往查失火原因，詎那弟子走至中途竟被人用毒暗器殺死，四川唐門掌門唐台步用試毒針揷入死者手臂試毒，當他起出毒針一看，竟說不出話來——

血雨隨風逝　溫馨抱滿懷

敢情，那死者所中的毒，正是他唐門最厲害的毒藥「彈指斷魂」，試問唐掌門人心裏作何感想？

就目前唐掌門人所瞭解的程度，這「彈指斷魂」之毒，不是他門中之人所爲外，再便只有黃小珠了，他那裏知道山主與他們唐家的關係，以及朱五絕取代了山主的內情。

唐掌門人處此情勢之下，一個弄不好，就會惹火燒身，成爲衆矢之的，尷尬爲難之極。

丐幫幫主施一平見唐掌門人望着自己手中試毒針，緊皺着眉頭不發一言，不由發話道：「唐兄，你看出路數來了沒有？」

正當唐掌門人難以措詞答話之際，客座之中忽然有人大叫一聲，道：「不對，我忽然心裏發起慌來……」

一言未了，人已昏迷了過去。

大家一驚之下，接着又有人大叫一聲，道：「不對，酒菜有毛病，我…………。」

「噗通！」一聲，又倒下了一個。

羣雄一陣大亂，有的破口大罵，有的跳身而起向外面闖去，還有的抱着撈本的心理，恨得向丐幫弟子撲去。

丐幫幫主施一平一震喝道：「五絕……。」

話聲出口，劇變已起，除了山主外，其他六人却疾然躍身而起，分向七星會座上撲去。

一綫天大喝一聲，寒光閃動，一柄短劍已橫掃而出，登時把向自己撲來的假笑面天王曹晉，活活劈成兩段。

同時，隣座上的那些冒充的高人，也紛紛離座撲了過來，一面提名道姓，表示是來對付那些突起發難的俘虜，實則那些突起發難的俘虜身形一幌，已掠身而過，而真正的要命凶星，却正是飛身撲過來的朋友。

那首先發難撲襲的六位俘虜，除撲向一綫天的那位，身形一到之際，就已死於一綫天劍下之外，其他五人衝過桌前之後，都雙手齊揚，一手「天絕針」，一手「天毒燐火」，勢如狂風急雨，向武當少林等掌門人身上罩去。

桌上七人，除了一綫天心理上早有準備之外，其他六人都是大出意外，他們那六人雖然個個武功絕世，但都被打了個措手不及。閃躲得暗器來，已無法出手對付那六位俘虜了。

這時，正好隣桌上一批老朋友撲了過來相助，自是不疑其他……。

那六位俘虜，原是打出暗器之後，便讓出位置給朱五絕安排的第二批人出手，是以暗器出手，並未跟身撲進，同時還畧畧一頓，以掩護第二批人進襲。

要知，朱五絕狡獪至極，早已算出那批俘虜，不容易得手，所以又安排了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等人化身接應，笑面天王曹晉他們也同樣裝配了一份「天絕針」與「天毒燐火」，按照計劃，笑面天王曹晉他們一上來，便是第二批「天絕針」與「天毒燐火」的襲擊，接着才一擊成功。

這時，笑面天王曹晉等人已經撲到了該打出「天絕針」與「天毒燐火」的位置，奇怪的是，大家都未按照計劃將「天絕針」與「天毒燐火」打出，便直撲過去。

朱五絕大感意外之下，不覺一怔之際，又見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前撲的身子忽然一頓，寒光閃動，只見正閃身讓位給他們的獅王楊藩虎霸康騰同時發出一聲慘號，在鮮血飛濺中，倒地而死。

獅王楊藩與虎霸康騰再一死，發難撲擊的六位俘虜已六去其三，只剩下劍魂劍魄兄弟，與另一位冒牌莫天倚了，這時他們三人已閃身射出丈外。

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突然倒戈，出其不意的殺死獅王虎霸之後，身形一橫，接住了和他們負有同樣使命，撲身而上的二人。

「天絕針」與「天毒燐火」乃是二種極爲厲害的暗器，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丐帮帮主施一平，南方俠隱李公且，北地潛龍萬空山功力雖高，但近在咫尺，都沒能全身而退，不是中了「天絕針」，就是着了幾點「天毒燐火」。

宋曉峯大喝一聲，向閃身已出的劍魂劍魄和那冒牌莫天倚撲去，「紫彩玉簫」一起，先點翻了假莫天倚，接着就和劍魂劍魄二兄弟打在一起。

朱五絕這時也接着發動，大叫了一聲：「師父，弟子來也。」

丐帮帮主施一平這時還沒轉過念頭來，還天眞的道：「不要管老夫，你先去看看少林……。」

話聲未了，朱五絕已伸手扶起了他，另一隻手指力一落，點了他三處穴道，幌身急射出三四丈之外。

說來話長，但當時情景，不過是刹那之間，一時人影橫飛，全場都亂了，呼喝怒吼之中，夾雜着陣陣尖銳刺耳慘號聲。

朱五絕飛身脫出三四丈外，發出一陣驚心刺耳的大笑之聲，道：「你們已完全被我層層包圍住了，同時在酒菜中又中了我的計算，就是功力深厚，也支持不了多久，識時務者，快些喝令相隨而來的門下弟子，放棄抵抗，聽候發落，還有你們一條生路，如若不然，妄圖頑抗，那就莫怪我要使你們立時橫屍此地了。」

這時，林子玉帶領的那批年輕高手，已集身到了朱五絕四週。

其他的俘虜，已盡行衝入場，展開了一場混戰。

接着，朱五絕又大喝一聲，道：「帮主有令，本帮弟子，速即放下兵刃，齊集東邊山岩之旁待命。」

急亂之中，是非難明，又見朱五絕正抱持着丐帮帮主施一平，丐帮弟子不敢抗命，紛紛向東邊山巖之旁奔去。

丐帮弟子一退，場中情形便非常簡明了，極目望去，只見那些俘虜已控制了整個的情勢，羣雄之中一大半以上，都因酒菜之中的毒性已發，昏迷無知，有些功力深厚，尚未昏倒之人，因爲要運功抗毒，也難全力以赴，不久都一一被制住了。

這時，只剩下武當少林和一綫天等人的數十位隨行門下，仍在惡戰不休，但也被緊緊包圍在場地中央。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與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雖然也身受毒針之傷，仍能保持鎭定神態，一面潛運功力抗拒身受之毒，一面各運佛道兩門神功絕技，一位高宣佛號，一位嘯聲入雲，就要向朱五絕撲了過去……。

一綫天却在這時突然以無上神功，猛然大喝一聲道：「住手！」

他神功絕世，猛喝一聲之下，如同山崩地裂，震得全場之人無不心弦急顫，不由自主的各各幌身急退，停止了惡戰。

武當少林二位掌門人也都身形一歛，打消了出擊之念。

一綫天回身向少林武當二位掌門人一笑道：「現在還沒到情急拚命的時候，二位還是先療好了身上毒傷再說。」

「天絕針」本來就是「七星會」準備用來對付山主那批羣魔用的，其厲害之處，少林武當二位掌門人那有不知之理，目前縱然能仗着本身修爲深厚，暫時壓住毒性不使發作，但劇戰之下，終難自保，所以二人同時刹住身形，道：「事已至此，趙兄有何高見？」

一綫天一轉頭，向退身回來的宋曉峯道：「曉峯，你先負責守住陣脚，不要讓他們衝過來就行了。」

朱曉峯一橫「紫彩玉簫」，應了一聲：「是。」轉身面對朱五絕，怒目而立。

這時，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也三把二把的恢復了本來面目，向宋曉峯左右一站，他們兩人在山主手下，算得上是第二號人物，身份極高，這時現出本來面目，朱五絕先是一皺眉頭，其他羣魔因不知內情，相顧愕然。

一綫天接着輕喝一聲，道：「何兄，我們現在是要以毒攻毒，請你把剛才得來的那些東西，分給大家使用吧！」

應聲出來的，正是那剛才端着酒杯到處敬酒的小老頭子，敢情他剛才敬酒的時候，把朱五絕巧妙安排，準備刺殺「七星會」七老的那些人所帶的「天絕針」和「天毒燐火」，都施展空空妙手，暗中移到他身上了。

這也是剛才突變之時，那些突襲的人，不能按照預定計劃，發出「天絕針」與「天毒燐火」的眞正原因。

因爲，他們那些人，直到要使用「天絕針」與「天毒燐火」之時才臨時發現出了毛病，可是，這時連告訴朱五絕的機會都沒有了。

少林掌門人等能倖逃大難，何老頭首居其功。

何老頭笑哈哈的從人羣之中鑽了出來，懷中一摸，先摸出一筒「天絕針」給了宋曉峯，接着一連摸出十幾筒「天絕針」

十幾份「天毒燐火」，當着朱五絕的面，分給每個人。

朱五絕這才恍然大悟，明白了剛才功虧一簣的眞正原因，敢情是這可惡的東西暗中做了手脚，只恨得朱五絕咬牙切齒，大喝一聲，道：「老狗，敢情是你壞了老子大事！納命來！」猛然縱身而起，直撲過來，手中長劍幻起了朶朶劍花，猛向何老頭罩下。

朱五絕是恨極了何老頭，出手便貫足了全身功力，威勢非同小可，有如一道力柱，飛撲而來。

何老頭正走到一綫天夫人東方秀雲身旁，他欺東方秀雲婦女力弱，乃敢貿然發動偷擊。

東方秀雲微微一笑，振袂而起，一招「千絲縛虎」，疾迎而上。

朱五絕冷哼一聲，揮劍劃出一圈銀虹，擊在東方秀雲劍上，口中猛喝一聲，道：「棄劍！」

只聽一聲金鐵相觸的大震，東方秀雲硬被朱五絕貫注在長劍上的內家眞力，震的連人帶劍一齊飛了起來。

只見她長劍揮動，在空中打了一個轉身，重又反撲而到，身法美妙，輕功絕世無雙。

朱五絕身形一矮，貼地一射而到，手腕一抖，長劍幻出三朶劍花直取何老頭。

朱五絕爲人毒惡，竟不顧當頭罩下來的東方秀雲，有心先洩心頭之恨，把何老頭劈死劍下。

何老頭神偷絕技獨步天下，但要和朱五絕動手，却是差得很遠，好在這時，一道「紫彩玉光」從旁裏一閃而到，接住了朱五絕。

何老頭劍下逃生，緩過手來，右手一揚，只聽「卡察」一聲，一筒「天絕針」已向朱五絕肩頭打到。

朱五絕一擊失手，他可就不顧這時眞的和宋曉峯拚死拚活，一聲清嘯，人已倏然急退而回。

朱五絕返回去之後，厲笑一聲，道：「你們守得一時，守得一天，守不得一個月，老子就要把你們活活餓死。」接着，一揮手，把宋曉峯他們圈得一層又一層，水洩不通。

宋曉峯也不理他，只叫大家把桌子翻倒，圍成一個圓圈，緊守嚴防。

這時，一線天已要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南方俠隱李公且，北地潛龍萬空山等五人席地坐下，每人給了他們一顆可解百毒的「千金丹」服下立即運功療毒。

「獨目聖母」唐慧珠的「千金丹」果然不同凡响，他們五人的功力又極其深厚，不過片刻之間，都將體內之毒排盡，振臂而起。

南方俠隱李公且怒目一掃，只見四週朱五絕的人圍得人山人海，前面一排，是十幾筒「天絕針」，後面幾排盡是强弓硬弩。

幸好朱五絕的「天絕針」與「天毒燐火」被一綫天派人暗中燒毀了一部份，又被何老頭施展妙手空空偷走了一部份，他這類絕毒暗器爲數本就不多，現在所存已比宋曉峯多不了多少，所以才不敢妄用，維持一個對峙之局。

南方俠隱李公且想起自己原與一綫天商量得好好的，要是原來的計劃不變，也不會被朱五絕所乘，如今被朱五絕層層圍住，不由自責之心油然而生，長嘆了一聲，歉然道：「趙兄……。」

一綫天已看出他要說什麼話，微微一笑，搖手道：「李兄，別的話不要多說了，朱五絕一擊未能成功，勝機已逸，目前敵我分明，朱五絕的陰謀詭計，已難如意施展，本來兄弟也另有佈置，可惜老花子又落到了朱五絕手中，丐帮全帮受制，行動起來難免投鼠忌器。」

北地潛龍萬空山過去是全力支持老花子，現在上了這次當，物極而反，冷笑一聲，道：「你怎知老花子是落在朱五絕手中，而不是與朱五絕同流合污？兄弟就不相信老花子會不知情，各位不見，帶那些俘虜來的就老是花子心腹師弟公孫元。」

一綫天道：「兄弟不是說丐帮弟子之中沒有與朱五絕暗中勾結，狼狽爲奸之人，但老花子本人，我們應該相信得過。」

南方俠隱李公且一笑道：「我們就是因爲太相信他了！」

北地潛龍萬空山「哼！」的一聲，道：「兄弟非要問他個明白不可。」

說着，跨步走到外圍，震聲吼道：「施花子走出來與老夫答話。」

朱五絕這時也正好在老花子身上，做了工夫，一推老花子，說道：「記着，你要出了錯，那你就是一手斷送丐帮的罪人了。」

老花子丐帮帮主施一平現在是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滿臉愁苦，站身出來，遙一抱拳道：「萬兄，有見何教？」

北地潛龍萬空山怒氣沖沖的道：「老夫問你，你可是誠心在愚弄我們？」

丐帮帮主施一平搖頭道：「萬兄，這話從何說起，兄弟對各位絕無惡意，只是不願各位爲兄弟與一綫天之事當中爲難而已。」

北地潛龍萬空山冷「哼！」道：「沒有惡意？爲什麼又襲擊我們？」

丐帮帮主施一平道：「這不能怪兄弟，怪只怪玉虛道兄不該要一綫天坐在一桌，下手時自然難分玉石了，不過，各位剛才如被兄弟得手了，兄弟也不會爲難各位，一定把各位安全送離此地。」

南方俠隱李公且哈哈一笑，接口道：「說得倒好呀，如眞被你得了手，只怕就不是那回事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雙手一攤道：「兄弟說的是實話，你們各位如果現在要離開此地，兄弟保證無人阻攔。」

北地潛龍萬空山呵呵大笑道：「你這話還能騙得了人麼？」

丐帮帮主施一平道：「萬兄既不相信兄弟，你很可以親身一試。」

北地潛龍萬空山道：「老夫當然要親身相試。」

丐帮帮主施一平道：「萬兄要試可以，不過請你答應一句話。」

北地潛龍萬空山道：「什麼話？」

丐帮帮主施一平道：「萬兄離此之後，請答應絕不再過問兄弟與一綫天之間的紛糾。」

北地潛龍雙眉一皺，沉吟了一下，當他沉吟之際，暗中向一綫天他們傳音道：「各位看，老花子胸有成竹，像是不知內情的人麼？」

一綫天暗暗傳音道：「兄弟剛才默察老花子神態勉强，語音虧虛，內勁不足，似是已爲朱五絕所制服，有情非得已的苦衷。」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也道：「趙兄之言，老衲也有同感。」

北地潛龍萬空山道：「兄弟不相信，他眞能够讓我們離此而去，兄弟要試他一試。」

一綫天道：「萬兄以身犯險，可要特別小心。」

南方俠隱李公旦道：「萬兄，兄弟陪你一同去一遭。」

北地潛龍點了點頭，發話向丐帮帮主施一平道：「好，老夫答應你，離此之後，再不過問此間之事。」

南方俠隱李公旦接口道：「老夫也答應你們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不過是代朱五絕發言，丐帮帮主施一平自己就不相信朱五絕眞會任由他們離去，不由得悄聲問道：「就這樣，讓他們離開了麼？」

朱五絕有朱五絕的想法，目前在人數的比例上，他固然是佔了絕對的優勢，但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南方俠隱李公旦，北地潛龍萬空山等人，都是功參造化的絕頂高手，加上一綫天，宋曉峯，笑面天王曹晉和莫天倚這股力量，他由於第一次的失敗，實在再沒把握把他們一鼓殲滅殆盡，如果再擊失敗，那就不如先分化他們，先對付了一綫天再說，以後再找機會一個一個來收拾。

朱五絕陰笑一聲，道：「當然任由他們離去。」

丐帮帮主施一平揚聲道：「兩位既然答應離此之後，不再過問此地之事，那麼請吧！」

北地潛龍萬空山與南方俠隱李公旦併肩而去，大步向外走去，朱五絕暗中打了一個手式，只見人牆一分，果然讓出一條路來。

北地潛龍萬空山與南方俠隱李公旦各自暗中提功運勁，從人衖中疾穿而出，走出人羣，出了望仙壇，眞沒有一人出手攔截他們。

他們兩人眞不敢相信這是事實，相顧愕然，道：「奇怪！奇怪！眞奇怪！他們到底打的是什麼心思？」

兩人發了一陣愣，懷着疑訝不定的心理，折轉身形，走了回來，回來時，也沒人攔阻他們，但丐帮帮主施一平與朱五絕却迎住他們，說道：「兩位爲什麼又回來了。」

北地潛龍萬空山一笑道：「不瞞你施兄說，我們實在沒料到你們會眞的任由我們離開，不過是以身一試而已，現在我們要認眞的商量一下了。」

朱五絕笑了一笑道：「家師對各位老前輩是一片誠意，現在有事實證明，兩位老前輩可相信了吧！」

南方俠隱李公旦道：「我們兩人是相信了，但百空禪師與玉虛眞人與陳掌門人的意思如何，還得看他們自己。」

朱五絕一抱拳道：「各位老前輩與雙方都是朋友，總不能厚一邊薄一面，家師不便請各位助拳，但望各位也不要相助一綫天才好。」

北地潛龍萬空山與南方俠隱李公旦含糊其詞的敷衍了他們幾句，回來說出經過情形，猶不敢自信的道：「各位看朱五絕打的又是什麼主意？」

一綫天一笑道：「依兄弟的看法，朱五絕倒眞是有誠意脫身事外……。」

一語未了，華山掌門人陳名遠截口道：「就算他有誠意，我們一錯不能再錯，也不能棄你而去。」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輕喧了一聲佛號「阿彌陀佛」，抬頭望了一綫天一眼，道：「趙兄，你還有什麼高見？」少林掌門人果然不同，獨具慧眼，看出一綫天別有所指。

一綫天向華山掌門人陳名遠一笑道：「兄弟與各位相知甚深，如請各位就此一去，那是兄弟對各位的侮辱，不過，我們倒很可利用這機會，試一試把老花子救出來，然後我們就好放手對付朱五絕了。」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搖頭而笑道：「好，算兄弟口快，你有什麼辦法虎口裏拔牙，把老花子救出來？」

一綫天蹲下身子，一面說，一面畫，說出一套計劃。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口喧佛號道：「善哉，善哉，趙兄就請你發號施令，老衲領命行事。」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道：「貧道身爲値年，問心有愧，請任救人之責。」

一綫天搖手笑道：「兩位掌門人隨從人手衆多，如果接近老花子，易遭朱五絕生疑，都非最理想人選，同時，少林武當領袖武林，以兩位掌門人的身份地位，也不宜獨善其身，棄友自去。」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與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沉思了一下，覺得一綫天的話甚是有理，搖頭一嘆，滿臉歉然之色。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道：「那麼兄弟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一綫天搖了一搖頭，道：「陳兄也不是。」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微笑道：「這也不是，那也不是，難道還會是你趙兄你自己麼？」

信口一句笑話，誰料，一綫天一點頭道：「兄弟正有此意。」

南方俠隱李公旦一笑道：「趙兄，好大的胸襟，虧你此時此地，還有心情開玩笑。」

一綫天正色道：「兄弟說的是正經，絕不是開玩笑。」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愕然道：「兄弟簡直被你弄糊塗了，你也不想一想，朱五絕怎樣會讓你接近老花子？」

一綫天微微一笑，說道：「兄弟自有道理……」

話聲微微一頓，笑了一笑，接道：「如果兄弟裝扮陳掌門人你的樣子，不就順理成章的可以接近老花子了麼！」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怔了一怔，雙眉一

揚道：「趙兄，兄弟爲什麼要你冒充，難道兄弟不能自己上馬，你可是認爲兄弟沒有能力担此重任？」

武林人物，好名更甚於惜命，如果說他不行，那可比殺了他，還叫他難過。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不是不知一綫天比他高明得多，但這不是和一綫天動手，對方是朱五絕，他就不相信連個朱五絕都比不上。

一綫天搖手不迭，含笑道：「陳掌門人，你把話說到那裏去了，憑你陳兄的修爲功力，豈有負担不了此任務之理，只是，兄弟這計劃，成功的契機，繫於出神入化的密切配合，稍一失錯，便全功盡棄，而此舉是只許成功，不許失敗，一敗之後，就不會再有機會了。………」

話聲未了，華山掌門人冷笑一聲，截口道：「趙兄，不管你是與李兄配合也好，萬兄配合也好，兄弟不相信你能和他們配合得好，我就配合不好。」

一綫天點頭道：「陳兄說得不錯，兄弟不否認，兄弟如和李兄或萬兄配合，陳兄當然同樣可以做到，不過兄弟的意思：……不是他們兩位，而是要義子宋曉峯隨同兄弟而去……」

南方俠隱李公旦接道：「那是說兄弟與萬兄二人之中也只能去一個人了。」

一綫天點頭道：「正是如此！」

北地潛龍萬空山搶口道：「趙兄，算上兄弟一個。」

南方俠隱李公旦急口反對道：「不行，應該是兄弟我。」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輕嘆一聲，道：「各位請聽貧道一言如何？」

一綫天道：「眞人有話請說。」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道：「羣龍無首，百事無成，過去都因貧道三心二意，聽得張來又聽李，致有今日之失，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們要想反敗爲勝，今後事權必須專一，因此，貧道有請各位但憑趙兄之命是聽，各盡所能，絕不會再有差池，不知各位以爲貧道之言如何。」

武當掌門人玉虛眞人謀自反省，說出來的話，一針見血，大家不由相顧默然了一陣，一齊抱拳向一綫天道：「兄弟聽命行事，但憑吩咐。」

「七星會」七老，不是一派之長，就是一方之雄，大家客氣，凡事商量，一旦爭執不下，就延誤時日，就拏這次的事情來說，大家並不是完全不相信一綫天，而是認爲朱五絕不敢如此胆大妄爲，同時，大家又自恃一身功力，所以對一綫天的話，沒有起積極的作用。

如今，事實告訴大家，朱五絕不但胆敢老虎頭上拍蒼蠅，而且設計之週，力量之大，眞可以把大家一網打盡，要不是一綫天也有適當的準備，後果眞是不堪設想，大家能不痛定思痛，列爲殷鑑。

一綫天見大家都能立時省悟，壓住爭强好勝之心，心中大是高興，抱拳笑道：「兄弟不敢，如有攷慮欠週之處，尙請各位時時指教。」

話是這樣說，一綫天却立時當仁不讓，負起了全責，他本來胸有成竹，照計施行，把大家的責任劃分清楚，接着便帮南方俠隱李公旦化裝成宋曉峯，把宋曉峯從前面叫回來，宋曉峯再出去就是南方俠隱李公旦了。

他們化裝，商量，準備之際，都是席地而行，有前面的人和放倒的桌子擋住了對方的視綫，是以朱五絕未能發現他們的計劃，只以爲南方俠隱李公旦，北地潛龍萬空山，少林武當等人爭執不下去留的問題。因此，內心之中還竊笑不止。

驀地，只聽一聲「阿彌陀佛」，掀天而起，接着只見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從人影中站了起來，朗聲道：「三位既然不聽良言相勸，一心要走，那就請吧，老衲不便多言了。」

老和尚似乎有點生氣，離開衆人走到一邊去了。

接着，只見武當掌門人也站起身，一言不發，走向一旁，顯然，也不以爲然。

隨之，只聽一綫天一聲朗朗大笑，豪邁的道：「三位決定要去，請便！」

遠遠只見人影閃動，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南方俠隱李公旦，北地潛龍萬空山三人，怒氣沖沖的，排衆而出，直向他們走來。

顯然，他們是談得不歡而散，各行其是了。

朱五絕舉步相迎而出，明知故問地道：「就只三位老前輩麼？少林百空禪師與武當玉虛眞人呢？」

南方俠隱李公旦氣憤憤的道：「別提他們兩位了。」

朱五絕哈哈一笑道：「老前輩不用生氣，該後悔的是他們，而不是你們。」

話聲微微一頓，轉向華山掌門人道：「李萬兩位老前輩已聲明在先，此去之後，絕不再過問此間之事，有請老前輩賞臉，也當衆給晚輩一句話。」

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呵呵一笑道：「當然！當然！老夫不但可以當衆答應少俠此請，只要老花子也答應老夫一句話，老夫甚至願意站在……。」

話聲中，突然大步向老花子丐帮帮主立身之處走了過去。

要知，朱五絕乃是相迎而出，丐帮帮主施一平，約在朱五絕身後二丈遠左右，同時出山的路綫，也走不到老花子施一平身前，華山掌門人話中有味，對朱五絕心理上，是一大誘惑，朱五絕念動之間，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已從他的身旁，掠了過去……

同時，南方俠隱李公旦與北地潛龍萬空山站立原地未動，憑他一個人，朱五絕根本就不把他放在心上，不但沒有阻止他接近丐帮帮主施一平，反而隨在他身後一面走了回來，一面問道：「陳老前輩的意思是……。」

話聲未了，兩人同時到了丐帮帮主施一平身前。

就在這時，一綫天陣營之中突然發出一聲怒吼，接着只見人羣之中衝出三個人，但那三個人衝出一綫天陣營未及丈遠，便被宋曉峯與笑面天王曹晉與莫天倚同時隨後追上，打了起來。

大家一怔，不由轉頭注目望去，原來是四川唐門唐台步帶着一婿一女欲圖出走，被他們攔住了。

朱五絕深知唐掌門人與丐帮帮主施一

平交情深厚，唐掌門人此舉，分明是有意來投，心念一動，正想如何利用這機會分化一綫天陣營之際，一股凌厲懾人的銳利指風，業已直對自己天池重穴撞到。

百忙中，朱五絕身軀猛仰，倒射了出去，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已然疾快撲擊而到……。

同時，只見南方俠隱李公旦已自身形電掣，霍地一閃而到，欺迫丐帮帮主施一平，雙手同出，一下就攔腰挾住了丐帮帮主施一平，身形一旋，隨手一掌，橫掃而出，將附近其他之人，逼得紛紛後退，雙足一頓，飛身向一綫天陣營之中縱去。

南方俠隱李公旦一把扶住丐帮帮主施一平時，原被他掌力掃開的那些人，已紛紛大喝，掏出了「天絕針」或「天毒燐火」，可是急切間他們竟無法出手。

敢情，這時朱五絕正被華山掌門人逼得飛來竄去，飛竄的方向，正擋住了南方俠隱李公旦的去向，無形之間成了南方俠隱李公旦的屏障。

在這種情形之下，「天絕針」與「天毒燐火」雖然霸道無倫，又有誰敢貿然出手，萬一傷敵人不到，傷了朱五絕，那豈不是自找霉倒。

襲擊朱五絕與搶救丐帮帮主施一平，這兩人的行動，俱是快逾電掣，同時又配合得天衣無縫，就像是一個人分身有術，完成於同一心神指揮之下。

反應快的魔黨，還想得取用「天絕針」與「天毒燐火」，那動作稍慢一點的，別說取用「天絕針」與「天毒燐火」，只怕連看都沒看清楚，丐帮帮主施一平已被搶走了。

這種完美無比的協同動作，只瞧得仍在大堂中的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心搖神駭，目眩不已，這才眞服了一綫天與宋曉峯兩人的配合。

說來話長，事若白駒過隙，一閃而逝，場中除了朱五絕仍被逼得東閃西跳外，緊張的鏡頭，已經過去了。

這時，只見那華山掌門人陳名遠大喝一聲，一連劈出三掌，掌掌力逾千鈞，只打得朱五絕連連後退，毫無還手之力。

朱五絕一向深藏不露，其實一身成就已至化境，舉目當世，除宋曉峯視爲唯一勁敵之外，餘者誰也沒有看在他眼中。

他眞做夢都想不到這位七老中，他最看不起的華山掌門人陳名遠，竟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厲害，簡直厲害得不可思議，自己除了任他擺佈之外，就沒有一點主動之能。

朱五絕被打得後退不迭，意識中方覺對方掌力雄渾，搖頭一斂神，只見華山掌門人陳名遠一聲哈哈朗笑，道：「朱五絕！老夫只是給你一點顏色看看，叫你知道你那兩手，實在還差太遠，憑你那點微末之技，就想在武林之中興風作浪，未免太自不量力了。」

話聲落後，只見華山掌門人陳名遠抹一抹臉，揭下一張人皮面具，聲音一沉，正色地說道：「朱五絕，請聽老夫良言相勸……。」

朱五絕一見華山掌門人陳名遠揭下人皮面具之後，原來竟是一綫天本人，這時正孤零零的獨自站在丈遠開外，正是「天絕針」與「天毒燐火」的絕好目標，心中大喜，只想置一綫天於死地，除此强大仇敵，那還聽得進一綫天相勸良言，一聲大喝：「一綫天，你是找死！」雙手一揚，右手「天絕針」，左手「天毒燐火」齊奔而出。

同時，他身後所有的魔黨，也紛紛出手，齊用「天絕針」與「天毒燐火」集中向一綫天打去。

只見頓時之間，蔽天藍燄之中，穿織着萬道銀絲，從四方八面，形同天羅地網般向一綫天全身罩去。

一綫天一柱擎天，兀立不動，望着狂風駭浪般的兩種絕毒暗器，微微一笑，道：「朱五絕，『天絕針』與『天毒燐火』雖然厲害，只怕還奈何不了老夫！」

話聲中，右手一抖，一條匹練似的白色綢子，飛舞而起，迎着遮天蔽日而來的「天絕針」與「天毒燐火」捲去。朱五絕見一綫天用白綢子去抵抗「火毒燐火」，不由暗自發笑道：「什麼綢子經得起『天毒燐火』一燒，看來你是活得不耐煩了。」高興頭上，只見一綫天手中的白綢子發「天毒燐火」一接，果然燃燒了起來，舞動的白綢子，立時成了一條火龍，在場中飛舞翻騰不已。

朱五絕已是樂得哈哈大笑了起來。

這邊的羣雄除了極少數人外，無不緊鎖雙眉，爲一綫天揑着一把冷汗，大家都覺奇怪，一綫天本來很可以抽身而回，爲什麼竟糊塗得不作此想，甘願惹火燒身。

丐帮帮主施一平這時已被宋曉峯救回之後，解開了朱五絕所下禁制，他是魔掌餘生，自愧自悔之下，對一綫天的處境，恨不得以身相代，以求心安。

老花子情不自禁之下，不由大喝一聲：「朱五絕你這人面獸心的東西！」

大喝聲中，雙脚一點，就要硬衝了出去……

宋曉峯一笑，按住丐帮帮主施一平肩頭，道：「帮主放心，他老人家手中『火烧輕雲』乃是『天毒燐火』的要命尅星，『天毒燐火』雖毒，絕傷不了他老人家，且讓朱五絕手下把『天毒燐火』打完，掃蕩羣魔時，就可以減少不少傷亡了。」

敢情，一綫天不是一時糊塗，乃是有心之人，早有成算。

丐帮帮主施一平回頭望了宋曉峯一眼，他是大夢方醒，這才看出宋曉峯眉宇間正氣盎然，秀出羣倫，眞不知比朱五絕强了多少千百倍。

丐帮帮主施一平想起下在朱五絕身上的一番心血，一時百感交集，慨嘆了一聲，道：「宋少俠……。」

宋曉峯就怕別人當面表示歉意，一看最怕聽的話就要從丐帮帮主施一平口中說出來，雙眉一皺，截口道：「老前輩，你看，朱五絕眞精得很，他也看出了蹊蹺，下令停手了。」

可不是，雙方都停住了手。

這時一綫天也輕輕的抖動着手中的「火烧輕雲」，那「火烧輕雲」原被「天毒燐火」燒得一片烏黑，經一綫天輕輕抖動之下，掉下一蓬灰烟，馬上就潔白如新，毫無損傷。

只是那「火烧輕雲」之上還插滿了「

天絕針」，只見銀光閃閃，裝飾得一條「火烧輕雲」光華奪目。

一綫天再一抖手，只見那些插在「火烧輕雲」上面的「天絕針」飛跳而起，化作一道銀光一根接着一根，向一綫天另一隻手中投去。

那些「天絕針」投入一綫天另一隻手中之後，便立時化作滴滴銀汁，從一綫天指縫之中滴落地上。

一綫天這一手「化鐵溶金」的無上神功，只看得大家雙眼又是一直，就朱五絕也沒有下一步動作了。

這時，只見朱五絕緊蹙着雙眉，臉上一片平板，也不知他心中正在打着什麼惡毒之意。

一綫天化完「天絕針」收好「火烧輕雲」，忽然左手一拉右關節，硬生生的把一條右手拉了下來，在空中一幌之後，又接了上去。

接着又如法泡製，把左手也取下來一次。

敢情，他的一雙手，竟然還是義手！

這一下，可震得全場鴉雀無聲，沒一個人哼得出氣來了。

「化鐵溶金」這手神功，只要內功火候到相當成就，掌力一壓，就不難做到，剛才一綫天所表露的是沒有任何壓力，那「天絕針」就化成了銀汁，那就令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了。

朱五絕就有自知之明，要他不用壓力，他就還做不到。

如今一綫天取下義手，敢情他的那手「化鐵溶金」神功，還是在隔物傳功情形之下施出來的，一綫天的修爲到底有多深，大家已是想都不敢想，那還敢吁一口大氣。

一綫天有心大展神功，震懾羣魔，兼收示警與攻心之效，掠目之下，看他這一着倒相當成功，只見羣魔人人胆寒色變，驚悸不安之至。

一綫天緩緩裝回一雙義手，雙目神光陡盛，環視了全場一週，面色一正，朗聲道：「朱五絕，老夫有一言奉勸，請冷靜的想一想。」

朱五絕哂然一笑道：「你們那套什麼仁義道德，捨己耘人，自欺欺人的話，老子聽都聽煩了，要不要我也說一套給你聽一聽，嘿！嘿！嘿嘿……。」

看來他是吞了秤陀，鐵了心了，開口就把門關得死死的，根本叫一綫天說不下去。

一綫天這時縱有一片悲天憫人的菩薩心腸，人家不聽你這一套，也是枉然，一綫天聞言之下，不由一聲長嘆，方待另想辦法之際，只聽身後丐帮帮主施一平，大叫一聲，說道：「趙兄，讓兄弟和他談一談！」

朱五絕見丐帮帮主施一平口中接上了話，人却並未走過來，離自己遠而又遠，不禁啞然一笑，道：「施一平，你有種就走出來，躲在人家後面，那有半點帮主氣概。」

丐帮帮主施一平把朱五絕自小費盡心血教育培植，致有今日，目前遭此大變，他對朱五絕並未馬上灰心絕望，還以爲朱五絕不過是誤入岐途，一時受了別人的利用，憑自己一向對他的情誼，總可開導他一番，那知一開口，朱五絕說出來的話，比對一綫天更難聽。

丐帮帮主施一平聞言之下，幾乎氣得當場昏了過去，他極力壓住翻騰上來的一口血氣，大步走到一綫天身邊，無比沉痛的又叫了一聲，道：「五絕，你眞令老夫失望極了。」

朱五絕冷然發出一陣長笑道：「你這叫自作自受，怨得誰來。」

丐帮帮主施一平一怔道：「老夫自作自受？」他可說是用自己的心肝把朱五絕餵養大的，他眞有點不明白，自己那一處地方對不起朱五絕。

朱五絕狂笑一聲，厲喝道：「施一平，老子問你，我父親可是死在你手中？」

丐帮帮主施一平聞言之下，心神暗暗一凛，望朱五絕長嘆一聲，道：「你奶奶告訴你了？」

朱五絕縱聲長笑道：「你自認爲俠爲義，教忠敎孝，如今老子問你，你殺人之父，用人之子，陷人子於不義不孝，這算是那門子道理？嘿！嘿！虧你還有臉站出來與老子說話。」

朱五絕的父親本死有餘辜，老花子施一平一片好心，這時被朱五絕反過來說，倒是別有一種說法，老花子一片好心成了惡意，當場一楞，一張老臉漲得通紅，急切之間，眞不知如何自辯了。

朱五絕哈哈大笑道：「老花子，你可沒有話說了吧！……這也就是你們這批自居俠義，假冒僞善之人的眞正面目，只知責人，不知律己……。」

朱五絕鼓其如簧巧舌，舌燦蓮花，越說越覺有理，越說越是高興之際，丐帮帮主施一平忽的舌綻春雷，大喝一聲，道：「住嘴！」

老花子丐帮帮主施一平這一聲大喝，聲貫全場，响遏行雲，朱五絕的話頭，竟被打斷了下來。

丐帮帮主施一平跨步而出，走近朱五絕怒聲道：「老夫看你已是喪心病狂，不可理喻，老夫今日要親手廢了你，爲江湖除害。」

朱五絕冷冷的望了丐帮帮主施一平一眼，嗤聲一笑，道：「你要獻命贖罪，有的是時間，老子現在懶得自你下手。」雙肩一晃，倏地轉身而回，把丐帮帮主施一平丢在場中，理也不理他了。

朱五絕狡獪已極，言語上佔盡了上風，還擺出一副不屑與老花子動手的態度，只氣得老花子怒髮沖冠，大吼一聲道：「朱五絕，你道老夫劈不了你麼？」一躍而起，猛然向朱五絕撲了過去。

朱五絕退身而走，正是誘使丐帮帮主施一平自投羅網，想再度擒丐帮帮主施一平，因爲他暗震於一綫天功力深厚，在他眼前，絕不可能得手，所以才激怒老花子施一平自行投到。

他轉身之際，已經使出暗號，張網以待。

詎料，老花子大喝一聲之後忽然沒有了下文，不由回首一望，只見一綫天已洞察其奸，伸手拉住了老花子施一平，也轉身退去了。

朱五絕一見所算失敗，眉頭一皺，正

待另出陰謀詭計之際，只見莫天倚一躍跳上桌子，手中高舉着一本簿子，大喝一聲，道：「三十六罡注意，你們看着老夫手中的是什麼東西？」

朱五絕一楞，伸手向自己懷中摸去，敢情自己懷中那份名册已不翼而飛，現在莫天倚手中那本册子，可不正是從自己懷中偷去的，看來實是那老偷兒做的手脚了，暗罵聲中，只聽莫天倚揚聲接着道：「這就是各位投身老夫旗下，親自畫押捺印的血帖名符！」

此話一出，只見朱五絕陣營之中起了一陣嗡嗡議論之聲，同時，陣脚浮動，人心惶惑。

朱五絕大喝一聲，道：「不要聽他的鬼話，那是假的！」

莫天倚哈哈一聲大笑道：「如果老夫手中這本是假的，那眞的一定在你手中了，你何不取出來給大家看一看。」

朱五絕裝得若無其事的淡淡一笑道：「我爲什麼要把它帶在身上。」

莫天倚忽然呼的一聲，從那册子上撕下一頁，揚手一送，那頁册便疾箭般向離朱五絕不遠之處，一位漢子的身前飛飄而去。

朱五絕雙足一頓，飛身而起，在半空中截住了那頁名册，看了一下，笑道：「假的！假的！」雙手一合，把那頁名册震得粉碎。

「此地無銀三百両」，朱五絕的行爲，已証明了那頁名册的眞假。不安的情緒更是明顯了。

朱五絕忽然悟及剛才自己失算，不該把那頁名册撕毀，馬上又大叫一聲，道：「那頁名册雖是假的，却假造得可以亂眞，我們不能容他留在身上……。」

喝聲未了，莫天倚已是一笑截口道：「老夫現在已沒有控制各位的必要了，這份名册就當着各位的面把它毀了吧！」

說着，一合掌，把那名册震得粉碎，一揚一送，向半空之中打了出去，隨見一綫天揮袖拂起一陣狂風，吹得那些雪片般的碎片，紛紛飛向朱五絕陣營之中。

同時，莫天倚又大叫一聲，道：「如今血帖名符已毀，各位的眞正身份已無人知曉，改過自新，猛省回頭，此其時也，時機不再，希望各位能好好把握。」

要知莫天倚手下天罡三十六數，平時執行任務，都經過易容化裝，無人得知他們眞正身份，實則乃盡是江湖上知名之士，被陰謀詭計裏脅相從，只因已經上了賊船，既怕同門追究，又怕身敗名裂，不得不爲山主所役使。

這時，一見莫天倚將那足以証明他們從賊的証據血帖名册當衆化作滿天碎片，無異解除了他們一身約束，還給了他們自由，當下便有人大喝一聲，道：「莫令主說得是，我們這時不回頭，更待何時，大家散了吧！」

一呼百應，只見哄然聲中，天罡組中人影亂飛，紛紛向四外散去……

朱五絕頓足大吼道：「大家要就此一去，日後我必把你們家家殺盡誅絕，還不與我站住！」

朱五絕叫得厲害，大家跑得更厲害，因爲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朱五絕不敢下令阻截他們，引起本身的混亂，給予一綫天可乘之機。

事實上，也確然如此，朱五絕儘管叫得厲害，却眞的不敢吩咐其他手下分頭攔截。

眼看着天罡組中人，紛紛四散而去，朱五絕却束手無策，接着又見笑面天王曹晉一躍跳上桌子大聲呼道：「地煞組中的兄弟們聽着，朱五絕……。」

已經被莫天倚叫散了天罡組，那能讓笑面天王曹晉重施故技，朱五絕已不容笑面天王曹晉再把話說下去，當下揚臂大喝道：「各位可比不得天罡組中人，出身淸白，散去之後，尙有機會另謀出路，各位都是惡名在外，早就不爲各正道門派所容，今日不戰，他日必被各個擊破，分別誅滅，曹晉的花言巧語千萬聽不得……。」

一語未了，忽然有人驚叫出聲，道：「大家看呀！許多死人都復活了！」

大家聞言一震，轉目之下，果然，看到那些身中朱五絕酒中毒藥倒臥全場的各方豪强，正一個個翻身坐了起來……。

朱五絕這精明的人，也不由看得一楞，暗忖道：「奇怪，這些人分明中了我酒中之毒，未經解藥，怎樣一個個都醒回來了？……」他也胡塗了。

其實事情說穿了一點不奇怪，敢情，朱五絕在酒中下毒之後，一綫天也命黃小珠在酒中做了手脚，解去了朱五絕的毒，却另發生一種別的作用，使那些本該中毒的人形同中毒，倒地不起。

事實上那些人倒地之後，心裏明白，只是手脚不能動彈而已。

剛才莫天倚震碎的那本血帖名册，名册之中，便暗中附有黃小珠解除她所下禁制的奇藥，一綫天揮袖把那些碎片掃得四向飛揚，正是分這解藥的一種出人意外的奇妙手法，把那些人所受的禁制一一解除了。

暗中，一綫天又以傳音神功，要那些人待機而動，相助一臂之力，那些人身中朱五絕暗算之後，對朱五絕已是深惡痛絕，對於一綫天的話，自不用說，人人應命了。

這時，那些人紛紛從地上挺身而起，只看得朱五絕的人齊皆驚震不已。

正當衆人驚震不已之際，只聽一聲清脆的嘯聲，從山旁一角傳了過來，嘯聲中，趙靈燕羅衫飄揚，現身而出，身後帶來了高高矮矮數十餘人，迅步而來。

同時，另一角上，有人大喝一聲，也出現了一批人，那批人竟是剛剛去而復回的三十六天罡。

朱五絕先驚於趙靈燕的出現，既喜於三十六天罡的復回，大叫道：「難得各位去而復回，今日事後，五絕不但要重謝各位，而且……。」

天罡組中當先那人，冷笑一聲，道：「朱五絕，你不要高興得太早，老夫們回來，幫不幫你，那得要看趙姑娘如何吩咐了。」

敢情，他們正是趙靈燕在中途請回來的。

朱五絕面容微微一變，再注目向趙靈燕望去，只見剛才出手擒去趙靈燕的星池二怪之一閃電雷迅，正隨在趙靈燕身後一同而來，朱五絕恍然而悟，原來他們剛才是在演戲。

朱五絕已從山主口中，查出趙靈燕乃是奉命接近宋曉峯，趙靈燕眞意如何，雖不得而知，但她總是山主的親信，自己挾山主以令羣魔，或許希望就在她的身上，當下微微一笑，道：「靈妹回來得正好，山主……。」

趙靈燕一笑接話道：「你叫山主出來，我要當面和他談一談。」

朱五絕自信山主已完全在他掌握之中，毫不猶豫的答話道：「好，小兄就請山主出來。」

轉身躬身一禮，裝模做樣的報道：「趙靈燕有請山主賜見。」

人羣之中，山主在劍魂劍魄兄弟隨侍之下，去了出來，不管他如何强打精神，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他內心之中充滿了深度的矛盾與痛苦。

他緩步走了出來，趙靈燕帶了四五個人，相迎而上，將近二丈多遠左右，欠身一禮，道：「山主，你一生心血，如今安在，洩憤在今朝，你還等待何時？」

話聲一落，山主忽然大叫一聲，道：「老夫悔之已晚，大家聽趙姑娘………哼……。」

話聲未了，只聽一聲悶哼，突然仆倒地上，一動也不動了。

朱五絕振臂高呼道：「趙靈燕吃裏扒外，暗算了山主……。」

趙靈燕淸嘯一聲，又打斷了朱五絕的話聲，冷冷一哼，道：「暗算山主的是朱五絕……。」

羣魔之中，有人大吼道：「就是你！」吼聲之中，已有不少人飛身而起，向趙靈燕撲了過去。

趙靈燕幌身急退，退出十七八丈，忽然停下身來，向着追他而來的人一笑道：「難得各位迷途知返，請一旁休息，暫作壁上之觀吧！」

那些追撲趙靈燕的人，足有三四十人之多，這時人人面帶笑容，抱拳唱諾道：「多謝姑娘指點，今後我等一定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再不敢心生妄念，爲非作惡了。」

只見那些追擊趙靈燕的人，忽然化敵爲友，隨着趙靈燕退過一旁去了，只氣得朱五絕頓脚不止，恨聲道：「趙靈燕，你又在老子面前搗鬼，終有一日，老子要活剝了你。」

趙靈燕遠遠的笑道：「朱五絕，我看你也好棄械請罪，說不定還有一條生路，否則，只怕你遭報就在眼前了。」

朱五絕冷笑一聲，道：「趙靈燕，你有種就不要站得遠遠的，敢過來和你爺爺手上見一高低。」

驀地，一人接話道：「朱五絕，你如果想單打獨鬥，我宋某人奉陪如何？」

一轉頭只見宋曉峯手橫「紫彩玉簫」，脚步沉重而緩慢的走了出來，「紫彩玉簫」一揮，向朱五絕身後一指，又自接道：「朱五絕，你地煞組中的人，又被趙姑娘呼去了一大半，情勢逆轉，你已完全沒有機會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又道：「不過，我們不願以多爲勝，只要你勝得宋某人手中『紫彩玉簫』，任你脫困而去，你敢和我單獨一拚。」

朱五絕來勢洶洶，詎料一綫天比他高明得多，連番變故之下，目前他身後只剩了寥寥五六十人了，尙幸黃天都帶來的那三十六個少年人，在林子玉領導之下，依然聲色不動的守住陣脚。

朱五絕暗暗忖道：「最可怕的還是那老狗一綫天，且讓我拏話扣住他，使一綫天無法出手，想來脫身不是無望。」

心念電閃，打定主意，睛光亂閃的道：「此話當眞？」

宋曉峯道：「當着天下羣雄之前，難道還會騙你。」

朱五絕道：「我要『七星會』一句話，你我勝負一分之後，任何人不得阻攔我們離去。」

一綫天朗聲一笑道：「朱五絕，只要你有本事勝得宋曉峯，老夫代表『七星會』發言，給你一個東山再起的機會。」

朱五絕陰陰的一笑道：「我要是把宋曉峯當場殺死了呢？」

一綫天哈哈一笑道：「朱五絕你怕老夫放不過你是不是？」

朱五絕道：「你與宋曉峯有父子之情，使人不得不有此顧慮。」

一綫天道：「你放心，老夫說過的話，一定算數，只要你殺得了宋曉峯，老夫不但今天任你離去，而且今生今世，也不親手對付你。」

一綫天實是一片菩薩心腸，因見黃天都所訓練的那批少年人，個個都是年靑有爲之士，並無惡行劣跡，將來不難使他們變化氣質，相助宋曉峯造福武林，如果混戰起來，難免玉石俱焚，甚是可憫，因此，乃命宋曉峯獨戰朱五絕，以免多所殺傷了。

朱五絕心中暗喜，但他却不馬上點頭，沉思了一陣，道：「你口中說再不親手對付我，如果你隱於暗中對付我，那我更是防不勝防了。」

一綫天微微一笑，說道：「那你的意思是？」

朱五絕一狠心，沉聲道：「我如殺死了宋曉峯，我要你當場自絕，陪他一死，永絕後患。」

虧他說得出口，這時，大家都覺得朱五絕這人太厲害了，只怕一綫天難以將就他。

詎料，一綫天縱聲大笑道：「朱五絕你倒會打如意算盤……。」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笑聲一歛，沉聲道：「好！老夫答應你了。」

朱五絕撩起衣襟，取出一條形狀烏黑，似鞭非鞭，似劍非劍兵刄，他這兵器，柔軟如帶，頂端尖銳似劍，但通體渾圓似棍，看不出有何奇特之處。

宋曉峯與他相處了不少時日，竟不知他暗中還帶得有這種奇形兵器，心知朱五絕什麼事都深藏不露，這條兵器其中一定也不會簡單，心中驚念立生，不敢絲毫大意。

朱五絕便不再說話，舞起兵器幌肩疾進，直向宋曉峯撲去。

宋曉峯一看朱五絕撲了過來，立時清嘯一聲，「紫彩玉簫」，幻起一片紫霞，

疾迎上去。

宋曉峯與朱五絕過手非止一次，朱五絕過去都沒有用過這種兵器，所以宋曉峯絲毫不敢大意，手中幻起一片紫霞，看似盡力搶攻，實則乃是虛張聲勢，以守爲攻，靜測朱五絕虛實。

朱五絕也深知宋曉峯的能耐，知道普通招術在宋曉峯面前，絕對討不了好，所以一下來，就使出了眞實本領，他不但要出奇制勝，而且要速戰速決，他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生怕夜長夢多，又生變化。

朱五絕使開手中那根似劍非劍，似鞭非鞭的怪兵器，使出一套從來沒有在人前顯露過的怪招，如網捕魚，一上來就把宋曉峯罩在舞起的烏光之中。

朱五絕兵器一亮，見多識廣的一綫天已是對那兵器一皺眉頭，沉思起來，兩人一動上手，朱五絕怪招連環而出，搶盡了先機，攻得宋曉峯節節後退，不由得一綫天心情一沉，轉頭向丐帮帮主施一平道：「老花子，想不到你竟把這種絕毒的兵器和招術都弄來給他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一怔道：「這是什麼兵器，我老花子可從來沒有見過，那裏是我弄給他的。」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口宣佛號道：「這可是失傳了二百多年的魔教至寶『七煞天羅』？」

一綫天輕嘆一聲，道：「如果兄弟沒有看錯，那正是魔教至寶，鬼哭神愁的『七煞天羅』。」

凡聽說過「七煞天羅」的人不由齊是一驚，南方俠隱李公旦，更是失聲叫道：「『七煞天羅』！宋曉峯可知道應付之辦法？」

一綫天心情沉重的搖搖頭，說道：「兄弟只知『七煞天羅』身具七種奇巧惡毒的裝置，至於七種奇巧惡毒的裝置究竟是什麼，兄弟就不知道了，更談不上應對之策，至於宋曉峯只怕連『七煞天羅』都不識得呢。」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接口說道：「老衲對那「七煞天羅」的七種裝置，倒是從敝派典籍中，畧知一二，但也不知應對之策。」

丐帮帮主施一平急口道：「事急燃眉，已經沒有時間討論了，老和尚你知道多少，就快快傳音告訴宋少俠吧！」

老花子深感有眼無珠，至有今日的朱五絕，愧急之下，口不擇言，也就忘了客氣和禮貌，直稱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爲老和尚了。

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望着丐帮帮主施一平微微一笑，道：「施帮主說得甚是，老衲馬上告與宋少俠知道。」言罷，雙目一閉，默運神功，盡其所知告與宋曉峯知道。

就這片刻之間，宋曉峯與朱五絕已經動手了數十招，朱五絕招術雖然怪異凌厲，一輪猛攻下來，由於宋曉峯的穩扎穩打，謹守門戶，一時之間朱五絕竟然未曾奈何得了他。

朱五絕心中暗暗笑罵道：「宋曉峯，老子是先給你一點甜頭吃一吃，到時候，你就知道老子的厲害了。」

又是十幾招下去，朱五絕手中「七煞天羅」忽然攻出一招「烏龍出洞」，「七煞天羅」一甩頭，奔向宋曉峯腦門大穴，自身却同時現出一道空門。

這時，宋曉峯已經少林掌門人百空禪師指點，知道朱五絕手中這根「七煞天羅」身具七種惡毒殺着，心中大是驚凜，雖看出朱五絕空門大露，却不敢尋隙而入，深恐中了朱五絕誘敵之計，雙肩一晃，斜身讓開朱五絕這一招。

朱五絕突地長嘯一聲，騰身而起，宋曉峯心頭一震，只見朱五絕手中那根「七煞天羅」輕響一聲，從頂端炸裂開來，吐出一張輕絲大網，迎頭壓蓋而下。

同時，「七煞天羅」連響，接着噴出一片白霧，白霧之中銀光閃閃，是一蓬見血封喉的毒針，毒針之後，又是滿天紅雨，洒落而下。

朱五絕一出手就使出了四種惡毒的裝置，宋曉峯但覺四方八面都是狂風暴雨，有如陷身於天羅地網之中，逃生無望，抗拒無能……。

關心宋曉峯的人無不大驚失色，趙靈燕更是大叫一聲，搶身向場中撲去。

就在這時候，朱五絕手中「七煞天羅」忽然又發出一聲炸裂之聲，只見朱五絕手中「七煞天羅」冒出一股藍煙，朱五絕大叫一聲，從半空之中直栽倒下來。

他身子一動，帶動了手中所發出的那張輕絲大網，輕絲大網一斜現出一絲空隙，宋曉峯竟在那幾種惡毒暗器及身之際，閃電般穿隙而出。

宋曉峯射出三四丈外，只見原來立身之處已是一片火海，朱五絕倒身火海之中，慘號了幾聲，便一命嗚呼，葬身於火海之中了。

敢情，那「七煞天羅」久年不常使用，在發射四種裝置之後，繼續發射天雷地火，化形砂之際，機簧忽然失效，朱五絕心狠手辣，還怕前面那四種裝置殺不死宋曉峯，拚命的用內力按壓卡簧，卡簧一斷，觸發了天雷，天雷炸開了護套，洩出地火和化形砂，害人不着反害己，朱五絕自己先着了地火和化形砂，反而給宋曉峯死裏逃生，脫險而去。

這時，趙靈燕已撲身而到，抱着宋曉峯，人却反而昏倒在宋曉峯懷中了。

丐帮帮主施一平睜眼望着被地火燒死的朱五絕，身體也慢慢化作一陣輕煙，不由唏噓中又流下二行老淚。

忽然，一陣山風刮來，那陣輕煙隨風飄蕩，頃刻之間，消失不見。

接着，一片雷動歡聲掀了起來……。

（全書完）

·名著預告·

新派俠情
中篇故事

青山血影

東方英·著

千古英雄人物

滾滾江河滔天恨

秦紅·文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涂香香、丘惠珠原擬偵查寇氏，詎反遭擒擄，被囚於地室，翌日，磨刀老人接過寇氏送來的飯團，與林笛歌、温兆祺、程哲彥三位堡主分享，吃後，發覺全身酥軟無力，知在那些飯團中，被殺人魔下了軟骨散，至是對寇氏不無懷疑，但全身疲乏欲死，雖疑亦不能有所作爲，詎禍不單行，就在此際，管承義驀地現身，要殺他們，當管承義舉劍刺向程哲彥之際，突自林中飛出一把柳葉刀把管承義刺死，磨刀老人等忖想是殺人魔救了他們，林笛歌不禁有感而發的說覺得殺人魔並不是壞到毫無人性的——

磨刀老人點點頭道：「不錯，譬如這次，她要殺死大刀王松，老朽覺得頗有『擒奸發伏』的味道。」

温兆祺道：「但殺害涂、丘、歸、華四位大俠，又該作何解釋？」

磨刀老人搖搖頭，苦笑道：「這個老朽就不得而知了。」

温兆祺嘆道：「他們四位俠譽素著，若說曾經幹下甚麼罪惡，温某實在不敢相信！」

磨刀老人點頭道：「老朽亦有此感，別人老朽不清楚，華大俠却是老朽認識十多年的朋友，從他的言行及氣質上看，實在不是個外貌端正，而內藏奸詐之人。」

程哲彥忽然道：「五哥，咱們如何處理這具屍體？」

温兆祺道：「咱們現在一點力氣都沒有，要如何處理呢？還是暫時不管他吧，等咱們體力恢復後，再爲他掩埋便了。」

程哲彥正要再說甚麼，忽聽左方樹林中，傳出一陣「沙沙」聲響，似有數人穿林而來，不由面色一變，低聲急道：「有人來了！」

「言方畢，林中杲然走出兩個人來。

一個是「武林豪客歸揚銘」！

一個是「大儒俠華玄圃」！

他們用一條木棍抬着一件東西，大大方方的走了過來！

那東西用一塊布包着，但從其形態上看，分明卽是大家期待已久的石像——大刀王松的石像！

磨刀老人和温、程、林三人不禁瞠目而視，雖然他們早已料到殺人魔和她四個「死神」卽將公然出現，但這時一看到「武林豪客歸揚銘」和「大儒俠華玄圃」這兩個「死神」，心中仍有無限驚奇。

這是他們四人首次見到已死的歸揚銘和華玄圃出現，他們眞的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爲現在看到的歸揚銘和華玄圃，和他們以前見到的歸揚銘和華玄圃，的確是一模一樣，難辨眞僞！

他們目瞪口呆的望着，恍似見了鬼，渾身均有一種冷悚悚之感。

而歸揚銘和華玄圃這兩個「死神」對他們却無驚奇之感，倒是在看到管承義的屍體時，面上才露出駭異之色。他們抬着那件東西走到四尊石像之前，輕輕的放下，立時一齊把視綫投注到管承義屍體上，顯然對管承義的死在鬼門關上甚感驚奇。

歸揚銘脫口問道：「是誰殺了他？」

磨刀老人沒有回答，温、程、林三人也沒有回答，他們四人一眼不瞬的盯着他們兩人，很想明白眼前的這兩個「死神」到底是眞的歸揚銘和華玄圃還是假的歸揚銘和華玄圃。

歸揚銘視綫由管承義的屍體上移到他們臉上，詫聲道：「是你們殺的麼？」

磨刀老人收攝一下震盪的心神，開口答道：「不是！」

歸揚銘叫道：「是啊！你們現在一隻小鳥也打不死，怎麼能殺死他呢？是誰殺死他的？」

磨刀老人微笑道：「是誰，兩位還不明白麼？」

歸揚銘神色一動，轉向華玄圃望着，道：「華兄，看情形，咱們的計劃要稍爲改變一下了？」

華玄圃輕唔一聲，目注磨刀老人道：「你們看見她了麼？」

磨刀老人道：「沒有。」

華玄圃道：「這姓管的要殺害你們四人時，突然一把飛刀射到——是不是？」

磨刀老人點頭道：「對了。」

華玄圃道：「那把飛刀呢？」

磨刀老人取出柳葉刀送給他看，說道

：「就是這一把，你們應該認得它的主人吧？」

華玄圃看了之後，神色微變，轉顧歸揚銘道：「歸兄說的對，咱們確實不能按照原定計劃行事了。」

歸揚銘冷笑一下，道：「哼，她眞精靈！」

磨刀老人默察他們神色，畧畧猜知他們原來有所打算，但因管承義之死而只好作罷，可是猜不出他們打算幹甚麼，忍不住問道：「兩位計劃幹甚麼呢？」

華玄圃冷冷道：「你們運氣很好。」

磨刀老人道：「怎麼說呢？」

華玄圃道：「因爲你們本來要死，但現在死不了。」

磨刀老人不知他們原打算下手殺死温、程、林三人，還以爲他說的是殺人魔的及時趕到解救之事，當下笑了笑道：「她甚麼時候來？」

華玄圃道：「明早。」

磨刀老人凝望他道：「閣下不是老朽的老朋友華玄圃吧？」

華玄圃詭然一笑，道：「你看是不是呢？」

磨刀老人道：「我看不是，大儒俠華玄圃沒有像閣下這麼滿身邪氣。」

華玄圃嘿嘿笑道：「不是邪氣，而是死氣！」

磨刀老人道：「你們易容術十分高明，這使老朽想起了一個人……」

華玄圃道：「誰？」

磨刀老人道：「千面書生諸葛棠。」

華玄圃道：「他怎樣？」

磨刀老人道：「只有他的易容術才能做到使人難辨眞僞的地步，你們四人之中，一定有一個是千面書生諸葛棠。」

華玄圃「哦」了一聲，竟未表示甚麼，轉對「歸揚銘」說道：「歸兄，咱們把石像立起來吧。」

說畢，俯身去解開那尊用布包着的石像。

刹那間，石像顯露出來了！

果然是大刀王松！

這尊大刀王松的石像是直立的，面部作痛苦哀號之狀，雙手撫向小腹，而小腹下凹進一個窟窿——命根子被挖掉了！

温、程、林三人看得瞠目結舌，驚駭萬分。

磨刀老人搖頭嘆息，道：「這太殘酷了，殺人魔何不給他一些面子，乾脆一刀將他殺了呢？」

歸揚銘咧嘴一笑，道：「他應該這樣死！」

他帮着「華玄圃」將大刀王松的石像抬到大儒俠華玄圃的石像旁邊放下，退後三步打量一番，笑道：「行了，咱們下去吧！」

兩人都不再理會磨刀老人四人，一個荷起木棍，一個拾起地上的那塊布和繩子，舉步便欲下山。

磨刀老人道：「等一下！」

華玄圃停住脚步，掉頭不耐煩地道：「甚麼事？」

磨刀老人道：「老朽可否請敎一個問題？」

華玄圃問道：「你想明白甚麼？」

磨刀老人咳了一聲，道：「關於那位寇女士……」

華玄圃木無表情道：「她怎樣？」

磨刀老人道：「她是不是殺人魔？」

華玄圃冷冷道：「是或不是，明早自可知道，現在何必多問！」語畢，邁步而去。

轉瞬間，他和歸揚銘已走入密林中，隱沒不見了！

温兆祺這才發出一聲驚叫，道：「我的天啊！原來大刀王松將被去勢而死，這太殘酷了！」

磨刀老人凝容一嘆道：「是的，雖然老朽覺得他的死罪有應得，但用這種方法把他處死，實在太不人道了。」

程哲彥道：「看此情形，大刀王松是因犯了淫行才招致這種下場。」

磨刀老人點頭說道：「不錯，可能以前有個女人被他欺騙了，現在那個女人託殺人魔報仇，要割掉大刀王松的命根子洩憤。」

林笛歌道：「而那個女人必是姊妹會中之人！」

磨刀老人又點頭道：「是的，那個女人被大刀王松騙去貞操之後，境況一定十分悽慘，因此加入了姊妹會。」

温兆祺道：「如果說，殺人魔是受姊妹會那些老婦人的託請代她們報仇，那麼今後恐怕還有不少人要被殺害了。」

磨刀老人道：「不錯，要是咱們無法阻止殺人魔這種瘋狂的殺人計劃，今後每年七月一日仍將有一人要慘死於此。」

温兆祺苦笑道：「咱們已無法阻止她了。」

林笛歌道：「芮兄，剛才那個『華玄圃』不是眞正的大儒俠華玄圃麼？」

磨刀老人道：「從相貌上看，他的確與大儒俠華玄圃一模一樣，不過，老朽敢說他一定是假的，那是一種很高明的易容術！」

林笛歌道：「芮兄向他提到的『千面書生諸葛棠』是何許人？」

磨刀老人道：「一個精於易容術的人物，武功亦十分了得，他的易容術天下無人能出其右，能够把一個人改變得像另一個人一樣，七八年前老朽還見到他一次，後來就沒聽到他的消息了。」

林笛歌道：「是黑道人物麼？」

磨刀老人道：「是的，有一次他酒後發下豪語，說他可憑易容術這門功夫稱霸天下，是個野心勃勃的人物。」

程哲彥道：「剛才他們看了射殺管承義的那把柳葉刀後，說已不能按照原定計劃行事，這話不知是何意思？」

磨刀老人搖了搖頭，道：「老朽也聽不懂。」

程哲彥道：「還有一點程某也百思不解，他們和殺人魔應該常在一起，何以殺人魔射殺管承義他們會不知道呢？」

磨刀老人道：「正是，這一點的確叫人想不通。」

温兆祺道：「只有一個解釋——管承義不是殺人魔殺的！」

磨刀老人道：「可是，從他們的表情上看，好像他們已默認殺死管承義的是殺人魔呀！」

温兆祺道：「但在『默認』之後，那『歸揚銘』却面現冷笑說：『哼！她眞靈精！』這句話的口氣，似乎對殺人魔不太尊敬吧？」

程哲彥道：「對，我也覺得他這句話很怪，所以他說的『她』也許不是殺人魔呢。」

磨刀老人道：「假如不是殺人魔，那麼殺死管承義的會是誰？她爲何不肯現身與咱們相見？」

林笛歌苦笑道：「事情愈來愈撲朔迷離了，但不管怎樣，明天早上一切便可揭曉啦！」

温兆祺仰頭望望已呈深藍色的夜空，說道：「王少鏢頭好像已去了兩個多時辰了吧？」

林笛歌道：「不錯，如以路程計算，早應該回來了。」

程哲彥道：「他不回來，即表示寇女士那邊已生變故……」

温兆祺長嘆一聲道：「成智雄他們兄妹的情況不知怎樣？」

林笛歌說道：「五哥不必担憂，殺人魔既然不傷害咱們，諒必也不會傷害他們的。」

温兆祺又嘆氣道：「但願如此，萬一他們有個三長兩短，咱們如何對得起在九泉之下的大哥？」

這一句話，聽得林笛歌和程哲彥面容一黯，感傷的沉默下來。

夜漸深，山風漸大，吹得四周草木張牙舞爪，發出鬼哭神嚎的聲音！

不覺間，天上的眉月已昇到中天——午夜已過，七月一日來臨了！

磨刀老人開聲道：「現在是『開鬼門』的時候了吧？」

程哲彥道：「是的，遊魂孤鬼要出來覓食啦！」

磨刀老人道：「據說每年這個時候，各地死的人特別多，尤其是自盡的人。」

程哲彥道：「正是，有的人會無緣無故去上吊，有的人去投河，這是所謂鬼魂在『找替身』！」

磨刀老人道：「唔，這意思是說：死在河裏的鬼魂不得超脫，痛苦不堪，因此乘這時候找個替身，以便獲得解脫。」

温兆祺笑道：「芮兄也相信這些怪誕不經的傳說麼？」

磨刀老人道：「老朽不信，不過——你聽，妖魔鬼怪已經到啦！」

不錯，有兩條黑影由黑暗的樹林中走出來了！

這兩條黑影走得很慢，遠遠望去，似是右邊一個攙扶着左邊那一個。

他們一步一步朝石像走過來。

俄頃，已走到近處，他們的面貌已清楚的顯現出來了！

一個是以「死神」姿態出現的大儒俠華玄圃。

一個是大刀王松。

華玄圃宛如鬼魂一般，面上木無表情，攙扶着軟弱無力的大刀王松走到了石像之前——他自己的石像之前！

温兆祺忍不住叫道：「王總鏢頭！」

大刀王松恍如未聞未見，只是低垂着頭。

這時，只聽華玄圃開口冷冷道：「坐下！」

大刀王松應命坐下，坐在他自己的石像之前。

華玄圃看都不看磨刀老人等一眼，轉身一步步走去，轉眼已消失於剛才來的那片樹林中，像鬼魂一樣的消失了。

大刀王松低頭坐着不動，如待死之囚，面上白得沒有一點血色！

温兆祺見華玄圃將他帶到之後，即逕自離去，不由驚惑萬分，又開聲道：「王總鏢頭，你怎麼啦？」

大刀王松慢慢抬起頭來，痴痴呆呆的望着温兆祺，好像記不起温兆祺是誰，沒有開口答話。

温兆祺道：「王總鏢頭不認得温某了麼？我是七劍堡的温兆祺啊！」

大刀王松似乎記起來了，面容畧畧一動，但旋又低下頭去，狀甚慚愧頹喪。

温兆祺道：「王兄，你是否也吃了軟骨藥？」

大刀王松低頭不語，看其神情，好像除了等死之外，天底下再也沒有甚麼東西能引起他的興趣了。

温兆祺不禁大聲說道：「王兄，你說話呀！」

大刀王松還是低頭不答。

温兆祺着急地道：「唉！王兄你到底怎麼了？莫非你啞穴受制麼？」

大刀王松搖搖頭。

温兆祺見他搖頭，大喜道：「那麼，請回答我們幾個問題好麼？」

大刀王松又搖搖頭。

温兆祺一愕道：「怎麼回事？你爲甚麼都不說話呀？」

磨刀老人看得忍耐不住，突然沉聲冷笑道：「姓王的，你還認得我麼？」

大刀王松點點頭。

磨刀老人冷笑道：「很好，你是要死的人了，咱們那筆舊帳可以就此一筆勾消，但是現在看你的樣子，使我益發感覺到你根本不是個男子漢大丈夫，你是沒種的小人！」

大刀王松又點點頭。

磨刀老人冷哼一聲道：「你如果還有些男子氣概，就該把殺人魔和華雲翔他們的情況告訴我們！」

大刀王松終於開口了，緩緩說道：「他們很好，不久即可獲釋。」

磨刀老人冷聲又道：「你見到你兒子沒有？」

大刀王松搖頭道：「沒有，我不想見他……」

磨刀老人道：「他是否也被殺人魔抓去了？」

大刀王松點頭道：「是的，不過馬上就會和華雲翔等一起獲釋，他將去歇神灘等候撈取我的屍體……」

他畧停片刻，忽然掉下眼淚道：「芮兄，小弟對不起你，小弟對你做了許多忘恩負義的事，現在小弟所能償還你的，就是讓你看着小弟受刑了。」

說罷，抱頭痛哭起來。

磨刀老人毫無同情之色，冷冷道：「殺人魔是誰？她爲甚麼要殺你？」

大刀王松不答，只是痛哭。

磨刀老人冷笑一聲道：「你不敢說，是麼？」

大刀王松嚎哭着說道：「我王松該死，沒有甚麼可再說的，我只恨不得立刻就死去……」

磨刀老人道：「殺人魔是誰？」

大刀王松啞聲道：「她……她已經到了！」

不錯，殺人魔已經到了！

她像個幽靈一般，突然不聲不响的來到了磨刀老人四人的身後，啓口道：「要見我，掉過頭來！」

磨刀老人和温、程、林三人心弦一震，霍然掉頭，就看到了他們期待已久的殺人魔！

她穿着一身黑服，手握一柄長劍，頭上戴着一頂寬邊圓草帽，帽前圍罩一方輕紗，隱約可見其面貌，神秘中透着幾分風姿綽約的氣質！

磨刀老人大吃一驚道：「啊，妳是寇女士！」

寇氏點點頭，發出冷冰冰的笑聲道：「不錯，我就是殺人魔！」

磨刀老人面上痙攣一下，凝容長嘆一聲道：「老朽早該想到妳是……」

寇氏哈哈笑道：「我對你們並不壞，這些日子，我燒飯給你們吃，對你們的招待可說很够了！」

磨刀老人道：「妳就是姊妹會的主持人？」

寇氏道：「是的，法號妙蓮。」

磨刀老人面色一沉道：「出家人這樣大開殺戒，不怕佛祖把妳打下十八層地獄麼？」

寇氏道：「我寧願入地獄，也要殺[illegible]天下這些該死的男人！」

磨刀老人怒道：「涂、丘、歸、華有何該死之罪？」

寇氏道：「他們四人都有子女，所以我不願宣佈他們的罪狀。」

磨刀老人道：「妳是爲自己報仇？是爲別人報仇？」

寇氏道：「都有！」

磨刀老人義正詞嚴地道：「妳要殺人報仇就不該遁入空門，妳玷污了佛門的清譽！」

寇氏笑道：「我們只不過是帶髮修行罷了，不敢自命是佛門弟子。」

磨刀老人沉聲道：「妳自以爲殺的是爲非做歹之輩，但是妳無權殺人，只有官府才有權定人死罪，再說殺人不過頭點地，妳却以殘酷的手段來殺害人，妳不覺得這樣做太違悖天理麼？」

寇氏歛容，冷冷道：「我是在替天行道，懲治惡徒，使天下人引以爲戒，讓他們知道爲非做歹便不得好死。」

磨刀老人咄咄相逼地說道：「妳有何資格替天行道？妳如何証明，妳做的全是對的？」

寇氏道：「我問心無愧就是了。」

磨刀老人冷笑道：「問心無愧？哼，許多人都以爲問心無愧，但其實是大錯特錯了！」

寇氏道：「我雖然殺人，但也曾救過不少人，譬如你們四人，昨天我就曾救了你們的性命。」

磨刀老人道：「救人是功德，殺人是罪惡，妳只可救人，無權殺人！」

寇氏笑道：「你不必說得這麼義正詞嚴，難道你過去不曾殺過人？」

磨刀老人道：「老朽確曾殺過人，但都是在自衞的情況下殺的，從來沒有像妳這樣蓄意殺人，而且使用如此慘無人道的手段！」

寇氏道：「你認爲我的手段慘無人道，但是將要被我處死之人却不以爲如此，他們都心甘情願接受我的處罰——王總鏢頭，你說是不是呢？」

大刀王松點點頭。

寇氏笑道：「看到沒有？他都不以爲我的手段殘酷，你們局外人又何必嘵嘵不休？」

磨刀老人道：「他犯了甚麼罪，妳要這樣處死他？」

寇氏轉望大刀王松道：「王總鏢頭，你願意讓他們知道你是因何而死的麼？」

大刀王松慘笑道：「我已是將死之人，你何必再給我難堪？」

寇氏回對磨刀老人道：「你看，是他不願說的，可不是我不願告訴你們。」

磨刀老人嘆了口氣，轉問道：「華雲翔他們四人怎樣了？」

寇氏道：「他們此刻已在趕返歇神灘的途中，將協助王健一撈取這位王總鏢頭的屍體。」

說到這裏，臉色一正，繼道：「你還有甚麼要問的麼？」

磨刀老人搖頭道：「沒有了。」

寇氏道：「那麼，我要行刑了！」

說着，拔出長劍，舉步朝大刀王松走過去。

「啊唷！」

驀然，山腰傳來一聲慘叫，好像有人被殺害了！

温兆祺一驚道：「那是甚麼？」

寇氏道：「沒甚麼，大概是有武林人想闖上來看我行刑，被我那四位死神格斃了。」

温兆祺道：「妳爲甚麼不讓人上來觀看？」

寇氏道：「人一多，便會妨碍我的行動，再說，我也不喜歡有太多的人看到我的盧山眞面目，因爲我以後還要繼續殺人呢！」

磨刀老人接口道：「說到妳那四位死神，老朽倒要請教妳一個問題。」

寇氏微微一笑道：「你說吧！」

磨刀老人道：「妳爲何要他們冒充作涂、丘、歸、華四位大俠？」

寇氏道：「關於這個問題，由於他們已決定不再冒充涂、丘、歸、華四人，所以我可以告訴你們了，他們冒充爲涂、丘、歸、華四人並無特別用意，只想讓大家疑神疑鬼罷了。」

磨刀老人道：「他們是誰？」

寇氏搖頭道：「恕難奉告。」

磨刀老人道：「老朽已知其中一位是『千面書生諸葛棠』！」

寇氏笑道：「其餘三位，不久的將來，也許你也會知道。」語聲微頓，脆笑一聲道：「好了，時候已到，我要開始行刑，諸位好好欣賞吧！」

磨刀老人說道：「且慢，老朽有個要求。」

寇氏注目問道：「嗯？」

磨刀老人道：「老朽希望妳不要折磨他，給他一個痛快，一劍把他宰了。」

寇氏搖頭道：「不行，託我報仇的那位老婦人要他這樣死，我必須照辦！」

語畢，回對大刀王松，聲調一沉道：「王總鏢頭，你站起來吧！」

大刀王松站了起來。

他面色慘白如紙，但却又表現得十分鎮靜，好像一位視死如歸的義士。

寇氏舉劍一指北方，說道：「百步外便是絕崖，你往絕崖下跳落，屍體便會順江流下。」

大刀王松顫聲道：「我知道，妳……妳快動手吧！」

寇氏冷聲道：「希望你來世，做個好人吧。」

大刀王松閉上眼睛道：「是，但願……但願能不使妳失望……」

磨刀老人低頭不敢再看，因爲他知道寇氏就要出手行刑了。

温、程、林三人亦不忍卒睹，也把頭低下去。

×　×

華雲翔，歸志彪，王健一及涂丘二女的確已被釋放了。

就在寇氏出現於鬼門關上之際，金頭陀進入草屋地下室，將他們放了出來。

但是，他們體力尚未恢復，無法採取任何行動，尤其是王健一，他在昨天黃昏時分被寇氏制服，被灌下一碗軟骨藥，這時連站都站不住。

金頭陀將他們五人帶出草屋，面露詭笑道：「華雲翔，你知道現在是甚麼時候了吧？」

華雲翔道：「現在該是七月一日凌晨了。」

金頭陀笑道：「不錯，寇氏此刻已到了鬼門關上，她吩咐洒家在這個時刻釋放你們，讓你們趕回歇神灘，以便王健一爲父收屍！」

王健一聽了心如刀割，突然厲聲道：「你們不能殺害我父親！」

也許是急怒攻心和悲憤過度，吼叫一聲之後，忽然就昏厥過去了。

華雲翔連忙上前扶着他，在地上躺了下來，叫道：「王兄！王兄！你醒醒！你醒醒……」

金頭陀對王健一的昏厥視若無睹，接着道：「據寇氏說，你們三人將在今天晌午恢復體力，所以到時候你們可幫着王健一撈取他父親的屍體。」

涂香香叫道：「我們現在無力走路，怎麼能趕回歇神灘呀！」

金頭陀哈哈一笑，道：「這一點，寇氏已爲你們想到了，你們用不着走路，有船可坐！」

涂香香問道：「誰來開船？」

金頭陀道：「自然有人開船——現在你們一起跟洒家來吧！」

說罷，探臂一把攬起王健一，邁步向江邊走去。

華雲翔、歸志彪及涂丘二女只得隨後跟去，他們都明白已不可能赴去鬼門關遏阻殺人魔殺害大刀王松，現在可能做的，當眞只有去歇神灘等着撈取大刀王松的屍體一途而已了。

他們甚至都不再發脾氣，因爲在這無力反抗的情況之下，生氣是多餘之事。

一行人來到江邊，果見江邊停泊着一艘漁船——一艘可乘坐七八人的大漁船！

船伕是個老頭子，他見華雲翔等人到來，連忙放下跳板，讓他們上船。

金頭陀先將王健一帶上船，然後跳回岸上，說道：「船資已付過了，祝你們一路順風！」

華雲翔，歸志彪和涂丘二女沒吭氣，魚貫上船坐下，默默忍受他的調侃。

老船伕見他們坐好之後，隨即收起跳板，將船撐離岸邊，即順流而下。

轉瞬間，船已駛出數十丈，看不見站在岸邊的金頭陀了！

丘惠珠苦笑道：「哼，咱們眞像一羣鬥敗了的公鷄……」

歸志彪嘆道：「可不是，咱們是一敗塗地了！」

涂香香道：「他說咱們可在今天晌午恢復體力，這話不知是眞是假？」

歸志彪道：「大概不假，否則咱們如何能够幫王少鏢頭收屍呢。」

涂香香道：「磨刀老人等，此刻不知道怎樣了，殺人魔不會連他們也一起殺了吧？」

歸志彪道：「大概不會，他們已不能動手，殺人魔沒有殺害他們之理。」

涂香香轉對華雲翔道：「喂，華雲翔，你爲甚麼不說話呀？」

華雲翔苦然一笑，說道：「妳要我說甚麼呢？歸兄說的不錯，咱們已是一敗塗地了……」

涂香香道：「你不打算跟她鬥了？」

華雲翔毅然道：「當然還要跟她鬥下去，等咱們恢復體力之後，再跟她鬥個明白。」

丘惠珠忽然向那駛船的老船伕道：「老人家你是在江上捕魚的麼？」

老船伕點頭答道：「是的。」

丘惠珠道：「你認識殺人魔？」

老船伕一呆道：「姑娘妳說甚麼？誰是殺人魔啊？」

丘惠珠道：「就是住在江邊草屋裏的那個婦人，你認識她麼？」

老船伕搖頭道：「老漢不認識，昨天那位師父找上老漢，給了老漢十兩銀子，吩咐老漢開船去那邊等候，說有人要去歇神灘，老漢就來了，至於他是甚麼人，老漢却毫無所知。」

丘惠珠問道：「由此去歇神灘，要多少時間可到？」

老船伕道：「不要多久，兩個時辰就可到達，大約是天亮的時候。」

丘惠珠沉思半晌，轉向華雲翔道：「我有個主意，咱們不要回歇神灘，請這位老人家掉頭駛往鬼門關如何？」

華雲翔道：「來得及麼？」

丘惠珠道：「阻止殺人魔殺人可能已來不及，不過咱們總得去鬼門關看看磨刀老人等人。」

華雲翔道：「假如王總鏢頭已被殺害，咱們溯江而上，不知道能否找到他的屍

體？」

丘惠珠道：「應該可以找得到，由此到鬼門關江面狹窄，咱們多注意一下，大概不會錯過的。」

華雲翔見王健一已甦醒，便向他問道：「王少鏢頭意下如何？」

王健一頹喪地道：「好的，但願還來得及趕上鬼門關阻止殺人魔殺害家父。」

華雲翔道：「少鏢頭須要考慮的是：這一帶江流湍急，也許咱們無法即時撈取令尊遺體。」

王健一道：「現在先不要顧慮這些，在下不能就此罷休，可以趕去鬼門關，總得趕去看看！」

華雲翔點點頭，轉對老船伕道：「老人家，請掉頭，我們不去歇神灘了。」

老船夫一怔道：「不去歇神灘？」

華雲翔說道：「是的，我們要去鬼門關。」

老船伕道：「可是，那位師父吩咐老漢送你們去歇神灘的呀！」

華雲翔道：「這個你別管，咱們現在要去鬼門關，你快掉頭吧！」

老船伕不大樂意地說道：「說好了要去歇神灘，怎麼臨時又變卦了？鬼門關那邊江水湍急，要把船回到那邊，可十分吃力呢。」

一面說，一面掉轉船頭，改向上游駛去。

華雲翔道：「你老開快一些，我們會再給你一些銀子的。」

老船伕聽了才不再嘮叨，笑笑道：「這種漁船，要快也快不了——你們要去鬼門關幹什麼？聽說那裏常有歹徒出沒殺人哩！」

華雲翔道：「我們要去鬼門關上救一個人。」

老船伕問道：「救誰？」

華雲翔一指王健一道：「他父親被歹徒抓去了，可能會被殺害，因此我們要去救人。」

老船伕吃驚道：「你們若跟歹徒打起來，老漢豈不遭殃？」

華雲翔道：「不會，歹徒們是在鬼門關上，不是在江邊，你老人家把我們送到鬼門關下的江邊，即可回去。」

老船伕「哦」了一聲道：「這還好，不過看你們五人個個軟弱無力，怎麼能跟歹徒打架呢？」

華雲翔說道：「這個……我們自有辦法……」

丘惠珠接口道：「老人家，現在大約是甚麼時候了？」

老船伕仰頭望了望夜空，答道：「大約是已交丑時了，還有兩個半時辰，天才會亮。」

丘惠珠道：「要是有一件東西在子時正由鬼門關落水，大約多久可以飄流到這裏？」

老船伕道：「這要看是甚麼東西，東西輕飄流快，東西重飄流就慢。」

丘惠珠道：「譬如是人的屍體？」

老船伕說道：「那大概快飄流到這裏了。」

丘惠珠道：「那麼，請你留意一下如何？」

老船伕問道：「留意甚麼？」

丘惠珠道：「假如發現有一具屍體飄流過來，請幫我們將他撈上來。」

老船伕看了王健一一眼，驚訝道：「姑娘說的屍體，莫非是……」

丘惠珠道：「不管是誰的屍體，請幫我們將他撈上來就是了。」

老船伕面有難色道：「天這麼黑，江面又這麼寬闊，怎麼看得見啊？」

丘惠珠道：「看不見，那自然沒話說，要是看見了，就請幫個忙如何？」

老船伕道：「唔，好吧。」

丘惠珠便轉對華，歸，王，涂四人說道：「現在開始，咱們要留意搜望，如果殺人魔已經下手，王總鏢頭的遺體就快飄到此處了。」

華，歸，涂三人點點頭，開始注意搜望上游江面。

王健一痛苦的抱頭流淚，精神似要崩潰了。

漁船緩緩前進，因是溯江而駛，速度甚慢，幾乎感覺不出船身在移動。

約莫行駛了兩刻時，涂香香忽然舉臂一指北方江面上，大叫道：「看！那是不是王總鏢頭的屍體？」

華，歸，王，丘四人心頭一跳，轉順頭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卻看不到甚麼，齊聲急問道：「在哪裏？在哪裏？」

涂香香叫道：「就在十幾丈外的江面上——咦，沉下去了！沉下去了！」

華雲翔一面運目搜視，一面問道：「妳看是甚麼樣子？到底是不是呢？」

涂香香道：「我只見到一個黑黑的東西浮現了一下，好像是屍體，又好像是木頭……」

王健一緊張地道：「到底是屍體還是木頭？」

涂香香顰眉道：「我不知道，我實在看不清楚。」

王健一急忙對老船伕道：「老人家，請快掉頭追上去看看！」

老船伕搖頭道：「來不及了，這一帶水流動很快，不可能追得上了。」

王健一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叫道：「這怎麼辦？這怎麼辦？」

涂香香覺得有些不好意思，訕訕地道：「少鏢頭不要急，也許我看到的只是一塊木頭。」

王健一神色激動地道：「但若真是家父的遺體呢？」

涂香香道：「這個……」

華雲翔安慰道：「少鏢頭放心，歇神灘附近有一段江水很平靜，許多由上游流下去的東西，往往會靠上江邊停留不動，今天如找不到令尊的遺體，咱們可以返回歇神灘找找看。」

王健一道：「真的麼？」

華雲翔道：「真的！」

王健一長嘆道：「唉，但願涂姑娘看見的是一塊木頭……」

歸志彪一指上游道：「你們看，前面那座黑忽忽的高山，是不是鬼門關？」

老船伕說道：「不錯，那就是鬼門關了。」

歸志彪道：「快到了吧？」

老船伕道：「還早呢，別看在眼前，

最快也要再過半個時辰才能到達。」

歸志彪道：「十多里路居然要走一個多時辰，這簡直比蝸牛還慢！」

老船伕說道：「這沒有辦法，逆水行舟嘛！」

歸志彪嘆道：「要不是走不動，老子寧願走路也不坐船。」

華雲翔說道：「歸兄，你有沒有感覺到？」

歸志彪一怔道：「感覺到甚麼？」

華雲翔道：「小弟感覺到體力好像正在漸漸恢復了。」

歸志彪道：「我沒有啊！」

華雲翔道：「咱們兩人是同時喝了軟骨藥的，應該同時恢復體力才對。」

歸志彪道：「我全身還沒一有絲力氣呀！」

華雲翔站起身子，踢踢脚道：「小弟現在站着，雙脚已不發抖了。」

涂香香很希望趕快恢復體力，當下跟着站起，卻覺雙脚仍然痠軟無力，不由悲嘆一聲，又坐下道：「我不行，我還會發抖！」

華雲翔道：「那金頭陀說，我們今日才能恢復體力，現在天還沒亮，妳急甚麼呢！」

涂香香含嗔瞪了他一眼道：「哼，你說我不該急？」

華雲翔笑道：「急也沒用啊！」

王健一哀傷地道：「各位請不要再說話，多注意江上的情況！」

華雲翔四人都了解他的心情，故不敢再開口交談，當即全神貫注江上情況。

船行半個時辰，鬼門關已近在眼前了，王健一因見父親的遺體始終沒有出現，心中不免憂喜參半，憂的是可能已錯過了，喜的是父親可能未被殺害。

老船伕忽然問道：「各位打算在何處上岸？」

華雲翔道：「就在靠近峭壁下的地方吧。」

老船伕點點頭，繼續撐船前進。

華雲翔正要再開口，忽聽高處的鬼門關上傳來一片隱約的琴聲，心弦陡地一震，叫道：「你們聽，有人在鬼門關上彈琴了？」

丘惠珠凝神一聽，道：「不錯，那一定是殺人魔！」

涂香香側耳諦聽了一下，接着叫起來，道：「聽，她在唱歌呢！」

一點也不錯，殺人魔正在鬼門關上唱歌！

唱的仍是：

我住長江頭
君住長江尾
日日思君不見君
共飲長江水
此水幾時休
此恨何時已
只願君心似我心
定不負相思意……

歌聲傳到江上，雖然不大，但字字清楚，唱得十分哀怨動人！

華雲翔心頭一動凝容道：「奇怪，她怎老是唱這首歌？」

涂香香道：「她唱這首歌，一定有某種含意！」

華雲翔點點頭道：「是的，這是我第二次聽她唱這首歌了！」

丘惠珠道：「如果說她唱這首歌有某種含意的話，那麼我可以猜出她那個『君』指的是誰了。」

涂香香叫道：「對，華雲翔，你想想她住在長江上游，而令尊在長江下游，這分明表示——」

華雲翔沉聲道：「不要亂猜！」

涂香香道：「難道不是？」

華雲翔感受到侮辱，沉聲說道：「這是不可能的，家父不可能與她有過甚麼戀情！」

涂香香道：「你怎敢斷定沒有？你不是說令尊有許多事沒告訴你麼？也許令尊早年曾與她相戀，後來……」

華雲翔惱躁地道：「好了！好了！妳不要亂猜，家父是怎樣的人我最了解，他絕不是一個薄情無義之人，他也絕不會去玩弄一個女人的感情！」

丘惠珠道：「喂，你不要生氣好不好？我們並沒有說令尊薄情無義呀！」

涂香香道：「正是，也許令尊有不得不離開她的理由，她則由愛生恨——」

華雲翔眼睛一瞪道：「妳到底有完沒完？」

涂香香吐吐舌不敢再說了。

歸志彪卻笑道：「華兄，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令尊被她殺害的原因麼？也許這是一條綫索，從她的歌詞上聽來，似乎有個男人負了她，而那個男人就住在長江尾——這除了令尊之外，還會有誰呢？」

華雲翔方寸大亂，大叫道：「不！你們不要胡思亂想，我不相信有這種事！」

歸志彪道：「如果你不生氣，我還想說出我心中的一個感覺……」

華雲翔捂住耳朵道：「我不要聽！我不要聽！」

歸志彪一笑道：「不聽就算了。」

涂香香拉住他道：「他不聽，我要聽，你說吧！」

歸志彪搖頭道：「算了，我一說出來，他一定會暴跳如雷，還是不說的好。」

這時，老船伕已將漁船靠上鬼門關上的一處江邊，說道：「諸位，你們可以在這裏上岸了，由此上岸，才有路可上鬼門關。」

華雲翔道：「好，我們就在這裏上岸吧。」

老船伕把跳板放好，大嘆苦經道：「唉，這一程可累死老漢了，早知你們要來鬼門關，老漢決不做這趟生意……」

華雲翔知道他要錢，當下掏出幾塊碎銀遞給他，然後向大家一揮手道：「咱們上去！」

說着，首先踏着跳板上岸。

歸志彪，王健一和涂丘二女隨着上岸，王健一上了岸後，無力的在一塊岩石坐下，說道：「此地即是在下與成家兄妹埋伏的地方，不知他們還在不在……」

華雲翔一指眼前的一片濃密樹林問道：「他們就在那樹林中麼？」

王健一點頭道：「是的。」

華雲翔道：「那麼，即咱們快進去看看啊！」

（未完）

蕭逸・文
培新・圖

鳳暖春冰（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曹冰把徐子明擊斃後，蘇半癲約江秋與曹冰十天後到壽縣八公嶺了斷，江鳳儀恰自外回來，獲悉有人尋仇，不特對曹冰解圍之德不予致謝，且歪曲事實，硬誣曹冰串通蘇半癲謀奪江家財產，江秋信以為眞，曹冰欲辯無由，乃黯然而去。曹冰去後，江秋懸掛十日後八公山之約，心中忐忑難安，正擬與妹鳳儀商討應付之法，忽報莊外有強乞婦人，江鳳儀偕婢出見，知那婦人定非泛泛之輩，乃延之入莊，問知急需百両紋銀，江鳳儀滿口應允，她在出來時，早已預備好兩張銀票，當時探手入懷，正想掏出——

士為知已死　心存報恩忙

却見那婦人笑道：「妳既然點頭，錢我已經先收下了！」

江鳳儀心內一驚，手摸處，果然荷包內空空如也，這一驚不禁面上霍然變色。

至此那婦人才由袖內抽出兩張銀票打開細看，道：「別害怕，一張五十両，兩張正好一百両，我是一両也沒有多拿妳的！」

江鳳儀一時福至心靈，欠身道：「前輩先拿走了，正是再好不過！」

長髮婦人收下了銀票，微笑道：「人家常說江家小姐人長得美，却想不到更會說話，我告訴妳，我老人家雖然是生平愛財如命，可是却有個規矩，我不該拿的，就是萬両黃金擺在我面前，我也分文不取，可是我認為我該拿的，誰不給我也不行！」

江鳳儀含笑道：「前輩說笑了！」

婦人道：「我說的可是眞話，我拿人家的錢可也不是白拿，拿了人家的錢，總能為人家作點事！」

江鳳儀心裏可不禁在犯着嘀咕，正想開口再探對方的姓名，却見那婦人已先開口道：「我這個人還有個怪脾氣，凡是我要作的事，最不喜歡別人胡亂插手，而且一定要趕在人家前頭！」

江鳳儀丈二和尚摸不着臉的道：「前輩說的是……？」

婦人一笑道：「難怪妳聽不懂，我也就不再多說了，我們不久還能再見面，我走了！」

說完站起身子來，向室外步出！

江鳳儀道：「前輩慢走！」

婦人回頭笑道：「你這妮子，剛才怎麼樣都不叫我進門，現在又不許走，妳打算怎麼樣呢！」

江鳳儀道：「前輩言下多弦外之音，尚請開宗明義的好！」

婦人嘆了一聲道：「不是我不肯實說，是怕消息外洩，驚動了別人，搶先一步，毀了我的生意！」

江鳳儀越發的不解道：「前輩是做什麼生意……？」

婦人噗哧一笑，道：「我是賣人頭的！」

江鳳儀心中怦然一動，可是由對方嬉皮笑臉的表情，也實在難以看出她的眞實涵意！

長髮婦人一雙亮光閃閃的眸子，在江鳳儀臉上一轉，道：「妳一定要知道，我就告訴你，那是多年以前，我跟一個人打賭，我們兩個人都想抓一隻狐狸，我說我一定先抓到，他說他一定先抓到，這多年以來，我們用盡了苦心，跑遍了天涯，都摸不清那狐狸的動向，現在好不容易才發覺到那頭老狐狸來到了鳳陽……當然我不想讓我那寃家知道，以免捷足先登！」

江鳳儀已明白了八分，所謂「老狐狸」當然指的是一個人，這個人是誰？她那個打賭的寃家又是誰？這就不得而知了！

對方既然說到了這裏，往下也就實在不便再問。

婦人頓了一下，嘻嘻一笑，道：「我這多年以來，用盡了苦心，就是想領先比和我那個打賭的人一步，可是我這個寃家也不是易欺之輩，萬一他也找了來，說不定我就落得一場空歡喜！」

江鳳儀一笑道：「這位前輩的大名怎麼稱呼？」

婦人笑了笑，道：「和妳不相干的事，妳也就別多問了！我實在該走了——」

身子才轉過了一半，忽似又想起一件什麼事，道：「哦——對了！」

說時信手由左鬢上，拔下了一朶鮮花，遞與鳳儀，道：「這朶花，就算送給妳的見面禮吧！」

鳳儀接在手中，才覺得這朶海棠花，並非一般尋常花朶，看上去像是玉翠所編製而成，如非近看簡直就看不出是假的！

當時不禁楞了一下，也摸不住對方好端端的送一朶花給自己是什麼意思！

她正在細細打量手中那朶花的當兒，那個婦人却已轉身去了，等到鳳儀警覺抬頭看時，才赫然覺出對方已失去了影踪！

以江鳳儀的警覺之力，自不會疏忽到面前人離開而不自知！江鳳儀陡然一驚，忙自縱身廳外，四下一打量，那裏還有那婦人的影子？

是時大門緊閉，門前還擁擠着若干江府的家人食客，這麼多的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發現到那婦人的離開，這不能不說是一種奇跡！

江鳳儀如非親身經歷，簡直以爲是遇見了鬼——當然她不會眞的這麼認爲，因爲那婦人所贈送的一朶海棠花，還在她手裏拿着呢！

這番奇怪的邂逅，使得鳳儀不勝驚詫，當她把這些經過原本的告知其兄江秋後，江秋亦是不解其故，於是即刻動身往晤鳳儀之師——一心師太！

一心師太下榻在鳳陽城郊的「白雀庵」，「白雀庵」的庵主——美如大師，乃是她的大弟子，江鳳儀是一心所收的最後一名弟子，也是唯一的一個俗家弟子。

江鳳儀幼年從師，很得「一心師太」的寵愛，但是師太却力言她非佛門中人，屢次拒絕她的皈依，及鳳儀離開師門之後，師徒甚少見面，倒是那位「美如」大師姐，由於和小師妹住處毗隣，所以時有往來！

在年歲上來說，「美如大師」已是四旬以上的人了，由於她長年吃齋，修身養性的功夫做得好，胸無點塵雜念，看上去還年輕得很。

一心師太師徒早年醉心武學，可是當她們參受較深的佛學性理之後，無形中就減低了武學方面的興趣，她們已經很久沒動過刀劍了。

師太常常的嘆息着說自己是佛門半路人，也是武林的叛徒，至今垂垂老矣，始悟禪機，在年歲上來說，已經太晚了，在武術上來說，由於中途的變節很多精純的武學半途而廢，以至於未能大成，這些是「一心師太」生平最大兩件憾事！

江鳳儀的來訪，觸及了她的一點師徒之情，破例在禪房賜見！

在一盞閃爍的青燈映照下，鳳儀發覺到幾年不見師父變得蒼老多了——

只見她素淨的一張瘦臉上，平添了許多皺紋，兩腮深陷，眉梢鬢上，更見白髮幾縷！

師太身上穿着一襲醬色的僧衣，足下穿一雙千層底；雙面僧鞋，看上去不染纖塵！她的一雙瘦白的手不時的捻弄着胸前的一串念珠，細長的眸子，開闔之間，精芒閃閃，却別具有一種親切之情！

「小孟嘗」江秋還是第一次拜見一心師太，見面後更形增加了幾分欽敬。

彼此禮見之後，這位佛門大師目注江鳳儀，微微含笑道：「爲師想到在鳳陽一定會見到妳的，本來打算叫妳大師姐去尋訪，想不到妳耳朶眞尖，居然得到了消息先來了！」

江鳳儀眼圈一紅，突地拜倒，道：「弟子想念師父，無一日忘懷……」

師太輕顰道：「妳這個孩子，我師徒見面，是好事一件，幹嗎又傷心呢！起來吧！」

一旁的「美如」大師，趕忙過來掺她站起來，道：「小師妹，妳請坐吧！」

江鳳儀往前走了幾步，却跪在師父身邊，一時嗚嗚咽咽的哭了起來。

「一心」的一隻素手，在她秀髮上摩挲着，連聲道：「痴兒……痴兒……又惹了什麼禍事，要爲師爲妳做主不成？」

江鳳儀噙着淚道：「師父來得正好，弟子與家兄眼前有一步大難，但求師父作主！」

「一心」苦笑道：「我日昨才來，即聽妳師姐說過，妳家裏出了事情，到底是什麼事情，妳先莫哭，說與我聽聽！」

鳳儀擦乾了淚道：「是先父當年的舊仇家尋上門來，來人過于厲害，請師父做主！」

「一心」師太臉色十分冷靜的說道：「爲師自從庚子年打關封禪以來，已不問武林中事，更不願以向佛之手，再沾染血腥……」

說到此，長嘆一聲，又道：「寃家宜解不宜結呢，徒兒，爲師勸妳，還是忍讓的好！」

她語氣微頓，鳳目向着一旁正襟危坐的江秋瞟了一眼，和顏悅色道：「江施主，你說貧尼之言有理麼？」

江秋恭敬站立起來，說道：「師太說的極是，只是，此刻人爲刀俎，我爲魚肉，弟子等即使是萬般容忍，也只怕莫能爲力了！」

「阿彌陀佛——」一心師太的手合十的輕輕喧了一聲佛號，道：「事情這麼嚴重麼？」

江鳳儀道：「對方武功高明，江湖罕見，弟子等絕非敵手……」

一心師太苦笑道：「爲師話先說在頭裏，爲妳奔走說項皆無不可，想要爲師親手介入，萬萬不能，再說這麼多年以來，師父的武功早就拉下了！」

江鳳儀似乎大爲失望，正想央求幾句，江秋却恭敬抱拳道：「弟子兄妹此來，旨在請師太指示迷津，豈有望師太相助殺人之理？」

「一心」輕嘆道：「我雖多年不入江湖，但早年在武林中結識了不少朋友，這些人如今在武林中，無不有大成者，你們那仇家叫什麼名字？」

鳳儀道：「姓蘇……」

眼睛一瞟江秋，道：「哥哥你告訴師父吧！」

江秋道：「來人姓蘇，自稱名叫半癲……弟子等，實在想不出武林中，有此一人！」

「蘇半癲」之名，一入師太耳中，只見她那雙細長的眸子，微微的閉上了，長長喧了聲佛號，頻頻苦笑不語。

江鳳儀驚異的說道：「師父認得這個人麼？」

「一心」師太眸子慢慢又睜了開來，冷笑一聲，道：「如果爲師沒有記錯，此人年歲應在九旬以上，一向居住四川青城山，何以又會來到了鳳陽，只怕未必是他本人吧？」

江秋抱拳一拱，說道：「這人正是一老者……」

師太道：「什麼長相？」

江秋說道：「他穿着紅衣，狀似弱女子！」

師太頻頻點頭，嘆氣道：「這就不錯了！」

說到此，目光一掃二人，冷笑道：「你二人與此人爲敵，能夠活到今日，已是不易了……此老武功，慢說汝二人不是對手，即使爲師勉强出手，也是多餘，絕非他的對手！」

江氏兄妹聞言，俱不禁大吃了一驚，彼此面面相覷。

一旁的「美如」大師，合十道：「師父所說的這個蘇半癲，可是當年火焚雲中三友的那個孽障麼？」

「正是此人！」一心師太苦笑了一下，道：「這人極精陣圖之學，武功自成一家，所練氣功，獨步武林，很多武林中一流高手，皆都喪生在此人之手，是一個不可輕視的怪人！」

江鳳儀呆了一下道：「家兄已與他定下了十日後八公山之約，到時候弟子等也只有以死相拚了！」

一心師太冷笑道：「這件事來得過於突然，依爲師之見，此人在江湖上行事過於武斷，結怨甚多，仇人遍佈，但是他武功太高，幾至無人能敵！妳二人八公山之約，只怕是死路一條！」

江鳳儀面色忿忿道：「莫非普天之下，就沒有人敵得過他麼！」

「那倒也未必！」一心師太冷冷的道：「蘇半癲有兩個厲害的仇家，武功高不可測，多年以來，江湖上到處在傳誦着這兩個人的行踪，大多爲捕風捉影之談，但是就蘇半癲的種種跡象顯示，似乎也只有對於此二人心存忌諱！」

江鳳儀精神一振，道：「這兩個人是誰？」

一心師太細長的眸子微微瞌起，道：「說來妳也是不知……」

她那古井無波的心情，在談及昔年江湖波譎風險之時，似乎也有些激動了。

「這兩個人，一男一女！」一心師太道：「男的叫『虎皮』王一叟，女的叫『粉魔』百里香！」

江鳳儀對這兩個人的名字混然不知，可是江秋却突的一驚，陡然憶起當日蘇半癲之言，一時忍不住脫口道：「師太說的這兩個人，可是江湖上人稱的『南王北女』麼？」

一心師太向他點頭：「難得你還有此見聞，就是這兩人！」

江秋說道：「這麼說，蘇半癲與此二人結仇，是指『黃花蕩』十八石人陣之事了！」

一心師太微微一笑道：「這件事你是如何知道的？」

江秋道：「是那日蘇半癲自己說的，他並說這兩個人在他十八石人陣內被困了達一月之久，不知可有此事？」

一心師太頻頻點頭道：「這話倒也不錯，如就陣法而論，當年王一叟，百里香，却是輸了一陣，可是如以武功論，這兩個人其中任何一人也不會輸給蘇半癲，蘇半癲以此自詡江湖，却不知這兩人，正因爲當年之辱，這多年以來，發誓要找他一雪舊恨呢！」

說到這裏，她苦笑了一下，道：「『虎皮』王一叟此人，貧尼不曉得，那『粉魔』百里香，却與貧尼師門有些舊交，如果她在這裏，這件事，倒也不難解決，只是……眼前如何尋她得到？不過是說說而已！」

江鳳儀忽然心中一動，道：「師父，那百里香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一心師太苦笑了笑，說道：「說起這個『粉魔』百里香，倒也有一段辛酸往事，她與『虎皮』王一叟少年時，本是一對戀人，後因細故反目，二人變友爲敵，雖不致彼此兵刃相見，却有勢同水火，不能相容之勢！」

說到這裏，「一心」撩了一下眼皮，注定在鳳儀身上道：「她的性情倒與妳有幾分相似，平素嫉惡如仇，心性窄小，自與王一叟反目之後，性情變得更不近情理，喜怒無常，人皆以瘋婦視之！」

江鳳儀呆了一下，面現驚喜道：「莫非會是她麼？」

一心師太怔了一下，吶吶問道：「是誰？」

鳳儀道：「弟子來此之前，在家中遇見了一個怪人，聽師父這麼一說，想起來倒與她有些相似！」

於是乃把那件上門行乞，强索銀兩的怪事訴說了一遍，一心師太聽了一半，已面現驚喜，等到她說完之後，更不禁愁容頓去！

她長長的喧了一聲佛號，說道：「阿彌陀佛，這麼說來，你二人大可不必爲此担憂……」

一旁的「美如」大師喜道：「小師妹，那朶海棠花呢！」

江鳳儀匆匆由身上取了出來，雙手呈上。

一心師太接過看了一下，點頭輕輕唸道：「若要不死，百里傳香——」

接着說道：「這就不錯了，鳳儀，妳所遇見的那個瘋婦，正是百里香其人，這朶玉海棠就足爲憑！」

江鳳儀喜之不勝道：「只是她老人家這麼做，又是爲什麼呢！」

一心師太輕舒慈眉，道：「這人行事最是詭異莫測，看來她必是追踪那個蘇半癲來到鳳陽的，多半也知道你兄妹與蘇半癲爲仇經過，所以才有此一舉！」

江鳳儀「哦——」了一聲道：「怪不得她口口聲聲說來抓一隻老狐狸呢！原來指的就是蘇半癲！」

一心師太端詳着手裏那朶玉海棠，道：「這朶玉海棠，共有兩朶，昔年，我曾見過，爲百里香隨身不離之物，想不到竟會贈送與妳，足見她對妳，大有垂青之意呢！」

說到這裏，微微一笑，又道：「這朶玉海棠，並非純爲裝飾之物，却是大有妙用呢！」

邊說邊自翻動手指，把其花瓣紛紛摘落，現出一根翠莖，那翠莖盡頭，却是一黃色的玉蕊。

一心師太二指揑着花蕊，輕輕轉動，

一面笑道：「百里香生性愛花，早年客居百花巖時，採集了各種花精，用以提煉成一種名謂『萬花丸』的純精——」

手指一拔，「波！」一聲，拔開了僞裝爲花蕊的瓶塞，頓時，滿室散出了一種刺鼻的香氣！

一心師太遂即倒動花莖，即由那根翠莖之內，滾出了黃豆大小的一粒綠色珠子，其色翠瑩，外套光澤，簡直就像是一枚翡翠雕盤成的珠子。

至此禪房內奇香大著，異香衝鼻，刺目難開，各人不勝駭異。

一心師太遂即又把那粒花精倒入莖內，塞好花蕊，道：「這種採自萬花的純精，最能隨空而散，百里香本人對於這種異香，生具特殊的嗅覺，雖然置身數十里外，盞茶之內，必有感覺，隨香而至，是以江湖上，才會稱她爲『粉魔』，武林中，也一直傳誦着兩句話——『若要不死，百里傳香！』」

室內各人，對於這番離奇怪誕言語，都不禁聽得呆住了，對於「粉魔」百里香這個怪人的行徑，如非一心師太師門舊識，焉能知悉得如此淸楚？娓娓道來，聽者動容！

江氏兄妹本是將信又疑，及一心師太如此細說之後，才算眞正的相信，一時大爲驚喜！

一心師太遂即把那一片片的玉質花瓣，輕輕的按好，又成爲一朵完好的海棠花了！

一心師太面現笑容道：「武林中奇人異士，不勝其多，這百里香的種種怪行，最爲引人，據我所知，這位前輩一身武功，高不可測，但由於生平行爲怪異莫測，無人敢於親近，所以直到如今，並沒聽說過她有什麼傳人，也許她看上了鳳儀美質也未可知！」

「旁的「美如」大師亦笑道：「師父這話有八分可靠，否則這位老人家豈能以心愛之物，隨便贈人？看來小師妹不久還要有一番造作呢！」

一心師太頻頻點頭嘆息道：「果眞如此，倒是了却了貧尼未了的心願……」

江鳳儀詫異道：「師父，你老人家怎麼這麼說呢……？」

一心師太道：「妳是我最後的一個弟子，入門三載爲師即全心歸佛，往後並未能再傳授妳多少武功，說起來白糟塌了妳大好的美質，昨天我還在跟妳師姐商量，想把妳推薦到九華山『法眞洞主』那裏去，好好再傳授妳幾手功夫，又怕妳不願意，現在難得妳有了這番邂逅，如果眞能得到這位老前輩的垂靑，可眞是妳的造化，千萬不可失之交臂！」

江鳳儀心中固是歡喜，只是却也不敢抱太大希望，聞言垂首不語。

一心師太道：「既然有了這位前輩的出手相助，諒那蘇半顚奸計不逞，果眞要是王一叟也來到了這裏，蘇半顚只怕想逃得活命已是不易！」

江氏兄妹乍聞所言，俱不禁竊喜不已，「虎皮」王一叟其人，雖不曾見過，可是既與「粉魔」百里香齊名，料必又是一個怪人。

有了這兩個異人來對付蘇半顚，自是神兵天降，兄妹二人積壓在內心的一番憂慮，總算大爲釋懷。

一心師太遂即又與江鳳儀獨個兒談了些別後經過，因晚課時近，江氏兄妹二人遂即告辭離開，此番心情自與來時大爲不同。

只是江鳳儀在返家之後，却又有一番新的傷感，面對着窗外那一彎淒淒寒月，她不禁又想到了曹冰那個人……

在達到了「恨」的發洩之後，她滿以爲就可以「一了百了」了，誰知道並不是這麼回事！

此刻面對空夜寒月，緬懷着曹冰磊落的俠士風範，她由衷的感到一種愧疚，和難以自譴的罪惡感受。

她多想再能見到曹冰一面……瞭解一下他此刻的情況，也許那時候她會忍不住撲到他的身邊，向他痛訴衷情，請求他的諒解……

曹冰走了，可是他一定不會走很遠，憑着他的忠義正直，他絕不會甘心爲人誣諂，他一定會洗淸所受的寃屈！

「萬一他道出了昔日的那斷隱情，我可怎麼辦呢？」

想到這裏江鳳儀的臉上忍不住紅了。

那一夜的衝動往事，不禁又輕飄飄的浮現在眼前……說不出的痛悔羞窘，深深的刺痛着她，在床笫間輾轉反覆，好難捱的遢遢長夜……不知東方既白！

× × ×

只不過一日夜的工夫，曹冰看上去像是消瘦多了。

他深邃的眸子，蘊含着無比的沉默和一種潛在的毅力，這兩種東西，却是當今少年人所難能達到的！

經過整夜的沉思，他決定以身赴險，單身往「八公山」面見蘇半顚，渴望着把一場凶殺消弭無形，必要時就是賠上了自己的性命亦在所不惜！

對於加諸在他自身的那件奇恥大辱，他決定不再去表白或者解釋，如果這件事能夠和平的化解，不使得江家因此罹難，否則，自己也就只有一死報主，別無抉擇了！

他抱定了這種「自反不縮，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壯懷，單身獨騎來到了八公山！

此刻，天亮不久。

天空是陰沉沉的，嶺陌間飄浮着一片瀰天大霧，山行不久，因爲小徑險峻，不得不下馬步行。

前行有茅亭一處，聳立半山，正面是千仞寒澗，飛瀑怒潮，半山飛濺，頗爲壯觀！

曹冰拉馬而近，把馬韁繫好亭柱之上，陡然間才發現到有一個一身玄色長衣的枯瘦老者，正在憑泉高釣。

老者用一方血色的紅綢，緊緊紮着頭耳，僅僅露出巴掌大小的一張臉，只見他右手長索不時的拉動着，霍地提手飛索，一條長約三尺的金色大鱔，自老者長索一端，掠波而起！

曹冰山行甚久，難得見到一人，正想問路「鷄冠嶺」，乍見此番情景，不禁呆了一下，却見那釣叟嘴裏哈哈大聲笑着，道：「畜牲——」

右手一翻，中食二指，已壓在了那條巨鱔的背脊之上，那條大鱔負痛之下，頭部倏地掠起，張開紅唇，照着老者臂上就咬，可是老者却是此道高手，只見他中指一翻一扣，已緊緊的勒住了那巨鱔的七寸之上。

那條大鱔頓時失去了能耐，「吱——吱——」哀叫聲中，却把一條三尺長軀，緊緊的纏在了老者手臂之上，刹時間纏了個結實。

長衣釣叟呵呵笑道：「你的能耐不過如此而已，又何必上門送死？」

說時另一隻手緊緊揑住長鱔尾部，只是輕輕的一抖，曹冰不知覺間，已走近對方身邊，兩者距離既近，自是看得十分淸楚。

這時見老者不過是輕輕的一抖，那條大鱔，全身像是起了一層逆鱗般的，隨着老者輕輕的一抽，遂即軟巴巴的拉脫了下來。

老叟左手後翻，扳開了身後所繫的長簍，把那條大鱔極其自然的扔入簍內。

至此，他雙手拍了一下，却把一對比鱔魚大不了多少的眸子，注定着曹冰道：「上天有路你不去，入地無門自來投，哈哈……你道八公山是隨便來得的麼？」

這番話說得曹冰心裏一動，却也使他警覺，上前一步，恭敬抱拳道：「請問老丈，這裏是八公山麼？」

老者翻了一下眼皮，道：「自然是八公山了！」

曹冰恭聲說道：「借問，有一處名鷄冠嶺……」

才說到這裏，那老者呵呵一笑，說道：「鷄冠嶺上有機關，何必自己去找麻煩呢——」

說罷拍打了一下身上的塵土，却換了一個位置坐了下來！

曹冰心裡暗暗道了聲納罕，聽老者所言，頗是答非所問，但是語氣中又似含有警戒之意。

莫非那蘇半顚眞的在鷄冠嶺上部署厲害的機關不成？那麼，這老者又是誰呢？他又何以得知？

這麼一想，心裡越發的不解！

他本想再進前問個淸楚，可是看老者那副模樣，頗有不願答理的意思。

這時只見他閉目側耳，一心注意着手中垂下的長索，他那麼輕輕的捻着手中長索，全神貫注，竟不旁矚！

曹冰不願碰他的釘子，遂即緩步走出亭外。

就在他跨步出亭的當兒，却聽得那老者自言自語的又道：「老的去了，小的還在家，也休要看輕了這個小的，却也不好對付咧！」

曹冰聞言一驚，倏地回頭，道：「老丈，你老可是與在下說話？」

那老者聞言，却是頭也不抬，只是嘻嘻的笑道：「好個小畜牲，話也聽不懂的麼？」

說時手中索子一帶，刷啦啦一陣响聲，又是一條金色鱔魚隨索而起！

曹冰平白無故被對方指桑罵槐的數罵了一頓，內心好不沮喪，也弄不淸對方這些話到底是對誰而發？自忖再問下去，必將更討無趣，當下悻悻的轉回身來。

前行約有百十步遠近，却見一棵合抱的古松，松皮被人刮去，其上刻有「鷄冠嶺」三個大字，另有一隻人的手作手指狀，直指一方。

曹冰精神一振，打量着那「鷄冠嶺」約莫有千丈高下，其上滿生蒼松，此刻形雲四合，仰視不見其高，只聞得風過處發出陣陣松濤，其聲嗡然，別似有一番肅殺感觸！

在嶺下，打量了一刻，曹冰緊了一下腰身，遂即順着一條羊腸山道，蜿蜒直上了。

此刻天風冷冷，嶺半的白雲時開又合，山勢頗有曲折未盡之勢，曹冰心中盤算着，也不知那蘇半顚結廬何處？總不能滿山亂轉呀！

他這裡正在不知如何是好的當兒，陡然間，却聽得一聲尖銳的吼叫之聲。

那聲音聽在曹冰耳中，一時眞還弄不淸是人是猿——

曹冰後退一步，卽見遠方百千丈外，似有白影一閃，自松叢中拔出了一條疾勁的影子，却投向另一叢松林之內，嘯聲又起，白影起伏，一刹間，如同星丸跳擲，那消一刻，已來到了眼前！

曹冰驚措間，才恍然的認出那條白影原來是一個人！一念未完，來人在一聲尖嘯未已中，已陡然的站立在自己眼前。

由於對方來得突然，曹冰不得不先發制人，是以在對方襲近身側的刹那之間，曹冰倏地一擰背後劍柄，「刷」的揮劍而出。

劍光一閃，那人身形尙未站定，却又反縱而出，像是一片飄出的雲霓一般，已然落在附近一棵古松之上，只見他單手單足向着松幹上一搭，施展了一招「順風扯大旗」的招式，整個身子斜掛半空。

這人好快的身法！

武林中如此的輕功絕技，已很難看到了。

曹冰那麼快勢的一劍，却未曾料到連對方衣邊也未曾沾着，自忖着非是好相與，長劍一吐卽收——「嗆！」的一聲又收入鞘內！

却聞得空中那人發出了陰森森的一陣笑聲，遂見面前白影再閃，一個長身削立的白衣怪人，已然立在了面前！

曹冰這一次算是看淸了對方的那副長相，禁不住心內一懍！

來人生就一張長臉，五官看上去異常的分散，雙眉，雙目，口，鼻之間的距離，幾乎較諸常人都要多出許多，看上去都是四四方方，有菱有角，宛若筆繪紙剪的一般規整！

更奇怪的是，這人身上穿着的衣裳，却是紙作的，道道地地的白紙，除了一襲白紙長衫以外，另外還加上了一件黑紙剪成的坎肩罩在外面，襯着他頭上戴的一頂瓜皮小帽，簡直像透了一般喪戶祭祀時所用的童男童女。

來人歲數可不年輕了，看上去大概有四十上下，約莫有六尺五六高下，脣上留着兩撇淺淺的鬍子，菱形的三角怪眼內，閃爍着精銳的目光，一看卽知來人身負精純的內功。

這人打量着曹冰，怪聲叫道：「什麼人？這鷄冠嶺，是隨便來得的麼？快快下去！」

曹冰冷笑一聲，抱拳道：「在下姓曹，來此是拜訪一位姓蘇的前輩！」

紙衣怪人那張長臉上，立刻罩下了一層怒容。

他鼻中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是鳳陽江家來的人了？」

曹冰正色道：「正是，在下曹冰，朋友你貴姓大名？」

紙衣怪人嘿嘿一笑，菱目放光，道：「很好，家師曾對我提起過你，他並且說與你等約定十日之約，現在時間尚早，你來作甚？」

曹冰一聽來人自承是蘇半癲弟子，自是不敢輕視，只是却未曾聽蘇半癲提起過，不禁微微一楞，隨即抱拳道：「江府之事，禍由在下一人所起，是以在下特來找令師承當！」

怪人冷笑道：「家師外出未歸，總得六七天才能轉回，你有什麼事就跟我說也是一樣！」

曹冰冷哦了一下，苦笑道：「既如此，在下就過些時日再來，告辭！」

怪人一翻雙眼道：「站住！」

曹冰冷笑一聲，道：「足下還有什麼關照？」

怪人冷哼一聲，道：「你是來找家師比武的麼？」

曹冰道：「貴門那個姓徐的人，死在我手，理應由我來承當罪過，在下此來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一切聽憑蘇老前輩的發落！」

紙衣怪人頻頻點頭，却露出一嘴白森森的牙齒，獰聲笑道：「原來徐子明死在你的手中，也罷，今天我就成全了你這小輩，也免得你日後再上山赴約了！」

說罷，右手五指向外一揚，即由掌心內，發出了一股勁風，直向曹冰的面上襲來。

曹冰在對方說話之際，已然發覺到他的心存不善，此刻見狀，慌不迭的向右一閃，足下飛點，飄身十數丈以外。

紙衣怪人一上來心存輕視，却未曾料到對方有此一手，似乎呆了一下，只見他肩頭幌動，如影附形般的又撲了過來，身似飄葉，落地無聲。

他臉色一沉道：「憑你這身功夫，想敵我已是千難萬難，居然敢與我師父動手……怪事，我師父怎麼會與你們約會比武，眞令人想測不透！」

曹冰被他當面羞辱，內心自是憤怒不已，只是對方怪人的確是武技極高，冒然出手，只怕不易討好，再說，此來目的是會晤蘇半癲，恁的未見着了正主，却與對方門下弟子打了起來，再要落敗，日後傳揚出去，豈不是丟臉？

想到這裡，曹冰冷冷一笑道：「聽足下口氣，好像不以在下爲然，須知强中更有强中手，在下所以不懼于令師，胆敢單身來此拜山，旨在一字而已！」

怪人一怔，怒道：「什麼字？」

「義——」曹冰宏聲一笑道：「江家兄弟，對在下義薄雲天，平素在江湖，更有俠名之稱，令師以長者之身上門欺人，明定十日之約，以示大方，暗地裏却存下殺害心機，不才身受江氏大恩，區區生命又值如何，是以胆敢無視於令師之威，來此一捋虎鬚！」

紙衣怪人一雙三角怪眼，咕咕嚕嚕直轉不已，對方的話，大概他只聽懂了一半的。

當時只是怔了一下道：「你跟我說這些作甚？我難道會放過你不成？」

曹冰冷笑道：「無知蠢才……我只當你既爲蘇某門下，必是一個人物，如今看來，原來是一個不經世事的廢物！令人齒冷！」

怪人經此一激，驀地大怒，却見他把一截長頸伸縮了一下，怪聲道：「你胆敢罵人，我要你的命！」

說時把一隻白手，緩緩伸出。

曹冰乍然一驚，已知道怪人所練功力，乃是武林中失傳已久的「兩極柔功」。

他智力過人，心中一轉，遂即冷笑道：「蠢才，憑你這身功夫也敢逞能麼？」

怪人頓時住手，獰笑道：「憑我身手，殺你已足足有餘！」

曹冰道：「我來此是找令師理論，那一個與你動手，只是不現些功夫與你，諒你不識曹某的厲害！」

說到這裏，他抬了一下右手，冷冷的道：「也罷，蠢才，你我就先接上一掌如何？」

這番話，倒使得那紙衣怪人臉色不禁一變！

他翻了一下眼皮，說道：「怎麼個接法？」

曹冰足下騎馬單襠式一站，空舉手掌道：「來，我們互推一掌！」

說罷氣貫丹田，右足側出一步，固若磐石，却暗地裏把左足尖放鬆，僅以足尖虛點地面，這麼一虛一實，全係心有靈犀，對方斷然看不出什麼名堂！

紙衣怪人若論武功，曹冰絕非其敵，只是若論智力，却較之曹冰差上許多。

曹冰看準了怪人將以所練兩極柔功來迎敵自己，所以自己更是以極剛之力去對付他，可就難免更落敗，只可在對方無防之下，取上一個巧，見好就收！

心裏這麼想着，却也伸出一隻軟弱無力的手。

雙方手掌甫一接觸，紙衣怪人乍然發覺到對方那隻手，居然較諸自己更是不着絲毫力道，心中一怔，不知道對方是在攪什麼名堂！

一念未完，曹冰那隻虛點的足尖，倏地一挺，受虛如實，同時右掌用全力一振，道：「開！」

紙衣怪人身子大震了一下，這才知道，對方是故意引誘自己上當，一時大意，再想定身，已是不及，足下一蹌，後退了一步！

曹冰冷冷的道：「承讓！」

怪人翻了一下魚眼，尚還在琢磨對方取勝的力道，只是却想不透其中的道理！

曹冰僥倖佔了便宜，乘着對方還沒想清的當兒，連忙退身抱了一下拳道：「告辭！」

當下轉身就走！

紙衣怪人果然佇立在當地，以着莫測高深的目光注視着他，並未阻攔。

曹冰快步向山下行去，一陣風過——身旁却响起一個蒼老的男子口音，笑道：「小夥子智力可佳！那醜八怪乃是蘇老頭生平最得意的弟子米如風，已得蘇老頭一身眞傳，你萬萬不是他的對手——」

聲音隨風過耳，細如蟻語，只是聽在曹冰耳中，却是無比的清晰。

曹冰驚惶四顧，却不見任何人踪，只見風過樹帽，一片松濤，曹冰頓時知道對方是以「傳音入秘」的秘功與自己通話，却不知怎麼臨時中斷！

他心念一動，暗中吃驚來人的功力，也不知是友是敵，這時耳中又聞聲道：「不好了……那醜八怪想明白了……」

曹冰心中一驚，乍然回頭，就聽空中嘩啦！的一聲紙响，一條白影快如電閃星馳的已來到了面前，正是那紙衣怪人！此刻看上去，這怪人滿臉怒容，一雙八字眉「一」字平聳。

怪人來勢洶洶的伸手一指曹冰，厲聲道：「好個小輩，我差一點上了你的當了，看我取你狗命！」

說時右手一抖，赫！的劈出了一股勁風，直向曹冰臉上逼來。

曹冰立時就覺出怪人掌力非同小可，無可奈何只得拚死還敬一掌——

他施展的是「乾元劈空掌」，雖是勁猛力道，可是比之怪人的極柔掌力，却要差上許多。

兩股掌甫一交接，曹冰頓時覺得一陣耳鳴心跳，大吃一驚，自忖難免負傷——

就在此一瞬間，身邊又响起前聞的蒼老聲音道：「提着氣，別說話——」

曹冰彷彿覺出另有一股疾風，由自己頭後擦項而過，這股風力只一出現，即加入在自己的掌力之內，頓時與起一股新的主力！

紙衣怪人吃這股力道一擊之下，只聽他嘴裏驚嘯了一聲，身形倒翻，怒鷹般的翻了出去，身子向下一落，一路踉蹌着一交坐倒在地！

這一驚，使得那怪人瞪目結舌，以着無比的驚恐神態打量着曹冰——

他吶吶地道：「小輩……原來你眞的有些能耐……老子倒是小看了你，險些吃虧！」

曹冰至此已經明白暗中有人爲自己撑腰，頓時胆力大增，冷笑一聲道：「米如風，你還要跟我打麼？」

怪人頓時又是一驚，因爲對方一開口，居然直呼出自己的名字，不能不令他大大的驚心！

蓋因爲他一向久居西北，來抵中原不及一載，平素深居簡出，與武林中又無瓜葛，一向不曾以姓名示人，何以會爲對方一個少年所悉知？

米如風一時面色大異，道：「咦？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曹冰冷笑道：「我怎麼不知道？」

米如風一雙怪眼連連翻動，他實在是摸不透對方這個少年是什麼門路，若是就這麼退開，却又心有未甘。

當時眸子一轉，冷笑道：「姓曹的，你可再敢與我動手麼？」

曹冰心中正自猶豫，耳邊却又响起前聞傳聲道：「這小子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你就答應他！」

曹冰當下點頭道：「好吧，你要怎麼個打法？」

米如風冷冷道：「我要與你比試兵刄吧！」

曹冰冷笑道：「兵刄無目，要是傷了你，可怪不得曹某手下無情！」

米如風右手後翻，「錚！」的一聲，一口極薄極窄的長劍，已到了手中。

曹冰手握劍柄的當兒，暗中那老人却又傳聲說道：「我老人家幫忙就幫到底，小夥子，你不用怕，聽我的號令出劍，沒有錯！」

曹冰心中，不禁奇怪這暗中人到底是誰？只是就目前論，他對於自己確無惡意的。

當時心中盤算着，一口長劍已經取到了手中。

米如風獰笑道：「我如敗在你的劍下，生死聽便，你如死在我劍下，也怨不得人！」

曹冰道：「你我又無深仇大惡，何必如此！」

米如風道：「少廢話！」

長劍一舉，身子微微向下一矮——

曹冰身邊此時傳音道：「這個老小子施展的是一路『八步追魂劍』，你與之點破，他必將另外換招！」

曹冰當下卽道：「區區一路『八步追魂劍』也能取勝我麼？」

米如風頓時一呆，冷冷一笑，却把劍向後一揹。

暗中人語：「七修劍！」

曹冰立時道：「七修劍！」

米如風神色更是一變，當下冷冷一笑，雙手握劍把，全身一字伸直。

暗中人冷笑道：「一字穿心劍，點破他！」

曹冰道：「一字穿心劍！」

米如風抱劍直立，一時之間神情驚惶，望着曹冰，面有悸色，吶吶道：「好個小輩——你再看來！」

說時，抱劍守一，身形微微向下一矮，一雙眸子似睜非睜，似閉非閉，直直的注定着曹冰。

曹冰立時就覺出對方一雙眸子裏，精氣逼人，耳邊却聞得暗中人輕笑道：「七雀劍，不過你不要再點破他，我們就破他的七雀劍，給他一個厲害！」

曹冰橫持劍身，拉開了門戶。

暗中人道：「你只要聚精會神，躲開他一連三劍，第四手時，你卽用『孔雀剔翎』暗藏『一字追風』，必可傷他，爲了日後與蘇老兒留些見面的情份，不可取他性命，給他留個記號，也就足够了！」

說完，悄然無聲。

曹冰這時才知暗中發話的老者，竟是一個極精武術的異人，只可惜未能面請教益了，而目前情形，却連出聲發問也是不便的！

當下只得暗中記住了老者的關照！

果然那米如風見曹冰不再報出招式，頗爲得意的冷笑道：「小輩，你也有不知道的時候，看劍！」

聲落人起！

捷如飛鷹天降，身軀向下一落，掌中倒在唏哩哩一陣龍吟聲中，捲起了一道長虹，直向曹冰咽喉之上削去。

曹冰聽完受暗中老者的關照，全神貫注的預備硬接他迎頭三招！

他雙手握劍，使出全身之力，長劍一抖，用「混江龍」的招式，嗆啷一聲，蕩開了米如風的劍身。米如風怪叫着，旋身如風，已來到了曹冰右側，掌中劍斜刺裏直勢而下，劍尖上帶出了一道輕嘯！

曹冰打量着來勢至猛，說不得暗中咬牙，劍身向外一抖，施展了一手「鳳凰單展翅」，去絞米如風劍鋒，米如風冷哼了一聲，甩腕呑劍，却用「海盤車」的絞劍之勢，猛的向着曹冰雙足之上斬去！

劍勢如電，快速之極！

曹冰在危機一瞬間拔身而起，却是險到了極，只覺得脚下颼然一响，米如風劍鋒過處，竟爲他自鞋下削下了一層坭來！

好險的一招！

曹冰一時之間，嚇出了一身冷汗！

他默數三招已到，想到暗中人關照，不敢怠慢，就在紙衣怪人米如風第四招的劍招尚未施展出的一刹那間，曹冰身軀向前一伏——

米如風身勢向前一欺，怪嘯一聲，道：「着！」

長劍一吐，本想直刺曹冰後脊，却不意曹冰早已得了先機，手中劍向後一揮，施出一招「孔雀剔翎」。

米如風側身一立，想迎架對方的劍身，就在這時曹冰一振手中劍，改挑爲刺，施出「一字追風」招式，只見他全身倏地躍起，長嘯一聲，身劍合一，快如疾雷奔電般已經穿馳了出去！

紙衣怪人大吃一驚，原來備好的一手厲害殺着，却是碍於對方變幻的劍招，一時出手不得，等到他急切間再想抽招換式，那裏還來得及？

眼前寒光一閃，一口冷森森的寒劍，已到了面前——

按說曹冰此刻欲取其性命，只須順勢一推，米如風必死無疑！

只是曹冰秉性忠厚，一來因與對方無怨無仇，再者又有暗中老人囑咐在先，是以見狀大是不忍，就連傷害對方之心也是不忍！

當下劍光一閃，本將刺入米如風咽喉的劍尖，在幾乎已經觸及米如風喉頭的一刹那間，臨時一揚劍把，劍尖輕擦其面而過，却在對方那頂小帽之上，留下了一道整齊的劍痕！

米如風臉却嚇白了，身子一連後退了幾步，冷汗涔涔直下！

曹冰冷冷一笑，抱劍道：「足下劍招詭異，曹冰佩服之至，改日再來請教，告辭！」

言罷轉身大步離開，這一次米如風果然不再攔阻了。

只見他瘦長的軀體，呆若木鷄般的立在當場，滿面驚惶羞愧，却是作聲不得。

×　×　×

曹冰一念之仁，爲日後留下了一條生機，這是後話不提，再說他快步向嶺外步出，循着來路直下松嶺，一路東張西望，不見任何人踪！

遠遠的可又看見了來時的那茅亭，自己那匹馬兀自拴在那裏，那個釣鱔魚的老人，仍然還在那裏。

曹冰怔了一下，心道：怪也，剛才那位暗中示警的異人，既有救助之心，何必又吝於一見？此刻四野茫茫，又那裏去尋他？

想到此就在亭內默默的坐了下來，想到剛才與自己動手的那個紙衣怪人武功端的了得，若非暗中異人的指點，此刻自己怕已喪命其手……

一個米如風自己已非對手，他師父蘇半癲更何能敵？想到這裏不禁深深爲江秋兄妹担起心來！

正當他心思費解的當兒，却聽得身旁一聲水响，遂見那釣鱔的老者，又自釣起了一條活動亂顫的大鱔，那鱔魚滑溜溜的在地上穿行，却爲老者二指緊緊的掐在了背上，夾了起來！

只聽他嘴裏大聲罵道：「好個小畜牲，剛才我老人家對你的好處，一轉眼居然忘了，只管瞪着老子看些什麼，惹起老子火來，就不管你的事了！」

曹冰心裏怦然一動，暗忖道：莫非方才那個暗中相助自己的異人，就是此老不成？

再一回想剛才那異人口氣，正和此老一般無二，一時恍然大悟。

却見老人把手中黃鱔置於背後竹簍之內，却轉過頭來，對着曹冰破唇一笑，道：「怎麼樣小兄弟，你有什麼話要對我說麼？」

曹冰此刻大悟，上前一步，向着老人深深一拜，道：「弟子曹冰，多承教導，叩見前輩，尚請面賜教益才好！」

老人嘿嘿一笑道：「既然被你認出，我要裝瘋賣傻，可就不够意思了！」

曹冰道：「請教前輩大名？」

老人這時一隻手解開了繫在頭上的紅巾，現出了斑白的頭髮，其上斑斑點點，並有幾道類似虎皮的斑紋，確實是怪異得很！

那老人呵呵一笑道：「小朋友，你要問我的名字麼？我看不必了，你的一切，我雖並不盡知，却由你與那醜八怪對話之間，瞭解了一個大概！好！我老頭子喜歡的就是你這樣的人！」

曹冰垂首道：「弟子自愧無能，如非前輩暗中指點，剛才料已喪生在那米如風手中，前輩你老人家實在是我的救命恩人了！」

老人宏聲笑道：「救命恩人却担當不起，不過，是帮了你個小忙罷了，你這孩子，很有點仁厚的心襟，你對那米如風手下留情，他肚子裏有數，日後必能投桃報李！」

說到這裏，頓了一下，又道：「小友，你師承何人？」

曹冰面容一正，恭聲道：「弟子的師傅，是毛彪……」

「人稱毛一腿！」老人點點頭接道：「我知道這麼個人，他可是糟塌了你，這麼吧，我老頭子倒是想收上一個徒弟，你雖然歲數大了些，可是武功倒也有實在的根基，怎麼樣，你只一點頭，就算是我老

人家的徒弟了！」

曹冰一時大喜，可是轉念一想，却面色沉重的屈膝跪地道：「前輩垂青，三生有幸，但是弟子目下有一難事，須料理之後，才能拜師！」

老人冷冷一笑，道：「你心裏還有什麼記掛麼？」

曹冰道：「弟子與江家少主，因與蘇半癲定有十日之約，到時當在這八公山一決生死，此事未了，弟子蓆枕難安！」

老人皮笑肉不笑的咧了一下嘴道：「這倒巧得很……」微微頓了一下，道：「別的忙也許不能帮你，這個忙我還可以帮你，你放心，十日之約，包在我老人家身上了，那蘇半癲別人怕他，我却是不含糊他！」

曹冰頓時心內一鬆，道：「既有前輩出面，弟子也就放心了！」

老人冷冷笑道：「這麼說你是願意拜我爲師了？」

曹冰道：「弟子願意！」

老人呵呵一笑，道：「曹冰，我老人家輕易不收徒弟，能入我門，大非易事，只要你立志上進，虛心請敎，不出五年，必能造就成一身傑出武功！」

曹冰欠身道：「這是弟子的造化！」

老人吟哦了一下道：「那麼就說定了，單等着對付了那姓蘇的以後，你就同着我走了？」

曹冰道：「弟子正有此意！」

老人微微閉上眸子，吶吶自語道：「蘇半癲不難應付，倒是……」

說到這裏張開眸子，冷冷一笑道：「我知道你是一血性男兒，生平不願欠人點水之情！」

曹冰道：「老前輩隆情，弟子正不知何以報！」

老人道：「我到有個法子，那蘇半癲之事，我願意出面代江家化解，只是你却要帮我做一件事！」

曹冰道：「弟子萬死不辭！」

老人冷冷的道：「老夫有個寃家，事事與老夫作對，却又不便見面與她理論，你可願意代我打個抱不平麼？」

曹冰一怔，苦笑道：「弟子豈有不願之理？只是你老的敵人，必是武林中極流高手，只怕弟子武功有限，不是她的敵手，到頭來爲你老人家丟人現眼！」

老人嘿嘿一笑，道：「這話也不無道理，其實那人與我也談不上什麼敵人，不過各自好强，爭一口氣罷了！」

曹冰道：「你老要弟子怎麼打這個抱不平？」

老人笑了一下，道：「很簡單，我這裏有樣東西，你只按我指定的地點，把東西放好回來就沒事了！」

曹冰道：「弟子遵命！」

老人一笑說道：「話雖如此，可是這裏面保不定也藏有風險，你願意冒這個險麼？」

曹冰嘆道：「弟子這條命都是你老救的，區區赴險又算得了什麼？」

老人聞言頓時臉上瀰滿了笑容，頻頻點頭道：「好！好！我總算沒有認錯了你這個人！」

說到此一隻手探入背後，自魚簍邊取下了一個黑布長包，打開了包裹，裏面是一十二桿黑色的旗幟！

老人又自袖內取出了一張桑皮紙，打開來，只見紙面上畫有一副地理圖，並用紅筆圈點了一十二個紅圈。

曹冰看在眼中，自是大爲不解。

老人指向地圖道：「這就是我那朋友暫時住的地方，就在鳳陽以南三十里的百蠻山，你知道這個地方麼？」

曹冰點頭道：「知道！」

老人笑笑道：「很好——」他手指向正中一個黑點說：「這就是我那寃家下榻之處，你切莫走近——」

手指再指向邊側的十二個紅點，道：「這是我以十二星宿所佈署的十二旗門，你只需按照這個位置，把十二桿旗幟插下即可！」

曹冰心中一驚，點點頭道：「我知道，這是十二旗門陣！你老人家這麼做，莫非想困住那位朋友麼？」

「猜對了！」老人冷冷一笑道：「這多年以來，這個人處處跟我搗蛋，我幹什麼他就幹什麼，專門扯我的後腿，所以我不得不先發制人！」

曹冰低頭略爲忖了一下，說道：「好吧！」

遂卽把圖紙與十二桿旗幟收起。

老人笑道：「事成以後，我就在這裏等你！你這就去吧！」

曹冰道：「弟子遵命！」

正要上馬，老人却趨前喚道：「曹冰，我那寃家，武功不在我之下，你可要小心了，萬一有什麼事，只怕我也是救你不得的！」

曹冰點頭道：「弟子知道了！」

言罷翻身上馬，向老者舉手爲禮，一路策馬如飛而去！

×　×　×

百蠻山翠叠雲障，一片香光似海，千桿修竹，高插入雲，風過時竹葉婆娑，景物如畫！

曹冰按圖索驥的來到了這裏，遠遠的把馬繫好林子裏，心裏有三分緊張，七分愧疚！雖然說這是遵令行事，可是這種作爲，到底有失光明磊落，只是旣已答應了，就不便中途反悔！

竹林裏有幾隻斑鳩，咕咕的叫着，曹冰步入，一時驚得滿天亂飛——

曹冰不禁心裏暗暗一驚，頓時止步！

須知道面對一個所謂的武林高手，必須時時當心，那怕是一點風驚草動，也有可能爲對方所警覺！

曹冰躡手躡足的穿過了竹林的盡頭，可就看見了一所竹製的小樓，遠遠聳立在一片花石之間。

按照圖上所記，老人要對付的那個人，可就藏在那所竹樓之內。

曹冰悄悄的退回了一些，參照着繪圖，把第一桿旗幟，深深的揷向了竹屋左側的山窩之內！

他只當這是尋常的「十二旗門陣」，却是大大的不然，十二旗門陣固是不錯，可是這其間，却配合了老人的先天易理，按十二星宿生死互尅之絕奧，參合其間，如此一來，其間的微妙，就不足爲外人所知！

（未完）

新派俠義奇情長篇故事

孤劍盟

武陵子・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追魂判謝文，臨終授命獨生子謝雲岳拜明亮大師爲師，爲他日闖蕩江湖，湔雪父母血仇。謝雲岳隨師習藝一載，已習成絕頂神功，乃下山尋覓仇人，但人海茫茫，未知從何着手，乃屈身鏢局爲西席，擬從中探聽江湖動態，值鏢局主夏侯鑫得仇家挑戰書，廣邀友好助陣，那日有乾坤手雷嘯天及兩儀劍客徐東平到來，雷嘯天欲知謝雲岳身世，乃多方向謝雲岳探詢，謝雲岳以雷嘯天已爲先父熟人，也坦率相告，雷嘯天勸其出闖江湖，自願助一臂之力，唯要謝雲岳勿展家傳神功，免洩身份，謝雲岳告以曾另投名師——

神功邪喪胆　絕技各飄揚

雷嘯天睜着大眼驚奇道：「怎麼，賢弟你還另投高人門下麼，如你所言，我那謝誼叔一身蓋世絕學尚難及你恩師一半，想必你恩師定爲前輩高人，可否爲雷某一說麼？」

謝雲岳搖了搖頭，微笑道：「師門嚴誡，不容洩漏，雷兄不會見怪吧！」

雷嘯天見他不說，知是實話，也不勉強，笑笑道：「賢弟縱然不說，也難逃雷某法眼，現在這事暫且不論，雷某爲你想好一石數鳥之計，我知當年追襲謝叔之人，正邪各派均有，但未悉究係何者參與其事，據說武當、崑崙、華山，三正派及邛崍派、黃河三環帮、湘江排教，及不屬於任何門派內家高手均有參與可能，賢弟闖出萬兒後，與他等虛心結納，專揀剛愎自用，好高喜鬥之人着手，挑動門戶之見，當年之事，不怕他們守口如瓶，到此時也就肆無忌憚，喧嚷出來了，賢弟，你看此計好不好？」

謝雲岳連連擊掌讚道：「果然好計，怎麼我竟見不及此，就這麼辦吧。」說着，沉吟一會，又道：「雷兄，先母被人重手所害，後胸顯有七指瘀印，雷兄江湖各派人物瞭若指掌，可知有什麼人物天生七指麼？」

雷嘯天思索良久說：「七指之人，尚未聽說過，賢弟，你可從用重手法之人身上算起，不難找出，瀾滄雙煞大力鬼王朱百沛，亦有可疑，當年受你父懲治後，匿跡不出，對你父恨若切骨，莫非是他所爲，不過我只說可疑，並未確認。」

謝雲岳輕笑道：「不管是否爲我殺母仇家，他們那匪號一聽即不是什麼好人，明晨乘機除去，除一大害豈不是好。」

雷嘯天暗道：「這位誼弟，好大的口氣，雷某尚不敢輕惹這雙煞，就是崔戩，徐東平，夏侯鑫與我，窮三人之力尚難有取勝之道，怎麼輕飄飄就說是除去。」繼又想：「我這誼弟果眞身懷絕學也難說。」遂笑道：「賢弟，有你援手，何愁不手到成擒，明晨之約，你是單獨去，還是隨我們一路去？」

謝雲岳道：「小弟還是獨自前往，雷兄千萬不可說出小弟也去，小弟最多暗中

伸手，並不露面。」

雷嘯天笑道：「你不出手，還有可說，你如伸手，雷某縱不說出，他們三位難道是死人，這個不說，賢弟，雷某有個斗胆要求，我們既情如莫逆，推心置腹，何不義結金蘭，認我這大哥好否？」

謝雲岳大笑道：「雷兄縱然不說，小弟也有此想，」於是喚過店夥，置一份香燭，歃血爲盟，兄弟相稱。

當晚兩人大醉而歸。

次日，天還未明夏侯鑫等四人就乘騎往梅山而去。

謝雲岳俟四人走後，單人上路，出了城門，大地仍然一片黑暗，四野蛙鳴溢耳，路無行人，當即放胆施展輕功身法，放足狂奔，遠遠跟隨四騎而行。

差不多到達梅嶺山脚，天色始是魚肚白，謝雲岳遠遠見雷嘯天等捨騎登嶺，即改用「凌空虛渡」身法，從側面直赴嶺上，那「凌空虛渡」身法，實是驚人，只要借足一枝片葉，一飄就是七八丈遠，這一施展何異於凌空御風，武林絕學，的是罕見。此峰雖稱梅嶺，並不產梅，遍山漫嶺均是修竹，碧綠青翠，迎風搖曳，一片竹濤起自天籟，使人神氣自清，謝雲岳先他們而到嶺巔，嶺巔有二三十丈方圓一塊草地，他四下游望，見不遠處有一塊巨大黑色岩石，藏身最妙，當即在石後隱身。

不一會，由下而上飛起三條身影，落在草地上。

謝雲岳心知道這三人就是，笑面無常弘一禪師，與瀾滄雙煞。

弘一禪師身長七尺，着一襲紫色僧袍，五官尚稱端正，只是兩目凶芒游離不定，一望而知是心性無常人物，頷下長鬚飄拂，背上揷着一柄精鋼禪杖，明亮奪目。

瀾滄雙煞同着玄色勁裝，一人長像醜惡無比，瘦削馬臉滿佈青筋，三角小眼，酒糟鼻，配着厚唇大嘴，身後揷定一對外門兵刃判官筆，手掌特大，比常人大出一倍。謝雲岳心想：「此人想必就是大力鬼王朱百沛。」

催命郞君一張陰森森的臉，吊客眉，一雙魚眼露出慘綠凶芒，鷹鈎鼻，嘴皮微掀露出兩隻獠牙，看其長像，不言而知是一陰狠毒魔頭，背上斜揷着三尖二郞刃。

弘一禪師落地後，用目一掃周圍，微笑道：「這裏風水極好，夏侯老兒葬身在此，太便宜他了。」

話猶未落，只聽一聲「未必」，四條身影隨同數聲「哈哈」大笑，先後飄落。

笑面無常弘一禪師見夏侯鑫同來三人，認出是江湖道上最難惹的人物乾坤手雷嘯天，及衡山派首徒兩儀劍客徐東平，還有一矮小乾枯老頭，雖然不識，想也是武林高手，自己這邊雖有雙煞，未必不能對付，但勝負却很難說，不禁微微色變。

夏侯鑫一捋頷下長鬚，含笑說道：「老朽夏侯鑫應約而來，但不知大師何事見召？」

弘一禪師聞言，長眉軒動，勃然冷笑道：「夏侯施主，你是明知故問，年前小徒悟明縱有冒犯之處，也不應率爾下此毒手，還有昨日老衲命艾化下書投帖，以禮求見，怎麽也被廢除一身武功，你這不是欺人太甚，還有何話說？」

夏侯鑫一聽，心頭猛怔，「昨日是謝雲岳將拜帖當面交我，並未說何人來此遞與他，聽弘一說話，莫非是謝先生當眞身懷絕學麽？」當下尚未想好答詞，雷嘯天一聲長笑接口道：「弘一，話可說得好輕鬆，悟明恃你之名，橫行湘東，惡跡久著，慢說是有冒犯夏侯兄之處，縱無冒犯，遇上我輩，也難逃活命，艾化投書，出言無狀，被雷某好友處置，留下活命，已屬萬幸，你還窮吼什麽。」

弘一只氣得滿面發青，正待還言，瀾滄雙煞催命郞君龔壽忽冷笑道：「今日之事，是非曲直，非善言可了，不如交手印證，勝者爲是，愚弟兄二人千里東來，卽爲慕名見識中原高人，此時此地，效那賣弄口舌輕狂之徒則甚。」

雷嘯天怒哼一聲道：「誰是輕狂之徒，你們是什麽東西，我雷某眼中還沒有你們這一號人物。」

催命郞君龔壽聽了，本來難看的一張陰森森的怪臉，更形醜惡，兩目泛出慘綠凶芒，一言不發霍地拔出三尖二郞刃，抖腕出招，閃電般直取雷嘯天肩胛骨處。

雷嘯天本來劍掌號稱雙絕，因平時極少用劍，所以從掌上取得乾坤手名號，這時見催命郞君兵刃拔出，爲怕人說他賣狂，反手一執，劍已出鞘，他知道龔壽這一手是虛招，也不閃避，看看刃光堪堪到了左肩胛，才猛一撤步，沉腕反劍就削龔壽右腕，這一招是秦嶺鎭山劍法，「九宮八卦」劍中絕招，「轉陰爲陽」，劍帶青光，凌厲無匹。

催命郞君這雙煞名稱，也非倖致，一招走空，他知對手並非易與，今日遇上了棘手勁敵，二郞刃順勢突往上撩，避過劍招，左掌又猛遞到，五指駢戟，橫劈雷嘯天左胸，奇疾如風。

雷嘯天隨地一聲輕嘯，晃肩讓開，手中劍兀自不停，由右至左「玉帶圍腰」，掃切龔壽腰部，這一招端的精絕，並未撤劍，招中變招，只見一抹光環如電捲到。

催命郞君龔壽並未料及雷嘯天變招如此輕捷，忙縮腰吸腹，他雖快，劍勢比他更快，但只聽一聲輕微「嘶」聲，龔壽上衣擺襟被劍削去二寸寬一幅。

催命郞君一瞧，氣得醜臉白中帶青，一聲淒厲刺耳梟叫，三尖二郞刃一掄，搶佔先機，霍，霍，霍，三招急攻，分取雷嘯天「天府」，「章門」，「氣海」三處重穴。

這催命郞君二郞刃招法，是他費了窮年經月參化出來一套怪招，手法詭譎，專朝意想不到的部位進招。

雷嘯天見他搶攻三招，手法怪異，自已難以招架，被他逼退三步，心頭火氣，長劍一掠，施展廿八式「九宮八卦」劍法中絕招，連環演出，足下暗踩九宮八卦方位，招招奇快猛準，襲取龔壽要害。

兩人過招，將近二三十照面，但見兩人周遭，滿是刃光劍影，排山倒海，隱閃風雷之聲。

此際，乾坤手雷嘯天已是不耐，龔壽一招「二郞降妖」，向雷嘯天右脅，電漩風飄，疾取而至，豈料雷嘯天突走險招，不退反進，長劍「金絲纏腕」，猛削龔壽右腕脈門，側身又欺進一步，左手平伸，

疾點龔壽「腹結穴」。

這一劍一掌端的險極，高手過招，稍沾卽退，那有他這般全身欺進的，大力鬼王朱百沛在旁見了，不禁驚叫起來，準知義弟要糟，縱身飛進場中却已遲了一步。

龔壽見雷嘯天欺身走險，大出意外，對手這一走險欺身，自己門戶大開，避無可避，當被點中，一陣劇痛難提，便自仆倒地上。

大力鬼王如風的飛進，俯身將龔壽撈在手中，察看傷勢，但見龔壽額角淌汗，雙眉緊蹙，滿臉苦痛之容，就知傷得不輕，怒視雷嘯天又獰笑道：「閣下下手如此陰損，朱某不令你磔首分屍，瀾滄雙煞的名兒就此永埋海底。」

乾坤手雷嘯天微笑道：「瀾滄雙煞這名號，我雷某早就說過沒聽見過，你再狂吼，不怕被人恥笑麽！」

那笑面無常弘一禪師，見催命郞君已傷在雷嘯天手底，不禁心胆皆戰，卽或自己贏了夏侯鑫，其餘三人無一好惹，料知今天準討不了好去，暗中在思索一個萬全之策。

大力鬼王朱百沛聽雷嘯天出言刻薄，面上青筋頓時冒起，虬筋百結，盤在瘦削馬臉上，更顯醜陋獰惡，不住地嘿嘿陰笑，把抱在懷中的龔壽放在地上，挫腰反手，一對判官筆執在手中，冷冷說道：「閣下既不把朱某放在眼中，就在手下分個高低，判判強弱罷。」

雷嘯天才吐出一個好字，矮伽藍崔戩已自搶出，說道：「雷老弟，既然勝過一場，不妨讓老頭子煞煞手癢。」

雷嘯天前一場勝的好險，心知大力鬼王手底比他那義弟高出很多，必然對付不了，不如見好卽收，當下含笑緩緩退出場外。

大力鬼王朱百沛見矮伽藍崔戩空手進場，猛喝道：「老兒何人，爲何不取兵刃來，見個高低。」

矮伽藍崔戩嗤的冷笑一聲道：「老頭子姓崔名戩，十年來從未動過兵刃，我就空掌對你雙筆吧。」

大力鬼王朱百沛放聲狂笑道：「我就不信你這老鬼掌上比我高明。」說時判官筆一收揷在背上，雙掌翻天待敵，又說：「我們以掌對掌，若三十招以內不勝你，朱某反身就走。」

矮伽藍崔戩道了一聲「好」，掌已飛快遞出，一出手就是兩招快攻。

大力鬼王已自蓄氣凝神，見崔戩兩招同出，雙掌亦自平推疾接，這大力鬼王對這掌上功夫，確有造詣，這一招已蘊了十成眞力，崔戩被撞退三四步。

那矮伽藍崔戩，被稱爲泰山一奇，蛇形穿式掌，堪稱東南獨步，不作第二人想，平素又甚自負，此時一招卽被受挫，滿頭白髮，根根豎起，又自欺身搶進，雙掌靈蛇般疾取對方要穴挾帶絲絲勁風襲到。

朱百沛自己十成掌力，只震退對方三四步，絲毫無傷，又自搶攻，不免驚心，也不敢大意，將他那「三盤陰陽掌」盡量施爲。

他那「三盤陰陽掌」，暗含陰陽相尅手法，每出就是三招，分取對方上中下三個部位，又手法詭異，雙掌一先一後而出，陰陽顚倒，不知何掌先何掌後，端的奇妙。

轉眼間，兩人已對拆了數十招，兀自勝負難解。滿場風勢呼呼。

兩儀劍客徐東平立在圈外，見笑面無常弘一禪師一雙鬼目，注定場中，面色陰晴不定，卽走在他身邊，含笑道：「弘一大師，今晨之約，本是你發起，站在這裏閒着難過，不如我們倆下場印證印證。」

弘一見兩儀劍客向自己挑戰，心想：「難道我怕了你衡山派不成。」面上帶笑說：「徐施主欲見教，老衲也不推辭，不過我們兩派無仇無怨，點到爲止如何？」

兩儀劍客徐東平笑說：「徐某久仰大師八十一式風雷杖法精妙絕倫，斗胆討教，別無他意。」

弘一禪師知道衡山派高手甚多，不欲結怨，故先說出這番話來，見徐東平說話並無十分敵意，卽笑說一聲好，於是兩人一杖一劍動起手來。

雷嘯天負手立在場外，隱隱含笑，目光落在謝雲岳藏身之處。

却說大力鬼王朱百沛久未取勝，已是心焦，又急着義弟傷勢，突然施出「三環套月」絕招，右手扣拏崔戩左腕，左手疾點「幽門」，「陰廉」二穴。

大力鬼王這一變招，矮伽藍崔戩認爲有可乘之機，心中大喜。

本來兩人所施掌法，各具其長，崔戩以靈活輕捷見勝，朱百沛以剛猛詭異專擅，拚鬥良久，崔戩一招都未遞進，那大力鬼王近身周圍宛似一堵鋼牆，被其彈回，可見大力鬼王三盤陰陽掌甚有威力。

三盤陰陽掌是白骨敎三盤魔經內一種掌法，大力鬼王原係白骨敎出身，幸白骨敎三盤魔經本門規律只傳掌門弟子，不然，大力鬼王更爲囂狂。

矮伽藍崔戩昔年無意間在泰山落日峯後，一個被藤蔓遮沒之陰暗潮濕山洞中石岩上，發現這部「靈蛇穿式掌」法圖刻，只可惜殘缺不全，大半被先發現之人毀去，不過留存的雖精華盡失，却也威力甚大，圖刻上說，若靈蛇掌以玄門罡氣發出，則十丈以內，掌力所及，可致人於死。

崔戩幼年投師時，也曾習過玄門罡氣，怎奈其師自己也只二三成功力，傳給他也寥寥無幾了，現今武林中身懷精湛玄門罡氣的高手，眞是鳳毛麟角，屈指可數。

當時，崔戩就照圖式演習，全部記下後，尚是不能融會貫通，那是殘缺不全的關係，崔戩費了一年工夫，憑自意加添招式啣接，就這樣憑這小半套靈蛇掌法仗以成名。

這次遇上大力鬼王，才知所學功力不够，以自意所添招式漏洞太多，每被對方乘隙點中，若非自己變招奇快險被所傷。

崔戩一見朱百沛變招，自己雙掌變打爲拿，分扣朱百沛雙腕，兩下裏出手都是電光石火般，那朱百沛一聲長笑，「三環套月」急撤，右掌一變「玄鳥划沙」，雙足一點，人已拔起，凌空一翻，人已落在崔戩身後，厲喝一聲！

「崔老兒，你上當了，」左掌疾吐，向崔戩後胸按到。

矮伽藍崔戩一招打空，聞聲警覺，勁風已自身後襲到，百忙中無可躲避，急將

身軀仆下用燕青十八滾身法翻出掌風外。

大力鬼王朱百沛也不追擊，騰身落在龔壽臥處，單手一掠，撈在手中，冷笑道：「好朋友，咱們青山不改，綠水長流，後會有期。」雙肩略晃，人已竄在竹林中，也不招呼弘一禪師，竟自走去。

矮伽藍崔戩雖未輸招，也算落了敗着，一張瘦小枯臉氣得泛白。

兩儀劍客徐東平與笑面無常弘一禪師一味遊鬥，見雙煞已自去了，徐東平即縱出圈外，笑說：「大師，依在下勸告，不如乘此收手。再者夏侯鏢頭事前不知悟明乃大師門下，不然，一定會保全大師顏面。」說時，一雙晶瑩眼珠，注定弘一大師面上。

弘一禪師心知今日討不了好去，再者孤掌難鳴，不如且忍下這口怨氣，日後捲土重來，若不把夏侯鑫寸磔分屍，難洩他心頭之恨，於是向夏侯鑫道：「夏侯施主，今日之事我們尚沒分個高下，衝在徐施主面上，暫且勾消，日後就難說了。」說罷又向兩儀劍客徐東平雙手合十微笑道：「容再相見。」

一抖僧袖，身形已凌空拔起，往竹林叢中躍去，身在空中正待落下，勿聽嶺下竹林中一聲淒厲慘號，衆人聞聲大驚，不約而同地循聲竄去。弘一亦自翻起，隨在衆人身後跟到。

雷嘯天等五人趕至發聲之處，只見叢林一塊凸出烏石邊，躺着瀾滄雙煞兩個屍體，那龔壽瞑目長逝，安詳得很，一點均未顯出驚懼之容，大力鬼王朱百沛雙目凸出，口微張，嘴角溢出絲絲鮮血，胸脯上被人重手法揷了五指，五個圓洞依舊汩汩冒出紅血來，死狀極慘。

突聽崔戩驚叫一聲，「那是什麼？」原來烏石上用竹枝畫了數行字跡，刻畫甚深，似烏石上繪上花紋，衆人凝目而視，石上寫的大意是謂：「瀾滄雙煞近年來所行所為，均係暴戾恣睢，罪惡擢髮難數，余二次出山，代天行道，弘一和尚原佛門中人，不應輕信人言妄動無明，引起仇殺，以其平日惡名，實可戳之，念在此時此地，尚無過份惡行，才予放去，但不准此後再向夏侯鑫尋仇，否則，川南大悲寺必化成瓦礫廢墟。」下欵追魂判謝文留字。笑面無常弘一禪師一見留字，面色大變，抖袖竄入竹叢中而沒。

乾坤手雷嘯天心知此事必是拜弟謝雲岳所為，暗中欽佩此着實是高明，時刻算得眞準，待弘一賊禿將去之時，才行誅殺大力鬼王，發出慘號，引弘一趕來此地，借他之口，說出追魂判未死，掀起武林中驚擾紛亂，拜弟的是人中的俊傑，自愧不如。

當下乾坤手雷嘯天對夏侯鑫笑道：「老猴兒，今後你可高枕無憂咧，有追魂判為你撐腰，鏢局也無須關門，一句話，照常營業。」

多臂神猴夏侯鑫微嘆一口氣，說道：「今日不是雷老弟走險取勝，來個先聲奪人，將弘一賊禿震住，不然弘一的陰風透骨掌，不致於不露出來，雷老弟說的到是實在話，有追魂判謝文出面，事情好辦得多了，否則，要令雙煞與弘一從此罷手，實無可能，不過追魂判十數年前，盛傳命絕武功山中，難道是傳聞失實麼？」

雷嘯天笑道：「誰說追魂判已死，當年傳說時，我就不信，有非常之人定有非常之事，此人一出，往後武林中有得好戲瞧咧。」

兩儀劍客徐東平神情憂鬱地說道：「不錯，今後衡山派也要捲入這是非漩渦了，當年暗襲追魂判時敝派並未參與，但出事地點落在湘境內，追魂判為人剛愎自用，他一起疑心，敝派就百口莫贖了。」

雷嘯天笑笑不言，矮伽藍自受挫後一言不發，此時才說：「有什麼事，回鏢局再談吧。」

四人下山後，登騎絕塵馳去。

回得鏢局後，雷嘯天第一件事就去找謝雲岳，走進書房，謝雲岳正在濡墨揮毫，替李大明寫一幅中堂，見雷嘯天入來，擱筆起身笑說：「大哥，辛苦了。」

乾坤手雷嘯天眨眨眼道：「賢弟，別在大哥面前裝佯了，今日之事，顯得有過人的機智，賢弟，你做得太妙了，你大哥數十年闖蕩江湖也算機智過人算是折在你手中，拜服拜服，以後你只要依為兄一石數鳥之計，那怕武林各門各派不掀起血風腥雨，只是為兄明日還有事去燕雲，你還是伴我去，或暫留在此。」

謝雲岳搖搖頭說：「不行，明日隨你走使人疑心，不如大哥先走，半月後小弟藉詞告假，小弟也好乘機沿途一遊景物，大哥你只說在何地見面，端午前一日小弟必然趕到。」

雷嘯天頷首道：「這樣也好，端午前一日咱們在蘆溝橋見面，不見不散。」

兩兄弟說妥，雷嘯天也就出房去了。

謝雲岳寫完中堂後，看看日色已是晌午時分，於是立起身來踱向前廳與衆人見面。

大廳中聚集了許多人，議論紛紛，省城八大鏢局總鏢頭及所屬鏢師均風聞今晨之事都來了，濟濟一堂。謝雲岳一一招呼為禮，衆人言論中心，均集中於追魂判謝文重入江湖事，將近一個時辰，與盡而辭，一批一批被送出去了，大廳中又恢復平靜，下人擺上一桌精緻酒宴。

宴席上，兩儀劍客徐東平忽對謝雲岳笑道：「謝先生，明人不講假話，我知今晨之事，你必然目睹，奇怪你為何深藏不露。」

謝雲岳不禁哈哈大笑道：「我知諸位這幾日來瞧出謝雲岳身懷武學，至於為什麼不露，一來自有難言苦衷，再說所學淺薄，不如諸位遠甚，還是藏拙的為妙，今晨之事，不但諸位交手情形，瞧得一明二白，而且追魂判謝文誅戳大力鬼王時，也曾目睹，惜存身較遠，無法聽清其對朱百沛之問話。」繼又將追魂判謝文身材穿着像貌說了，當然這個是鬼話，生身父親那有說不對的，座上諸人，除雷嘯天外均相信是實，乾坤手雷嘯天也故意地做作，驚訝不止。

矮伽藍崔戩瞪着一對小眼，說道：「謝老弟，你既身懷武學，究竟出身何門何派？」

謝雲岳搖了搖頭，說道：「小弟沒有門派。」

矮伽藍崔戩皺了皺眉道：「武學那有

無宗派的，老弟你不說，豈不是瞧不起我這老哥哥。」

謝雲岳笑道：「事實上，是沒有宗派的，崔老前輩既如此說，就稱做無極派好了。」

崔戩「哈」的一聲叫道：「無極派，我老頭子活了六十五歲，也沒聽見叫做這一派的，不管怎樣，吃飽後你得露一手出來看看。」

謝雲岳堅持不允搖搖頭道：「小弟一身野狐禪，有什麼好露，與其見笑方家，不如少獻醜為是，不過小弟半月後，想向夏侯老鏢頭告假北上探訪親戚，十一月當可返此，在此半月時間，小弟意將所學一得之愚轉授給夏侯老鏢頭令郎令嬡，不知可否。」

夏侯鑫一臉驚喜之容：「這個是求之不得之事，那有推辭之理。」隨又喚出兩小，兩小聽說謝先生竟然會武，四隻靈活小眼不住地瞧在謝雲岳的臉上，繼又聽謝老師在此半月內把武學傳給他們，不禁喜笑顏開，死拉活扯的把謝老師拉進後院去了。

第二日，兩儀劍客徐東平告辭回衡山，矮伽藍也去安徽巢湖訪友，乾坤手雷嘯天含笑作別單騎北上，三人分道揚鑣，各奔前程。

自此以後，每日謝雲岳把「白猿掌」及「八九玲瓏手法」傳授兩小，連文課也停了，兩小也眞聰明，不到半月，都練到六七成功力，休看這兩種手法，武林高手多半會用，但出諸謝雲岳所傳有分外不同之威力。

謝雲岳也指點了李大明一些手法，及一套「太極掌」，李大明每每嘆息道：「老弟，看你不出還會武學，像我這久走江湖的竟然輸了眼，慚愧得很。」

臨行前三天，老鏢頭設宴欵待，及鏢局中鏢師們都與這謝老師餞行，日無虛席，夜夜歡宴，使謝雲岳深深感動，殊覺人情溫暖之可貴。

啓程前，老鏢頭贈了三百兩銀子盤纏，謝雲岳堅謝不受，老鏢頭却說：「謝老弟，須知出外不離花費，一文錢能迫死英雄漢，眞個在缺少銀錢時，難道叫老弟效黑道宵小做扒竊不成，再說老朽與老弟賓主莫逆，水乳交融，些許銀錢小事，眞個要拒人千里之外麼？」

謝雲岳見盛意難却，只得收下了，老鏢頭及兩小，還有李大明鏢師等人，一直送至卅里外，才洒淚而別。

話說謝雲岳別了衆人，揮鞭揚塵而去，胯下乘騎原是奪得九尾鵰之物，馬却是一匹追風神駿，他自幼即嚮往西湖烟霞山水之勝，故首先取道入浙。

第二日傍晚，已自趕到浙屬江山縣境，路上問訊鄉人，縣城尚離此有卅里遠近，他心想：「今日無論如何再不能往前趕了，不如就在江山縣城歇宿一宵再說。」他飛騎入了江山城，時已將近二鼓，街上行人稀少，山城居民習慣早起，大部份居民已是進入睡鄉，馬匹行在青石板上，咯咯作响，清澈入耳。

他緩騎在街中心處，才找了一家迎安客棧，對面是一家叫做四山春飯莊，內面樓上燈火通明，錫勺敲得震天價响，隱隱傳出猜拳行令喧笑之聲。

下得騎後，店小二牽過馬匹，引進客房，稍事盥洗後，就去四山春飯莊。

謝雲岳找了一個樓上臨街靠窗座位，叫了一壺花雕，幾味時鮮，輕酌慢飲，樓上是一個通座，擺了廿餘個桌位，在他未來之先，已有十數席的客人，正在鬧酒行令。

忽然樓梯上起了一陣凌亂脚步聲，湧上七八個橫眉怒目的漢子，為首一個痲臉大漢，坐定後，不停地拍桌子催送酒食，酒保慌得不迭連聲應諾，跟着站在樓梯口吆喝下面，送酒菜上來。

謝雲岳見這帮人有點異樣，便留了神，只聽痲臉大漢大聲說：「想不到我痲鷂子游三和這番吃了癟，該多氣人。」

內中一人低聲勸道：「游大哥，犯不着為了一個娘們，就和金華三傑結下樑子，何況他還有一個江湖上最難惹的乾坤手雷嘯天撐腰，憑我們七八人之力，也難接上三五招，我看這事還是算了吧。」

又有一人說：「徐老三，你說話這麼洩氣，有道是有仇不報非君子，不然以後還在江湖叫什麼字號，乾坤手雷嘯天縱然棘手，也未必如你所誇張得這麼厲害，以游大哥的這一身軟硬功夫，怕什麼金華三傑，乾脆咱們燒了他的窰子，鬧那一個大的。」

謝雲岳一聽拜兄雷嘯天落在金華，心中一喜，恨不得星夜起程去金華見上一面，繼又聽痲鷂子游三和說道：「吳老弟，話不是這麼說的，我痲鷂子也不是什麼好惹的人物，說起了最初理虧在我等！七日前那娘們由我莊前經過，我那拜弟神鏢手金雲見她長得標緻，不免風言風語了幾句，那娘們當時怒叱了金雲一頓，金老弟不但不生氣，反而欺身動手動脚，誰知那娘們身懷武學，把金雲踢翻地下，折辱了一個够，臨行之際，進莊把我留存的一面金燕旗令取去，聲言要找她可至金華三英鏢局，當時我並未在場，不然還能令她這麼輕易離去，但金燕令旗是帮中信物，一旦失去，帮主降下罪來，十分難當，游某也是為了有此顧忌，所以派了徐老三前去金華，以禮求見，請他交出那娘們出來，金華三傑到是說話客氣，只是乾坤手雷嘯天一味橫蠻拒絕，說除非那神鏢手金雲登門謝罪，不然不把令旗交還，游某氣在心裏，只是未籌出善策。昨天帮中有一人從金華回來，風聞雷嘯天已離開金華北上了，所以今日又請徐老三去金華，只求令旗交還，其餘不問。你想那娘們說什麼，嘿！你不是看你家姑娘不起，要令旗，沒恁地容易，姓金的不來，你來十次也是白費。你們想想如不是令旗事關身家財產，我痲鷂子還吃這一套，叫我氣不氣。」

姓吳的接着說道：「這樣說，那娘們眞是欺人太甚了，殺人不過頭點地，金老二已折在她手中，還要怎的，依我說，大哥，你也太示弱了，不如去和帮主說，那娘們上門尋釁，將金燕旗令竊去，這不就成了麼？」

痲鷂子搖搖頭，嘆口氣道：「這個我早想過了，不管怎樣，遺失旗令之罪，就如觸犯三大帮規一樣，你想我怎麼丟得起這臉。」

姓吳的哦了一聲，沉吟一陣，笑道：「不如這樣吧，這幾天幇中來了兩個高手賓客，一個是邛崍派高手喪門劍客靈飛，另外是隴西一霸七陰手郝天蒼，想這兩人，都是武林道上頂兒尖兒的人物，我們從旁慫恿他們出面；本來金華三傑是少林門下，少林與邛崍兩派多年來積不相容，只差反臉就是了，現在我們只要挑動一下門戶之見，那怕他們不上圈套。」

麻鷂子游三和道：「唔，有他倆出面，那就好辦了，乾坤手雷嘯天在金華都無所謂，吳老弟，果然好計，就照你的話行事吧。」

這時他們席上酒菜都上齊了，也不再說話，忙於推杯換盞痛飲起來。

謝雲岳聽得拜兄雷嘯天北上了，不禁忽忽若有所失，又聽得他們要搬動是非挑起兩派門戶之爭，心想這到好了，省得自己多費一些手脚，立起身來，喚過店夥算了酒菜錢，離開四山春飯莊，走進迎安客棧。

店小二笑嘻嘻地迎進了臥房，泡上一壺好茶，問道：「相公，還有什麼事吩咐沒有？」

謝雲岳笑道：「店家，那麻鷂子游三和是一個怎麼的人物？」

店小二聽了，不禁面有驚容，答道：「相公，瞧你是外路人，怎會知道游大爺的名號？」

謝雲岳見他面現恐懼，不禁莞爾，說道：「店家別怕，我不過方才在四山春飯莊見他的自稱名號，想是有來頭之人，故問問你而已。」

店小二神色才定，先前謝雲岳這一問，他以爲是尋麻鷂子晦氣來的，繼覺這少年分明是一讀書人，怎會與這種凶徒尋事生非，遂笑答道：「小的還以爲相公要找游大爺有什麼事，既然如此，小的說出來，也沒有什麼關係，游大爺是浙西五燕帮坐駐江山的舵主，手下徒衆甚多，專門欺壓良善，訛詐商旅，就是我們這迎安客棧，每月也要繳納十両規費咧。」

謝雲岳一聽，劍眉雙豎，目中射出兩股威芒，店小二瞧了機伶伶直打寒戰，暗忖：「這相公眼中好重的殺氣。」謝雲岳見他又現驚容，面上再呈微笑道：「五燕帮這名稱我還沒聽說過，不知什麼人是五燕帮帮主，想必是極厲害的人物。」

店小二不禁笑了出來，說道：「不是小的胆大放肆說，這江湖帮會豈是相公讀書人能知道的，連小的也攪不清楚，只知帮主叫做金鷹八劍羅文溪，平時住在青湖山莊，不但小的未見過，聽說連帮中許多人均未曾一見。」

謝雲岳哦了一聲，說道：「青湖，敢莫非是那地方是一片湖蕩，風景幽美得很呢。」

店小二失笑道：「相公你莫弄錯了，出城往南走差不多廿里地，叫做青湖，是一個數百來戶的鄉村，那青湖山莊就離青湖村上不遠傍山處。」

謝雲岳哈哈大笑道：「不是你說，我還認做青湖與杭州西湖一般，是個好玩的去處。」

兩人又搭訕了幾句，店小二方才告辭出房。

謝雲岳等敲了三更後，換上一副黑色長衫，開了窗戶，二臂一抖，躍上屋頂，直奔南城外。

青湖距江山僅只廿里地，謝雲岳施展絕頂輕功，並無多少時間便已到了青湖山莊，他隱蔽身形，觀察四周有無暗卡，他雖然是初出道江湖，也知道這類帮會主舵所在一定是怕外人侵入，防守嚴密，停留片刻，見無異狀，一晃身，拔縱在莊牆上，接着雙足一點，竄在莊中園內一株大樹枝頭。

陡聞園中假山後，有人沉聲問道：「誰？」

謝雲岳大吃一驚，將身傍在巨枝上屏息不動，半晌，另一人開口道：「老胡，你見鬼了不成。」

那人哼了一聲，似是不服道：「我看到一條黑影直上樹梢，怎麼見鬼了。」

另一人道：「那是夜鳥歸樹，你別大驚小怪了，這麼晚了，還有什麼人敢來青湖山莊捋虎鬚，我看，你是有點神智不清吧。」

謝雲岳存身樹上，盡目力四下一望，嘿，這山莊地勢眞廣，莊中亭樹遍佈，林木森森，黑壓壓地一片，靠山處才是房舍，樓閣連橫，在樹蔭叢中射露出十數條燈光來。

謝雲岳知那假山後設有暗卡二人，兩名匪徒尚在低聲辯論，暗罵一聲：呆瓜，他存身這棵樹是棵苦楝樹，枝頭密密纍纍結了無數苦楝子，順手摘了兩三顆揑在手中，看準了假山落足之處，飛身往假山頂端一落足，故意帶起一些輕微沙沙聲，兩名匪徒一探首，正待大聲喝問什麼人，驀見面前一花，身上各着了一下重的，頭目一陣暈眩，仆倒地下，人事不知。

謝雲岳二顆苦楝子，打中兩名匪徒暈眩穴後，二次長身又往後面樓房竄去，捷如貍奴，幾個起落就躍上屋頂，接着一矮身，兩足鈎在屋簷板上，雙手執定屋簷下椽木，陡看之下似一個乙字，身形一貼緊，便聽得窗內有人說話道：「諸眞人，看樣子追魂判謝文沒死總是眞，否則瀾滄雙煞等那高的身手，聽說沒交手就白白死去，換在別人怎麼辦得了，我五燕帮以往與他無仇無怨，就是我羅文溪也沒與他結下什麼樑子，尚可有恃無恐，不過你咧，可要當心一點，當年你與巫城三霸在巴東暗下毒手，結果把追魂判同伴毒死，那追魂判倖未被害，三霸却二死一傷，你也知機溜掉，追魂判恨你入骨，如今二次出世，手底更是厲害，羅某還是勸你回桐柏山檢束一點爲妙。」

接着有一人回答道：「羅帮主，你的好意我知道，諸某十五年深山苦練，自信不比追魂判弱過那裏去，縱然遇上，也可全身而退，追魂判二次出世，還是傳說，又沒人親眼目睹。」說着發出數聲粗獷狂笑。

謝雲岳一聽羅文溪說出追魂判的名號，心中一動，暗想：「這江湖上消息傳佈得好快。」他沒想到此事已發生半個月了，還說好快，眞快的三天兩晚就够傳遍了大江南北。

謝雲岳用食指蘸濕口沫，點破窗紙，單眼往內窺看，只見有二人端坐在紫檀木

涼床上，從他兩人口中已分辨出誰是羅文溪，誰是諸眞人，那羅文溪長像十分魁梧，諸眞人頭頂呂梁冠，瘦長臉，雙目凹進，鷹鈎鼻，嘴上長着徑尺鬍鬚，說話時，一臉詭笑。

謝雲岳聽得諸眞人當年與巫城三霸暗害其父，不禁咬牙，忽靈機一動，心想，我何不重施故智，把姓諸的老道除掉，借五燕帮之口，風聲愈加傳大，對我未來復仇之事，更爲輕易有利，想定後，把手上僅存的一顆苦楝子往窗內打進，跟着雙足往屋簷板一點，人已翻平，兩臂一穿，身形像殞星般下落，將近地面時，身子一翻即輕飄飄地閃在樹後。

屋內燈光刹時暗滅，「拍」的一聲，兩條黑影震開窗戶穿出，落地後，金鷹八劍羅文溪厲喝道：「什麼人敢在這五燕帮青湖山莊惹事。」

忽然離羅文溪身後五丈開外有人落地聲，羅文溪一個旋風步翻向後面，舉目四顧，是一點可疑跡像均無，正自一怔，一聲淒厲慘號起自身後，不禁大驚，後又翻身竄回原處，只見諸眞人仆臥在血泊中，胸後五個窟窿洞穿，似傳說中瀾滄雙煞大力鬼王死狀一模一樣，把一個五燕帮主金鷹八劍羅文溪看得內心戰顫，這時莊中暗卡及屋內匪衆齊都紛紛而出，見此情形俱是目瞪口呆，羅文溪長嘆一聲，吩咐手下抬去收殮，帮中有人提議派人追踪的，也都被他攔阻不追，說道：「這是追魂判大俠做的，他與我等又無仇無怨，追他怎的，我們只有通知諸道長門下，報不報仇，隨在他們，不過，出事地點落在青湖山莊內，我等也要被江湖中編排不是了。」

羅文溪有了一份私心，恐怕追魂判尙隱在近處，惹翻了他，今晚五燕帮就落得個煙消瓦解，雖然是謝文在這青湖山莊五燕帮主壇，任來任去，傳聞開來有點不好聽，但追魂判登門不拜山，而致人於死，也有不合江湖道義處，將來見面時，自己這面總較有理，說話也義正辭嚴，殊不料引起桐柏山弟子不滿，恨金鷹八劍羅文溪不顧江湖道義，羅文溪差點喪生在桐柏五毒刀下，這是後話不提。

原來謝雲岳見金鷹八劍羅文溪老道雙雙躍出窗外，心計已定，俯腰拾起一塊細石，輕輕一托，作弧線形抛在羅文溪身後四五丈處，等羅文溪翻身向後竄時，即疾翻在諸老道身前，可憐諸老道亦聽見落石聲，身形一旋，擬隨着羅文溪同時撲去，即被謝雲岳欺在身後，雖覺勁風襲着後胸，已轉身不及，謝雲岳用五指鋼指，用上金剛禪指法，揷在後胸，只覺澈骨奇疼，慘叫一聲，竟自仆地死去，謝雲岳得手後，即從來處飛逝無踪。

謝雲岳回至客棧，天已交四鼓，躺在床上想起方才在青湖山莊所做的事，得意之至，又想起從前零星往事，不禁昏昏沉沉睡去。

第二天早上，一覺醒來，陽光已照射在床上，謝雲岳趕忙起身，盥洗後，又去四山春飯莊用了早點，然後回店算了店錢，登騎往金華而去。

從江山到金華三百來里路，均是寬闊沙石官道，來往行旅不絕如縷驛馬騾車墜鈴叮叮，清脆悅耳，此時正當暮春三月，夾道楊柳桃花互映，嫩絲嫣紅，笑靨迎人，正如程顥詩：「雲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春景眞個宜人，謝雲岳緩轡而行，跟在一夥回程鏢車後面，因爲鏢車空着回程，鏢師及趟子手鏢夥都懷着輕鬆心情，七舌八嘴，有三沒四的磕着牙，忽聽一個鏢師說道：「老趙，今晨往江山起程之時，得來一項聳人消息，昨晚五燕帮總舵青湖山莊被鬧了個天翻地覆，據說桐柏山純陽觀主五毒眞人諸玄通被三十年前威震關洛的追魂判謝文謝大俠除去，最可笑的沒有人發覺追魂判是怎樣死去的，爲此事羅文溪大爲驚怯，這兩年來五燕帮太過猖狂了，爲何追魂判不連他一齊除掉，眞是令人不解。」那姓趙的鏢師回答：「可不是，這消息今早我也耳聞，追魂判謝大俠行事自有他的用意，非我們所可料想，不過曾聽總鏢頭說謝大俠昔年在武功山中爲仇家所害，怎麼如今再度出現，此事十分奇怪，問問總鏢頭看他怎麼說。」

謝雲岳聽說昨晚誅殺之人就是桐栢山五毒眞人諸玄道，倒出乎意料之外，在彌勒峰曾聽其父說起，五毒眞人淫毒無比，陰手殺人無算，又縱容門下爲惡，江湖側目，如今除掉，爲江湖上除一大害，大快人心，雖覺出手似嫌有欠光明，但爲父報仇心切，也顧不得這麼多了。

又聽那姓趙的鏢師說起，回鏢局後問問他們總鏢頭看，心想：「這家鏢局莫非是金華三英鏢局麼？」遂將眼瞧在鏢身上旗號，車檻主柱上揷定一面三角形杏黃小旗，紅絲線織着一顆鮮明朱紅的祝字，字邊分織一獅一鷹圖像，隨風搖曳，分外美觀精緻，心知所料錯了，抬頭一望天色，已近未正，暗道：何不趕至金華府，早點休息也好，於是，放快馬勢，揚騎疾向前奔而去。

傍晚時分，已自趕到金華，其地爲通都大邑，市面繁榮，盛產火腿，與雲南宣威火腿著名中國，進得城來，但見人羣如潮，此來彼往，川流不息，謝雲岳緩騎而行，在那府前街一家廣茂客棧下馬，店夥引進在四合院一間上房，稍事盥洗，喚來夥計問道：「店夥，三英鏢局在那條街上。」那夥咧嘴一笑，道：「公子爺，這三英鏢局，就在這兒不遠，一出店門，往右拐彎孔廟對過就是，公子爺莫非要找人是不。」

謝雲岳點點頭，於是要來一張紅紙，提筆書了拜帖，綴在懷中，走出店中，緩步而行，不到半盞茶時候，即已來在三英鏢局門首，八字門牆上安了一塊金字橫匾，三英鏢局斗大四字，筆力雄渾，顏筋柳骨，龍飛鳳舞，想是名家手筆。

門口鏢夥三三兩兩蹲在石堦上正在談笑，謝雲岳走前一步，迎着一個五十餘歲相貌忠厚的夥伴，微笑拱手道：「煩勞通稟總鏢頭，說是江西南昌府振泰鏢局謝雲岳求見。」

說着取出拜帖遞過。

那鏢夥慌得立起身來，接過拜帖，連說：「請稍等候，我這就去。」三步併作兩步入內通報去了。

不一會，局內轉出三人，爲首一人頎長身材，面如秋月，三綹長鬚，虎目海口，見面就執着謝雲岳雙手，哈哈大笑道：

「謝老弟，日前聽得雷嘯天說起老弟，文才武學，不同凡俗，愚兄弟三人欽仰不止，難得老弟看得愚兄弟起，竟爾相顧，蓬華生輝。」說着接進內面落座。

原來三英鏢局是三兄弟主持，同爲少林俗家弟子，老大金翅神鷹馮伯雄，老二撲天鵰馮仲傑，老三馮叔俊外號摩雲鵬，三人武學盡得少林外家所傳，三英鏢局創業不出一年，便被他們闖出萬兒來，直到如今有十二三個年頭了，眞可說是一帆風順。

馮伯雄笑問道：「謝老弟，聽雷兄說瀾滄雙煞被追魂判謝大俠除掉，老弟親眼目睹，可是眞的麼？」

謝雲岳俊面一紅，答道：「那日，小弟爲偷看熱鬧，藏身石後，目睹大俠用金剛指法殺死雙煞，當時還未知何人，事後見留下字跡才知。」

馮伯雄雙目凝視謝雲岳道：「適才聞報，追魂判又來浙省，昨晚在江山青湖山莊除掉桐柏山五毒眞人諸玄通，此人武學，端的登峰造極，行事又乾脆爽快，眞個名下無虛，少有見到，老弟可也有個耳聞麼？」

謝雲岳笑道：「小弟也是剛從路上聽得一夥行中人說起，我看此人一出，武林中定要掀起一番腥風血雨不可。」

老三馮叔俊接口答道：「誰說不是。」這時下人已擺好一桌酒席，馮氏三英請他上座，謝雲岳謙讓不止，連說：「馮大哥，德齒俱尊，小弟何敢僭越。」執意不從，馮氏三英見他如此，只得罷了，這時從屏風後轉出一位明媚皓齒，纖秀身材的姑娘來，馮仲傑一見，忙道：「蘭姑娘，你來得正好，我給妳引見這位人中龍鳳謝少俠。」

蘭姑娘向謝雲岳爽朗的一笑，算是招呼，大馬金刀就往座位上坐下。

謝雲岳含笑答禮後，只覺這位蘭姑娘確是明媚嬌艷，似嫌男子氣太重了，在席上聽三英說起，才知道這姑娘姓倪名婉蘭，外號羅刹玉女，是馮叔俊小姨，心中暗忖道：「這姑娘外號羅刹玉女，行事想必毒辣得很。」

席間蘭姑娘問馮叔俊道：「姐丈，今天麻鷂子游三和與姓金小子來過沒有？」

馮叔俊大笑道：「蘭姑娘，昨晚五燕帮被追魂判謝大俠這麼一鬧，已是心胆皆寒，那還有這閒情管這個金燕旗令咧。」

蘭姑娘小嘴一撇道：「他們不來便罷，來了管敎他三步一拜，才能得回那支金燕旗令。」

金翅神鷹馮伯雄笑道：「蘭姑娘，你這一來，我們這家夥局算是關門了。」

蘭姑娘道：「喲，憑你們馮氏三英响噹噹的名號，還怕一個小小五燕帮麼。」

馮伯雄笑笑，轉過話題問謝雲岳道：「賢弟，你的行囊哩？」

謝雲岳道：「留在轉角不遠，一家廣茂客棧內。」

馮伯英道：「賢弟，你這不是見外麼，難道夥局裏不好住麼。」遂不管謝雲岳答應不答應，立命夥伴去客棧內搬過少俠行囊來。

謝雲岳見他意誠，只得謝了。

謝雲岳見這家鏢局只有馮氏三英及蘭姑娘四人，不禁好奇問了。

撲天鵰馮仲傑笑說：「這兩個月來鏢局沒有接着生意，其他鏢師均在外安了房屋，沒有鏢輕易不走上鏢局一趟，有事只需派人通知一聲，他們即刻會到。」

謝雲岳哦了一聲說：「我是少見多怪，還以爲是與南昌敝東處一樣，一應人等俱都安置在鏢局內。」

馮氏三英笑笑不答話，却見金翅神鷹馮伯雄神色間露不安，似是有什重大隱憂，謝雲岳暗暗驚奇，蘭姑娘見馮伯雄如此情狀，嬌笑一聲道：「馮大哥，你是不是爲了明天七煞手要來此尋仇擔憂麼，這有什麼大不了，有謝少俠在此，準可將七煞手打發。」

這幾句話是明捧暗損，原來倪姑娘是燕山神尼弟子，功力俱臻上乘，自少受其師嬌寵慣了，養成一副冷霜傲骨，從不服人脾氣，出道不久，因手辣心黑，就被人安上羅刹玉女綽號，這次來在金華探訪其姊，聽雷嘯天把謝雲岳吹捧備至，心中就有點彆扭，及至一見，見謝雲岳長得翩翩不凡，暗生好感，無奈宴前謝雲岳連眼角也沒瞧她一下，一賭氣冲口說出這話來。

馮氏三英經驗老到，那有不聽出話意來，又不便阻止，暗暗直皺眉頭。

謝雲岳聰穎已極，她一說出來，即知其用意，却神色依然面上含笑，一抬雙目，露出烱烱生光凝看蘭姑娘面上，蘭姑娘只覺他兩道眼神令人不可逼視。

謝雲岳隨卽轉首問馮氏三英道：「七煞手究竟是何等人物。」

金翅神鷹馮伯雄長嘆一聲道：「江湖恩怨，難明是非，馮某平生與人無忤，三月前一時大意與他門下論談武學源流，引起爭辯，氣憤不過批評他門下究竟不是武家正宗，難登大雅之堂，他門下引爲奇耻大辱，搬動其師前來較量，七煞手屈申所學傳自青海高僧，身手詭異，人又介於邪正之間，一經爲仇，到死方休，十分難纏，是以馮某左右爲難。」

謝雲岳微笑道：「這又不是什麼深仇大恨，小弟所學也非武學正宗，一身野狐禪，七煞手雖爲人怪僻，但也不至於爲這小事斤斤計較吧。」

蘭姑娘冷笑一聲道：「你不信，看你明日怎樣打發吧。」

謝雲岳一聽，心想你這不是明與我鬧彆扭嗎，我又沒得罪你，心中甚是氣憤，沉聲答道：「蘭姑娘，謝某又沒說過可以打發七煞手，倒是蘭姑娘妳，旣可以在江山把五燕帮神鏢手姓金的折辱了够，身手定然不差，明天打發七煞手回去，在妳而言，還不是輕而易舉的事，何必套在我姓謝的頭上。」

蘭姑娘聽了一怔，暗忖錯在自己言語酸刻，人家遠來是客，坐席未暖，何必冒犯人家，自己在江山縣所行爲，人家知道得一清二楚，無怪他正眼都不瞧自己一下，姑娘雖知自己有錯，但任性慣了，一張粉臉仍然氣得發青，一跺足，竟自起身走向後院去了，連個招呼都不打。

謝雲岳嘿嘿冷笑不止。

馮伯雄見兩人已鬧僵，連聲道歉，馮叔俊暗怪這位姨妹這麼不識大體。也笑說：「我這位姨妹，一向任性慣了，火爆脾氣，不假思索就出口，衝撞了別人還不知道，不知爲她招來了多少煩惱，猶不知悛改，眞爲她這習慣擔憂，謝老弟，女人多半犯小性兒，千萬不要見怪。」

謝雲岳面色慢慢轉爲緩和了，聞言一笑，也不再說，金翅神鷹馮伯雄見他面色轉和，也就放心下來，暗想：「到底是少年人脾氣，話不投機，即拂袖口角，他們都是初生之犢，傲慢非常，往後還不知要有多少閒氣咧！」這時，氣氛轉爲輕鬆，馮伯雄向謝雲岳道：「謝賢弟，你就在敝局盤桓些日子吧，反正離雷兄約定端午之期還早，愚兄弟還須多請敎益咧。」

謝雲岳不覺哈哈笑道：「小弟此番北上，原是無事，不過想藉機見識各地名勝，既承相留，但千萬不可輕信我那拜兄雷嘯天所言，其實小弟並無什麼實學，如此看重，反而誤事，令小弟惶悚難安了。」

馮伯雄大笑道：「乾坤手說的話，那錯得了的……」

突然馮仲傑一聲雷吼，人如離弦之弩，從座位上直飛往屋頂，這一份輕功可眞够瞧的，由大廳穿過廳門，往天井斜拔而起，宛如一頭大鷹，這撲天鵰的尊號恰如其人，名符其實。

只聽馮仲傑喝道：「好朋友，你還不與我留下」。

來人陰惻惻帶着沙啞之聲道：「憑你們馮氏三兄弟，還不配把我天南四絕吳智留下，你還是早點回去安排後事吧，免得明日措手不及。」

金華三英鏢局馮氏三傑設宴欵待謝雲岳時，馮仲傑，覺察有人潛身屋上，即飛身撲上屋頂，聽到來人自道名號，不由悚然一驚。

馮伯雄，馮叔俊，謝雲岳三人亦聞聲紛紛躍上屋面，馮伯雄一見來人形像，不由微微變色，搶前一步，抱拳笑道：「原來是天南吳當家，馮某自思以往並未與吳當家有何過節，莫非是替人找場來了？」

吳智獰笑一聲道：「憑你還値與吳某有過節，若有，早叫你去見閻王了，豈能活到現在，不錯，吳某是爲人找場來了，只爲閣下出言無狀，瞧不起我們這些非武林正宗出身的，故吳某受了七煞手屈兄禮邀北上，爲的是見識見識你等自命正派門下，藝業有何超羣拔俗之處，今晚吳某偶經此地，不想生事，好歹明日就可見個眞章，恕不奉陪了。」說着一拱手，轉身即要離去。

「且慢。」一聲喝出自謝雲岳口中。

吳智轉身來，見發聲之人乃一年少俊美書生，不禁失聲笑道：「小子，你有何話說？」

謝雲岳沉聲道：「少爺瞧不慣你這副猖狂驕態，三英鏢局豈能由你愛來就來，說去就去，你既來了，就得留下。」

吳智狂笑一聲：「小子，你憑什麼將吳某留下？」

謝雲岳雙掌一擺道：「就憑這個。」

馮氏三英暗中焦急不止，心想這位老弟不知來人厲害。

吳智聽了更加狂笑不止喝道：「小子，閻王注定三更死，豈能留人到五更，本可留你活到明日，你今自己找死，可別怨我吳某手辣心黑不通人情。」暗中眞氣一提踏洪門揮掌就劈，掌勁渾厚凌厲，中宮進招根本就沒把謝雲岳放在眼裏。

吳智這裏狂，謝雲岳更狂，眼見吳智一掌劈到，身形連動都未動，右腕一翻，一招「推山塡海」，立掌當胸推出，「砰」的一聲響處，吳智竟然被撞出五六步，足下屋瓦嘩啦啦碎了一大片，反看謝雲岳淵停嶽峙，足下未見挪動半分，馮氏三英驚得呆了，最吃驚的還是吳智，剛才出掌，見對方年輕，只用上五成掌力，心想這就够你躺在床上十天半月，並未料對方有這等淳厚的掌力，吃了啞叭虧不算，自己撞退六七步，反觀對方絲毫未動，意舒神閒，睜着雙目瞧着自己，不禁羞慚難當，陡地喝一聲：「好小子，再接吳某一掌看看。」雙足一竄，人如旋風般撲前，跟着雙臂一抖一甩，使出賴以成名的白虎掌，用上十二成功力，一招「五丁開山」劈到，其勢宛若排山倒海，威力煞是驚人。

謝雲岳蓄意在今晚，震驚金華，一來激於蘭姑娘一言，再者也乘此創名立萬，早凝「彌勒神功」聚成一片無形勁氣，護住全身，所以眼看吳智猛下毒手，依舊神色自如，微微一笑。

馮氏三英見吳智用上「白虎掌」，一齊往後移退，及見謝雲岳尚垂手而立，並未出掌迎敵，摩雲鵬馮叔俊大聲急喚道：「老弟當心！」

謝雲岳還是微笑依然，吳智雙掌推在離謝雲岳胸前五寸處，只覺對方身外有一片絕大無形的韌勁，迎着自己的掌力，輕輕一收一卸，化掌力於無形，繼又突變一股無倫威力向外反震，吳智大驚，趕緊收勢往後撤掌，他那裏快，謝雲岳更快，右掌一掀一甩，吳智的身形似觔斗雲般被甩出二丈外的屋脊上，轡聲碎瓦亂成一片。

謝雲岳冷笑一聲道：「我道天南四絕是什麼人物，看來也不過爾爾。」

吳智爬起身來，雙掌腫痛欲折，聞言怒極，顫聲發恨道：「小子，你休賣狂，吳某一時大意被你所算，明日之會，尚不知鹿死誰手，得意什麼。」說罷，扭身晃肩疾馳而去。

謝雲岳四人齊躍下屋頂來在廳內，金翅神鷹馮伯雄對謝雲岳拱手作揖道：「老弟，今兒算是開了眼，老哥哥敢說一句，像老弟這種身手目下武林中可算罕見！」

馮叔俊心想這位謝老弟，表面上渾金璞玉，其實精華內蘊，十分難得，可惜蘭姑娘與他不投緣，不然一雙兩好，豈非天造地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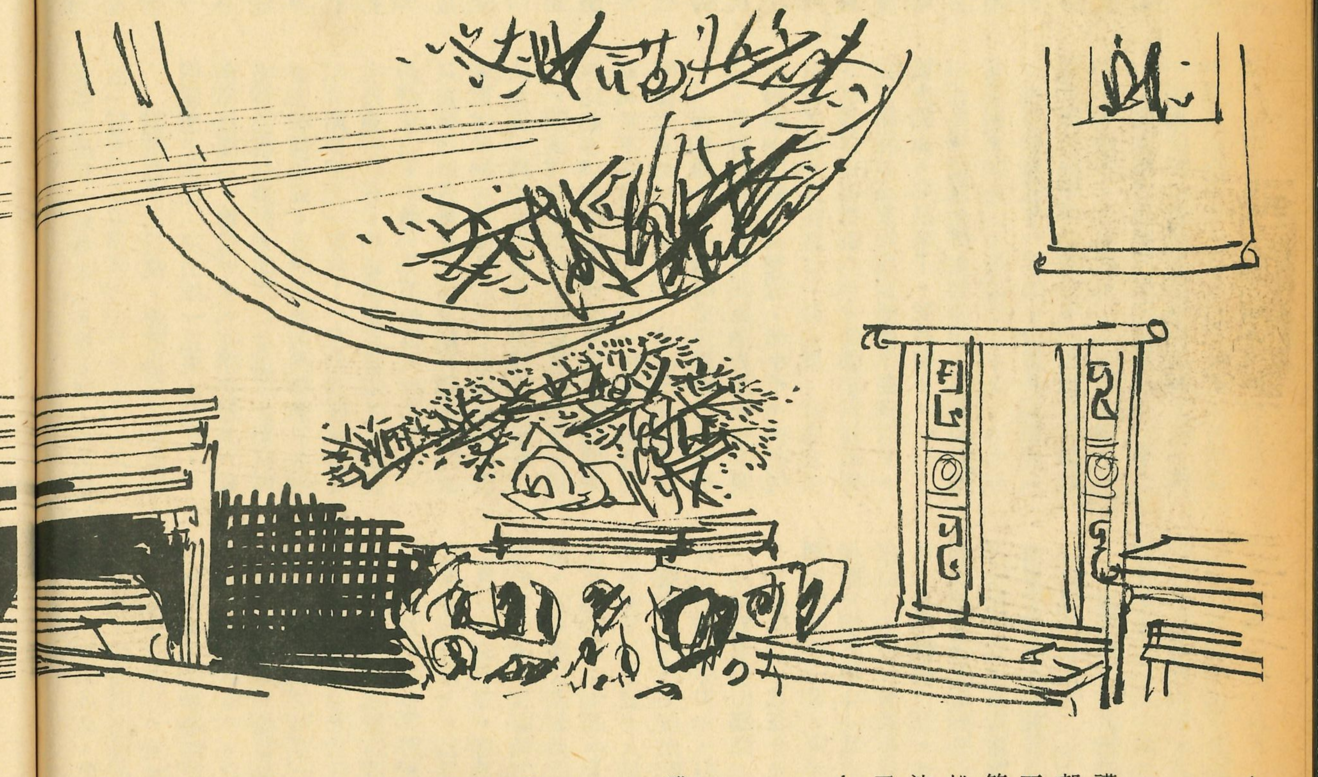
謝雲岳聽馮伯雄讚語，不禁俊臉泛紅，微笑說道：「馮大哥謬獎太甚了，你還沒有看清小弟乘機取巧麼，吳老賊的話並不虛假，確是一時大意失手所致，一上來老賊對小弟過於看輕，未用全力，而小弟眞力已用上十成，將他撞出，老賊二次進掌，被小弟先聲所奪，氣有點浮，足下墊勁不足，因屋瓦鬆脆，運勁畧重即粉碎，過輕則反力不能，老賊起脚本輕，又凌空竄起，力度浮虛，小弟當時並未反擊，就是等他吐出掌勁至呈强弩之末時，再盡全力反擊，僥倖取勝，不足爲訓，豈可稱道，正如老賊所言，明日地面過招，鹿死誰手，尚未可知，話已講明，還不是遺笑三位高明麼。」

（未完）

珍珠令續篇

百花谷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百花帮太上帮主挑選高手，往攻黑龍會，召集全體護法、護花使者競技，重選總護花使者與左右護法及八名護法，帮主牡丹親自提名凌君毅競選總護花使者，接受帮衆挑戰，經過五場激烈的拚搏後，凌君毅果然不負牡丹帮主及副帮主芍藥，總管玉蘭的厚望，連勝五場，在芍藥再四高聲詢問可仍有人願出來挑戰否，均不見有人應聲而出後，乃當衆宣佈凌君毅膺選爲總護法，芍藥隨又宣佈競選左右護法，冷朝宗、蔡良挺身而出，芍藥又向衆詢問，可有人要出來挑戰——

百花迎春舞　一錯恨終生

葉開先道：「屬下等人，一致擁護冷蔡二位，繼續担任左右護法。」

芍藥問道：「這是你們大家的意思？」

站在後面的七名護法，同聲應「是。」

太上頷首道：「如此也好，那就仍着冷，蔡二人，担任左右護法好了。」

九指判官冷朝宗，三眼神蔡良同時躬身說道：「屬下謹謝太上恩典。」

太上點首道：「你們好好幹。」

芍藥站在階上，高聲說道：「授職典禮開始，總護花使者，凌君毅，左護法冷朝宗，右護法蔡良，接受太上頒發金牌。」

她話聲出口，凌君毅走上二步，面向階上站定，冷朝宗，蔡良一左一右，站在他身後。

太上和百花帮主同時站起，芍藥迅快的回到太上右首站停。總管玉蘭從一名使女手上，接過一個白玉托盤，雙手持着，走到太上面前。

太上伸手從玉盤中取起一面八角形的金牌。

那就是「總護花使者」的金牌了。

金牌約有一寸見方，純金製成，雕刻精細，正面中間是一個護花鈴，四周圍以一百朵花苞。反面是八個小篆，「百花帮總護花使者」。

金牌下面垂着兩支小巧的大紅流蘇，金光燦爛，十分奪目。

芍藥一見太上取起了金牌，立卽高聲叫道：「凌君毅登階接受金牌。」

凌君毅依言拾級而登，走到太上面前，躬身一禮。

太上含笑還禮，親手把總護花使者的金牌，替凌君毅佩到胸前。

凌君毅再躬身一禮，階前立時掌聲人動。

太上等掌聲稍歇，藹然道：「凌君毅，從現在起，你是本帮總護花使者了。」

凌君毅道：「這是太上的恩典。」

他這是跟左右護法學來的。

太上道：「不，這是你自己爭取來的榮譽，憑藉的是眞才實學，沒有一個人可以帮你的忙，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用權力拔晉你的。唯有公平競賽中，選拔出來的人，才能使大家心悅誠服，各無異言，這是老身要向你道賀之事。」

凌君毅連連躬身道：「多謝太上誇獎。」

太上又道：「這面總護花使者的金牌，你看清楚了，可知這金牌的意義麼？」

凌君毅道：「屬下愚魯，還請太上指示。」

太上道：「金牌八角，以示八表，中間護花金鈴，代表的就是總護花使者，這就表示，護花金鈴，八表雄風，從現在起，這維護本帮之責，就須由你一力承担，當然，總護花使者之下，還有左右護法，八名護法，二十四名護花使者，但他們以你爲主，因此，責任也在你一人身上，爾其勉之。」

凌君毅一臉惶恐的道：「屬下自慚駑鈍，只怕難當重任，有負太上厚望。」

太上微微一笑，伸手從身邊一名黃衣使女手中，取過長劍，朝凌君毅遞來，一面說道：「這是倚天劍，劍長三尺三寸，乃是古代名劍，斬金削鐵，鋒利無匹，老身賜你此劍，希望你好自爲之。」

這一賜劍之舉，正表示太上對凌君毅極爲器重。

但奇怪的是站在太上左右的百花帮主牡丹，副帮主芍藥，和總管玉蘭三人，表情各有不同。

百花帮主聽了太上的話，一雙盈盈秋波，朝凌君毅含情一瞥，好像又驚又喜，不勝嬌羞模樣，徐徐的垂下頭去。

副帮主芍藥似乎微感意外，死命的盯了凌君毅一眼，星眸之中，閃起了冷峻的光芒，那是懊傷，嫉妒交織而成的異樣色采。

總管玉蘭眼中，却又充滿了喜色。

皆因三人臉上，都戴了面具，她們表情如何，誰也瞧不出來，光是從目光中流露出來的一點神采，別人那能瞭解她們內心的秘密？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凌君毅連忙高舉雙手，接過長劍，感激的道：「太上厚賜，屬下終身感戴不盡。」

太上目光溫和，點頭道：「好，明日清晨，可由總管陪你上百花谷去，老身另有指示。」

凌君毅躬身應「是。」

玉蘭同時躬身一禮，道：「弟子敬領法旨。」

只聽芍藥嬌聲道：「凌君毅復位。」

凌君毅依言退下。

芍藥接着又道：「冷朝宗，蔡良，登階接受金牌。」

九指判官冷朝宗，三眼神蔡良並肩走上石階，行禮如儀。太上從玉盤中取起左右護法的金牌，授與兩人。

兩人躬身而退。

芍藥嬌聲說道：「大會圓滿結束，散會。」

階下衆人，一齊肅立致敬。

太上緩緩站起朝階下頷首示意，然後由帮主，副帮主陪同，離場而去。四名黃衣使女跟着欵步離去。

玉蘭星眸之中，滿含着喜色，迎着凌君毅神秘笑道：「恭喜凌公子，榮膺總護花使者，還蒙太上親賜寶劍，眞是天大的喜事。」

凌君毅拱手遜謝道：「這是太上隆恩，在下深感榮寵。」

說話之時，梅花，蓮花，玉蕊等十二侍者一齊走了過來。

玉蕊含笑道：「凌公子，姐妹們都來跟你當面道賀了！」

梅花嬌笑着接口道：「是啊，凌公子榮膺總護花使者，乃是本帮的喜事，我們姐妹一直都是衷心擁護你的。」

她是十二侍者之首，她一開口，大家都紛紛說道：「恭喜凌公子榮膺總護花使者。」

「恭喜總護花使者。」

鶯聲燕語，一片都是「恭喜」之聲。

凌君毅根本分不清誰在說話，但覺衣香繽紛，眼花撩亂，不禁玉臉一紅，慌忙連連拱手道：「諸位侍者的盛情，在下感激不盡。」

一百名花女，眼看太上一走，也紛紛跟着圍了上來。

只聽人羣中有人嬌聲叫道：「大家來看新郎倌。」

「啊，新郎倌的臉又紅啦。」

「恭喜新郎倌。」

花女們對凌君毅的當選總護花使者，可說衷心擁戴，此時眞像是瘋狂了一般，嬌笑，尖叫，鬧成一片。

凌君毅落在這羣熱情洋溢的花女堆裏，當眞變成了「新郎倌」，一張俊臉，漲了個通紅。

玉蘭看的朝他微微一笑，然後高聲說道：「大家安靜些，總護花使者方才連番交手，還沒有休息，此時應讓他好好休息一回，姐妹們若是要表示慶賀之忱，今晚帮主，副帮主要在大廳上舉行盛大歡宴，大家不妨多敬他一杯。」

花女們聽的紛紛叫好。

凌君毅苦笑道：「總管這麼一說，不是把在下害苦了？一人一杯，在下非醉死不可。」

玉蘭笑道：「賤妾只是替你解圍，其實，縱使賤妾不說，她們今晚也會向你敬酒的。」

花女們紛紛散去，左護法九指判官冷朝宗，右護法三眼神蔡良，和新任的八位護法，二十四名護花使者，一齊緩步走了過來。

冷朝宗陰沉的臉上，堆起一臉笑容，拱拱手道：「恭喜總使者，兄弟早就料到今天這場競賽，凌兄定會當選。」

蔡良大拇指一挑，接口道：「凌兄少年雋才，一身絕藝，眞叫人欽佩，無怪太上對凌君毅兄特別器重了。」

這兩人自然因太上對凌君毅特別器重，也改變態度，前倨後恭，極力拉攏。

凌君毅拱手道：「二位護法誇獎，兄弟愧不敢當，今後仰仗二位之處正多，還望不吝指點才好。」

蔡良爽朗笑道：「總座太客氣了，兄弟和冷兄，雖是痴長凌兄幾歲，但凌兄是咱們的頭兒，大夥全是一家人，有什麼事總座只要交待一聲，水裏火裏，咱們兄弟，決不推辭。」

他雖是一臉橫肉，但看來還是他爽直些。

冷朝宗一手拈着幾根山羊鬍子，連連點頭道：「蔡兄說得極是，凌兄一來就深得太上器重，咱們兄弟有這樣一位頭兒，日後沾光的地方多着呢。」

他說到得意，不覺呵呵大笑，接着道：「走，咱們到裏邊坐去。」

八名新任護法，全是冷，蔡二人的屬下，有他們兩人，陪着凌君毅說話，其餘的人，自然沒有插口的份兒。

凌君毅由冷，蔡二人陪同進入大廳右廂。

這裏是一排三間寬廣的敞軒，放着不少椅几。

敢情正是護花使者們休息的地方。

這時天色還未全黑，室內已是燈火通明。

冷朝宗，蔡良陪着凌君毅上座，大夥也依次坐下。

早有兩名使女，送上茶來。

冷朝宗端起茶盅，說道：「總座請用茶。」

凌君毅微笑道：「冷兄方才還說大夥全是一家人，怎麼這回又和兄弟客氣起來

了？」

蔡良笑道：「這是咱們這兒的規矩，從前，冷兄和兄弟沒先喝茶，弟兄們全都不敢先喝，現在總座是咱們的總頭兒，自該由總座先喝了，弟兄們才敢喝。」

凌君毅問道：「這裏是本帮護花使喝茶休息的地方麼？」

冷朝宗道：「不錯，這裏是花家莊院的最前面一進，也是護法和護花使者集會之處，從大廳進去，卽列爲內院，弟兄們未奉宣召，不得擅入。」

凌君毅點點頭，隨着站起身來，朗聲說道：「兄弟年輕識淺，榮膺總護花使者一職，實在深感惶恐，總護花使者，左右護法，護花使者，這些名稱，只是職務上的分別，在執行任務，有這樣一個系統，便於統一，如此而已，其實大夥都是弟兄，尤其在休息的時候，就用不着分什麼尊卑，因此，兄弟覺得像喝茶這件事，大可以不必拘束，就像一家人坐在一起，愛喝就喝，豈不更顯的親切多了？」

蔡良道：「總座眞是開明的很，兄弟早就覺得這件事兒，有些蹩扭，現在，有總座這麼一句話，這條規矩，咱們就算廢了。」

丁嶠站起身，走到凌君毅面前，抱拳作了個長揖，說道：「屬下在比賽之時，不合使用藏在扇中的暗器，冒犯總座，內心深感不安，伏望總座恕罪……」

凌君毅慌忙站起，還禮道：「丁兄快不可如此，人孰無過？事情已經過去，何用再提？何況丁兄辛苦得來的護法，因此受到降職處分，兄弟格於規則，無能爲丁兄挽回已感不安，丁兄何須自責，咱們今後都是一家人，丁兄幸勿介意才好。」

丁嶠一臉俱是感激之色，俯首道：「總座如此大度，屬下眞是慚愧死了。」

正說到這裏，只見一名使女，走了進來躬身道：「廳上酒宴已經擺好，帮主，副帮主都已到了，請總護花使者，好入席了。」

凌君毅點點頭，當下由左右護法陪同，進入大廳，八名護法和二十四名護花使者，魚貫隨後而行。

大廳上，點燃起無數宮燈，照得畫棟雕樑，彩繪通明。

凌君毅青衣飄逸，腰懸倚天劍，當先跨進大廳，兩旁花女就紛紛鼓起掌來。

上首右邊席上，坐着的百花帮主牡丹，副帮主芍藥，同時站起身來。

今天的競賽大會上，雖是太上親臨主持，但副帮主芍藥，可出盡了風頭。

今晚的歡宴，主人是帮主，副帮主，因此百花帮主在站起之時，就櫻唇輕啓，嬌聲說道：「本座以無比欣忭的心情，代表本帮全體姐妹，歡迎新當選的總護花使者，左右護法暨八位護法，敬以水酒粗餚聊申慶賀之忱，請入席了。」

凌君毅拱手道：「帮主，副帮主盛宴欵待，屬下等人，如何敢當？」

大廳上首，放着品字形三席。

今天的客人，是新任的總護花使者，左右護法，和八名護法，因此中間一席，坐的是凌君毅，冷朝宗，蔡良三人。

左首一席，是八名新任護法。

正、副帮主，是主人身份，坐了右首一席。

接下來左首是二十四名護花使者，右首是總管玉蘭十二侍者，再下去，則是花女們的席次。

這一頓酒，是慶賀新任總護花使者爲主，大家雖因有帮主在座。但帮主總究不像太上，使人肅然敬畏，因此大家的心情都很輕鬆愉快。

何況帮主，副帮主都在向總護花使者敬酒。

接着總管和十二侍者也敬酒了。

花女們豈肯放過機會？於是緊隨着十二侍者之後，也紛紛向上首三席敬酒。

敬酒以「敬」爲主，被「敬」的人，自然不好推辭，就是推辭也推辭不掉的。

這是「敬」你咯！你總不能够不識抬舉。

中國人有幾千年傳下來的美德——好客。

不論是遇上什麼場合，飲酒是少不了的。

只要這飲酒，不是獨酌，敬酒也是少不了的。

只要是敬酒，互相灌酒，也是少不了的。

身爲主人，莫不希望把客人灌醉，這是「美意」，非如此不可。

這「美意」不知是誰發明的？大家都明知其意不美，但却依然遵行如故，流傳了幾千年，至今不衰。

在花女們的「美意」之下，凌君毅被灌醉了。

不單是凌君毅，左右護法，和八名新任護法，莫不酩酊大醉。

就是正副帮主，總管，十二侍者，也都有了八九分醉意，因爲她們，也全是花女們要「敬」的對象。

這一席酒，眞是目眙不禁，香澤可聞，履舄交錯，杯盤狼藉，而至前有墮珥，後有遺簪！

就是能飲一石的淳于先生，也非醉不可了。

× × ×

凌君毅是玉蘭要兩名使女扶着回轉賓舍的。

現在已經快二更天了！

月光如水，斜斜的照上窗櫺！

凌君毅臥房裏，靠南首的兩扇窗戶，還敞開着，但燈火已熄，黑沉沉的不聞人聲。

只有濃馥的酒氣，不時從窗口絲絲冒出。

凌君毅盤膝坐在床上，正以上乘內功，把酒氣從體內逼出，一身大汗淋漓，盡是酒香！

現在他已完全清醒了！

也正幸他已經完全清醒，坐在床上運功，靈台清明，才能聽得到窗外院子裏的梧桐樹上，傳來「刷」的一聲輕響！

那是衣衫擦着樹葉的聲音，自然極爲輕微！

只要聽這聲音，顯見來人輕功極高！

凌君毅心中一動，忍不住抬目望去。

但見梧桐之間，似有銀光一閃，緊接着但聽「嗒」的一聲，一蓬銀芒，電閃般射出，直向窗內打來。

勢道之勁，暴射如雨！

若不是凌君毅先聽到那一聲「刷」的輕響，早有準備！

等他聽到暗器的尖風，再睜目時，爲時已晚，非喪生在這蓬銀芒之下不可。

凌君毅總算發現的早，在銀芒乍閃之際，他已功運雙袖，坐着的人，疾快移開數尺。

待得暗器射到身前，雙袖齊揚，施展反手如來獨門絕技「乾坤袖」神功，把一蓬銀雨捲個正着。

暗器被他衣袖捲住，有如泥牛入海，自然聽不到一點聲息。

樹上那人立時驚覺不對，一條人影從桐陰中飛起，越過牆頭，朝院外掠去。

凌君毅冷嘿一聲：「朋友想走麼？」雙袖一抖，把接來的銀芒，朝牆角洒落，人已穿窗而出，尾隨着黑影，越過牆頭追了下去。

× × ×

月光，本來還柔和如水一樣，斜照在窗櫺上，但不過轉眼之間，月色已被浮雲掩沒，很快隱去。

窗前一暗，房中就顯的一片黝黑！

這時，東首院牆上，忽然出現了一條頎長人影！

這人只在牆頭上一現身，就悄無聲息的飄落窗前，再一旋身，便已閃入窗去。

這眞是無巧不成書，就在他堪堪閃入房去，走廊上又有一條婀娜人影，嫋嫋行來！

那是一個身材苗條的姑娘，沒有月色，你縱然看不清她的花容月貌，但只要看她穠纖合度的窈窕模樣，好不動人！準是一位千嬌百媚的美人兒！

她腳下既輕又快，纖塵不揚，聽不到一點碎細的聲音！

黑夜裏，只有那雙晶瑩的眸子，閃着星星般的光亮，目光一溜，敢情她發現了敞開的窗子，口中不覺輕「咦」了聲，姍姍朝窗下走來。

室中那人耳目何等敏銳，聽到她的一聲輕咦，心頭驀地一驚，一時來不及躲閃，目光迅疾一掠，輕快的閃到床前，舉手揭起羅帳，在床上躺了下來。

苗條人兒已經走到窗前，輕輕哼了一聲道：「辛夷這丫頭眞該死，連窗戶都沒關上。」

這話說得雖輕，但躲在床上的那人，已經聽出這說話是誰了，心頭不禁大爲凛駭！

苗條人兒舉手掠掠鬢髮，倏地又輕又嬌的叫道：「凌大哥，你酒醒了麼？」

室中那人不敢作聲。

苗條人兒嗤的一聲輕笑，腰肢一扭，像一陣香風，已經到了床前。

室中還瀰漫着酒氣，她自然聞到了，輕輕攢了眉，聲音說的更柔：「瞧你！醉成這個樣子！」

她居然伸手撩起帳子，一隻柔嫩如玉的纖手，輕輕拍着他的肩頭，低低叫道：「凌大哥，凌大哥，你醒一醒嘛！」

室中那人心頭狂跳，那敢出聲？但不應也不成，只好迷迷糊糊的，「唔」了一聲。

苗條人兒從臉上摘下一張薄如蟬翼的面具，緩緩俯下身去，附着他耳朵，吹氣如蘭，嬌聲說道：「你怎麼啦？」

這聲音好不撩人？

人竟是人，無燈無月，室中反正看不清面貌。

那人很快握住了苗條人兒的玉手，顫聲道：「妳……」

苗條人兒任由他握着手，並未抽回，輕輕的說道：「我是不放心你，才來瞧瞧的。」

那人壓低着聲音道：「謝謝妳……」

苗條人兒嬌聲說道：「誰叫你是我的大哥……」

那人顫聲道：「妳眞好。」

苗條人兒嗤的一聲輕笑，低聲道：「你……怎麼在抖？」

她和他靠的很近，她身上一陣陣的甜香，薰人欲醉！

那人一顆心動蕩得把持不定，他沒有作聲，雙手猛地一扳。苗條人兒忽然「嚶嚀」一聲，一個嬌軀撲入了他的懷裏。

他沒有讓她說話，兩片火熱的嘴唇，已經堵住了她的櫻唇。

她沒有推開他，反而柔順得像依人小鳥。

黑暗之中，除了兩顆心房，劇烈的跳動，聽不到半點聲息，但他雙手已經開始有了粗野的動作。

現在，顫抖的，已經不是他，而是她了！

可惜房中沒有燃燈，他無法看到她嬌醫上泛起的一片酡紅，美目中漾起水樣異采，但他却可以感覺到她身上有一種令人無法抗拒的熱力！

這發生的一切，原是她意料中的事！

她爲了要得到他，她不克自持。

她更不能讓別人把他搶走。

他動作雖然粗野，她沒有半點嗔怪，這是她心甘情願的。

但她畢竟還是驚顫的發抖。

她平日何等高傲？何等冷峻？此刻的她英風盡失，成了一隻受創的小鳥！

室中依然一片漆黑，兩顆蕩漾的心，經過一陣波動之後，很快就平靜下來。

苗條人兒仰着臉，嬌柔的聲音幽幽地叫了聲：「大哥，你……」

他在她臉頰上輕輕吻了一下，催促着道：「妹子，你該走了。」

苗條人兒悄聲道：「你怕了？」

那人溫存的道：「不，我不是怕，萬一給人看到了，對妳總不大好。」

苗條人兒輕「嗯」了一聲。

她是個好強的人，自然不願讓人撞到，於是她點點頭，迅快起身，一面輕聲叮嚀道：「我走了，明天太上說的事，你不能……」

那人沒待她說下去，低笑道：「好妹子，妳只管放心，我不會的。」

「你敢！」

她一個纖纖玉指，輕輕點在他額上，人已像一縷輕烟，閃了出去。

他心頭忽然起了一陣愧疚，更不怠慢，悄悄下床，在室中怔立了半晌，才長長吸了口氣，自言自語的道：「這不是我的錯。」

躁躁腳，穿窗而出。

× × ×

兩個人，先後離去，本來雲收雨散，春夢無痕，這時又是三更半夜，誰也不會撞來。

但許多事兒，往往出人意外，你以爲人不知，鬼不覺，偏偏就會春光外洩！

滿園春色關不住，一枝玫瑰過牆來！

這人正是喬裝玫瑰的溫婉君！

房中兩情纏綿，聲音雖輕，但卿卿我我，斷雲零雨之聲依然隱約可聞。

溫姑娘站在窗外，不禁羞的滿臉通紅，一顆心直往下沉！

她眞想不到自己的心上人，竟會是這樣一個人！

她羞憤，氣惱，愛恨交織，芳心寸碎，噙着眼淚，悄悄的離去。

× × ×

凌君毅掠出窗外，眼看向自己施放暗器的黑影，已經越過高牆，向院迅疾外逸去了。

一時不禁暗暗攢了下眉，心想「此人不但輕功極高，而且又比自己先了一步，百花帮屋宇極廣，他只要隨便一躲，自己就不容易找得到他了。」

但心中想歸想，人却毫不停留，一提眞氣，身化長虹，追出牆去。

那黑影身法極快，凌君毅剛剛越出牆外，發現他已在一二十丈之外，正在沒命的飛掠。

他敢情怕驚動了百花帮的人，因此沒敢在重重院落，屋宇毗連的暗陰中間隱伏下來。

這自然是他發現凌君毅追了出來，心頭慌張之故。

只是，他沒想到凌君毅來了不過兩天，對花家莊院的地形，根本不熟，他只要隨便一躲，拐上兩個彎，就可把凌君毅撇開。

凌君毅發現他一路飛掠，一時那裏肯捨？也提氣施展身法，一路疾追下去。

但前面黑影，對花家莊院路徑極熟，雙方相距既遠，這時正好一片烏雲，遮住了月色。

前面那人，利用地形，時隱時現在那些樓宇之間。

任你凌君毅盡展腳勁，也無法把雙方之間的距離縮短。

花家莊院，是百花帮的根本重地，各處都有巡邏和值崗的人，此人竟能避開這些巡守和值崗的耳目，越發可見他不是外面的人。

片刻工夫，已經追出花家莊院的高大圍牆。

這裏是一片長滿青草的山坡，到處亂石嶙峋，地勢荒凉，顯然，很少有人來此了。

前面黑影眼看凌君毅緊追不捨，心頭慌張，才會落荒而走，一路急掠。

凌君毅心頭同樣暗暗泛疑：「他把自己引來此地，莫非另有埋伏？」

但他藝高胆大，對方縱有埋伏，也並不放在心上。

而且此人如果眞是百花帮的人，那一定是白天較技，敗在自己手下之人，懷恨在心，才會乘自己酒醉，暗下毒手。

自己縱然不顧樹敵，也要截住他，好好規勸他一番不可。

因爲這一路上，已是荒凉的山坡，沒有隱蔽之處，凌君毅一身所學，高過那人甚多，雙方距離，自然漸漸拉近。

眼看前面不遠，已經快要追到湖邊，一片湖光，烟波浩渺！

前面黑影突然身形撲起，宛如隼鷹攫食，縱身朝一處岩石下撲落。

這時雙方相距，已只有十來丈遠近，凌君毅兩個起落，便已追踪趕到。

這方岩石，約有三丈來高，下臨湖水，已是無路可通，凌君毅目光朝四面轉動，四週靜悄悄的，那裏還有人影？

心中暗暗奇怪，自己明明看他朝這裏撲落，怎會沒了影子？

此處雖然荒僻，但草長不過沒脛，也藏不住人，除非是他一時情急，潛水逃走了。

這也不可能，一個人水性最好，但鑽入水去，水面多少總會濺起一些水花。

但自己跟踪追到，湖水平靜如鏡，連一點水暈也沒有。

他站在崖上，等了片刻，依然不見動靜，心頭突然一動，暗想：「自己和他距離雖遠，但明明看他從此處縱身撲落，一閃不見，此人對莊中情形，十分熟悉，自然對這一帶的地形，也瞭如指掌，他故意把自己引來此處，才忽然隱去，莫非這石崖下面，另有通路？」

一念及此，立即探首朝崖下看好落腳之處，提吸眞氣，飄身飛落。

腳尖落到草叢間一塊石上，果然發現這石崖上豐下削，崖下宛如一條狹仄的走廊，下面是平整的沙礫，容得一人側身而行。

外面又有青草掩蔽，縱是大白天，也不易被人發現，若從崖上望下來，自然更難瞧到。

凌君毅想起那天曾聽玉蘭說起，黑龍會郝飛鵬乘來的船，藏在一處崖下，莫非就在此處？

心念電轉之間，不覺循着走下去。

在這石崖之下，敢情經湖水長年冲擊，有的地方，果然可以隱藏得下一條小船了。

凌君毅心中暗想：「百花帮總管玉蘭，心思愼密，但像這等所在，極易被賊人利用潛伏，應該派人駐守才對。」

又走了一箭來路，突見前面不遠處似有一人躺臥在那裏。

凌君毅一下掠了過去，他目能夜視，這一到得近前，才發現這人一身青色勁裝，腰跨單刀，竟似百花帮的莊丁。

再一細瞧，此人竟是被人用重手法擊中前胸，業已氣絕多時。

凌君毅這下看得目中寒芒飛閃，忖道：「這人看來是派在此地值崗的莊丁，他連腰間兵刃都未撤出，就遭了毒手，準是方才那人怕他說出來，才殺以滅口，那是等於自己害死了他。」

他才直起身來，瞥見一丈開外的草叢間，又有一個人倒臥在那裏。

目光一注，那人也是一身青色勁裝，莊丁打扮！

不用再看，這人是被人一掌震飛出去的，自然也早已死去。

凌君毅看的暗暗切齒，心想：「自己本意，原只想追上他，稍加規勸，但他卻連施殺手，殘殺兩個無辜莊丁，如此心狠手辣，自己倒非要把他找出來不可。」

從兩個莊丁的氣絕多時看來，這暗算自己的人，自然早已去遠，無法追得上他，正待縱身朝崖上躍去！

就在此時，突聽崖上傳來一陣嗚嗚咽咽的哭聲！

那是一個女子的聲音，聽來凄楚欲絕，泣不成聲！

凌君毅心頭暗暗納罕，這時差不多已是半夜三更，什麼人跑到江邊來啼哭？既是女子聲音，自然是百花幫的花女了！

莫非她發現兩個莊丁死去，她是其中一人的情人，才會哭的如此傷心！

正在忖思之間，突聽那女子哭着說道：「凌君毅啊！是我瞎了眼睛，想不到你……唉，我……我也不想活了……」

她雖然悲悲切切，斷斷續續的說着，但凌君毅聽得清楚，尤其說到最後一句，一陣脚步聲，已經到了崖邊！

不用說，她是準備投湖自盡！

這下，凌君毅大吃一驚，口中輕喝一聲：「姑娘，使不得。」

人隨聲上，一下竄了上去。

那姑娘沒想到崖下有人，自然也猛然一驚，不由的後退數步，叱道：「你是什麼人？」

凌君毅已然看淸姑娘是誰，只見她珠淚滿頰，一副悽苦模樣，心中更是驚奇不止，望着她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在下幾時得罪了妳……」

這姑娘正是喬裝玫瑰的温婉君，她睫承淚水，一雙鳳目，盯在凌君毅的臉上，這回她也看淸楚了，同樣驚奇的道：「是你……你怎麼會在這裏的？」

凌君毅道：「還是妳先說，妳怎麼一個人躲到這裏來哭呢？」

温婉君雙目凝注，冷冷說道：「不，你先說，你是不是跟着我來的？」

她戴着面具，看不到神色，但她平日爲人温婉，語聲嬌柔，此時口氣冰冷，顯然有些不對！

凌君毅暗暗奇怪，只得說道：「在下是跟踪一個人來的……」

說到這裏，忽然「哦」了一聲，急急問道：「妳來的時候，可曾遇到了什麼人嗎？」

温婉君聽出凌君毅的口氣，似乎是追踪另一個人來的，不覺問道：「你說的是誰？」

凌君毅道：「不知道，此人心狠手辣，十分狡滑，在下一直追到此地，不但仍然被他逃走，而且還殺死了兩個在這裏值崗的莊丁……」

温婉君總究是冰雪聰明的人，聽出此中另有蹺蹊，忍不住急急問道：「你說，你已經出來好一會了？」

凌君毅道：「沒錯，少說也該有一頓飯的時光了。」

温婉君仍然不肯放鬆，追問道：「你既然不知他是誰，追他作甚？」

凌君毅只得把方才發生的經過，簡扼說了一遍，接着笑道：「好了，現在該妳說了，妳幹什麼，一個人跑到這裏來？我好像還聽妳說什麼不想活了，究竟是爲了什麼？」

温婉君聽他說出經過，心頭已經有些明白，但是一個姑娘家，這話如何說得出口？

她只覺粉臉一熱，忙道：「你不用問，我只是心裏煩，出來走走，你快回去，越快越好。」

凌君毅可不是呆頭鵝，他自然聽得出温婉君的口氣裏，似乎是另有文章，這就問道：「聽妳的口氣，好像發生了什麼事了？」

温婉君道：「快些走，你回去就知道了。」

凌君毅滿腹狐疑，問道：「妳不和我一起回去麼？」

温婉君道：「我和你走在一起，給人家看到了，不方便，你只管先走，就在院子裏暗處等我就好。」

凌君毅道：「妳一個人留在這裏，我可不放心，要走咱們一起走。」

温婉君跺跺小蠻靴，急道：「眞急死人，再遲就來不及了。」

凌君毅還是站着沒動，問道：「妳一定有事，爲什麼不肯告訴我呢？」

温婉君道：「此時無暇多說，走，我們到了牆外再分開，不過此事關係重大，你千萬不能躭擱，先回賓舍看看，就知道了，但你莫要一個人進去，在暗處等着我去通知了總管再說，今晚是我和鳳仙值班，你只說回來的時候遇到我的就好。」

凌君毅聽她說的鄭重，好像自己住處，又發生了什麼事故，當下點點頭道：「好吧，那就快走了。」

兩人不再多說，雙雙掠起，一路展開脚程，不消多大工夫，便已趕到花家莊院牆外。

温婉君和他打了個手勢，翩然朝後進掠去。

凌君毅更不怠慢，雙足輕輕一點，凌空飛上牆頭。

突聽有人沉喝一聲：「什麼人？」

一點寒星，直向凌君毅迎面，激射過來。

凌君毅伸手一抄，便把打來的暗器接住，那是一顆銀彈子，一面說道：「在下凌君毅。」

這時暗影中飛掠出一個勁裝漢子，一眼看到凌君毅，慌忙躬身道：「屬下許廷臣，不知是總座駕到，多有冒犯，實在該死……」

凌君毅認出他是一名護花使者，一面含笑道：「許兄不用介意，在下從外面飛登圍牆，難免引起誤會，只是許兄以後該先問清楚了，不可先行出手。」

隨手把一顆銀丸遞了過去。

那姓許的護花使者連聲應「是」，雙手接過銀丸。

凌君毅問道：「今晚，可是許兄輪值麼？」

許廷臣躬身道：「是，是，下半夜輪值的一共是四人，屬下分配在這東南方一帶。」

凌君毅問道：「許兄方才可曾看到有什麼人進來麼？」

許廷臣愕然道：「總座是說有敵人潛入本幫來了？」

凌君毅道：「不，兄弟只是隨便問問，許兄若是沒有看到，那就算了。」

許廷臣道：「屬下從子時起，就在這一帶屋面上巡視，若是有人進入本幫，屬下一定會看到的。」

凌君毅點頭道：「如此就好，兄弟失陪了。」

說完，畧一抱拳，就長身掠起，一道人影，凌空朝後院投去。

他因温婉君說的鄭重，好像自己屋裏，發生了什麼事故，因此一路暗暗留神察看，中院一帶，各處燈火已熄，不見有何動靜。

悄悄躍落圍牆，凝目朝自己房中看去，南首兩扇窗戶，依然敞開如故！

屋中靜悄悄的，和自己出來之時，也並無半點異處！

心中不禁暗暗納罕，不知温婉君要自己儘快趕來，究竟所指何事？

但想起温姑娘平日心細如髮，遇事愼重，不可能會騙自己。

尤其她不肯明說，吞吞吐吐的模樣，好像只要自己回來，就可發現一般，但又要自己隱身暗處，等她去通知總管。

這到底爲什麼呢？心中越想越覺疑雲重重。

「莫非有人暗中陷害自己？」

這也不對，此人縱有陷害自己之心，也不可能躲在自己房裏。

他隱身暗處，仔細察看了一陣，依然不見有何動靜。

這一陣工夫，他也想了許多可能在房中發生的事故，但是，依然得不到什麼結論。

要待進屋去瞧瞧究竟，又因温婉君再三叮囑，務必等她和玉蘭來了再說，只好耐心等候。

正當此時，突聽「刷」「刷」兩聲輕響，從牆頭傳過來。

凌君毅急忙回頭看去，但見從牆頭飄落兩道人影！

一個一身白衣，腰懸長劍，看去宛如凌波洛神！

一個一身玄色緊身衣裳，婀娜多姿！

這兩人正是總管玉蘭，和喬裝玫瑰的温婉君。

凌君毅急忙迎了上去，拱手道：「驚擾總管了。」

玉蘭還了一禮，淸澈眼波望着凌君毅，道：「有勞凌公子久候了，只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

發生什麼事，凌君毅也是一頭霧水，有些答不上來，只好含糊的道：「總管來了，此地不是談話之所，還是請到裏面再說吧！」

這話沒錯，温婉君既然要他等總管來了再說，現在温婉君已經陪着玉蘭同來，且請她們到房裏去，不用自己開口，温婉君自然也會說的了。

玉蘭眼波一轉，悄聲說道：「賤妾聽九妹說，她經過此處，聽到裏面有人說話，當時還當是公子你，後來她巡到中院，遇上凌公子，追踪一名刺客回轉，才覺事有蹊蹺，趕去通知賤妾，凌公子已經來了一回，不知房中可有動靜？」

凌君毅心中暗道：「原來自己房中有人潛入，這有什麼不好和自己說的？」

一面微微搖頭道：「在下也剛到不久，屋中並無什麼動靜，在下是因玫瑰姑娘囑咐，在此等候總管，尚未進去看過，在下先進去瞧瞧。」

說完，正待朝窗中掠入。

温婉君道：「凌公子小心！」

玉蘭接口道：「不錯，凌公子確是小心爲上。」

兩位姑娘都是情有所鍾，自然對他特別關心。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不要緊。」

身形一晃，已然穿窗而入，目光迅速一掃，房中一切如常，那有什麼人影？

不用說他在身形落地之時，早已耳目並用，只要有人躲了起來，這數丈之內，也休想瞞得過他的耳朶。

凌君毅轉身從桌上取過火種，燃亮燈燭，一手拔開了門閂，含笑道：「二位請進。」

温婉君心中暗暗忖道：「看來來遲了一步，這兩人已經走了。」

玉蘭當先跨進房中，她一雙盈盈秋水，朝四週一陣打量，目光一抬，說道：「賤妾只聽九妹說起凌公子是追踪一個暗算你的人去的，語焉不詳，不知究是什麼人，竟有這般大胆？凌公子可否說的詳細一些？」

凌君毅苦笑一聲道：「在下和他追逐了半天，連他一點影子都沒追上，而且還讓他連傷了本幫兩個莊丁，說來眞是慚愧得很。」

當下就把自己正在運功之際，聽到有人飛落窗前樹上，只看到銀光一閃，一蓬暗器已電射而來，差幸自己已經移開身子，把一蓬暗器悉數接了下來。那人發覺不對，立即逃走，自己如何一路追踪，一直追到湖邊，那人如何飛落崖下，便自失去踪影，自己如何尋到崖下，發現兩個莊丁被人用重手法擊斃，詳細說了一遍。

玉蘭目中神光連閃，沉吟道：「此人能在花家莊院之中，避開各處巡夜和值崗的人，顯然不是外人，可能就是今天賽技落敗，懷恨在心，因此暗算於你。」

凌君毅道：「在下也是如此想法，當時原想追上他，加以規勸。」

玉蘭冷冷一哼道：「此人胆子居然不小，竟敢如此妄作非爲，而且能在凌公子追踪之下逃脫，輕功和心機，也是極高的了。」

說到這裏，接着問道：「凌公子接住他施放的一蓬暗器，不知還找得到麼？」

凌君毅朝牆角上一指，說道：「在下爲了追人，就把它抖落在牆角上。」

牆角暗處，正好是燈光照射不到，是以玉蘭入房之初，目光雖向四週打量了一眼，仍然並未發現。

此時經凌君毅一說，目光也隨着投去，這一瞧，她不禁變了臉色！（她戴了面具，縱然臉上變色，別人也看不到的。）兩道秋水般的眼神，也射出霜刃般的寒芒，說道：「會是黑龍會的人！」

温婉君道：「三姐，你怎知是黑龍會的人？」

王蘭探懷取出一小塊磁石，俯下身去，吸起一支一寸五分長的鋼針。

這針比普通縫衣針還要粗些，通體如墨，黝黑無光，顯然劇毒無比！

她舉起磁石，抬眼朝凌君毅問道：「凌公子可看出這支淬毒鋼針的來歷麼？」

凌君毅道：「在下看不出來。」

玉蘭淡淡一笑，說道：「這針上淬的就是『毒汁』。」

凌君毅一直以爲是百花帮的人暗算自己，此時聽玉蘭說出是黑龍會的人，心中微感意外，不覺「噢」了一聲。

玉蘭接着又道：「這鋼針是從『森羅令』打出來的，它的名稱叫『三十六孔黃蜂針』。」

温婉君心思縝密，想到玉蘭對暗器一道，如數家珍，立時想到她們姐妹若非精擅暗器，便是太上和她們說過天下著名暗器的大概情形。

她知道的，自己可能也應該知道。

因此她原想問問「森羅令」和「三十六孔黃蜂針」同是一件暗器，何以會有兩個名稱？但話到口邊，又縮了回去。

凌君毅道：「總管果然博學强記，見多識廣，一看此針，就連它的名稱也叫了出來。」

天底下，不論男女，如果能得到心愛的人的讚美，內心自然最感到喜悅。

尤其玉蘭經過昨天和大姐牡丹互訴衷情之後，早已把凌君毅看作了她自己的另一半。

何況今天太上又在大會上親賜凌君毅倚天劍，這件事幾乎已成了定局。

她一雙丹鳳眼，輕俏的瞟了凌君毅一眼，目光之中泛起喜悅和暑含羞澀之色，嫣然道：「賤妾只是聽太上說過，那藏針的是一個扁盒子，必須用純鋼製成，可藏針三百六十支，叫它『森羅令』，就是閻王爺的令一樣，頭是圓的，放射針孔，作蜂窩狀，一次可射三十六支，所以叫它『三十六孔黃蜂針』。」

凌君毅聽得好生佩服，百花帮的人，果然個個都是太上精心調教出來的，對江湖上的事，知道的既詳又盡。

只聽玉蘭接着道：「這種暗器，製作精巧，威力極强，據說出於昔年一位巧匠之手，江湖上至今好像還沒有人能够仿造，更沒有人能躲閃得開，今晚若是換了個人，只怕就難逃毒手了。」

凌君毅含笑道：「在下只是運氣好，發現的早了一步而已。」

玉蘭目光注視着手中毒針，沉吟道：「他們既能在針上淬上『毒汁』，那是說他們已能仿製『森羅令』了！」

說到這裏，不覺回過頭去，朝温婉君說道：「九妹，妳過去數數看，是不是有三十六支？」

温婉君依言走了過去，俯下身子，仔細的數了數，抬頭說道：「不錯，這裏一共三十五支，連妳手上的一支，正好三十六支。」

玉蘭黛眉微蹙，說道：「他們果然製成了『森羅令』，而且對咱們莊院裏的情形，又如此熟悉，實在不容忽視。」

温婉君道：「也許是咱們這裏，有了對方潛伏的奸細。」

玉蘭口中「嗯」了一聲，想起玫瑰曾說聽到屋中有人說話的聲音，不覺問道：「九妹，妳說方才聽到這屋裏有人說話的聲音，不知是男是女？」

温婉君臉上驟然發熱，差幸她戴了面具，不易被人瞧到，當下畧作凝思，說道：「好像是一男一女………」

她口氣微微一頓，接着又道：「當時小妹只道是凌公子酒醒口渴，在和辛夷說話。」

凌君毅道：「在下醒來，就在榻上運功，迫出酒氣，辛夷就去睡了，並未進來過。」

隨着話聲，人已走近榻前，伸手把帳子撩了起來！

撩起布帳，但見被褥凌亂，中間有一小塊殷紅的鮮血！

這下，直看得凌君毅悚然一驚，失聲道：「血！這是什麼人的血？這人莫非負了傷，躲到我床上來了？」

他這一撩起布帳，床上的情形，玉蘭和温婉君自然全看到了！

有些事情，姑娘家就比大男人要敏感得多！

就拿這點血漬來說，凌君毅只想到有人負了傷；但兩位姑娘都是冰雪聰明的人，這一情形，映入眼簾，立時想到……

這一刹那，玉蘭和温婉君同時羞得面紅耳赤，身上一陣熱烘烘的，一時都不好答話。

還是玉蘭較爲沉着，轉身說道：「九妹，妳去把辛夷叫醒了，要她立時替凌公子換一條被褥。」

温婉君答應一聲，舉步走了出去。

玉蘭在轉身之時，忽然發現枕邊似有一件東西，心中不禁一動，她身爲百花帮總管，這就再也顧不得羞澀，問道：「凌公子只在榻上坐息運功，被褥就不會有這麼凌亂的了？」

凌君毅道：「正是，在下根本未曾動過被褥。」

玉蘭故意說道：「這就奇了，此人何以要躲到凌公子的床上來呢？」

說話之時，舉步走了過去，身子微側，擋着凌君毅的視綫，伸手翻起枕頭，故作察看之狀，已把一支金釵迅快的籠入袖中。

正好温婉君和辛夷一起走入。

辛夷慌忙躬身道：「小婢不知總管來了………」

玉蘭不待她說完，擺了一擺手，道：「我問妳，方才妳可曾聽到這裏有什麼動靜麼？」

辛夷睜大眼睛，望望凌君毅，茫然道：「沒有啊，小婢沒聽到有什麼動靜。」

玉蘭哼了一聲道：「妳們睡的眞熟，凌公子追賊人去了，這裏有人潛入，却會一點聲音都沒聽到。」

辛夷身軀一顫，俯首說道：「小婢該死……」

玉蘭道：「不用說了，妳去給凌公子換一床被褥。」

一面却以「傳音入密」說道：「記住，今晚之事，不准向任何人吐露隻字，知道麼？」

辛夷忙道：「小婢遵命。」

說完，捧起被褥，退了出去，接着另外捧了一條被褥走入，在床上鋪好。

玉蘭道：「沒妳的事了，去睡吧，以後晚上可得警心一些。」

辛夷應了聲「是」，躬身退出。

玉蘭回眸朝凌君毅道：「時間不早了，凌公子明日一早，還要去晉見太上，還是早些休息吧。」

一面朝温婉君說道：「九妹，咱們走吧！」

凌君毅道：「在下慚愧得很，未能把賊人截住，反敎總管辛苦了大半夜。」

玉蘭道：「凌公子不用客氣，這是賤妾份內之事，方才我要十二妹（鳳仙）趕去湖邊，調查兩個莊丁的死因，和湖面上的巡邏人員，是否發現可疑船隻？此刻也許已經回來，賤妾告辭了。」

說完偕同温婉君匆匆而去。

凌君毅送走兩人，心中兀自覺得疑竇重重！

第一是暗算自己的那人，據玉蘭從他使用的「森羅令」上推測，認爲是黑龍會派來臥底的人。

這一點，倒是沒錯，因爲今天在大會上，太上當衆公佈，自己製成了「毒汁」解藥，又當選爲百花帮的總護花使者，這對黑龍會，當然是個極大的威脅。

把自己除去，正是他的一件大功。

不然，自己和他無怨無仇，何以要夤夜前來，暗下毒手？

第二是自己追踪刺客，外出之時，又有什麼人潛來房中？此人又有什麼意圖？

據温姑娘聽到的聲音，似乎是一男一女，其中一人分明還負了傷，極可能他們看到了温姑娘，才躲到床上去的。

不然，不會在床上留下血漬了。

這兩人是誰？

其中一人又在何處和人動手負的傷？

他們爲什麼要躲到自己房裏來？

第三，最使他感到想不通的，還是温姑娘。她究竟受了什麼委屈，要一個人跑到湖邊去偸偸的哭泣？而且口氣之中，好像還對自己存了很大的誤會………

他想到這裏，不覺笑了！

姑娘家咯，難免心胸狹窄，她是爲了自己，才不辭艱險，假冒玫瑰，混進來的，她一定看出副帮主芍藥，形迹上對自己顯得親切，感到無限委屈，其實這是天大的冤枉。

正在思忖之間，耳聽遠處傳來報曉雞聲，敢情天快亮了！

當下不再多想，連衣服也沒脫，就在床上盤膝坐下，澄心靜濾，運起功來。

過沒多久，天色已經大亮。

只聽辛夷的聲音在門口低低叫道：「凌公子醒來了麼？好起來啦！」

凌君毅答應一聲，跨下木榻，拉開房門。

辛夷端着一盆臉水，俏生生走了進來，歉然含笑道：「小婢驚擾凌公子了，這是總管昨晚吩咐的，公子一清早就要上百花谷去，這是不能耽誤的事，要小婢天一亮，就來叫公子起床。」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不要緊，我早就醒了。」

辛夷放下臉水，忽然吐吐舌頭，說道：「昨晚，小婢怕死了。」

凌君毅道：「妳怕什麼？」

辛夷道：「總管平日待人，總是和藹可親，從沒半句疾言厲色，昨晚她好像很生氣。」

凌君毅淡淡一笑，說道：「這不能怪妳。」

辛夷一雙黑白分明的眼睛，關切的望着他，問道：「小婢聽說昨晚有人暗算公子，一定是公子受了傷，總管才會生那麼大的氣，不知公子傷在那裏？連被褥上都有血漬呢！」

凌君毅含笑道：「謝謝你，我沒有負傷，那不是我的血。」

這句「謝謝妳」，聽得辛夷驀地紅暈雙頰，但依然睜大眼睛，問道：「那是誰流了血？」

凌君毅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那時我已經追踪暗算我的賊人出去了，有人潛入房來………」

辛夷驚啊道：「會有這種事，小婢眞是睡的太死了。」

說到這裏，慌忙催道：「公子快洗臉了，小婢給你端早餐去。」

轉身朝外行去。

凌君毅盥洗完畢，辛夷已經在客堂上擺好早餐，侍候着他用畢，才收拾退去。

沒過多久，總管玉蘭翩然走入，朝凌君毅一笑道：「凌公子早，船隻已經準備好了，咱們可以動身了。」

凌君毅道：「在下已經恭候多時，總管吃過早餐了麼？」

玉蘭道：「賤妾從來不吃早餐。」

凌君毅道：「那是總管太忙了。」

玉蘭含笑道：「忙倒不忙，這是習慣，從小時候起，一清早就練武，師傅管的很嚴，練不好，不准休息，賤妾人生得笨，時常從早晨練到中午，都沒有休息，那裏還有吃早餐的時間？」

凌君毅笑道：「姑娘冰雪聰明，那裏笨了？大概是勤於用功，學了一套武功，就非把它練熟不可。」

玉蘭臉上一紅，雙頰之中，漾起一片情意，低笑道：「凌公子眞會說話……」

倏然住口，接着「嗯」了一聲，又道：「賤妾叫慣了凌公子，一時竟然改不過口來，其實現在該稱你總使者才對！」

凌君毅道：「姑娘叫在下凌公子，聽來已是蹩扭的很，若叫總使者，更不知有多少蹩扭。」

玉蘭凝眸望着他，輕柔的道：「你本來就是總使者咯，不叫你總使者，那要賤妾叫你什麼？」

凌君毅和她目光一對，但覺她目光之中，柔情如水，脉脉含情，心頭不禁暗暗一凜，慌忙避開她的目光，嚅嚅說道：「在下………」

說了「在下」二字，底下的話，不知如何措詞才好？

玉蘭嗤的一聲輕笑，說道：「不用說啦，快走吧，太上召見，可得早些趕去才好。」

說完，轉身緩步行去。

凌君毅隨着她走出賓舍，一面問道：「不知道昨晚鳳仙姑娘可曾查出什麼眉目來了？」

（下期續完）

恐怖 香艷 詭異 令你

精選武俠奇情長篇

天龍爪

王復古・文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葛品揚奉令與藍纖烈、藍家鳳馳援天龍堡，目睹令鳳為了交換被黃鷹冷必威刦擄的黑白二夫人，隨冷必威遠走天涯，葛品揚心中百感交集，天龍堡事了，隨卽往終南，遇趙冠，知終南之圍已為白髮婆婆解去，凌波仙子白素華已往王屋侍父，乃卽與藍氏兄妹，趙冠趕往潼關，與牯老及龍門棋士古今同會合，在潼關街道上，偶爾瞥見淫魔嚴尙性挾着奄奄一息的閉月姬投棧，葛品揚告之牯老，同往客棧，牯老不惜耗元助長閉月姬眞氣，冀能從她口中探知「呼啦」下落，閉月姬獲牯老內力之助，漸漸睜開眼來——

噩夢一朝醒　龍樓雙鳳偕

（大結局）

閉月姬目光轉動——

她看到了「淫魔」。也看到了「牯老」。當然，也看到了葛品揚。這一瞬間，她臉上掠過複雜的情感波動，看不出曾有幾種變化。

葛品揚所見到的，是她面上泛起一陣紅潮，她也會感到羞意？接着，星眸一閉，滾出豆大的淚珠。是感動？是大難之後的傷感？或喜極而泣？

「牯老」撤開手，雖然神色如常，足證此老功力之深湛無比，額上微微見汗。

她似欲起來，却仍顯得無力。

「牯老」瞪了發怔的「淫魔」一眼：「再給她度幾口氣，就够了！」

「淫魔」眞個毫不避眼地上前一步，抱住她，就親嘴。

她漲紅了臉兒，且有反抗的表示，葛品揚一陣臉熱，又好氣又好笑。

「淫魔」站起，長長地換氣。她一骨碌地起來，面上緋紅越艷，活生生的又是本來的「閉月姬」。

她整整衣衫，推開「淫魔」，向「牯老」一福道：

「謝過老爺子。」

「淫魔」道：「老人家要妳說話！」眞是多此一說，也可見「淫魔」心性大變，求好心切。

她道：「老爺子要奴說什麼？」

「牯老」道：「說說妳被人丟棄的經過？是不是『呼啦』親自把妳丟掉？」

她呆了一下，眼一紅，咬牙道：「奴一直精神不好，一路上由『羞花』妹妹給奴餵食，後來只聽『羞花』妹妹和那野和尙吵了一陣，奴就失去了知覺！……」

「牯老」點頭道：「『呼啦』急於逃命，嫌妳累贅，又不願耗費功力讓妳復原，所以拋棄妳，嗯，老夫問妳，可曾聽到他們說些什麼話？除了『羞花』外，不是還有一個什麼沉了魚又落了雁的什麼嗎？她呢？」

葛品揚差點笑起來，此老連「沉魚落雁姬」也弄不清楚。

「閉月姬」想了一下，道：「有！『羞花』妹子曾經大聲和野和尙爭吵——顯然是有意說給奴聽的……」

「怎的？」

「閉月姬」道：「『羞花』妹子大聲嚷着：『大和尙，你自己把自己說得怎樣不得了，為什麼一路上鬼鬼祟祟的怕見人？打扮得像個做生意的醜樣子，是不想當和尙了？還是怕官府抓你？』祇聽賊和尙說什麼你們中原的和尙也有還俗的！就算咱家也還俗了吧！接着，又吼喝着『走』！奴就……」說到這裏，聲哽而止。顯然，她就被人丟棄了。

葛品揚暗暗嘆氣道：「這就是『法王』？眞是混賬極了，又毒，又好！」

在他的意識直覺上，眼前的「閉月姬」似乎換了一個人——

以前的一股騷蕩媚氣消失了，使人肉麻的蕩笑和動作表情也不見了，却透出楚楚可憐的情態，也許，人經大難之後，有所改變，或者，在傷心之時，當着「牯老」面前，收起了她的蕩性……

「牯老」沉吟了一會，點頭道：「難怪被他溜過去了，果然是經過化裝，怎的連那多眼尖心細的叫化子也被瞞過去？」

葛品揚知道此老是對「呼啦」能避過一路上的丐幫弟子耳目，逃出關去，而感到遺憾。

只不知「牯老」為何要打聽這些？難道只是要查證一下「呼啦」是否已經出關了？

這是無關緊要的，此老何必「小題大做」？

但，他立卽否定自己的想法。此老有深意，只是一時忖度不透罷。

只聽「牯老」嗯了一聲：「好了，沒妳的事了——」

人已掉頭而出。及門，頭也不回地哼道：「下半世能好好做人，也不算太笨，也不算太遲！」

是對誰說的？

「淫魔」一楞，腫泡眼張得大大的。

「閉月姬」垂下了頭。

葛品揚當然明白，眼見「牯老」已大步走出，當然沒看到「閉月姬」撲入「淫魔」懷中哭了……

也未看到「淫魔」呆呆地，喃喃地自語：「是老夫自己該殺嘛，妳……妳這，呵呵……」

葛品揚出得店門，迎着風，噓了一口氣，有如釋重負的感覺。

也不是為「閉月姬」有所慶幸！

他並不是對「淫魔」有所好感，而為「淫魔」慶幸。

只是由於「三姬」是由他安排去臥底「呼啦」法王的，道義上的担子，有無形的壓力，經此一來，他感到走路也輕快得多了。

不過，他仍對「羞花姬」與「沉魚落雁姬」的安危，感到沉重的負担。

他在仔細捉摸「牯老」查問「閉月姬」的用意。

他回到客棧，仍在忖度「閉月姬」所說「羞花姬」有意發話的涵意。

可惜，想不透有何玄妙，好像一朶花，在月色朦朧下弄着影子，很難捕捉到花影的眞正輪廓。

却聽「牯老」在向「龍門棋士」說道：「我老人家斷定『呼啦』賊禿一時不會逕回老巢，果然不錯，也證實了他可能的去向……」

什麼話？眞是沒頭沒腦。葛品揚幾乎衝口而出，說：「『呼啦』不回老巢，却到何處去了？他為什麼不回老巢？」

只聽「龍門棋士」笑道：「您老高見，我也在想，如果他要回『額布爾寺』，不會由此經過，一定會沿大（黃河）河或抄隴甘古道的。」

葛品揚有點明白了，因為，「額布爾寺」是在青海，接近皐蘭，只有斜出隴西，或過「六盤山」，不會「冒險」穿過密邇「王屋」的「潼關」。

那末，「呼啦」為何要走這條路？難道也是「虛虛實實」的運用？

又聽「牯老」哼了一聲：「所料不錯，這回可不會讓他再溜了，我老人家給他一個『甕中捉鼈』，這賊禿可以說是聰明反被聰明誤！」

「龍門棋士」道：「請您老明教！」

「牯老」道：「你可知道有個『五佛寺』的地方？」

「龍門棋士」噢了一聲：「不知！」

「牯老」道：「就是『呼啦』賊禿的一處秘密別院！」

「別院？」「龍門棋士」一怔道：「這番和尙還有這麼多講究？」

「牯老」笑道：「這叫做『狡兔三窟』，凡是大奸，一定多疑，我老人家昔年聽人說起這賊禿除了在『額布爾寺』作威作福外，還另有兩處什麼『行宮』，由這裏到『五佛寺』最近，這賊禿十九是做賊心虛，防備到老夫窮追不捨，也可能是躲避白髮老婆子的追踪，『額布爾寺』目標太大，又因他此次入寇中原，弄得灰頭土臉，因此才想先避避風頭再說。」

恐怖
香艷
詭異
令你

「龍門棋士」噓了一口氣道：「聽說『額布爾寺』高手雲集，喇嘛有三千之衆，他為何明知大敵緊躡，却捨大有依仗的根本重地……。」

「牯老」截口道：「這就是他自作聰明的地方，他除了對老夫忌憚外，別人都不在他眼裏，他以為老夫及白髮老婆子一定直撲『額布爾寺』，他不在，等於白跑一趟，最多不過傷折一些手下，他却可以靜觀我們動靜而從容進退。」

「龍門棋士」大悟道：「賊禿果然老奸巨滑！我倒沒有想到他有這種打算！」

葛品揚忍不住插口道：「『五佛寺』在那裏？」

「牯老」取下烟桿，裝着烟絲，道：「你小子蹩不住了？」

葛品揚只好笑笑。

「牯老」道：「在『烏鞘嶺』過來這一邊，長城的外面。」

葛品揚一呀，說道：「那還很遠呀，我們……。」

「牯老」噴了一口烟道：「小子，你急個什麼？」

猛聽趙冠在房外促聲叫道：「來了，來了……」

人已匆匆入房。

「龍門棋士」瞪着他：「小子，你作的什麼怪？」

趙冠笑道：「冠兒是說『天龍』師伯他們來了。」

葛品揚一聽師尊到來，心中一陣激動，喜溢眉梢。

忙道：「冠弟，『他們』？——還有誰？」

趙冠笑道：「你猜。」

「龍門棋士」喝道：「在『牯老』爺子面前，別玩皮！」

葛品揚剛又說得一聲：「冠弟……」

猛聽有人接口道：「果然在這裏。」

葛品揚一聽是「妙手空空」羅集來了，想必箭創已愈，忙含笑迎出。

羅集笑嘻嘻的，氣色很好，彬彬有禮的先向「牯老」和「龍門棋士」行禮——

「龍門棋士」瞪眼道：「算你小子命大，『天龍』老兒在那裏？」

葛品揚也正要問哩，凝神傾聽。

羅集恭聲道：「『天龍』前輩與少林『百了禪師』，黃山『白石先生』不久卽到，『五鳳帮』五位帮主，和『青紫藍』三位鷹主已經抵埗。」

說到這裏，向葛品揚笑笑。笑得葛品揚莫名其妙。

他忖度着——

「少林」和「黃山」二位掌門人與師尊同來。等於是代表「五大門派」參與此事。

「百了禪師」不說，「白石先生」能够翩然而來，倒是意外。

「八指駝叟」現在「天龍堡」照料，無法趕來是意料中事。

「謝塵道長」因裏創不克下山，人情之常。

「五大門派」，存下一位「白大姐」，在「王屋」侍疾，無法分身，當然不能來……

想到這裏，不禁一陣臉熱，淡淡的輕愁，漾出絲絲甜意，縷縷懷念……

師尊等尚在途中，「黃鳳」等已經先到，等於「五鳳帮」已傾巢而出，可不是麼？除了「黃鷹」不知下落外，其他三鷹都來了，加上自己這個「紅鷹」，可說到齊了！

想到「黃鷹」，連帶又想起另一個人，往事堪哀，對景難排，一陣酸澀有「無語只淒涼」的感覺，他心內叫着：「也許她是對的，能够不落言詮就好……」

他思潮電漩，也不過想想而已，只聽「龍門棋士」唔了一聲：「够熱鬧了，想不到白鳴天也會來，老白，可以多殺幾局了。」

步履聲响，龍女領着「黃鳳」以下和「青藍紫」三鷹已到，向「牯老」及「龍門棋士」行過禮，由「黃鳳」發話道：「老爺子，奉『太上』指令，前來恭候您老差遣。」

「牯老」點頭道：「很好，妳們年青一輩去談談，我老人家棋興又發作了，咳咳……」

「龍門棋士」馬上移座。「黃鳳」等告罪退出。趙冠吩咐店伙備酒設席。

葛品揚跟着退出，向「黃鳳」等拱手道：「卑鷹參見五位帮主。」又道：「『太上』安好？」

「黃鳳」含笑還禮，道：「紅鷹主辛苦了，『太上』很好，要本座代達憫問之意。」

葛品揚眼一紅，向「青鷹」等見過。

「黃鳳」又道：「紅鷹主可能不久會見到『太上』……」

葛品揚驚喜的噢了一聲：「可是『太上』也……」

「黃鳳」點點頭。葛品揚心情振奮。

如果師母「冷面仙子」也決然出面參與此事，由微妙中看出端倪……可見師母與師尊間已無敵意，合力對外，那末，離釋嫌修怨，和好如初的時候已不遠了……

這，正是自己朝夕以求的事。

如果能有這麼一天，自己再辛苦，又算得什麼呢？目光偶掃，無意中却瞥見「紅鳳」正呆呆地凝視着他！

一接觸他的目光，迅卽避開，頰湧紅暈，微俛螓首，眉毛垂下。

葛品揚不禁心中一陣悃然。

他想起了和巫雲絹易容化裝為祖孫倆，初次投身「雅靜山莊」，為人師表的往事。而，她就是自己的入門弟子。

這妮子，曾經暗戀易釵而弁的「君雲吾」，又……

曾幾何時，眼前相對！

「唉！」他由心底重重地感嘆了一聲。他能表示什麼呢？這種微妙的事，能在人前失態嗎？

却見「龍女」冷冷地看着他，又轉向「黃鳳」，笑道：「這裏房子不够，又不好，大姊，我們另找地方去。」

說着，當先走了出去。

「黃鳳」笑了一笑，向葛品揚等點頭示意，和四鳳相率離去。

「小聖手」趙冠鼓着腮，裝正經。

「妙手空空」却忍不住笑了起來。

葛品揚大窘，佯怒道：「是什麼名堂？羅兄，你且歇着，我迎接家師去。」

大步而出——

「小聖手」以為他已走啦，以手捂住嘴，噗地笑了起來。

葛品揚猛地回頭，「哦」了一聲：「冠弟，你看繼烈兄沒有？……」

趙冠一楞，道：「糟了，大半天沒見到他的影子啦，別是走迷了路吧？」

想笑，又自忍住，道：「我們分路去找他。」

葛品揚呆了一下道：「好，我向東，順路。」

趙冠道：「我們一同出去，等下再分路。」

三人匆匆出了客棧。

「小聖手」故作輕鬆問：「羅兄，你離開『王屋』時，白老前輩可已好點？」

羅集道：「還好，只是不能起牀，一切要人伺候。」

趙冠道：「那眞辛苦白掌門人了。」

羅集道：「女侍父疾，應當。」

趙冠道：「白掌門人可知道你們西來之事？」

羅集道：「當然知道。她本來也想參與的，却被冷老前輩勸住了，侍候嚴君更要緊嘛。」

趙冠連連點頭，拖長了聲音：「不錯，我想，她會有什麼交代你……吧？」

葛品揚忍不住喝道：「冠弟，這是什麼時候，少囉嗦好不？……」

趙冠嘆了一口氣：「你不想聽，我倒想聽呢……」

羅集「哦」了一聲：「我想起來了，白仙子倒沒有說什麼，那位巫姑娘却代她傳話，要我告訴品揚兄——」

趙冠接口道：「不是馬上相逢無紙筆，一定是煩君傳語報平安——」

羅集一怔，道：「不是，只有『塞外風沙，望多保重』八個字。」

葛品揚本想一把抓住趙冠，無奈趙冠早已閃去一邊，搖手道：「在此分路，找繼烈兄去。」

葛品揚莫可奈何，輕輕嘆了一口氣，道：「羅兄，謝謝——你。」

羅集道：「聽清楚了？就好。我幾乎忘啦。」

在潼關之東十里外，葛品揚和羅集迎着了「天龍老人」和「百了禪師」，「白石先生」。

另外，還有「少林」羅漢堂中特別選出的八位高手。葛品揚見師尊除了容顏略見憔悴外，已十九復原，心中無限欣悅。

「白石先生」執着他的手，對他一看再看，不住說：「好！好！……」

好什麼呢！

恐怕只有「白石先生」自己明白了。

「好」得葛品揚紅着臉，連聲謙謝：「請前輩多多教誨！」

「百了禪師」哈哈大笑：「『天龍大俠』，你這位令高足，別的不談，單是前年中秋『洞庭君山』一會，那一次見面，事後才知眞相，而當時的言談舉止……」

「白石先生」大笑接口：「眞是有其師必有其徒，幾十年的老朋友了，那天晚上，誰也沒有想到不是你本人呀！……」

「百了禪師」口喧佛號：「善哉，單是那一份雍容鎮定，舉措自如的功夫，老衲就不贊一辭了，眞是呀——」

「白石先生」又接口大笑：「還是那句話，好！好！天龍有徒，天龍有徒，阿彌陀佛！」

葛品揚却一身大汗，悚然連道：「弟子無知，弟子無狀，恭請師尊處罰。」

「百了禪師」和另外八位少林高僧都為之莞爾不已。

前年葛品揚易容化裝，冒充「天龍老人」赴約「洞庭君山」，要言不繁，向「五大門派」掌門人交代「龍鱗鏢」的事，不過一時權宜之計。

現在雖然事過境遷，但這種冒充師尊蒙騙於人之事，加上師母命「鳳」「鷹」運用「龍鱗鏢」，「天龍爪」，「一元指」等絕學傷害「雲夢二老」及「五大門派」門下弟子的舊賬，都非師父一一交代不可，也是師母必須交代的……

被「百了禪師」一時高興，順口揭出往事，言者無心，當作「大為欣賞」，而聽者有意，却使師父難堪，怎不使葛品揚又驚，又窘？

他已瞥見師尊神色突轉嚴肅，可知內心之沉重難受！

還好，「天龍老人」藍公烈終於展顏一笑，和聲說道：「品揚這孩子，雖然胆大妄為……」

「白石先生」已截口叫道：「公烈兄，什麼胆大妄為，我說他就是胆大妄為得可愛，你想想……咳，『百了』掌教也是欣賞他這一點的，所以，公烈兄不能責備他。」

「百了禪師」忙道：「老衲正是這樣想，後生可畏，為師門分憂，確是難得，『天龍大俠』，請看老衲的薄面，就此帶過。」

「白石先生」接口道：「對！公烈兄如有不懌的話，被聶老兒知道了，他會第一個不依你，我想，謝塵道友也是同一看法……」

顯然，二位掌門人，都察覺到因一時未及深思，勾起這段並不算愉快的舊事，恐損及「天龍老人」尊嚴，所以，都忙於打圓場，彌補「失言」。

「天龍老人」大笑道：「這，以後再說吧！藍公烈有妻如此，有徒如此，總得對天下同道有個交代！」

噯！不是說着玩的，出於「天龍老人」之口，一字千斤，够重。

葛品揚好不尷尬，只有一言不發，他想，為了師門，不論自己功過如何，一切都要有勇氣承担下來。

而且，必須是坦然承受，只要無損於師父和師母的面子，他都不放在心上，有此想法，他就也不覺得怎樣了。

「百了禪師」大約眞個急了，連喧佛號，剛叫一聲：「『天龍大俠』，請聽老衲，……」

却被「白石先生」示意截口笑道：「公烈兄的為人，誰不知道？一切聽他的，以後再說吧，天下沒有講不清的理，解釋不了的誤會——」

哈哈一笑，又道：「品揚，牯老前輩一定已有了安排，我想：『呼啦』決逃不過他的算中，我們和你師父都得聽他差遣呢。」

恐怖
香艷
詭異
令你

葛品揚道：「他老人家在忙着佈局，剛才還說等前輩您去殺幾局哩……」

笑聲中，「龍門棋士」迎出客棧，一把拉住「白石先生」連叫：「好呀，你這窮酸專會享清福，居然也會下黃山，來！先殺三局再說！」

一行進入客棧，酒席已備。

「龍女」等亦一擁而來，她急急向「天龍老人」喊着：「爹！娘呢，她好多了嘛。」

那是女兒關心娘親的病，自然的孺慕之情。

「黃鳳」等也上前行禮。

「天龍老人」慈祥地笑着，撫摸着愛女的秀髮，目光却有點凝滯。

老人有着無限的感慨，也有盡在不言中的心懷。

葛品揚感覺最敏銳，他早已發現藍繼烈仍未見面，連「小聖手」趙冠也未見回來。

他更能體會出師父那一瞥的眼神，等於在問：「怎麼不見繼烈呢？他到那兒去了？」

葛品揚心中着忙，還要強自鎮定，正想裝作若無其事的溜出去——

猛聽「龍女」叫道：「爹，繼烈哥哥不知跑到那裏去玩了，大半天沒有看到他，爹來了，他還不回來……」

一頓脚：「鳳兒去找哥哥……」

又狠狠地看了葛品揚一眼！

葛品揚好不心慌，道：「冠弟已去找他，我再去一下……」

「龍門棋士」噢了一聲：「怎麼，我只顧陪『牯老』對枰，他會跑到那兒去？烈兒忒也不懂事！……」

話未了，已衝出門去的「龍女」叫道：「可不是他——」

葛品揚正在隨後跟出，以爲是藍繼烈回來了，一抬頭，却不禁一呆，心中暗叫不妙！

原來是「小聖手」趙冠匆匆地低頭趕回，葛品揚一看，便知出了岔子。

「龍女」搶着迎上，還未開口……

趙冠一擺手，道：「我們要快——」

「龍門棋士」喝道：「怎樣了？」

趙冠向「天龍老人」行禮，叫了一聲：「師伯……」

又見過兩位掌門人，接着沉聲道：「冠兒問過丐帮弟子，剛好得到消息，據說繼烈兒釘住一個郎中，直向西去了，他們正拿不定主意，因他們尚不清楚繼烈兒的底細……」

「龍門棋士」怒道：「你怎麼不好好陪着他，讓他一人……」

又覺得這是廢話，搓着手道：「郎中！會是誰呢？」

葛品揚脫口叫道：「不會是老毒物司馬浮吧？」

「龍女」叫道：「我們快去！哥哥會上當的！……」一面向外衝出。

「天龍老人」緩聲說道：「鳳兒，回來。」

神色是那麼從容，語氣是那麼鎮定，「龍女」一愣剛叫了一聲：「爹！……」

「天龍老人」笑道：「那個眞是司馬浮，也未必奈何得了繼烈那孩子，已經去了半天，急也不在一時！」

「龍女」叫道：「爹，就是哥哥已去了半天，還沒回來……」

「天龍老人」招手道：「鳳兒，妳過來。」

她眼中轉着淚花，一步一步地走向老父。

「天龍老人」牽着她的手，向大家笑笑：「喝酒吧。」

早已高踞首位的「牯老」，噴出一口烟，磕着烟灰道：「藍公烈到底是藍公烈，大家坐下來，喝足酒，吃飽了再說……鳳丫頭，妳哥哥出不了事，出了事唯我老人家是問。」

「龍女」抿緊櫻唇，負氣地不作聲。

老小依序入座，「牯老」自顧吃喝，好像什麼也沒有發生過似的。

葛品揚雖然心中不安，慢慢地，也就定了神，暗中向「龍女」作「安心」的示意。

好容易「牯老」連打飽呃，又「飯後一筒烟，賽過活神仙」起來，直到磕落第二筒烟燼，才說道：「品揚，你去買些東西來！」

遞過一張已經寫了字的土紙。又轉對趙冠道：「冠小子，你去告訴伙計，準備牲口伺候。」

顯然，是要馬上動身，連夜趕路了。

又見此老對「天龍老人」及「百了禪師」等一一低聲吩咐了幾句，最後，徐徐站起，旱烟桿腰間一掖，道：「這叫做『十面埋伏』，我老人家敢說一句：『一擊成功』！走吧！」

蹄聲震破夜空，塵烟滾滾西去……

在「河西走廊」上的「景泰」。這兒正倚「萬里長城」。在翻過「長城」的那一邊，荒草連天，風沙滾滾中，數里長的塞外「紅柳」掩映裏，有一座古刹。一式的「廝石」砌牆，蓋着鐵瓦。在風沙漫天，紅柳匝地中，別有一番古趣。沿着紅柳，是一道關外罕見的清澈溪水。

古刹，就是有名的「五佛寺」。清溪，就是有名的「神水」。

長城外的荒漠裏，竟有這麼一座「五佛寺」，好像有點奇突。却是河西走廊一帶出名的佛寺。每年的四月八日，有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前來進香禮佛。因爲，它有一段動人的神話。

據說曾有五位羅漢，雲遊至此，看到荒草迷離，風沙千里中，一邊是長城古堡，一邊是渺無人烟，行旅至此，皆苦茫茫天涯，連解渴之泉都沒有……

爲了憐恤世人，乃大發善心，各顯神通……

爲首羅漢向黃河之神借水，喝地成河，引來這道清溪，凡是飲了這道清溪的水，不論人畜，一定平安，並能治病……

其他四羅漢分別施展佛法，移栽紅柳，運來巨石……

一夜之間，這兒就有了一道清溪，數里紅柳，一座古寺……

而後，出現了喇嘛，在寺中塑了五尊佛像，也傳出了上面這段神話。

方圓數百里的人都相信它，因爲，大漠中怎會生長紅柳呢？那一泓清溪，不見源頭，終年不涸，那麼多的巨石，大漠中

怎會有？只有法力無邊的仙佛之流才能做得到，因此，無人懷疑它，「五佛寺」就這樣出名了。

却無人知道這座「五佛寺」裏，另有地下密室，密室中別有天地，供着「大聖歡喜天」——西藏喇嘛奉爲最高神佛的「歡喜佛」。

更無人知道這兒是「呼啦」法王專門刦藏漢女，縱情聲色的行宮。

因爲，依照他們的教規，在莊嚴的「額布爾宮」裏，是除了藏女外，嚴禁其他種族的女子進入的。

「呼啦」法王爲了兼收並蓄，滿足獸慾，才有這座行宮別院。

在這裏，除了「呼啦」法王和座下親信弟子外，是連「額布爾寺」的喇嘛們也不知道的……

外人，當然更是不知道此中秘密了！

這一夜——難得的風不大，沙也不揚。一勾淡黃月，照映在紅柳溪之上，有寧靜的美。鐵瓦也幻着烏光。

却有一輛馬車，激起烟塵，蹄聲，車聲，劃破了寧靜。一直向紅柳中馳去。

陡地，一聲暴叱揚起了夜空：「那裏來的？」

却不見人影現身。馬車驟然停住。

車把式——不！是一個郎中，緩緩地抬起頭來，露出陰沉的長臉，沙啞地哼道：「是老夫！」

郎中怎會充當車把式？做生意怎會做到塞外來了……

暴聲陡起，透出驚訝：「原來是司徒護法，你怎會知道這裏？……」

天曉得！郎中竟是老毒物司馬浮。老毒物鼻音哼哼：「老夫當然知道，請見法王大駕……」

心中却發狠想道：「若非老夫也恰好住在潼關的那家客棧，偷聽到姓嚴的王八，與『閉月』丫頭那老不死（指牯老）的話，猜想到『呼啦』老番禿，可能會把小憐那賤人帶到這裏來，老夫又怎會知道來這裏？……」

紅柳交織中，暗影中現身走出一個喇嘛，大步向老毒物走來，有點不相信，而又奇怪地獰笑着，一指馬車，問道：「車裏是……」

老毒物冷生生地截口道：「是法王需要的人——」

心中却道：「這小子，居然敢釘梢老夫，若非老夫手脚干淨，冷不防給他一筒『鶴紅飛花針』，又趁風給他一把『神仙軟骨粉』，嘿嘿，這送上門的大功，居然給老夫拾到了，唉……最好『呼啦』老禿不知道小憐是老夫的禁臠才好……」

那喇嘛却一咧嘴，怪笑道：「一定是標緻的娘兒了，佛爺先瞧瞧……」

老毒物暗罵：「你娘的，番禿都只知在娘兒們身上打主意，嘿嘿！」

那喇嘛已伸出大手，想拉開車門。

老毒物強忍住氣，冷笑道：「『法王』看到一定高興就是。」

那番僧認定車裏是標緻的女人，猛拉車門，賊嘻嘻地探頭張望。

雖因背着光，看不清楚，却看出不是女人，用力一推車門，哼道：「原是一個臭小子！」

向老毒物一翻眼：「司徒護法，你帶了一個臭小子幹什麼？」

老毒物聳聳肩，詭笑道：「尊者可知道小子是誰？」

這一問，問得番僧一愣，沒好氣地道：「佛爺怎會知道……」

又赫了一聲：「難道是『法王』要抓的那個小子？」

老毒物看着寺那邊道：「尊者猜對了，憑此可以見見『法王』吧？」

等於要番僧馬上通報進去。不料，那番僧却搖了搖頭道：「『法王』法駕不在這兒。」

老毒物一怔，道：「在那裏？」

番僧乾笑道：「護法爲何不去『額布爾宮』？」

老毒物察言觀色，心中暗罵：「憑你這笨牛，也敢在老夫面前弄鬼？」

口中却故意失望地嘆了一口氣：「眞不巧，老夫本有妙計，獻於法王……旣然如此，老夫也只好連夜趕往『額布爾宮』去了……」

一面扭轉馬頭，自言自語：「恐怕時間來不及了！」

那番僧呆了一下，獰笑道：「護法有何妙計？爲什麼趕不及了？」

老毒物咳了一聲冷聲道：「法王既不在此，計再妙，也無用，至於恐怕趕不及，是因爲了老夫在來路上卽已發現『牯老』那個老怪物，和白髮老婆子帶了大批人馬西行！」

番僧促聲道：「那老鬼來了！——是不是到這裏來的？」

老毒物暗暗好笑：「賊禿雖然狡詐，無奈做賊心虛，一聽牯老的名頭，就嚇破了胆！……」

口中淡淡地道：「好像是指向『額布爾宮』，以致老夫空有妙計，恐已遲了一步！……」

一揚馬鞭，回頭道：「老夫拚命試着趕去！……」

左手一抖絲韁，就要策馬馳車。番僧兇睛連眨，喝道：「護法且慢！」

老毒物一頓，冷冷說道：「尊者有何見教？」

那番僧摸着下巴道：「等佛爺去問問寺裏司事——再說。」

老毒物噓了一口氣，說道：「老夫恭候。」

番僧騰身疾射，掠過了圍牆，一閃不見。

老毒物滿面詭異笑容，摸摸襟底，揑揑大袖，也不知在打什麼鬼主意？

由外面看，深夜的「五佛寺」，漆黑一片，寂靜如死。

在地下的寬敞殿堂中，却是燈火輝煌，照映得那象頭人身，奇形怪狀的歡喜佛像纖微畢現。

厚厚的猩紅地氈上——又加鋪着羊毛墊子，「呼啦」法王咧開大嘴，舐着懷抱裏「羞花姬」的粉頰，桃腮，一雙大手，忙個不住。

「羞花姬」滿面紅暈，欲拒還迎，似推還就的在撒着嬌。

如霧朦朧的目光，却不時的偷偷瞥在左面丈許外，蜷臥在錦褥上的「沉魚落雁

恐怖
香艷
詭異
令你

姬」。

「沉魚落雁姬」好像在海棠春睡，或酒後酣眠，一動也不動。

其實，她半闔的星眸正緊緊地注視着「呼啦」。

在錦被裏，右手正緊揑着那個小竹筒——竹筒中正是那條奇毒無比的「軟骨飛紅綫」！

只有她和「羞花姬」心中明白，準備怎樣？

「羞花姬」扭糖似的，在「呼啦」懷中揉呀，搓呀，揑呀，搥呀，一面撒嬌着不依，一面用鼻音唔唔嗯嗯地的頻頻哼着：「癢死奴家了，癢煞奴家了……奴家不來了！」

「呼啦」蜜意享受着美人的温馨——耳聽蝕骨魂銷的嬌聲，目迷比花解語，比玉生香的美色，手上觸處滑脂凝酥，躊躇滿志，好不開心。

「羞花姬」嬌笑吃吃，喘着道：「大和尚，法王爺，還是喝酒吧，奴家陪你，小憐妹妹也陪你！……」

「呼啦」咧着嘴嘻嘻一笑，道：「好，美人兒眞是知情識趣，可要多來幾個『皮杯兒』。」

「羞花姬」藕臂一張，摟住他粗大的脖子，道：「不來了，你會咬住人家的嘴兒不放……」

一面坐起，掠了一下凌亂的髮絲，伸出皓腕斟酒，道：「奴把小憐妹妹也叫醒過來陪你。」

噙了一口酒，欲前還却地只是瞅着他笑。

「呼啦」把她攔腰一抱，緊緊摟住，大嘴一湊，她嚀嚶一聲，嘴對嘴兒，大口酒，已湧入「呼啦」口中，「呼啦」嘖嘖連聲地道：「小心肝，美人兒，好香，好香！……」

一放手，她掙扎起嬌軀，上前搖着「沉魚落雁姬」，連聲嬌喚說道：「妹子，妹子，快醒來，大和尚要妳陪他喝皮杯兒呢……」

「呼啦」哈哈大笑，說道：「小美人兒，乖一點，佛爺就更歡喜妳了，來，來呀！」

大約高興過度，自己斟酒，一連灌下幾大斗，他本就喝得差不多了，面如猪肝，自恃海量，毫不在乎地飲着。

「沉魚落雁姬」裝作被搖醒了，十分不樂意地，囈聲說道：「別吵嘛！好好，呀！……」

一面翻了個身，面向內又要睡去。

「羞花姬」連連推着她的柔肩，又伸手去搔腰肢窩，她終於格格地嬌笑着，和「羞花姬」扭打起來，連罵：「討厭……使人不得好睡。」

「呼啦」看得有趣，嘻開大嘴，笑個不住。

在「羞花姬」半拉半扯之下，「沉魚落雁姬」以手理着髮絲，翹着櫻唇，終於勉强地走到「呼啦」身旁坐下，「呼啦」一把摟緊，在她粉頰上狗嗅騷似的嗅個不住……

「羞花姬」也在一邊坐下，爲「呼啦」左擁右抱，渾忘一切。

「羞花姬」突然道：「大和尚，你那塊玉送給奴家好不好？……」

「呼啦」哈哈道：「美人兒，等佛爺帶妳們回宮，要什麼，有什麼，那塊玉有什麼好？」

她嘟嘴道：「要天——給半個，說得好大方，結果連一塊玉也當作命根子，捨不得就算了，奴不同你好就是了……」

「呼啦」一把摟住她道：「美人兒，這塊玉，不算什麼，它只能解毒，妳喜歡它，佛爺就給妳好啦！」

她一頭鑽到他身上，媚眼如絲地：「眞心的，奴就同你好——」

頭一低，便鑽入了「呼啦」脅下。

「呼啦」哈哈笑着，自己伸手往腰間掏摸，由貼肉處取出一塊用絲囊套住的徑寸黃玉，道：「這塊『萬年温玉』說來也是無價之寶，送給小心肝可以，不過，不能落入別人手中！……」

她一把奪了過來，吃吃笑道：「大和尚，奴姊妹跟隨你，你給奴表記，奴還能送給別人嗎？奴要打你。」

揚起粉拳，就在他身上亂捶，捶得「呼啦」闔不攏嘴。

突然，他一咧大嘴，「噢」了一聲，原來，「沉魚落雁姬」在他大腿上，狠狠揑揪着，好疼！她哼聲道：「給奴什麼東西？」

「呼啦」齜牙道：「小心肝，快放手，妳要什麼，佛爺都給妳！……」猛然喝道：「什麼人？」

外面腳步聲響，有人暴喏道：「有事恭候法王示下。」

「呼啦」不耐道：「何事？」

外面大聲稟道：「司徒護法來了，說有……」

「呼啦」吼道：「怎麼他會知道本座在此？」眼一瞪：「給本座抓下，或就地幹掉好了！」

「沉魚落雁姬」微微一哦！

「呼啦」獰笑起來：「美人兒，怎麼啦？——快去，聽到沒有？」

外面暴喏：「得令！……」却又道：「敬告法王得知，他說，有妙計要面告法王！……」

「呼啦」怪笑道：「已用不着他了，要他什麼妙計？快去！」

外面頓了一下，又道：「他還說：看到牯老鬼和白髮老乞婆出關了！……」

「呼啦」一怔，吼道：「怎麼，是來這裏？」

「據他說，老鬼是向咱們『額布爾宮』去了！」

「呼啦」怪笑連聲，道：「果然不出本座所料，哈哈……鐵木塔，快去把他劈了！」

「他——帶了一個臭小子來，據說是法王要找的那個白髮老婆子的孫子！是不是要留下那臭小子？」

「呼啦」噢了一聲：「有這種事，本座倒要問問他，把他和那臭小子帶進來，哈哈，本座又有妙計了！快去！」

外面一聲暴喏，快步而去。

「呼啦」一把摟住「沉魚落雁姬」賊嘻嘻地：「小心肝兒，本座要把司徒求劈了，妳說好不？」

她星眸眨了眨，嗔道：「大和尚，那

是你的事，問奴家作甚？」

「呼啦」哈哈道：「美人兒，佛爺是爲了妳呀，妳同他睡過，佛爺早已知道，看佛爺當着妳的面，爲妳出口氣！……」

她花容變色，促聲道：「你既已知道……奴不願見他，讓奴避開吧！……」

「呼啦」摟緊着她，道：「那怎麼行？佛爺正要讓他知道，美人兒已是佛爺的人了，讓他做個瞪眼王八，妳們中原人，最怕做這個，佛爺就先氣氣他，哼！他來了！……」

一把把她挽入懷中，面向外，連聲怪笑着。

她，花容連變，右手滑向襟底，一面星眸連轉，向羞花姬作無聲的示意……

「呼啦」沉聲道：「是司徒護法麼？本座有請。」

外面腳步聲響，暗門開處，一個番僧領着低着頭的司馬浮。走了進來，老毒物俯身叫了一聲：「屬下參見法王！……」

一抬頭，那張本來就長的馬臉，一下子拉得更長了，又擠出一絲比哭還難看的笑容，僵立着，不知如何是好？

在「呼啦」懷中的「沉魚落雁姬」飛快地閉上了眼，眼角滾下兩行淚水。

「呼啦」哈哈道：「司徒護法，請坐，聽說你把白髮老婆子那雜種外孫抓來了。眞是大功一件……」

向那番僧一瞪眼，喝道：「鐵木塔，快備酒席，爲司徒護法慶功，把那小子帶進來。」

那番僧暴喏着道去。

司徒浮尷尬地，强笑着，一步一步地走向「呼啦法王」，連聲說道：「好說，好說，這是屬下份內的事，也是碰得湊巧罷了。」

一面在「呼啦」丈許外盤膝坐下，目光低垂，拘謹地看也不看「呼啦」一眼，……其實，是怕見到「呼啦」懷中的「沉魚落雁姬」，曾是自己的禁臠，心中好不狠毒，老毒物即使再陰沉，這時也有點沉不住氣，右手不自覺地探入襟底……

却忽聽「呼啦」笑道：「司徒護法，怎知本座在此？」

老毒物一怔，忙道：「屬下是運氣好，瞎碰瞎撞地來到這裏……」

「呼啦」怪笑一聲：「司徒護法，本座曾經交代錢護法和嚴護法，給本座把什麼『禍水三姬』尋來……你看，這兩位美人兒，你可知是誰？……」

這眞是存心和人過不去，叫人下不了台。

老毒物不得不硬着頭皮，向二姬掃了一眼，嚅嚅道：「好像是……呃，屬下一時弄不清楚！……」

「呼啦」笑道：「好教司徒護法得知，這兩位美人兒，就是『禍水三姬』中的兩個……」

老毒物心中一陣酸痛，殺機大熾，連聲「呀呀」道：「屬下一向不喜女色，所以……咳咳……不太清楚，咳咳，怎麼只有兩位？……」

「羞花姬」花容一慘，低下了頭。「沉魚落雁姬」淚水簌簌，流滿雙頰。

「呼啦」怪笑道：「還有一個，因爲有病，本座只好不要了。」

老毒物一咬牙，正要——

外面腳步聲起，鐵木塔已經挾着昏迷如死的唐繼烈大步而入。

老毒物，額上冒汗，拉長着臉。

「呼啦」瞪定被拋在地氈上的唐繼烈，嚇嚇怪笑：「果然是那小子，這小雜種，本座大有用處，大有用處！……」

目光一轉，看着老毒物道：「這小子是被司徒護法點了穴道，還是……」

老毒物忙道：「是中了屬下——無影之毒，法王是要他醒過來？……」

「呼啦」點頭道：「本座要跟這小子說幾句話。」

老毒物連聲道：「只要給他服下解藥，馬上就可以醒過來了。」

一手已由襟底取出一個小玉瓶，小心地倒出兩粒五色小丸子，道：「冲入酒裏，給他服下。」

鐵木塔接了過去，調了酒，一敲唐繼烈下巴，灌了下去。

不過一盞茶的時間，老毒物剛要開口，唐繼烈已眼皮張開，撐身欲起——「呼啦」却又閃電出指，唐繼烈悶哼一聲，在地氈上彈了一下，又萎然臥倒。

鐵木塔伸出大手，把他扶起半身，暴喝道：「小子，老實些！」

唐繼烈怒目橫眉，面上抽搐着，盡是驚怒的綫條。

「呼啦」喝道：「小子，不要怕，本座問你——」

唐繼烈吼道：「你是誰？難道就是什麼狗法王？……」

「呼啦」獰喝一聲，怪笑道：「小子不知死活，佛爺就是『呼啦』法王，和你姥姥是老朋友！」

唐繼烈吼道：「胡說！我姥姥怎會有你這個朋友？」

「呼啦」獰笑一聲，冷冷道：「小子，佛爺告訴你，連你娘也是佛爺的——朋友呢！……」

唐繼烈額暴青筋，作勢撲出，却無力地向前栽倒。

唐繼烈雙目通紅，似噴鮮血，仆地不動。

剛烈的性格，受不了這種惡毒侮辱，氣極，怒極，昏死過去。

「呼啦」怪笑着，一揮手：「這小子，他娘倒是蠻温柔的，生下這小子，却是牛脾氣，哈哈，鐵木塔，把這小子吊到『龍窟』內去。用他來對付白髮老婆子或者藍公烈匹夫，最是有用，聽着，必要時，把這小子功力廢掉，聽本座命令行事，交給你了！……」

鐵木塔一聲暴喏，提起唐繼烈，大步退出。

接着，兩個番僧送進酒菜，擺好酒席，「呼啦」高興地連連舉杯，道：「司徒護法建此大功，本座敬你的酒。」

老毒物强笑着，只好舉杯，乾啦。

「羞花姬」嬌聲道：「法王爺，眞是風流呀，那小伙子的娘，眞的和你有一手？難道就是『斷腸花』嗎？」

「呼啦」眯着眼，大笑道：「本座早已告訴過妳了！」

她道：「奴家有點不相信呢，你怎樣勾上手的？」

「呼啦」剛喝下大口酒，幾乎一概噴出，流了一下巴的酒，「沉魚落雁姬」嗯了一聲，輕舒玉手，給他抹了一把下巴，趁勢坐起，掙脫他的懷抱，一側面，凄怨地看了老毒物一眼，投去蠱惑而傾訴委屈一瞥！……

老毒物唇角扭曲着，一仰脖子，灌了一杯酒，避開眼光，不看她。

却有意無意地點了一下頭，等於表示「老夫知道了。」

呼啦翻眼道：「美人兒，佛爺說一是一，不妨明白告訴妳，當年『斷腸花』本來是應當屬於佛爺的，她的娘，就是白髮老婆子，也表示願意，不料，那賤人却和姓藍的勾搭上了，佛爺一怒之下，聽說天山的冷心韻也看上姓藍的，佛爺本想把冷心韻弄到手，恰好，她的兩個同門師兄（指胖瘦雙魔）在去中原的途中和佛爺碰上了，打了一架，佛爺手下留情，放過他們，却給了他們一塊『忌體香』！」

「羞花姬」呀了一聲：「什麼香？有什麼用？」

「呼啦」得意地道：「忌——體——香，這種東西，一放到女人身上，或者在女人入浴時入浴水中，一經沾身，就透入毛孔，男人一接近，就覺得奇臭無比，十分噁心……」

「羞花姬」笑了起來，打了「呼啦」一拳道：「那像個法王，不安好心，奴知道了啦！……」

「呼啦」怪笑道：「美人兒，不能怪佛爺存心不良，實在是氣姓藍的不過，天山那兩個傢伙不知如何，總算得了手，以後，姓藍的就十分討厭『斷腸花』了，以後……哈哈……！」

「羞花姬」啐了一口，道：「就被你大和尚佔了便宜，嘗了甜頭是不是，當然呀！」

「呼啦」哈哈大笑，指着她：「美人兒，別吃醋，何況她早已死了，不必吃死人的醋，司徒護法，你說是嗎？」

老毒物酸滿心頭，却只好乾笑道：「法王說的是。」

「羞花姬」斟着酒，連聲嬌笑道：「法王爺，奴不吃醋，你多喝酒。」

「呼啦」哈哈大笑，一杯又一杯，連聲道：「美人兒，佛爺從今以後，就只喜歡妳們兩個了，哈哈！」

「羞花姬」媚笑道：「奴姊妹也喜歡大和尚呢！……」

「沉魚落雁姬」道：「眞的嗎？」

「呼啦」一把摟住她，道：「當然是眞的。」

她道：「那末，奴也多敬你幾杯。」

「呼啦」一連打着酒呃，道：「好，好，妳們兩個，是佛爺最……最喜歡的美人兒！……」

又是一陣牛飲，迷迷糊糊地：「司徒護法……本座……要睡了……你去……歇着……美人兒，佛爺和妳們好好……」

嘴角流着酒，雙手亂摸着，眼看是十分爛醉了！

她倆互看一眼，交換着眼色，透出不可名狀的高興，「沉魚落雁姬」不住看老毒物，三分楚楚可憐，七分凄凄幽怨……

那等於什麼？只有老毒物明白，拉長的臉，陰沉得使她心慌……

「羞花姬」打了一個手式，口中嬌笑着：「法王爺，奴姊妹伺候你，去睡，去好好……」

一手已按上「呼啦」的脈門，另一手按在「呼啦」背心命門死穴上，倒像是要扶去睡哩。

她的面色驟見異樣，那是緊張而又興奮的綜合。

眼光一瞥，「呼啦」已像個死人，閉着眼在呼呼打鼾。

「沉魚落雁姬」緊咬銀牙，也伸出一手，扣住「呼啦」另一脈門，一手探入襟底，看着「羞花姬」，又瞅着老毒物。

她倆都已決定就此下手！但，芳心跳個不住，鑒於上次「閉月姬」之意外失手，心有餘悸，眼前，雖然十拿九穩，認爲萬無一失，却仍有忐忑怯意。

老毒物突然一舉杯，站了起來。

她倆都看着他，如何下手，也都希望由他下手！

老毒物噙着陰笑，比鬼還難看，伸手入懷，目光連閃，搖首示意她倆走開，她倆惶惑地互看着——這樣制住「呼啦」的要穴，似乎最可靠，最好下手了，但，由於心中的怯意，又覺得就此走開，由老毒物出手更好。老毒物已再次怒目示意——她倆放了手，正要撤身。

「呼啦」打了一個酒呃，雙手本能地一撈，正好抓住她們各人一手，嘴中咕嚕着：「小心肝兒……佛爺……要睡……走呀！……」

她倆急得要死！本能地想甩開「呼啦」的手，不料，「呼啦」反而抓得更緊了，哼呀不絕：「小心肝……乖一點……」

老毒物目射兇光，憤怒幾乎要頓脚。

她倆心慌意亂，面面相覷，如果用力掙脫，恐怕把「呼啦」驚醒。

而又非快脫身不可！

「羞花姬」一咬牙，點頭示意，纖指疾出，點向「呼啦」「右肩井」，口中輕哦着：「好好地去睡吧。」

同時，「沉魚雁落姬」也出指點向「呼啦」「左肩井」。

兩姬幾乎同時下手，同時本能地抽回另一手。

人也飛快地撤出二丈外！

「呼啦」一歪身，倒在地氈上！

老毒物陰哼一聲：「叫你這賊禿認識老夫是最難惹的！」

一揚手，欺身如電，向「呼啦」頭面下手剎那——

怪事發生！

「呼啦」突然貼地一滾，怪笑道：「佛爺才是天下最難惹的！」話聲中，狂風大作！

嚇煞人也！兩聲尖叫，慘呼！一聲悶哼！

還有崩簧疾响！老毒物被震飛二丈之外，仰面倒下，噴着大口的鮮血。

二姬跌跌撞撞——「羞花姬」掩着面，如沒頭蒼蠅，撞倒一座歡喜佛，仆在地氈上。

「沉魚落雁姬」栽倒在錦被上！

「呼啦」獰笑着：「哈哈，佛爺最喜歡玩這一套！……」突然暴吼一聲：「好賤人！……」

俯腰一抄，由赤毛大腿上抓起一物，只覺該物一陣屈伸蠕動，急忙甩手，却是吼叫如雷，不但沒有甩脫，反而被纏到腕間！

正是那條「軟骨飛紅綫」，大約在「沉魚落雁姬」猝然驚變之下，隨手甩出竹筒，牠一出竹筒，就先咬在「呼啦」腿肚上，「呼啦」驟出意外，沒有防到有這種事情，本能地抄向腿肚，把牠抓起，不料，又被牠在手背和手腕上咬了兩口，最後，纏到他的手指上，蛇口緊緊咬住他脈門不放。

「呼啦」獰惡如鬼地左手疾伸，拍在牠七寸上，鐵指如鉗，順勢揑住，猛然一抖，把蛇身拉起二尺長！

「呼啦」大吼一聲，挫牙貫力，「拍」——地一聲，硬生生地把蛇身拉斷！

外面脚步聲急，老遠就暴叫着：「什麼事？」

「報告法王，外面來了人……好像是牯老鬼！……」

顯然，來的不止一人，有的是聞聲驚覺趕來，有的則是由寺外馳入。

「呼啦」雖然仗着功力深湛，拚命運氣止毒，但，由於心急暴怒之下，殺蛇妄用眞力，奇毒已經發作，一身冷汗，蛇身却仍在蠕動不已。

「呼啦」搖幌着，掙着要向「羞花姬」走去，却是一步山重，終於全身抖顫，搖搖欲倒！

兩面暗門中，先後竄進四個喇嘛，見狀大駭，鐵木塔當先掠過來，扶住「呼啦」身子——

「呼啦」拚命地掙出了一聲無力的語聲：「快——把那賤人……身上的……那塊玉……！」

另一個喇嘛已經閃電出手，以極快的手法把「呼啦」兩手中各一段蛇身拉下甩掉。

另兩個喇嘛，奔向二姬，一把提起，在她們身上亂抓亂揑。

就在這時，暗門中又飛步竄進三個喇嘛，連叫：「牯老鬼帶人來了！……」

目光到處，都張口結舌！連這些兇暴無比的番僧也爲眼前意外之變而呆住了，加上大敵已到，更加手足無措，都是一頭大汗，不知如何是好？

鐵木塔怒喝一聲，道：「你們快去應付！不論如何，不可洩漏法王在此！快！快！……」

剛進來的三個番僧呆了一下，扭身就往暗門掠出。

鐵木塔兇睛連閃，猛地，把「呼啦」平放在地，低聲喝道：「你們好好護住『法王』，咱去料理那個小子……」

人已箭射而出——

當然是要去處置唐繼烈了。

「呼啦」法王所說的「龍窖」，即是「蛇窟」。

窟中所豢養的，盡是沙漠中特產的响尾蛇。

那是一處大約三丈，深約四丈的石窟，上覆鐵板，由於石壁陡滑，地勢又高，窖底蛇羣就無法越出石窟之外。

老遠的，就可聽到巴巴——嘎嘎的怪聲，那是响尾蛇尾巴擊地特有的聲息和發怒時發出的厲嘯。

這個蛇窖，原是「呼啦」殘酷成性，專門用來囚禁待決之囚的，先讓人受盡恐懼，驚怖，然後處死，他也以看蛇羣噬人爲樂，另外，就是高興時，命蛇奴指揮羣蛇，作蛇舞，以供他眼目之娛……

窖中有鐵籠，四面鐵絲纏繞，把人關入鐵籠中，昏黃的油燈下，只見羣蛇爲籠中美食而垂涎，龇牙，吐信，蛇頭高昂，或向鐵籠撲擊嚙咬，或蛇身緊纏鐵籠的四面，蛇信由鐵絲隙中吞吐，使胆小的人，嚇得要死，再胆大，也毛骨悚然，心寒胆裂。

現在，唐繼烈並不在鐵籠中，而是全身爲牛筋緊束，懸空吊在天花板下的鐵鈎上。

由於吊在正中，下面的蛇羣都爲高懸頭上的美食而怒嘯，有的盤成蛇圈，蛇頭怒張成三角醜形，紅信伸縮不已。

有的想沿石壁游上，雖然都是不及石壁之半即行下墮，也够人肉緊。

有的蛇身一陣急顫，怒極蓄勢，一陣屈伸，蛇身高騰，向空中咬來，也因地勢懸殊，達不到，力盡自然下降，却實在嚇人！

唐繼烈只是被點了穴道，雖然氣昏過去，但在鐵木塔送入蛇窖吊起時，已經醒轉，鐵木塔也正要他神智明白，才能收到恐嚇之效。

他，並不怕蛇，可是在這種束手待斃情況下，可怕的後果……不是終落蛇口，就是被殺，身受大辱，剛烈生性，使他怒火攻心，鋼牙咬唇出血，一聲不响，却想起母仇未報，自己一時性急，致落人手，再想起「牯老」的告誡，可悔，可恨，傷心難過，幾乎痛哭失聲……

猛聽脚步聲响，已到頭上鐵板，接着，有揭開鐵板的聲音，正是鐵木塔，獰笑着：「好小子，先讓你嘗嘗蛇咬的味道，再送你回姥姥家去……」

一鬆鐵環，他的身形便向下緩緩降落，蛇嘯刺耳，使人心抖，他駭怒中，忽聽到急促的顫抖傳聲：「孩子，是你！我來救你，沉住氣……」

他的身體在不住地向下降落！蛇腥刺鼻，幾令窒息！任何人在這種情形下，無不心裂胆碎，還能沉得住氣麼？

唐繼烈却目張如炬，本能地竭力鎮定自己！因爲，那幾句話入耳，充滿了感情，在好比溺水的人抓了一塊木板，或者聽到了有人下水來救……

緊張無比的心情，驟然一弛，忍不住仰面向上看去！

剛聽頭上獰笑一聲：「小子，你怕不怕？……」

驟轉暴吼：「誰？」

鐵索突然向下急降！等於把他送入蛇口！

他亡魂地怒吼一聲，連忙貫氣掙扎，人在求生時，往往有想不到的潛力和勇氣發生！

剎那間，在腥風亂旋，蛇嘯大作，他驟然覺得穴道自解，吼聲中，纏身牛筋卜卜寸斷！

剛聽得頭頂鐵板上一聲大震，好像倒

了重物——接着，一聲驚叫道：「孩子，快……」

他已身落實地，本能地揮掌狂掃！腿上一陣酸麻肉緊，冷濕中的刺痛告訴他，已被蛇咬，及被蛇纏住！

頭上風生，呼地下落！

砰然有聲，昏黃的油燈一陣搖幌，剛看出落下的是一個粗壯如牛的番僧，引開不少怒蛇，頭上一聲急叫：「孩子，快抓住！」

一條鐵索垂下！

他飛快抓住它！一掌護住頭面，只覺臂上一陣緊箍，鐵索向上疾提，他什麼也不顧及，本能地鐵指連抓，硬生生地，把纏在臂上，蛇頭亂伸的兩條响尾蛇扯成數截，腥血飛濺中，聽到顫抖的凄呼：「呀！孩子……」

他只覺眼冒金星，噁心欲吐，嘔又嘔不出的難受，只迸出一聲：「娘——」

便失去了知覺。

奇光電閃，那是劍光，腥血四射中，纏在他腿上的三條响尾蛇，被斬成四段五截……

誰也想不到，救他的是一個女人，這女人，幽幽的一嘆，道：「可憐的孩子，險呀！……」

猛聽蒼老的嘶聲呼叫：「烈兒，姥姥來了！你在那兒？……」

「阿烈！阿烈……」

聲音越來越近，顯然是一路找尋過來，而且，不止一人，大約已知道唐繼烈陷身在寺裏了。

終於，兩聲驚「呀」，兩條人影掠到，幾乎同時驚叫道：「呀！呀！這……這孩子！……」

是「白髮魔母」手下的那兩位中年婦人。

她倆不但已發現了昏到在蛇血，蛇屍間的唐繼烈，也發現了在忙着取出靈丹，為唐繼烈在蛇咬之處抹藥放血的女人。她倆幾乎同時「哦」了一聲：「竟是妳，『冷面仙子』，謝謝妳……」

另一個已疾步向外掠去，招呼「白髮魔母」去了！……

留下的一位，帮忙「冷面仙子」搶救，難怪兩個中年婦人意外驚詫，那正是冷心韻呀！

誰會想到，她會一聲不响地來到「五佛寺」？

而又這麼地！……

× × ×

這時的「五佛寺」，有如倒翻了一鍋粥！

「呼啦」身受「飛紅綫」奇毒，任他功力深湛，因為「飛紅綫」有第一毒蛇之稱，終於昏絕。

那幾個番僧好容易由「羞花姬」身上搜出那塊「萬年温玉」——因為這是「呼啦」隨身之寶，連這些番僧也未見過，當然不知它的用法。

匆忙中，只好把「萬年温玉」放到被「飛紅綫」噬咬之處。

而，蛇毒已經隨血運行，蔓延百脈，直攻心脈。

正在慌亂中，外面警訊頻傳！

原來，「呼啦」來到「五佛寺」，除了由中原帶回僅存的十多個倖免於死的喇嘛外，「五佛寺」裏也有輪值的喇嘛二十多人，實力也不算弱！

無奈，「呼啦」生死不明，無人發號施令，成了蛇無頭而不行，只有各自為政，倉促應敵。

正好，「白髮魔母」和那兩個中年女人當先趕到……「魔母」也是得「牯老」通知而來，這老婆子一聽到「呼啦」的確實去向，又知道唐繼烈失踪，來得比誰都要快，竟搶在大家前面到達。

那些番僧碰到她，正合了那句「惡人自有惡人磨」的老話，非死卽傷，殺進「五佛寺」，無人能擋得住，她就和那兩個中年女人分頭搜尋「呼啦」與唐繼烈……

等到那中年女人把「白髮魔母」找到，一同趕向「蛇窖」時，「呼啦」居然悠悠醒轉，兇心大發一下，一面吩咐放火，企圖混淆耳目，毁屍滅跡，一面下令所有手下，傾巢出戰。

他自己，却在兩個喇嘛護持下，另走秘道脫身……

「天龍老人」等一行，依照「牯老」的囑咐，在「五佛寺」週遭五里外控住了牲口。

遙望「五佛寺」已冒起了濃烟，正愕然間——

「吽」的一聲牛吼，起自東方！

與此同時，一輛馬車，由「五佛寺」後，百丈處的紅柳叢中馳出來！

車中低喝：「向北！」

馬頭立時轉向……由東向北，敢情，東面的那一聲牛吼，使車裏的「呼啦」心驚了。

馬車向北馳出五里許。驀地，北面又是一聲震耳的「吽」吼傳來！

車中低聲疾喝：「向西！」

馬車驟然轉了一個大彎，捲起大堆沙塵。

又馳出一里許。

「吽」「吽」吼聲又起！就在前面。

駛車的喇嘛，不等吩咐，急忙勒住套索，撥轉馬頭，欲待馳向南方。

却聽車中「呼啦」疾喝道：「繼續向西！」

駛車的喇嘛一愕，一頭大汗地手足無措。

要知道，急馳的馬車，因為四馬並馳，要驟然轉變方向，收住[illegible]勢，是十分吃力的事，必須御術高超。

那喇嘛聞「吼」胆裂，心中懼怯，緊張加上忙亂，自然心神失常了。

「呼啦」何以出爾反爾？

只有他自己明白……

因為，他雖心怯「牯老」這唯一大敵，且因自己中毒後，「萬年温玉」也只吸出部分毒性，功力一時尚未復原，逃命要緊，故聞聲卽避。

一連轉了三個方向之後，他猛覺中計了。

凡是狡詐的人，一定多疑。他終於想到：「牯老賊雖然功力高不可測，脚程再快，也不會忽而在東，忽而在北，一下又到西方來了，分明是疑兵之計，虛張聲勢，自己一時糊塗，白兜了這多圈子，未免太笑話了！……」

何況，如果眞是「牯老」親到，豈有不下手截阻馬車的？却僅只吼叫，分明是唱的「空城計」。

他一念及此，又氣，又怒，當然不願再受「虛聲」恐嚇了，並立卽下令：「擋路者殺！」

車座上的兩個喇嘛暴喏一聲道：「得令！」

猛加鞭，直馳向西！

剛過去百十多丈，前面沙堆上火光一閃！

冷月清光之下，兩個喇嘛不禁注目直視。

影綽綽的只見一個大腦袋的老人，坐在沙堆上，正大口大口地噴着烟呢。

兩個喇嘛剛才勇氣百倍，這一來，打由心底直冒凉氣。

其中一個扭頭向車中低聲道：「是牯老賊……」

「呼啦」慄聲道：「先問問老賊的意思！」

另一個馬上勒住韁繩，強壯胆子，叫道：「誰？」

沙堆上的老人只顧吸烟，狀如未聞。

「呼啦」低喝：「放韁！走！」

車剛馳出數丈——

沙堆上的老人怪聲怪氣地：「誰？」

另一個喇嘛心中發毛，勉強哼道：「是佛爺！」

話聲未落，駭呼一聲，飛掠下地。

執御的喇嘛連收韁勒馬都來不及，也翻身落地。

原來，沙堆上的老人一甩手，洒下一把沙土。

雙方相距近十丈，那把沙土由上而下，竟又勁又疾，好像洒下一天鐵雨。廣披數丈方圓。

一陣碎响，車門及車簾成了蜂窩。

馬兒却半點沒有損傷，但因受驚，又失去控制，聿聿驚嘶中，向前狂奔。

車子一陣強烈猛震，時高時低，兩個喇嘛驚急之下，吆喝着，騰身截阻。

兩個喇嘛心驚胆寒，也不知道老頭兒弄的什麼手法？使牲口驚立，馬車當然停住。

老頭咳了一聲：「請下車。」說得很輕鬆，態度更輕鬆。

車中沒有回應。

兩個喇嘛剛同聲大喝道：「你要怎麼樣？……」

却是口張而不能再閤，全身脫力，好像要攤在地上。

老頭磕着烟灰道：「這樣就罷了。『呼啦』老禿，老夫恭候多時，難道要老夫動手？……」

車中哼道：「牯老兒，本座服了你，為何算得這麼準？……」

「牯老」截口道：「知賊禿者，唯老夫耳，等了你好多年了啦，今夜才算等着了！」

「呼啦」沉聲道：「老兒，本座沒有冒犯你，為何和本座過不去？」

「牯老」微笑道：「你別打鬼主意了，是你自己過不去，只要把當年那檔孽賬向白髮老婆子交代清楚，老夫就撒手不管了！」

「呼啦」咳了一聲：「老兒，本座並非怯了你，只是現在本座有病在身，中原道上，講究的是手下見高低，請約期在『額布爾宮』一會如何？本座想，你老兒當不會害怕本座手下高手太多吧？」

「牯老」怪笑道：「你這賊禿，又揑着鼻子說夢話了，你以為老夫會受激？還是老實點吧！——」一揮手間，車中一聲悶哼，沒了聲息。

旱烟管往腰間一插，手一招，一個喇嘛就好像被隔空吸了過去。

「牯老」把他攔腰一把抓起，一翻腕，喇嘛的頭就不見了。

原來，這一下子，就把那喇嘛來了個倒栽葱，連頭插進沙裏了。

「牯老」向另一個目瞪口呆的喇嘛，揮手道：「把車趕回去！如果不想活，也這樣好了！」

那喇嘛只覺全身一震，眞氣流轉，一向凶天凶地，這時却乖乖地上了車座，手抖得連韁繩也執不住了。

「牯老」喝道：「快！」

人已倒坐在一匹馬背上。

那喇嘛哆嗦着，無可奈何地向車裏偷偷瞟了兩眼，見無動靜，這才硬着頭皮，兜轉馬頭，馳回「五佛寺」。

寺中，烟氣仍在瀰漫，還好沒有燒起來。

寺門外，屍橫血濺，盡是番僧。

「白髮魔母」滿頭白髮飛舞，鷄皮臉籠罩寒霜，神色凄厲。

「吽」地一聲牛吼，馬車馳到。

立時，東，南，北三方嘯聲相應，蹄聲急驟，飛馳而來。

「白髮魔母」看到「牯老」，指着罵道：「你這老不死，這時才來，我老婆子把地皮都翻遍了，還是不見『呼啦』賊禿！眞是可恨……」

難怪，這老婆子面色難看，原來是以為被「呼啦」溜了。

「牯老」徐徐道：「眞不巧，你老婆子早到了一步，我老人家來遲了一步！」

一面嘆了一口氣，一面取出旱烟管，裝烟。

「魔母」死瞪着御車的喇嘛一眼，喝道：「這賊禿是……」

「牯老」截口道：「是我老人家可憐你老婆子一路辛苦，特地弄來這輛馬車給妳代步的。」

「魔母」哼了一聲：「誰要你這老不死……」

「牯老」噴了一口烟道：「請上車再說，這年頭，好人難做，咳咳！」

「魔母」似有所悟地問道：「車裏有人？」

「牯老」說道：「是妳老婆子念念不忘的老相好！妳老倆口子，不妨少敘敘舊情！」

「白髮魔母」剛冷哼一聲：「老不死的！……」

蹄聲臨近，相繼止住，紛紛下馬，正是「天龍老人」和「百了禪師」，「石先生」等人趕到。

「魔母」一怔道：「怎麼一回事？」

原來，又有兩個「牯老」由馬上跳下來。

名著預告：：

秦紅先生繼「千古英雄人物」後又一鉅鑄：：

新穎脫俗俠義奇情長篇連載「武林蕩寇誌」

（請留意發表日期）

作者以生花之筆，傳奇性之結構，撰寫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湖海，行俠仗義，濟貧扶弱，述其平生事蹟更爲悲壯雄偉，情節曲折，變化莫測，亦俠亦艷，論人物活躍傑出，栩栩如生，閱之猶如騎駿馬馳騁草原。特別推荐。

「牯老」哈哈一笑，道：「總算沒有落空，說來也碰得巧，『呼啦』禿賊，竟然老老實實地束手待縛！我老人家白担心了！」

另外兩個「牯老」隨手一陣亂抓，哈哈，一個是「小聖手」趙冠，一個是葛品揚。

「魔母」恍然大悟，哼了一聲，就向馬車撲去，硬生生地把車篷抓成四分五裂！可見老婆子不但心急，而且恨極。

大頭，獅面，巨鼻，僵曲在車裏的，不錯，是正牌的「呼啦」法王。

「魔母」咬牙切齒地罵了一聲：「賊禿……」

五指箕張，把昏迷中的「呼啦」法王夾脖子抓起，摔落車下。

「牯老」忙道：「老婆子，要讓他賊口親供呀！」

旱烟管連幌，又指了幾下，「呼啦」張開了巨目。

「魔母」怒叱：「賊禿，你好狠毒，我老婆子要把你寸剮碎割！……」

「牯老」忙道：「『呼啦』，法王有法王的身份，敢作敢當，要老夫動手，就不够意思了！」

「呼啦」噓了一口氣道：「要本座怎樣？」

「牯老」道：「你由『天山』胖瘦兩個老兒處勒索去的那塊『温玉』呢？」

「呼啦」兇睛一眨道：「失落了！」

「牯老」怒喝：「是要老夫動手？」

「呼啦」瞪眼不語。

「牯老」向「妙手空空」羅集看了一眼，道：「搜！」

這是羅集的拿手本事，且知「呼啦」已經被制，遂放胆上前，只見他在「呼啦」的身上貼肉如按摩似的，由上到下，再由下而上，一縮手，搖搖頭道：「什麼也沒有！」

「牯老」哼了一聲：「看來，老夫只好讓這賊禿嘗點苦頭了！」

「呼啦」嘿了一聲：「可能失落在車上或者路上了！」

羅集已奔向馬車。

執御的喇嘛乖乖地避開。

羅集在車裏翻攪了一陣，無言地攤攤手。

「牯老」向那喇嘛一瞪眼，他一哆嗦，噓氣道：「可能是被巴戈帶跑了！」

「呼啦」巨目凶光一閃。

「牯老」喝道：「巴戈是誰？」

「呼啦」哼了一聲，說道：「本座屬下！」

「牯老」一蹙眉，道：「你的手下都很好！」

向「天龍老人」等掃了一眼，意思是問：「你們看到有人漏網麼？」

「天龍老人」和「百了」等，凝目無言。

「牯老」哼了一聲：「好！再說『斷腸花』的一段舊賬吧！」

「白髮魔母」和「天龍老人」都神色一變。

葛品揚等有點不知所措！

因爲，這關係上一輩的糾紛，涉及「天龍老人」，唯恐「呼啦」說出的話難聽，又不便離開，未免有點尷尬。

「呼啦」張目道：「本座無話可說，一切認了！」

「牯老」向「白髮魔母」看了一眼，剛道了一句：「如何？……」

「白髮魔母」突然出手如電，硬生生地把「呼啦」的天靈蓋抓裂了，狀類瘋狂，嘶聲吼叫着道：「兒呀……我苦命的女兒呀！……」

雙手亂抓，「牯老」連連頓脚，想阻止已來不及，「魔母」更血淋淋的把「呼啦」胸膛抓開，挖出卜卜跳動的人心來。

大家爲之怵目却步。

「牯老」嘆了一口氣，道：「老婆子就是太性急，還沒向我老人家道一聲謝，就……咳咳……」

一脚把「呼啦」殘屍向那個呆如木鷄的喇嘛，喝道：「好好地護送你們法王回『額布爾宮』去吧！算你大功一件。」

那喇嘛接住「呼啦」殘屍，也顧不得血污，目光發直，茫然地轉身，一步一步地走去……

「牯老」磕着烟灰道：「算是差不多了！只是，那塊玉，是救命的要物，偏偏意外出了岔子，大家去找一找，如萬一找不到，也只好委諸天數了，咳咳，老夫不耐風沙，要先走一步了！……」

大家都知道此老性格古怪，他要走，誰也沒得話說。

「天龍老人」爲首，一致的，肅立恭送。

「牯老」頭也不回，却哼呀着：「繼烈，品揚和阿冠，如果娶老婆，別忘了送幾罐好酒送到廬山去！」

哈哈聲中，已悠悠去遠。

這，等於大軸夾小軸子——畫（話）中有畫（話），意思是，你們三個小子，如果來廬山，我老人家，有「好處」送給你們……！

怎好開口回答，是「道謝」麼？提到

「娶老婆」，葛品揚也掙不出話來，趙冠更是漲紅了臉，只有低頭抿嘴！……

唐繼烈剛好甦醒過來，却不見「冷面仙子」現身！

「白髮魔母」手捧人心，老淚滂沱，大家默默無言。

久久，「魔母」才叫了一聲，道：「賢婿……」

「天龍老人」應道：「岳母有何垂訓？」已躬下身去。

「魔母」揩淚道：「老身總算弄清楚了眞相，錯怪了賢婿和冷氏了，老身風燭餘年，就此西歸，不再踏中土一步，人已老了，吾女亦已早死，但願賢婿與冷氏，重修舊好，善視阿烈，老身，也就安心瞑目了！……」

藍繼烈目盈淚水，叫了一聲：「姥姥……烈兒跟姥姥回去拜娘的墓！……」

飛步上前，抱住「白髮魔母」的腰，放聲大哭。

大家都受悲傷氣氛感染，「五鳳」和「龍女」也陪着流淚。

「龍女」哽聲喚道：「婆婆，哥哥，……」上前扶住「魔母」。

「魔母」酸澀地道：「賢婿，老身有句話……」

「天龍老人」沉聲道：「小婿恭聆吩咐。」

「魔母」緩緩抬起頭來，說道：「老身想請賢婿帶烈兒到吾女墓地一行，讓吾女知道仇已報，辱已洗，她是無辜的，讓她知道，賢婿和兒子來看她了，賢婿願去否？」

「天龍老人」瞿然道：「即使岳母不說，小婿亦當如此，索性連鳳兒也帶去一趟。」

「龍女」連忙說道：「鳳兒要跟婆婆去。」

「魔母」老淚縱橫，擠出一絲慈祥的笑容，說道：「這樣，就動身吧！——品揚！」

葛品揚忙應聲上前恭身道：「品揚在此。」

「魔母」道：「好孩子，老身不及對你表示什麼了，你的資質很好，牯老怪物不會糟塌你，老身西歸後，你回王屋，雅風等四個丫頭，生固好，萬一夭折，你師母也會給她妥善安排，老身覺得對不起這幾個孩子，只好看她們的造化了！」

葛品揚凝聲說道：「品揚會盡到心力的。」

「天龍老人」沉聲道：「品揚，你把這裏的事弄出個結果，即先恭送二位掌教師伯和古師伯回去，然後再回堡。」

葛品揚躬身應着。

「龍門棋士」笑道：「品揚這孩子，棋是大有進步，單憑這一點，我就要同他回去天龍堡多給他指點，指點，等你和鳳丫頭回來，再和你分個高下，絕對不能和棋！」

「天龍老人」舉手道：「好！好！一言爲定，『百了』掌教，『白石』兄，就此別過了。」

「龍門棋士」等均頷首叮嚀道：「珍重！」

葛品揚突然躬身說道：「現成馬車，『牯老爺子』說過，不妨請姥姥就屈尊一下。」

「天龍老人」想了一下，道：「岳母如願將就，到前面再換車也好。」

「魔母」無言，「天龍老人」示意愛子，愛女攙她上車。

馬車很寬敞，「魔母」叫藍繼烈和「龍女」也一併登車。

「天龍老人」拱手告罪，上了馬。

鞭響處，車轔轔，馬蕭蕭，帶着滾滾沙塵消失西方。

大漠風沉。

大漠風起，沙飛揚，一片濛濛。

「龍門棋士」道：「那塊什麼玉，不好找，想必眞是那個什麼巴戈番禿，順手揩油溜了，我們只好盡人事，分頭散開找一找！……」

× × ×

「温玉」找不到！

葛品揚等風塵僕僕，廢然入關，雖然了結了「呼啦」一段舊案，千里迢迢，未能找急需的一件東西，却未免遺憾。

另外使葛品揚快快不樂的是在「五佛寺」搜查地窟時，於殘炭餘燼中，發現了「羞花姬」和「沉魚落雁姬」被燒焦的屍骸，「沉魚落雁姬」還算面目可辨，「羞花姬」最是凄慘……花容玉面，連同香肩玉臂，一片斑爛，仔細一看，不但是被火燒過，還像先受過奇毒暗器所傷？

那正是司馬浮向「呼啦」下毒手時，一手打出「鶴紅飛花針」，右袖同時打出兩筒「百毒粉」，却被「呼啦」裝醉，一掌震開，殃及池魚，正好打在「羞花姬」面上，才弄成這麼慘！……

葛品揚爲她倆親手挖墓，親手捧着她倆屍體入土，並折下一塊大麻石作墓碑，以指力在碑上留下——

「紅顏二姬之墓」六個字

這等心懷，使「黃鳳」以下，都芳心暗折……

他有無限的歉意，只有以「紅顏」二字，代替了「禍水」二字，洒土爲香，一拜而別，心情沉重，他比任何人，都想得多。——

主要的是「九寒沙」的解藥未能到手，「呼啦」已死，那塊「温玉」失踪，使他覺得對不起弄月老人和雅凡等四女，更愧對白大姊！

其次，他担心師尊回來後，會因師母曾經指使「鳳」，「鷹」利用天龍絕學傷害「雲夢二老」及「五大門派」中人而難以向天下人交代！

他拖着沉重的脚步，再登上「鳳儀峰」時，一大羣人迎了出來，包括了「凌波仙子」白素華，巫雲絹，以及各堂鷹士等。

大家見過，葛品揚眞有不敢面對白大姊之感，不料，却見「凌波仙子」滿面春風，巫雲絹也神色甚佳，剛要開口，巫雲絹已悄悄告訴他：「你師母前三天就回來了，心病又發作了，黃鷹冷必威和黃元姐也在前夜來過，却是悄悄的來，又悄悄的走了，只留下一塊玉……」

葛品揚失聲叫道：「什麼？一……一塊玉……？」

她掩口嗔道：「那就是解藥呀，你快

去拜見你的泰山……吧！……」

嬌醫生暈，又悄聲道：「黃元姐留了一封短柬給……不知是給誰的？要問你師母了……」

葛品揚可呆住了——黃元姐三個字，使他失魂落魄，忘其所以，只覺得心潮翻騰，說不出是什麼滋味，鼻頭一酸，忙自定神，巫雲絹移步走開去，道：「好好地去多想想吧，她是好人，你也是……不……壞得很呢！……」

他忙道：「正要去請安！」

猛聽「黃鳳」叫他：「紅鷹主，『太上』召你。」

由「小靈」陪着，進入「冰清院」，直入內寢，葛品揚跪下，請過安，稟告師父情況，「冷面仙子」十分憔悴地看着他，點點頭，緩聲道：「好孩子，生受你了……師母我，由於性子太强，使你受了委屈，也苦了你……」

葛品揚當然能體會師母話中含意，一陣心酸，强忍激動心情，含淚笑道：「師母保重，揚兒份內事，算不得什麼……聽說司徒先生已經出關，定已採得靈藥，師母就可復原了。」

「冷面仙子」眼眶紅了，艱澀地：「孩子，你不平凡，本幫以你爲榮，不！『天龍堡』以有第三徒爲榮，師母我自知做錯了一些什麼事，師母只覺得有一件事使你傷心，唉，錯的已經錯了，孩子，你不怪師母私心太重吧？」

葛品揚忙道：「揚兒已經想開了，是……揚兒該死，對不起她……是揚兒錯了，與師母無關，不加斥責就感激師母不盡了。」

「冷面仙子」流下兩行清淚，强作笑容道：「孩子，你大師兄和二師兄來過，——住了一夜，昨天又回堡去了。」

葛品揚「呀」了一聲：「可惜揚兒同來遲了，沒有趕上問候兩位師兄。」

「冷面仙子」點頭道：「他二人是奉你兩位師姨之命，前來探聽你師父和你的消息的，並告訴『四方教』已經解散，是由一個什麼『醉奴』和兩個金護法代『三魔』下令解散的，『三煞』也歸隱了，丐幫幫主在兩天前回岳陽總舵去了……」頓了一下，抖着手，由枕下摸出一封紅紙短柬，抖索地遞給他，道：「孩子，是……她給你的，唉，這孩子老身太委屈了她，現在想來……不說也罷，好孩子，要能拿得起，放得下，相信你做得到……等你師父回來……再說吧。」

他退出——

短簡裏，是一幅精工刺繡的紅綢喜幛，繡着龍鳳交飛，龍鳳之中，是一個五彩金錢的「福」字。還有，是黃鷹冷必威與她的並綴姓名，下面是「敬賀」二字，葛品揚只覺眼中一熱，身形幌動，忙舉袖揩淚……

這一天，是元宵佳節。「武功山」的「天龍堡」好熱鬧，車水馬龍，披紅掛綵，賀客接踵，天下武林有頭臉人物，幾乎雲集此間——都是來祝賀「天龍堡主」嫁女，還有，「弄月老人」嫁女，乘龍快婿是誰，大家都知道，「天龍第三徒」葛品揚……

華筵上，「天龍老人」和「弄月老人」是主人，也是泰山並立，向大家敬酒，「天龍老人」剛要開口向大家有所說，就被「八指駝叟」擋回去，吼了起來：「藍公烈，你今天和白吟風兩個老兒一樣神氣，一樣高興，大家一樣大喜，任何話都不必說，老夫代你說幾句好了！看在小婿葛品揚份上，大家多喝幾杯酒吧，不醉的，不准出堡！好！駝子先乾爲敬，來……」

全場起立，轟呼，只見杯影交錯，「天龍老人」只好「笑舉杯。

「冷面仙子」以女主人身份，徐徐起立，剛曼聲道了一句：「各位——」

「弄月老人」大笑道：「大嫂，吟風知道嫂夫人的意思，小女性情頗稱温順，托嫂夫人的福，得爲伴月之星，她已心滿意足，只要不怪老朽搶了嫂夫人半個女婿，呵呵，吟風這廂有禮了！哈哈！……」

全場大笑。

「冷面仙子」春風上臉，又見紅顏，笑道：「白老眞是……笑話，冷心韻不是這個意思……」

「龍門棋士」一把揪起「醫聖毒王」司徒求，吼叫道：「你這蒙古大夫，好大的面子，藍大嫂要當衆謝你哩！你好光采呀！……」

全場又响起震耳大笑，「冷面仙子」也說不出話來了，只好輕啜了一口酒，全場叫乾，接着，响起了「三元」，「八馬」，「五子登科」……

新房裏，龍鳳花燭交輝。

人影動，一個，二個，三個，杯影湊成一個「品」字……

龍子在跨鳳了……

——全書完——

下期預告

女俠飛山燕故事之一：「飛燕魔龍」　梁楓・著

一篇輕鬆緊湊的武俠奇情小說，女俠飛山燕是聰明絕頂武功蓋世的姑娘，憑她一口寶劍闖蕩江湖，除暴安良，她得自各派名師的雜學武功却能融滙一串成爲江湖絕出人物，絕才絕事，再加上精采脫俗的故事，令這個一期完的武俠小說出色叫絕。

下期刊出　敬請垂注

暢銷東南亞
第一奇書！

怪談千一夜

汎卡廸 精心譯述

·內容一斑·

第五集

第八十五話：偸心
第八十六話：井中怪
第八十七話：陰陽鬥
第八十八話：戰敗者塚
第八十九話：無身之首
第 九 十話：星辰化身
第九十一話：心靈串
第九十二話：墓中人
第九十三話：小夜子之仇

第六集

第九十四話：怪屋幽靈
第九十五話：加賀城主
第九十六話：連體
第九十七話：無能鳥
第九十八話：應預
第九十九話：雪魂

第五集經已出版
第六集即將出版
每集定價$2.70

恐怖處令你驚心動魄
香艷處令你意馬心猿
詭異佈局　曲折橋段
令你廢寢忘餐，百看不厭！

環球出版社發行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
電話：H484221-4

新派武俠小說

金獅吼

秦紅

第四集大結局

武俠小說名家

秦紅先生又一傑作

「金獅吼」一至四集全部出齊

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秦紅先生的武俠小說，每一個故事都有它的特色和引人入勝之處，寫人之所未寫，文筆如行雲流水，結構緊湊，情節離奇曲折，高潮迭起，書中人物，都是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夠接觸到的，因此讀來有親切感，你會爲他之悲而悲，爲他之喜而喜！本故事更有神鬼莫測的鬥智，精采絕倫的打鬥，繾綣刻骨的兒女私情，全書共1115頁，分爲四集，經已全部出版，定價HK $ 11.60 ，本外埠各書店報攤均有出售。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發行

香港上環（高陞戲院對面）新街七至十三號A